武俠世界

戰火情緣（民初追捕傳奇故事）　雲劍飛・著

名捕手蕭原於路上邂逅一位少女，因而生出誤會，幾乎害死那位少女的弟弟，在槍林彈雨，驚險重重的境地中，孕育出一朵愛火來，蕭原終於找到了一個深深喜歡的人……

$5.00

第28年
3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民初乚追捕㇕故事乚戰火情緣㇕刋出，內容十分精采，情節哀艷感人，無論對姊弟間情深的表露，對兒女情懷私底下的互相愛慕都有淋漓盡致的描寫。故事講述名追捕手蕭原在偶然機會下邂逅了一位少女，最初因而生出一場誤會，幾乎害死那位少女的弟弟，後來二人歷經重重驚險，在槍林彈雨下明白眞相後，終於孕育出一朵愛火來，蕭原從此也找到了一個深深喜愛的對像了，有情人終成眷屬……敬請先睹爲快。

☆　☆　☆

本刋近年來不斷刋載民間歷史連圖故事，趣味雋永，深受讀者所喜愛，要求增刋。有見及此，下期加選一輯武林英雄連圖故事乚洪家拳㇕以饗讀者，圖文並茂，題材中肯正確，敬請屆時留意購閱。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一篇莊諧並重的故事乚福俠艷姬㇕，由名作家憶文担綱，內容叙述一個身懷絕學、頭腦單純的青年奉師命下山，找尋師姐，順道行俠，濟世扶危，誰料他一入江湖便屢逢奇遇，幸而福大命大，趨吉避凶，結果……？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期
（總號139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戰火情緣

邂逅少女

乍喜還疑

蕭原在羅家鎮足養了半個月的傷，傷好了，雖然羅家父子及黎隊副（志堅）皆極力挽留他多住數日，但他實在不想再打擾羅鎮長父子，但又不好堅持，只好答應再住兩日。

（註：關於蕭原在羅家鎮受傷的經過，詳情在拙作「一張刀」中，有詳盡的描述。）

這一次，他雖然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他將羅鎮長送出的賞金——五百塊大洋全數用來周濟了鎮上的孤寡老人及貧苦的人家）而且還受了傷，他卻認為頗值得，一是他因此而替蘇見興洗脫了殺死羅家大小姐的罪嫌，也等於救了他一命，將真正的兇手抓獲；二是能夠結識到鎮上保安隊的隊副黎志堅，對於這位公正能幹的保安隊隊副，有一種惺惺相惜之感，他認為能夠結識到他，比得到一千塊大洋還要值得。

古語有云：千金易得，知己難求。

而黎志堅對蕭原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視能夠結識蕭原這種朋友為一種榮幸，兩人可說是惺惺相惜，在養病期間，兩人時常在一起晤談，倒也不覺寂寞。

而羅家父子有感於蕭原替羅大小姐之被殺而抓獲兇徒，對他的幹練及身手，由衷佩服，自然也感激非常，蕭原在家中養傷時唯恐招待不週，那份熱情，令到蕭原有點吃不消。

至於那位蘇見興，對於蕭原更是感激得想將之視為再生的父母。

而事實上，要不是蕭原的「好管閑事」，插手替他追查真兇，他在被抓獲後，在種種證據對他不利的情形下，早已被視為殺人兇手而處死了。事實上，羅家父子及鎮上的人，都已視之為殺死羅大小姐的兇手！

在羅家再住了兩天，蕭原無論羅鎮長父子怎樣挽留，也堅持要走，羅家父子無奈，只好與他殷殷道別。

在臨別前，羅錫銘還「遊說」蕭原，若是有興趣，大可以留下來，幹他兒子羅大器的那個職位——保安隊長之職，蕭原卻婉拒了。

辭別了羅家父子，蕭原在黎志堅的相送下，走出了鎮口頭。

黎志堅沒有說什麼話（自然，他是極想與蕭原相聚多一些日子的，也極想蕭原答應留下來幹保安隊長的職位），默默地將蕭原送出鎮外里許遠的一棵大榕樹下，兩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來，幾乎是同時開口道：「蕭老兄，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有空，若是順道的話，請來聚晤。」

「黎隊副，不要再送了，咱們後會有期！」

兩人伸手緊緊地握了一下，互道一聲：「保重。」蕭原放開黎志堅的手，轉身便朝前路大步走去。

黎志堅一直看着蕭原那漸去漸遠的身形終於在遠處的一個彎角消失不見，才悵然若有所失地轉身朝鎮上回去。

× × ×

蕭原一口氣走出了里許，才將腳步放慢下來，頗有興緻地「欣賞」着兩旁的景色。

這一細意「欣賞」之下，他才發覺到兩旁的草樹野花一片茂盛，令人感受到大自然那種勃勃的生機，由是也受了感染，只覺整個人也生氣勃發，精神爽利。

瀏覽着野地兩旁的景色，蕭原由不住陡然生出一份感觸來。

——他已好久沒有這份閒情逸緻了，回想起來，頗為遙遠——那是童年與少年時，才曾有過。自幹上兇險刺激的捕手行當後，他幾乎已將這種閒情逸緻忘掉了，如今驀然重新領略，不禁生出一份新鮮奇異的感覺。

人生確是變幻奇妙。

晃眼間，他在捕手這一行中，已幹了六年。

六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其間，他經歷了幾番生死，但回想起來，卻又像是昨天的事。

路上的行人不多，蕭原這麼邊走邊看，意態悠閒地在午後來到宜山縣境內的一處墟集上。

走了半天的路，雖然說不上累，但肚子卻感到餓了，蕭原便在墟集外頭靠路邊的那家茶棚內歇歇腳，順便吃點東西，塡飽肚子，以便繼續趕路。

而那座茶棚子原來不是專賣茶的，不但有糕點賣，也供應飯菜，而且還有酒，當然，菜式不會很多，多是現成的滷豬頭，滷鴨燒鵝之類的食物。

蕭原對於吃一向是不太講究的，事實上，幹他們這一行的，有時候為了追捕一名遁逃的匪盜，大多是啃乾糧，有時甚至連乾糧也沒得吃，只好找些野果或是獵些野物來吃，甚至捱餓，所以，幹他們這一行的，都練成鐵腳馬眼神仙肚，否則，肯定幹不下去。

蕭原在茶棚內坐下來，先要了一碗涼茶，然後才要了兩三碟菜，扒了兩碗飯，這才邊喝着茶，邊滿有興趣地打量起茶棚內的其他人客來。

這座茶棚很大，足足擺放了十數張木枱子，看樣子生意不錯，大概是位處行人必經之路，來往的人貪方便，大多都會走進去歇一下，喝碗茶解解渴，或是吃點食物塡飽肚子，這時候雖然是午後，已過了吃晌午的時份，但其它的座頭上，倒也不太疏落，坐了有十多人。

那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沒有什麼特別，蕭原正想收回目光時，忽然被一雙水靈閃亮的大眼所吸引了。

他禁不住目光一凝，停留在那雙明眸的主人的臉上。那是一個年約二十出頭，一張臉雖然黧黑，但却頗爲漂亮的少女，特別是那雙眼，簡直像是會說話的一樣，頗引人注目。

那少女忽然目光一轉，望向蕭原。

蕭原心頭一跳，臉上發熱，急不迭將目光收回，急忙拿起茶碗，以掩飾他的窘態。

但他却仍然感覺到，那少女的兩道閃亮的目光仍然射在他的身上，這令到他更感侷促，忙又喝口茶。

對於男女之情，他不是沒有感受過，但那已是幾年前的事了，而他也一直將那份心情鎖閉起來。那是因爲自那次以後，便沒有再遇上一個能令他心動的女孩子。

莫非他這一次遇上了一個能令他心動的女孩子？

因爲他被那個少女的兩道目光觸動了心扉，急跳了一下，而且還發窘侷促起來，這已經是很久沒有發生過的了。

他不敢再抬眼去瞥一下那個少女，在這方面，他一向是個「弱者」，不像他幹捕手這麼有胆色。

人，總不會是十全十美的，有强的一面，自然也有弱的一面，人就是這樣的奇妙。

一口喝掉茶碗中的最後一口茶，蕭原不想再坐下去，招呼一位伙計算算茶飯錢，如數給了之後，便急急走出茶棚。在走出茶棚門口時，他幾乎忍不住想扭頭回瞥一眼，望一望那少女，但他却鼓不起那份勇氣，而在他的感覺中，那少女的兩道目光似乎仍然在緊緊地「追」着他走出棚外的背影。

直到走出棚外五七步，他才如釋重負般，大大地透了口氣，自嘲地笑了笑，用甩頭，放開脚步，往前路走去。

他嘲笑自己太過「敏感」，一個女孩子看自己一眼，那根本不是一件什麼特別的事，正如一個老太婆有時候也會不經意地看自己一眼一樣，那簡直是再普遍不過的事。

他心中雖然這樣想着，他在走出幾步後，他還是不由自主地，扭頭向後望了一眼。

但馬上，他便像倏然觸了電般，整個人震悚了一下，慌不迭轉回頭，加快脚步往前走，不敢再向後望。

原來，他扭頭回望之下，一眼便看到那少女一步走出茶棚，向他這邊走來，看到他扭頭回望，居然還朝他笑了一下！

蕭原若是夠胆色的話，乘機朝那少女回報以一笑，那說不定便可以乘機結識對方，但偏偏他在這方面一向面皮很薄，也缺乏勇氣，從來不敢主動，這大概就是他自那位第一次闖進他心坎內的女孩子遇害死後，他便沒有再結識過另一個女孩子的原因吧。

這大概亦是他一向以爲，幹他們這一行的，不宜結婚生子，因爲幹他們這一行的，說不定什麼時候便會橫死在鎗下，因而形成一種心理負担，壓抑了他的那種「勇氣」，令到他變成一個「弱者」。

他像是逃避什麼似的，脚步急快地向前走着，一直走出老遠一段路，忽然失笑一聲，將脚步放慢下來。

走得這麼急，到底是爲了什麼？逃避那跟在後面的少女？就爲了那少女的兩道目光？這是不是太可笑了？

他自嘲地拍拍後腦勺，苦笑一聲，挺一挺腰，甩掉那份侷促不安的心情，放鬆下來，又變得意態悠閒地，邊走邊瀏覽着路邊的景色。

——他決定忘掉跟在他身後走着的那個少女。

他爲自己的過敏而感到好笑起來。之後，他一直沒有再想那少女，輕快地往前走着，隨着天上西移的日頭，不知不覺間，已經走出了七八里路，只要往前再走五六里，便是一座鎮集，可以在那裏投棧歇宿一晚。

抬頭看一下太陽，蕭原估計這時候大約是午後三時許，這足夠他在黃昏日落前，走到那座鎮集——黃石鎮。

忽然，他感到有點內急起來，他不由張望起來，找尋一處掩蔽的地方，以便解溲。

前面左邊路邊不遠處，有一處野樹叢，他張眼看到前面沒有行人走來，便急急走出路邊，往那叢樹林走去，同時，很自然地扭頭往來路張望一下，看看後面可有什麼人走來。

來路上沒有什麼行人，至於那位少女，却在目光可及的遠處走來，他估計解溲完，那少女也不會走到來，這可免了尷尬，他脚步加快，急急走到那叢樹叢後，目光却往路面張望，小解起來。

一如他所料，小解完，走回路面，那少女還未走到來，不過，却距他不過十丈左右，蕭原望了那少女一眼，便加快脚步往前走。

在太陽含山時，蕭原來到了黃石鎮。

本來，這時候，要是趕路的話，還可以在天黑前，趕一大段路的，但蕭原沒有急事在身，自然不急着趕路了，何況，若是往前趕，在天黑前，未必可以找到投宿的地方。蕭原在鎮上大街口的那家吉安旅店租了個房間，由於這時候離天黑還有一段時間，雖然已是吃晚飯的時間，但由於他還不大餓，所以，他洗了把臉後，便躺在床上歇一會，待天將黑時，才出外吃晚飯。

× × ×

由於這時候是夏初，天也開始黑得遲，蕭原在床上躺了差不多一個鐘頭，望到窗外的天色已黑黯下來，他才走出房外，到外面去吃晚飯。

那知他才往前面走不了幾步，丈外的一個房間房門一開，走出一個少女來，蕭原一眼看到，脚步不由微窒了一下。

原來，那個少女正是在茶棚內看着他，後來又一直跟在他的後面走着的那個少女。

那個雙眼水靈閃亮的少女！

這個少女也一眼看到蕭原，露齒朝蕭原嫣然一笑，腰肢輕擰，便向外走去。

蕭原被那少女的嫣然一笑弄得心頭「噗」地急跳了一下，本來急急收回的目光不由一直，那刹那心中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恍似鐵遇磁般，兩道目光緊緊地射在那少女婀娜的背影上，雙脚不由自主地跟着那少女身後向外走。

那少女却沒有再回顧他一眼，一直走出旅店，朝大街裏走去。

蕭原跟着走出門外，才從「痴迷」中突然驚覺過來，脚步一停，急急轉過身，向吉安旅店斜對面的那家飯店走去，就像逃避什麼似的。

確實，他這時有一種逃避那少女的感覺，直到走入那家飯店，在一張桌子旁坐下來，他才如釋重負地透了一口大氣。

說眞的，他對於男女間的事情，雖然是個「弱者」——一向處於被動的地位，但他却不是一個見到任何女子便會心動，甚至失魂落魄的人，但那個少女……却不知怎的，令到他有一種觸電般的感覺。以至感到侷促，甚至失魂落魄，就像他乍遇那第一位闖進他心坎中，但却遇害死了的那少女那種感覺一樣。

莫非他又遇上了一個足以令他心扉打開的少女？

刹時，他的眼前便浮現出那少女的臉影來，特別是那雙水靈閃亮的眼眸，彷彿正直直地看着他。

說句心裏話，那少女雖然皮膚黑，但臉上却還漂亮，特別是那雙靈動閃亮，似乎會說話的眼眸，教人一觸及便被吸引了。那種煥發出來的青春健美，自有一種動人的美態，與那些城裏的閨女那種柔弱的姿態，又是另一種風韻。

「兄台，要吃些什麼？」

直到飯店內的一個伙計來到他的身邊，開聲招呼他，他才如夢初覺，從失神中醒覺過來。

看一眼那個年紀輕輕的伙計，定一定心神，蕭原才說道：「來半斤玉冰燒，一碟豉味爆骨，一碟菜炒珍肝，再來一碟燒鹵味。」

那伙計連聲答應，一邊退開，一邊朝店堂後面高聲叫出蕭原所要的菜名來。

吐口氣，蕭原這才發覺，那個伙計不但替他擺好了杯筷，還替他斟了一杯茶，他也不管是什麼茶，端起來喝了一大口。

不久，那個伙計便送上一瓶半斤裝的玉冰燒，一碟燒鹵味。

蕭原倒了一杯酒，喝了一口，挾了一塊鹵水鵝翼，吃喝起來。

但他的腦海中却一直想着那個少女。

只是，這時候他的心中一點奇異的感覺也沒有，有的只是悵然的不安。

因爲他這時想到的是：那少女到底是這麼巧與他同路，還是故意跟着他的。而且，會不會施展美人計，而目的却是對他不利！

事實上，難怪他會這樣想的。因爲在年前，就曾經發生過，一個曾被他抓捕歸案，後來却逃獄在外的人，爲了向他報復，不惜僱請一個妓女，向他色誘，以達到加害他的目的，幸好他不是那種見色心迷的人，才得以逃過那次「桃花刼」，所以，他自那次之後，一直引以爲「戒」。小心提防，以免令到自己因此而萬刼不復。

除了那一次之外，他也曾試過不少次遭到那些被他抓獲的匪徒的親友的暗算襲擊，這自然令到他時刻加以提防，遇上稍有懷疑的事情，自然不敢大意，也不會盡往好處想，而會想到壞的一面。

這是難怪他的，他要不是一直以來皆時刻提防，不敢大意，只怕他已活不到現在……

幹他們這一行的，誰也不敢說沒有仇家，也所以，誰也是「防人之心不可無」的。

對於那位少女的出現，他在前車可鑑之下，不得不對之加以懷疑。

——小心駛得萬年船。

也因此，經過這一番思考後，他的心中對那位少女已沒有了先前的那番「綺念」，有的只是警惕之心。

這一頓晚飯他吃得很慢，慢到連那位招呼他的伙計也頻頻對他投以奇怪的目光，甚至連他自己也感覺到了，這才發覺到，他自己根本是心不在焉的，那半斤玉冰燒倒是喝得幾乎點滴不剩。但那些餸菜却吃得很少，他忙定一下心神，招呼那個伙計送上兩碗白飯，然後三扒兩撥的，連餸菜帶白飯吃下肚子，便結賬離去。

走出飯店的時候，大街上的店舖幾乎已全部關上舖門，街上行人稀疏，燈光昏黯，他本來想在飯後在大街上逛一下的，也沒了心情。只是張望了幾眼，便走回斜對面的吉安旅店。

經過那個少女的房間門前，他不自覺地看了一眼（雖然隔着那扇關閉起來的房門，根本就不能看到房間內的情形），這才一逕走回自己的房間。

這一晚，他倒是很早便睡了，但却睡得很醒，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都會從睡夢中猛醒過來。

——在心有所疑的情形下，他怎取大意地倒頭大睡？

翌日，天還未亮的時候，他便起了床，盥洗過後，便到前面櫃面結算了房租錢，離開了旅店，走出鎮外，一直往前路走去。

一口氣走了有三里路，日頭掛上了樹梢，他才一頭走入路左邊不遠處的一座雜樹林子，但很快便從林子的右側走出來，登上一座土崗上，在土崗上的一棵大樹後躺下來，從樹旁窺望着土崗下面的那條大路。

大路上這時候還未見有人行走，蕭原躺在土崗上足有半個鐘頭左右，才望到從前路那邊，有兩個人向這邊走來。

跟着，從來路那面也開始有人走來。

漸漸的，路上的行人多起來，但就是不見那個少女。

蕭原的意念不由開始動搖了。

他天未亮便起床趕路，根本就不是爲了趕路，他這麼做，只是想擺脫掉那少女的跟踪——那是他一時的思疑，然後，在半路上，伺伏那少女是否也跟着走這條路，要是，他便待那少女走過後，才暗中跟在那少女的身後，看看她是否眞的對他有什麼企圖。

他之所以要這麼做，那是他想弄清楚，那少女到底是不是在打他的主意，以便加以提防，不至在猝然無防之下，遭到暗算。

要活得久，那就不得不處處加以小心了。

對於幹他們這一行的人來說，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隨着太陽的一分一寸往上爬升，下面大路上更加熱鬧了，來往的路人中，不時有馬車經過，却就是不見那少女走過，蕭原幾乎已相信，那少女不是衝着他來的，那只是他自己一時多疑，胡思亂想吧了。

正當他準備翻身跳起來，驀地，他雙眼一睜，定定地看着下面的路面——那個少女正坐在一輛載了一袋袋貨物的騾車，從下面經過。

蕭原兩道目光烱烱地窺望着那輛載着那個少女的騾車走過，漸去漸遠，他才一骨碌從地上跳起來，快步走下土崗，走回路面上，跟在三個像是行商模樣的人的身後，遠遠地盯着那輛騾車。

快近晌午，走到一處鄉鎮前，前面那三個行商模樣的漢子走入鄉鎮口，蕭原想了想，跟着那三個人亦走入鄉鎮上。

但他的一雙眼却迅快地打量着鎮口那些地方，是否停放了那個少女乘坐的那輛騾車。

他第一眼便看到那輛騾車就停放在鎮口大街頭左邊的一棵樹下，他的脚步不由停了一下，但隨即便又移步向大街那頭走去。

他才走到大街口，一眼便看到那個少女從街口那家叫馮記的飯店內走出來，兩下裏即時打了個照面。

那少女隨即朝他露齒一笑，並且還微微點了一下頭，向大樹下那輛騾車走去。

在那少女的身後，跟着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的鄉農模樣的老頭，大概就是那輛騾車的主人或是趕車的。

蕭原在乍見那少女時，心頭便一窒，及至那少女朝他點頭一笑，他簡直像楞住了，不由自主的，也朝那少女點了一下頭，心中陡生那種無法言喻的異樣感覺，居然身不由己地，兩道目光隨着那少女的身影而移動。

直到那少女坐上那輛騾車，那個鄉農模樣的老頭從樹上解下韁繩，坐上車轅，揮鞭叫喝一聲，那個少女在騾車轉動時側首同時朝他淺淺一笑，他才像從夢中驚醒般，急忙收回目光，低頭抬步走向那家馮記飯店，以掩飾他因爲陡然發熱而可能臉紅了的窘態。

急急走入那家飯店，他才鬆了口氣，但又忍不住從旁邊的那個窗口瞥望一眼，但他看不到那輛坐着那少女的騾車了，他心中沒來由地，感到一陣悵然。

坐下來，隨便要了兩碟菜，兩碗飯，便低頭猛吃起來。盡管他下意識中，一直想將那少女的臉影揮抹掉，但腦海中却偏偏塞滿了那少女動人的笑臉。

這令到他不禁在心中暗自問自己一句：「我是否喜歡上那少女？」但馬上，他便急急加以否認：荒謬！我與那少女只是萍水相逢，連人家的名字也不知道，更說不上認識了，怎會喜歡她！

但他的心底却彷似有另一個聲音在說：我喜歡她！不認識便不能夠喜歡她麼？

而他的行動，似乎也證明了他心底所說的是對的，就連他自己也驚詫自己怎會吃得那麼快，就像是眨眼間的事情，已將兩碗白米飯吃下肚，而且不由自主地馬上便算賬急急走出飯店，疾步走出鎮口，朝前路追下去。

一路疾走——其實應該說是奔走才對，因爲來往的路人都被他那種往前急趕的急切模樣引得對他注目多看兩眼，他却毫不理會，心中只有一個意念：追上去，追上她。

這時候的他，就像變了個人般，簡直不像兩日前那個具有冷靜、理智頭腦的蕭原！

情之爲物，難道是這麼奇妙麼？

這時候的蕭原，已將對那少女的思疑，拋諸腦後，若是那少女眞的對他不利，他這時候是很危險的。

一口氣的往前趕了三四里路，終於遠遠地望到載着那個少女的那輛騾車。

而且，也依稀望到坐在板車上的那個少女的身影。

蕭原在望到那輛騾車，以及車上的那個少女身影的刹那，心中陡地震悚了一下，脚步隨即慢下來，吐了口氣，那神態像是剛從睡夢中驀然醒覺過來一樣。

他確是在那刹那心中霍然醒覺過來！我這是怎麼了？居然會被一個女子迷住了，要是那女子對我不利，我剛才那種神迷魂蕩的情形，豈不是很危險！

脚步一停，深深地吸了口氣，再用甩腦袋，盡量讓自己的頭腦清醒，同時，極力警惕自己：這是很危險的，不能喜歡她，幹我們這行的，隨時會死在別人的鎗下……若是喜歡一個女子，那簡直是害了她，只要一天還幹這一行，便一天也不要動男女之情，這樣不但對自己好，也對自己喜歡的女子好！

一想及這一點，他整個人便冷靜下來了。

隨即，他便理智地想到：何況，那個女子若是對自己有什麼不利的話，那對自己是非常危險的！

一想及這一點，立時恍似冷水淋頭般，頭腦立卽冷靜下來。

「我一定要忘了她，就當從來沒有見過她好了！」蕭原不愧是一個出色的追捕手，經過這一深思之後，他果然又回復冷靜理智的頭腦，並且，也眞的不再去想那個少女，腦海中一下子便丢開了那少女的影子！

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他又開始往前走，意態悠閒，脚步不疾不緩，心情一片平靜。

從歇晌的那座鄉鎮算起，只要往前走十八里路，便是宜山縣城，所以，他不必走得那麼急，只要這麼不急不緩地往前走，那麼便一定可以在天黑之前趕到縣城。

故此，蕭原走得不急，何況，他在下意識中，也不想趕上那個少女所坐的騾車，以免又不能自已。

× × ×

蕭原抬頭望一下西移的太陽，估算自己已走出了十多里路，而這時候只不過是午後四時左右，離黃昏日落，還有兩個多鐘頭，他自信可以在黃昏時，趕到縣城。

而路上的行人，已不像午後那一段時間那麼多了，偶然才遇上一個，或是被後面的趕上，蕭原也不在意，自管自一個人自由自在地走着。

但是漸漸的，他平靜的心情又開始波動起來，腦海中又浮現起那個少女的影子來。

他連忙下意識地吸了口氣，想將心情壓抑下來，但却不能，那少女的影子就像鬼魅般，盤纏在他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也抹不掉，而且，越來越清晰！

終於，他無聲地嘆了口氣，不得不承認，自己眞的喜歡上那個少女。

隨即，他便恨不得立刻可以看到那個少女。

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加急了。

「莫非這就是緣？」蕭原在心中苦笑一聲。「我喜歡人家又如何，若是人家不喜歡我，那不是白喜歡一塲？自作多情？」想到這裏，心中立即冷了下來。

「不，她不但朝我笑，還與我點頭招呼，應該是喜歡我的，否則，素不相識，她怎會對我那樣？除非她是一個輕浮的女子，又或是對我有什麼企圖！」

「看她的模樣，不像是一個輕賤的女子。」蕭原馬上在心中否決了剛才的想法。「那麼，她會不會對我有什麼企圖？」

「砰——」一聲，嚇得蕭原立時從胡思亂想中霍然醒過來，急忙抬頭朝槍聲傳來的方向望過去。

那一下「砰」的震响，絕無疑問是鎗聲，是從前面遠處傳來的。

那一下鎗聲令到蕭原整個人頭腦一清，一下子變得冷靜異常，而且，也回復了以前的敏捷與勁猛，恍似一頭豹子般！

「砰」又是一下震空傳來的鎗聲，蕭原這刹那心中只有一個意念：奔前去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立刻，他便像一頭豹子般，飛快地向前疾奔。

「砰砰」，「砰」，接下來又是三下鎗聲，蕭原奔勢更急疾。

迎面張惶失措地奔來一個漢子，邊跑邊慌恐地扭頭回望，一眼看到蕭原飛一樣疾奔前來，慌急地大叫：「土匪……快別……跑前去……」

蕭原一聽，急忙一橫身，阻住那漢子，疾聲道：「土匪，是不是攔路打刧？」

那漢子喘着氣，惶聲道：「快跟我跑吧……管他是打刧還是搶刧，那些土匪有鎗的，你嫌命長麼？」

蕭原還想再問，那漢子已伸手一把推開蕭原，狂奔而去！

蕭原被那漢子一推，幾乎沒有被推跌在地上，斜退了兩步，上身晃了晃，才穩住身形，心中雖然有點氣惱，但也無暇與那漢子計較，事實上，也怪不得那漢子，是他阻着人家的去路的。

摸一下腰間的匣子鎗，他又發足疾奔前去。

他之所以幹上追捕手這種兇險的職業，主要是因爲他嫉惡如仇，如今眼見有土匪在攔路打刧，那自然不能袖手不理——雖然這回沒有賞金可拿。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口氣往前飛奔出約一里路，其間斷續地又有三下鎗聲响起，蕭原終於看到，前面約十數丈遠，左邊一個岔路口內，有一輛板車翻側在地，車上一袋袋的貨物滾跌得一地，而板車的前面路上，歪倒着一頭騾子，而在路邊外面，有一個人躺在地上，身上壓着一袋貨物。

蕭原馬上便認出，那輛翻側的騾車，正是那個少女乘坐的那一輛，他雖然看不到那個被一袋貨物壓着的人的樣子，但從那人的衣着顏色，他肯定那人就是趕車的老頭。

那麼，那個少女呢？

蕭原的心頭劇跳了一下，手上巳握着隨身帶着的那支匣子鎗，腰身一躬，有如一頭豹子般，竄撲過去！

而他的兩道目光，烱烱地，有如兩道冷電般，掃視着那輛翻側的騾車附近的地面！

而他的那顆心，也揪得緊緊的！

那個少女到底怎樣了？

但他却找不到那個少女的影子。

他迅速地在那輛騾車的周圍找了一遍，而且還將幾袋疊壓着的麻袋掀開，也找不到那個少女，那刹那，他沒來由地感到，心中像是被人刺了一刀般，隱隱作痛。

這時候他要是有時間體會一下他此刻的心情，那他就會發覺，他是如何喜歡那少女了。

不過，他却沒有時間去體會，那是因爲他實在替那少女担心了，一把掀掉壓在那個趕車老頭身上的那裝滿了不知什麼貨物的麻袋，目光一落，看不到那老頭的身上有任何血漬或是傷口，他不禁噓了口氣，急忙蹲下來，伸手扶起那個老頭來，探探他的鼻息，還有，那老頭只是暈了過去，他馬上將那老頭弄醒。

那老頭確是暈了過去，才醒過來，便慌惶地連聲道：「土匪……打死了……我的騾子……那位姑娘呢？她在那裏？她怎樣了？」張眼四顧，神色又驚又慌！

「老伯，那位姑娘不見了，到底是怎麼回事？」蕭原着急地道，心中焦急得有如火燒般！

「什麼！那姑娘不見了？」老頭神態猛震了一下，目光慌惶四掃。「怎會……怎會……莫非被那些土匪擄走了！啊……這怎辦……怎辦？」

蕭原看到那老頭惶然失措的樣子，知道很難從他的口中問出什麼來，但他仍然希冀地問道：「老伯，那些土匪有多少人？他們是從那裏撲出來的？」

那老頭惶亂地道：「……不知……我看不到他們有多少人……鎗聲一响……我那頭騾子便慘嘶一聲，……將車子掀得翻側……我……我……也被一袋貨物壓得暈了過去……不過……我聽到……鎗聲是從那面……响起的！」伸手指一下前面，略一猶豫，忽然一移，指着左邊，嘟喃道：「是這邊，……我聽到鎗聲是從這邊响起的！」

蕭原急道：「到底是那一邊？」

「這邊！」老頭肯定地追：「對！我肯定是這邊！」

蕭原看一眼老頭手指的那邊，數丈外是一片野地，長滿了野草樹叢，確是一個埋伏的好地方。「老伯，你沒有什麼吧？還能夠行走麼？」

老頭伸展一下手脚。「沒什麼，我還能行走。」說着便掙扎着欲站起來。

蕭原忙扶他站起來。

那老頭才站起來，一眼看到那頭倒地死去的騾子，還有散跌一地的貨物，不由

苦起一張臉，叫苦連天地嚷嚷道：「天啊……這……慘啊……怎麼辦？我這些貨可是要在今天送到城裏去的啊……這……如何是好？」

蕭原這時已顧不了帮忙那老頭，救人要緊，當下他道：「老伯，你還是趕到城裏，找人帮忙將這些貨物運到城中吧，很抱歉，我要趕着去找尋那姑娘，不能帮你忙。」

說着，他便向那老頭剛才所指的那個方向奔過去。

那老頭無奈地啊啊連聲，在那裏轉了幾個圈子，這才顛着脚步，住縣城奔去。

× × ×

蕭原憑着地上留下的踪跡，一直追踪下去，在一處山溝邊，意外地發現了一具屍體。

當他一眼發現那具屍體時，他的心不由劇跳了一下，那刹那他第一個想到的念頭是：會不會是那個少女？

原因是那山溝邊長滿了及膝高的野草，而那個人是頭向溝中垂下，只露出背脊的，所以，一眼之下，很難分辨出是男是女。

而由於那少女的失踪，很自然的，蕭原便猜想那少女是被那些土匪擄走，在驀然發現一具屍體時，他自然也會想到，那些土匪將那少女殺了，棄屍在溝邊。

及至他看清楚，那死者是一個年約三十四五的漢子，膚色粗黑，身上纏了一條子彈帶，還掛了一把刺刀，雖然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鎗，但一看那身打扮，蕭原便肯定那人是一個土匪！

而那人的死相也兇惡，瞪眼呲牙的，至命傷是頸側中了一鎗，大概子彈射穿了他的喉管，所以便氣絕身亡。

看着那具屍體，蕭原不禁思索起來：「這個傢伙到底是什麼人殺死的？」

驀地，他的心頭「砰」地劇跳了一下，手上的鎗也緊了緊：「會不會是那個少女殺死的？」

他之所以忽生此念，是因爲他忽然想到，在乍聞鎗聲，他飛奔前去的途中，曾連續但又間斷地响了一共六下鎗聲，先後兩次的鎗聲都像是互相射擊的，那麼，也就是說，除了襲擊鏢車的那帮土匪外，應該還有另一個人展開還擊，但據那老頭所說，車上除了他之外，便只有那個少女，這令到他自然的，便想到開鎗的極有可能是那個少女。

但他隨即又想到，也有可能是在那帮土匪襲擊鏢車時却忽然殺出一個「程咬金」來，那帮土匪擄走了那個少女，而那個「程咬金」，則追擊那些土匪，於是便展開鎗戰，而眼前這個土匪，就是那個「程咬金」射殺的。

這兩種可能性都極高，一時之間，他根本無從加以判斷，忽然間，他的心中又閃上一個念頭：「會不會是那個少女的陰謀，目的就是誘我深入她所佈下的陷阱，置我於死地？」

一想到這個可能性也是極大的，他不禁心中霍然震悚，目光警惕地四下掃視起來。

有了先前的思疑，他如今所猜疑的就比那個可能性要高了，不過，這却嚇不倒他，反而更激起了他要「弄個明白」的好奇心，何況，要是那個少女眞的以此來誘他踩落陷阱，他這時候若是警覺而迴避，對方還會有別的技倆對付他的，與其疑神疑鬼，時刻提防，那何不乘這機會，弄個清楚明白，雖然危險，甚至可能會喪命，但却比整日提心吊胆，不得安寧要好。

他就是這麼樣的性子的人。

於是，他決定繼續追尋下去，但却加了小心。

地上留下的踪跡很明顯，所以，蕭原很輕易便可以循着踪跡追尋下去。

這就更加令到他心中的猜疑更大，但他也想不透，要是他的猜疑是不錯，那麼，那個土匪是什麼人殺的，要是那個少女殺的，那就說不通，因爲那個土匪與那少女應該是一條路上的人，那就沒有理由被殺的啊！

除非，那個土匪的被殺，是誘他落阱的一種手段，若是，那少女與那帮人的手段就未免太惡毒了。

而這一切，都只是猜想，未能加以證實，所以，他也不再胡思亂想，專心一志，追尋下去。

也不知追出了多遠，在一處土丘上，蕭原又發現了第二具屍體。

那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頭髮像稻草一樣，滿咀也長滿了寸許長的像短針一樣的鬍鬚的大漢，身上橫直束掛了兩條子彈帶，那套衫褲五顏八色的，也不知原來的顏色是什麼，蕭原一看，便斷定，這個死者與先前在山溝邊發現的那個死人是一路的——土匪。

而這傢伙的手上還緊緊地握着一支駁壳鎗，致命的傷口是在胸上的那個血洞，看樣子，他在死前是想開鎗射擊的，只是却來不及了。

又是一個被殺的土匪！

這令到蕭原大惑不解起來。若說眼前的這個死人亦是那個少女殺的，而目的就是要誘他一步步踩落陷阱，那簡直不可思議，相信沒有什麼人——就算是惡毒兇殘的人，也不會用這種法子來誘殺一個人，因爲這肯定會令到同伙心寒而生出異心，只怕目的未達，已經衆叛親離，甚至被同伙所殺，這種笨法子，大概只有白痴或是瘋子才會這樣做！

這第二具屍體，令到蕭原對那少女的猜疑又動搖了，一時之間，心中思緒紛亂，最後，他甩甩腦袋，甩掉那如謎般猜不透，想不通的思緒，但也更加堅定了他追查下去的決心。

因爲唯有查個水落石出，才能夠弄清楚眞相。

既然猜不透，想不通，他乾脆不再亂想胡猜下去，從那個死人的手中取去那支駁壳鎗，掖在褲頭上，便又循着踪跡追尋下去。

結果，他一路追尋之下，在天色全黑前，竟然發現自己已追到了縣城的西門口頭！

而踪跡也到此便斷了。

他却大感奇怪起來，奇怪那些土匪居然胆子這麼大，那裏不好去，却胆敢竄入縣城中，也可算胆大包天了。

雖然沒有踪跡顯示他追踪的那些人（

極有可能是土匪）是竄遁入縣城中，但蕭原却肯定那些人是走入了縣城中，因爲要不是走入縣城中，那就不會在西門外頭斷了踪跡的！

再過一會，天色便會完全黑下來，那時，便很難再追尋下去，所以，蕭原便走入城中，下一步的行動如何，他想先找家旅店，租到房子後，才決定如何去追查。

他對於這件事情，及那個失踪了的少女，興趣越來越大，暗自下了决定，非要查個明白不罷手！

× × ×

宜山縣城不大，蕭原在初出道時，曾來過兩次，而且，還認識一兩個朋友，所以，對於這地方，他不算太陌生。

他認識的其中一位朋友，是開旅店的，但却在東門外，所以，他沒有在西門內那條西大街上找旅店租房間，一逕往東大街那邊走去。

他那位朋友開設的旅店就在東大街當中，名叫大來旅店，雖然他這一次來到宜山縣城與上一次相隔已有五六年了，但當他走到東大街時，一眼便看到「大來旅店」那個招牌，不由鬆了口氣。

說眞的，他在走來東大街這邊時，還有點担心那位朋友經營的大來旅店摘了招牌——世事變幻，那是說不定的，及至看到那塊招牌仍在，自不免鬆了口氣，也感到高興。

因爲，他想托那位朋友辦點事。

蕭原認識的那位朋友姓辛，名福來，蕭原認識他的時候，還是一個剛娶了妻子的年輕人（比蕭原大四歲），那時候，他還沒有當老闆，如今，他已經代替他的老子做老闆了。

蕭原一步走入旅店內，第一眼便認出那個坐在入門左手邊一張長櫃枱後的壯年人，就是他那位朋友——辛福來，人也比以前胖了，並且還留了鬍鬚，十足一個生意人。

而他坐着的那個位置，以前是他的老子坐的。

一名伙計見有客人上門，急忙趨上前，正欲招呼蕭原，蕭原已揚手朝坐在櫃枱後，在一本簿子寫着什麼的辛福來招呼道：「福來哥，還認得我麼？」

辛福來聞聲抬頭朝蕭原一望，雙眼睖了一下，神態有點愕愕的，但繼之雙眼一睁，擲筆而起，驚喜地叫道：「啊！蕭老弟——？」

蕭原笑道：「福來哥，我還以爲你不認得我了！」兩步走過去。

辛福來眨眨眼，急忙從櫃枱後走出來，高興地嚷嚷道：「蕭老弟，是你，什麼風將你吹來的，眞想不到！」

蕭原握住辛福來的手，搖着道：「福來哥，什麼風也好，咱們又見面了，瞧你面圓圓的模樣，生意一定不錯了！」

「托賴，還算過得去。」辛福來滿面歡笑。「咱們不見面也有五六年了，蕭老弟，你一點也沒有變啊！」

忽然省覺地道：「蕭老弟，瞧我歡喜得忘了招呼你坐下來，來，快過那邊坐下來再說。」

將蕭原招呼到右邊那一排椅子坐下來，正想扭頭召喚那位伙計送杯茶給蕭原，那個伙計已機靈地捧來一杯茶，放在蕭原身旁的几子上。

蕭原也確實渴了，也不客氣，拿起那杯茶，喝了兩大口，正想說話，辛福來已搶着道：「蕭老弟，你一定還未吃飯，走，咱們到松竹居去。」說着站起身來，朝那名伙計道：「阿樹，你去裏面對太太說一聲，我和朋友去吃飯，叫太太與孩子吃晚飯，不用等我。」

那伙計答應一聲，辛福來便拉了蕭原，走出旅店。

「福來哥，嫂夫人好吧？有多少個孩子了？」蕭原邊走邊問。

「好，好，」福來心滿意足地道：「有三個小孩了，兩男一女，老弟，你成家麼？」

蕭原苦笑道：「老哥，像我們這種人，有那一個姑娘會喜歡的？還不是光棍一條！」

辛福來拍拍蕭原的肩頭，笑道：「老弟，像你這種人材，只要你說一聲，還怕沒有姑娘喜歡你？恐怕花多眼亂，令你難以選擇呢！」

蕭原嘆口氣道：「福來哥，幹我們這一行的，你也不是不知道，隨時會有生命危險，說眞話，就算有什麼女子願意嫁給我，我也不會累了人家！」

「蕭老弟，這你就太悲觀了，簡直是杞人憂天，不錯，幹你們那一行確是危險，也可以說是玩命！但你難道沒有聽說過一句老話：『吃飯也會噎死人』吧？正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一個人若是要死的話，不論他如何躲避，始終逃不過厄刦，反之，你想死也難，要是照你那麼說，豈不是幹你那一行的人，都不要成家立室？老弟，你的年紀也不輕了，也是成家立室的時候了，看開點，要是遇上一個稱心合意的姑娘，那就成其好事吧！」辛福來侃侃地說了一大番頗有道理的話，末了，還重重地拍了一下蕭原的肩頭。

蕭原的心被辛福來的一番話說活了，特別是最後那句話，令到他不由想起了那個少女。

× × ×

在松竹居內，蕭原與辛福來暢飲了一斤天津五加皮，似乎還意猶未盡，辛福來興緻勃勃地對蕭原道：「老弟，一別數年，難得今天又聚在一起，今晚我們盡興而歸！」

說完，不等蕭原說話，已招手招呼一名跑堂的伙計，再送一瓶五加皮來。

蕭原自然不想掃了辛福來的興緻，況且，這幾年來，他也確實未試過像今晚這麼放開懷抱（這主要是辛福來在街上那一番話，打開了他心中的死結——顧慮自己時有危險而不敢與家室之念），人生得意須盡歡，老友相聚，說話投機，今宵不盡歡，還待何時？

「老哥，想不到你豪興不減當年！」蕭原頗有感慨地道。「我眞佩服你！」

「蕭老弟，人生不過數十載光陰，想它那麼多幹嗎？正是得意之時須盡歡，這樣，才會活得快樂！」辛福來洒脫地道：「來，今宵有酒今宵醉，乾了這一杯！」拿起杯子朝蕭原一舉。

蕭原也豪氣陡發，「乾！」舉杯一碰

，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接下來，兩人又喝掉那瓶五加皮，已到了酒酣耳熱的程度。

「蕭老弟，你這一次來到這裏，不會是單純來看望我吧？」辛福來的酒意看來比蕭原還耍濃，臉上紅彤彤的，但說的話却很清楚。

蕭原的酒量雖然不錯，但由於平時不大喝酒，這一次一下子喝了一斤酒，不禁也有了五六分酒意，聞言之下，咽下咀嚼着的一塊鷄肉，笑笑道：「福來哥，本來我確是順道專誠來探訪你的，不想在路上却出了點事……變成是旣來拜訪你，也順便托你替我辦點事……」

「蕭老弟，只要你有我心，管它專誠還是順便的！我一樣高興！」辛福來打了個呃，目注着蕭原，「老弟，你要托我辦什麼事？只管說出來，只要是我能力所及的，我一定帮你！」

蕭原道：「很輕易便辦到的，特別是在你來說。」一頓，接說下去，「我想你帮忙打聽一下，縣城內那些旅店有那一間住了一個姑娘，是今晚黃昏天黑前才投棧的！」

「這件事易辦。」辛福來一口便答應下來，「老弟你找對人帮忙了，縣城內那一家旅店的老闆我不識，只要我去走一趟便不難打聽出來。」

「福來哥，那我先謝謝你。」蕭原道：「還有，最好能夠今晚便打聽到，不然，我恐怕那個姑娘明天便會離開，那時候要再打聽就難了。」

「好，我這就立刻去替你打聽。」辛福來是個爽快的人，「這就算賬走吧。」拿起杯子，一口喝掉杯中的剩酒。

蕭原忙道：「福來哥，急也不在這一時……」

「不，還是先去打聽那個姑娘的下落要緊。」辛福來道：「何況，咱們也酒足飯飽了。」

跟着便招呼一名伙計過來算賬。

「老弟，別爭了，你是客，我是主，這一頓，我請！」辛福來一眼看到蕭原想搶着會賬，忙伸手一攔，並搶先一步，走到櫃枱面前，拿出錢來會賬。

蕭原知道拗不過他，只好作罷。

走出松竹居，辛福來忽然道：「我差點忘了替你開一個房間，走，先回去安頓好，我立刻替你去打聽。」

蕭原正想說話，辛福來已凑在他的耳邊，細聲道：「蕭老弟，你要我打聽的那位姑娘……不是你的意中人吧？」

蕭原被他這一問，沒來由的，臉上一熱，慌忙搖搖頭道：「不……老哥你怎會這麼想的？」

「眞的？」辛福來却不大相信，眨眨眼，笑道：「那麼，不會是什麼被懸賞緝捕的大盜悍匪吧？」

蕭原一時間不知怎樣答才是，囁嚅了一會，才道：「福來哥，一時之間，我也不知怎樣說才是，待你打聽回來，有時間，我才對你說清楚吧。」

辛福來拍拍蕭原的肩頭，輕笑道：「老弟，要是你……便不要錯過機會啊！」

蕭原被他這一說，心頭一陣亂跳，腦海中隨之泛現起那個少女的臉影來。

「赫，我幾乎忘了，請你說一下那個姑娘的模樣，那樣打聽起來更易。」辛福來忽然失聲對蕭原說。

蕭原這才醒起，自己還未將那個少女的模樣告知辛福來，當下忙將那個少女的模樣，向辛福來述描了一遍，特別將那個少女的雙眼及膚色黧黑這兩個特徵向辛福來說出來。

辛福來聽完後，說道：「嗯，聽你這麼說，那位姑娘雖然膚色黑一點，不過，頗爲漂亮啊！」

跟着凑近蕭原的耳邊，輕聲說道：「這麼漂亮的姑娘，千萬不要錯過啊！」

蕭原不自覺地微微頷首，待到他驚覺的時候，辛福來已取笑地道：「哈，老弟這一次不打自招了，我就知道，老弟是個有眼光的人！」

蕭原被辛福來那樣一說，頓時臉紅耳熱起來，幸好街上很昏黯，辛福來看不到他發窘的樣子，否則，準會調侃得他一張臉不知放到那裏才好。

而他在發窘的同時，也暗自奇怪，怎會不自禁地頷首的，莫非眞的已深深地喜歡上那個姑娘不成？

辛福來看到他低頭不語，他是過來人，自然明白蕭原此刻發窘的心情，他倒沒有再乘機說笑蕭原幾句，只是含着一抹會心的微笑，側目看着蕭原。

× × ×

蕭原躺在客房床上，等辛福來回來。

辛福來已出去有一個鐘頭左右，到縣城的各家旅店去打聽那位少女的下落，他在帶蕭原回旅店，爲他開了個房間後，便立刻出去打聽了，這份熱心，令到蕭原深感過意不去，也爲能夠交到這種朋友而高興。

說眞的，辛福來可是沒得說的了。

一個人躺在床上，百無聊賴，自然便東想西想起來，起先，他想的是，辛福來是否能夠打探到那個少女的下落，在他的心深處，可是也望辛福來能夠打聽到。接下來，他忽然又想到，那個少女是否像他所猜疑的。會對他不利，馬上，他心深處便有一個聲音大叫：「不，那個女子不會對我不利的，她不會是那種人！」隨即，他又想：要是那女子沒有投棧，而是眞的被土匪擄走了，那要不要去救她？他心底馬上便有一個聲音在叫：「無論如何兇險，一定要將她救出來！」但那兩個被鎗殺的土匪又如何解釋？他隨即又想。一時之間，他的腦中亂紛紛的，就像是塞了一團亂草一樣。令到他煩亂起來，最後，他只好跳下床，走到窗前，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仰望着幽深的夜空，思緒才慢慢澄靜下來。

望着夜空中那些閃爍的星星，不知怎的，竟然會幻化成那少女水靈閃亮的眼眸，眨呀眨地在望着他，一時之間，他直着雙眼，竟然痴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從痴迷中回過神來，甩了甩腦袋，硬是將滿眼的幻像甩掉，如釋重負地長長透了口氣。

「我這是怎麼了？」他自責地在心裏道。「簡直像着了魔一樣，這樣下去，要不瘋了才怪！」

忽然，門外响起一陣腳步聲，隨即，

便聽到辛福來在外面叫道：「蕭老弟，你不是睡着了吧？」

蕭原一聽，馬上應道：「福來哥，我一直等你回來，怎會睡！」三步兩脚走去將房門打開，門外站着的果然是辛福來。

辛福來一脚才跨進房內，便急不及待地道：「老弟，幸不辱命，打聽到了。」

蕭原一聽，自是一喜，但却沒有馬上便追問下去，反而道：「福來哥，辛苦你了，快坐下來，歇一下才慢慢說。」

能夠說出這番話，足見蕭原已深懂世故人情，就連辛福來也看出來了，透口氣，一屁股坐下來，朝蕭原深看了一眼，笑道：「蕭老弟，你比剛認識我的時候，成熟了很多，聽了你剛才那句話，我就算跑斷了雙腿，也心甘哩！」

蕭原忙道：「福來哥，我說的可是眞心話……」

辛福來擺手笑着截斷了蕭原的說話。「老弟，我沒有說你說的是客套話，我自從認識你，便知道你是個實心實眼的人，也所以，我一直將你當知己朋友看待！」

蕭原感動地道：「福來哥，我也一直將你視作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辛福來笑望蕭原。「不然，你也不會再來看望我這個胸無大志的人了！」

爽快地笑了兩聲，又說道：「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知道你一定很心急想知道，那位姑娘的下落，坐下來，我這就說出來！」

蕭原在床沿坐下來，沒有說話，只是看着辛福來，等他說出來。

「蕭老弟，你說的那個姑娘住在北大街上那間叫泰安的旅店中。」辛福來沒有多說廢話，一口就說出來。「本來，我聽你說，那位姑娘是在西門進城的，便猜她極有可能會在西大街上的旅店投棧，所以……這麼久才回來。」

蕭原感謝他道：「福來哥，謝謝，勞煩你了。」

一頓，接問：「可有打聽到，那位姑娘投棧時登記的姓名嗎？還有，是什麼時候投棧的？」

辛福來馬上道：「有，登記冊上，那姑娘的姓名是張鳳琴，聽那位林老闆說，她是在晚上八時多才投棧的。」

蕭原咀裏嘟喃一遍那位姑娘的姓名：「張鳳琴。」隨即便道：「福來哥，那位張姑娘住在第幾號房了。」

「住在五號房。」福來朝蕭原笑笑。「老弟，是不是想去探望一下那位姑娘？」微頓，接又說道：「我可以帮你忙……不過，這麼晚了，這時候，只怕那位姑娘已睡了。」

蕭原忙說道：「我沒有去找那位姑娘的意思，福來哥，你已經跑了這麼多路，也很晚了，你回家休息吧，免得大嫂盼着你。」說時，朝辛福來睞睞眼。

辛福來笑着擂了蕭原一拳，起身道：「你倒取笑我了，只怕你口裏說不去找那位張姑娘，心中却不知多想！嘻嘻，我不妨碍你一個人對那位張姑娘胡思亂想了，明天再來找你！」說着，朝蕭原做了個鬼臉，三步兩脚便走出房外，在替蕭原帶上房門時，不忘說一句：「老弟，走了一天的路，累了，早點睡吧。」

蕭原却那裏睡得着，躺在床上，盡是想着那位張鳳琴的姑娘。

他想了很久，也想不出與張鳳琴三個字有關連的什麼人來，跟着，他便想到，這位張鳳琴要是從西門進城的，那怎會走到北大街那頭投棧，但他隨即便找到解答，或許她以前曾在那間旅店住宿過，又或是不喜歡西大街上的旅店，所以，便走到北大街，找到那家泰安旅店也說不定，正如我自己不也是從西門進城的麼，怎麼又跑到東大街……只是，她進城比我應該還早，那她怎會在八時多才投棧的？蕭原就是想不通這一點，還有，她是不是被土匪擄去，若是，怎樣脫身，莫非那些土匪會自動放她走，這麼一位十八二十的黃花閨女，只怕那些土匪不會這麼輕易放過她，那麼，她到底是被土匪擄走，還是和土匪是一夥的，又或是另有別情？這些，蕭原都無法從猜想中得出結果。

結果，他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暗中追查　突遭襲擊

天才亮，蕭原便在一陣嘹亮的鷄啼聲中，自模糊的睡意中醒過來。

雙眼雖然睜開了，但頭腦中仍然一片渾沌的，彷彿仍在夢中一樣，好一會，才完全清醒過來，抬頭望一眼窗外，發覺天已放亮，忙從床上一跳下地，急匆匆地穿上衣褲鞋襪，走出房外洗把臉，便一逕走出旅店，往北大街那邊走去。

他這麼急匆匆的，是趕着去北大街泰安旅店，找那位張鳳琴姑娘。

當然，他不會公然去找那個張姑娘，而是暗中在泰安旅店附近監視她的動靜，以弄清楚自己心中所思疑的。

而在他的心深處，也有一股極之想再看到那位張姑娘的慾望，只是，他却一直壓抑着，還有，他也一直希望，那位姑娘不會像他所猜疑的，可能會對他不利。

其實，他的心情不但矛盾也很紊亂。

這是他從未試過的，所以，他的心緒沒有靜過一刻，甚至是在睡夢中。

在轉入北大街的街口頭，他在一檔賣豆漿及糕點食品的攤檔前，喝了一碗豆漿，吃了一塊糖糕，才轉入北大街，老遠的一眼便看到「泰安旅店」那塊招牌。

他放慢了脚步往前走，在距泰安旅店還有十家店鋪左右的時候，一眼便看到那個令他心緒紊亂的少女——張鳳琴，從旅店內走出來。

他心頭不由一跳，急忙一個箭步閃入前面的巷口內，以免被張鳳琴看到，因爲她才走出旅店，便往兩邊張望兩眼，才轉身往北門口那邊走去。

（這正是與蕭原走來的方向相反的那邊）。

蕭原貼身在巷口頭，探出半邊腦袋窺望着，直到那少女——張鳳琴向左門口走去，他才閃出巷口，遠遠的一直跟着她。

張鳳琴一逕走去北門口，這令到蕭原心中納悶起來：「大清早的，便走出城外，莫非她要到什麼地方不成了？」

跟着張鳳琴一直走出北門外，蕭原爲

免被她偶然回頭張望，發現他，在北門口外以一個大洋，向一個挑菜進城的老鄉買了人家戴在頭上的一頂小草笠，戴在頭上，低低的直壓在眉上簷，遮掩着自己的面目。

張鳳琴却一直沒有轉頭後望，走出北門口後，一會便轉入一條岔路中，直向前走。

不久，她便走出路邊，走向靠山那邊的荒野地，蕭原在後跟着，不由又納悶起來，但却猜想到，張鳳琴棄大路不走而走在荒野地上，極可能是有什麼作爲。

一念及此，他不由小心起來，警惕地留意着附近一帶的情形動靜。

因爲他忽然想到，這或許是張鳳琴故意誘他來此，對他不利。

走着走着，張鳳琴轉入了前面的那片疏樹林子中，不見了。

蕭原却沒有跟着轉入那片疏樹林子中，這是他小心的緣故，萬一張鳳琴眞的對他不利，那麼，說不定他一步走入樹林子內，便會遭遇到猝然的襲擊。

他不會冒這個險的！

他在那片樹林子前的一處地方往山脚上走去，從山脚上繞過那片疏樹林子，那樣，在居高臨下的情形下，那就安全多了，下面的樹林子中要是有什麼古怪的話，也逃不過他的雙眼了。

他能夠在追捕手這一行中出頭露角，而且名頭响亮，豈是倖至的。

幹他們這一行的，隨時會遇上兇險，有生命的危險，若是名大於實，那簡直是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別忘記，他們這一行的，與之打交道的，都是窮兇極惡的悍匪大盜，否則，地方當局或是事主又何必懸出賞金，讓他們去捉拿那些兇犯。

× × ×

這山脚上長着疏疏落落的野松樹，蕭原邊往上走，邊放眼向上掃視着，山脚上，要是張鳳琴眞有意在誘他來此的話，說不定也有人埋伏着的。

這是他的經驗，幹他們這一行的，除了身手敏捷，反應夠快，頭腦靈活之外，經驗也是很重要的。

快捷地走上山脚上，蕭原居高臨下，往前面那片疏樹林子望了兩眼，樹林子內沒有什麼動靜，轉入樹林子內的張鳳琴就像「泥牛入海」一樣，沒影沒踪，倒是那聲聲的雀鳥啁啾鳴叫聲，悅耳得很，也顯出這附近一帶頗寂靜。

蕭原半躬着身子，快步往前走去，而他的右手，已摸在腰間那支匣子鎗的鎗把上。

驀地，「砰」的一下鎗聲震破了這寧靜的空間，蕭原在鎗聲乍响的刹那，本能地，驚覺地往地上一縮，「嘯」地一下掠空聲從他頭上的側面掠响而過，緊接着，「砰砰砰」的一陣鎗聲。

蕭原在往下一縮的刹那，身子便有如一頭兔子般，往前竄過去，竄躍到一棵松樹下，那霎間，他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那一陣鎗聲是急射向他剛才窒步縮身的地方的，那些鎗彈射擊在地上，擊濺起一撮撮石屑砂土，他若不是一縮身便往前竄躍，只怕起碼有一兩顆子彈射在他的身上。

貼伏在那棵松樹下，蕭原略一窺察，使察看出，那些鎗彈，是從前面約十數丈外的幾棵松樹後發射出來的，而下面，便是那一片樹林子。

蕭原沒有馬上開鎗還擊，因爲那只會浪費子彈，根本射不中那些伏擊的人，他看不到那些匿伏在幾棵松樹後的人，甚至連人影也看不到。

但第一個念頭便想到，這還不是明擺着，張鳳琴存心誘自己來此，冀圖加以襲殺！

鎗聲只是停歇了那麼刹那，跟着又响起來——異常猛烈，子彈射擊在他身前的那棵松樹枝折葉落，樹身上也彈痕累累，壓迫得蕭原根本不敢稍動一下，只是緊緊地貼伏在樹身下。

忽然，從他的身側前——山脚下面的那片疏樹林子的邊沿，也有鎗聲响起，子彈「嘯嘯」地從他的身側上擦掠過，樹身側面被子彈擦破掉的樹皮直往他頭上掉下來，他的心頭不由緊了緊。

眼前的情形，他已經是兩面受敵，情形不妙，若是被伏擊的人來個包抄逼進，那他就算有三頭六臂，也抵擋不了，蕭原馬上決定，走爲上着。

正面與山脚下那片樹林子邊沿的鎗聲一直猛烈地叫响着，子彈集中射向蕭原匿伏的那棵松樹，那情形就像是雨打芭蕉般，要是胆小的人，嚇也會被嚇死。

蕭原雖然被壓迫得動不了，心中發急，他猜料伏擊他的人，必然已向前掩逼及包抄過來，不能再等了，覷個空隙，他猛地從樹側探臂開鎗，向前面掃射了半匣子彈。

威脅最大的是前面那些伏擊他的人，所以，他要退，必須要將前面那些伏擊者壓制下去，否則，他若是稍動一下，只會成了子彈射擊的靶子。

那半匣鎗彈掃射得前面的鎗聲，歇了一下，蕭原馬上乘這難得的機會，從地上竄躍起來，竄躍向側面對上約五六尺外的另一棵松樹。

他在竄躍出去的刹那，一口氣又將鎗匣中的半匣子彈悉數掃射出去。

此响彼應，他馬上便聽到了一聲痛叫聲。

但他還未竄躍到上面那棵松樹下，前面的鎗聲便又猛烈地响起來，下面從側面射來的子彈則一直不斷地朝他這面射擊，幸好由於角度的關係，他只要不將身子挺起來，那便不會射中他。

前面的鎗聲猛然再响，蕭原便已一個虎撲，搶撲到那棵樹下，但左後背肩頭上一熱一痛，仍然被一顆子彈擦破了皮肉，火辣辣般疼痛！

而他的頭上也嘯嘯地擦掠過兩顆子彈，不由他一陣頭皮發炸，在地上一滾一轉，便已滾轉到那棵松樹的另一面，暫時來說，那兩面射來的子彈不會威脅到他。

一口氣也不敢喘，他馬上便從身上取出一匣子彈，褪下那個空彈匣，換裝上那匣子彈，匿伏在那棵樹下，窺視着那兩面的情形。

這時候，他匿伏的地方比原先的地方要高，也因此比剛才有利，起碼，前面那些伏擊者已變成在他的斜下方，要射擊他

，便要斜向上射擊，那就佔不到優勢了，反而處於劣勢——很易被蕭原察看到他們的動靜。

至於山脚下那片疏樹林子中的伏擊者，這時候簡直已威脅不到他，但他們若是從下面抄到他的後面，然後衝上山脚上堵截他，仍然很輕易的，而蕭原也無能爲力——阻截那些人的抄截，所以，蕭原這種優勢只是暫時的，必須要快些溜走，否則情勢會很險惡。

下面那些人雖然明知威脅不到蕭原，但仍然向他射擊，從移動的鎗聲中，蕭原已聽出，下面的人已開始向他堵截，他一定要採取行動了。

吐口長氣，他馬上朝前面斜下方那些竄躍閃撲上來的人影一口氣又掃了半匣子彈，隨即便從樹下竄躍起來，竄撲向身後斜上方的另一棵樹後！

由於那棵樹與他身前的那棵樹從斜向上的角度來看，成一直綫，所以，也就等於他身前那棵樹成了他的「擋箭牌」，下面那些人雖然在他一輪掃掃射後便馬上開鎗朝他射擊。

但由於角度的關係——那棵樹替他擋住了背後，所以，那些鎗彈只是從他的兩邊掠射過，可說有驚無險。

他竄撲到斜上方那棵樹後，馬上便向斜下方的那邊開了三槍，同時返身向後面急衝過去。

斜下方那些人大概也看出他要溜走了，所以，便馬上呼喝着，邊開鎗，邊向上衝上來。

蕭原則一邊返身開鎗還擊，從這棵樹竄到另一棵樹，飛快地向山脚的後面竄奔過去，因爲他必須要比從山脚下向他後面抄截過去的人要快，否則，被抄截堵住退路，前後受敵之下，他就會變成甕中之鼈，後果不堪想像！

鎗聲「卜卜」中，蕭原一口氣竄奔到山脚的後面，總算將那些人甩開老遠，但他不敢怠慢，因爲那些人仍然窮追着他，似乎非要將他打死不甘休，喘過一口氣，蕭原藉着山脚上的樹木及草石的掩護，飛一樣竄奔下去。

蕭原這一次可說是「落荒而逃」，連他自己也不知跑出了多遠，直到聽不到鎗聲，他才倚在一棵樹上，大口大口地喘起氣來。

這時候，他才驀地感到，左肩頭上被擦傷的地方，火辣辣地痛，痛得他直從牙縫中吸氣，而那地方最難料理，他只好掏出隨身帶備的鎮痛止血藥散，倒了一些在手掌上，伸到肩背後，搽抹在傷口上。

喘過氣來，他才有心情想起方才那樣驚險的情形。

說起來，他可算命大，又或許是伏擊他的那些人鎗法不太準，不然，那第一顆鎗彈便會要了他的命。

絕無疑問，那些伏擊者是與張鳳琴一條路上的，張鳳琴是故意誘他到那裏，襲擊他的！

否則，怎會無端端遭受到襲擊？

一下子，他的心底寒透了，也令到他打消了對張鳳琴的那一股愛慕之念，此刻，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務必要抓住張鳳琴，查問出原因來！

經過這一會的歇息，蕭原已完全恢復過來，辨別了一下方向，他立刻便向縣城走去。

× × ×

蕭原仍然從北門進城，來到那家泰安旅店前，他猶豫了一下，便走了進去。

一名伙計馬上迎上來，招呼道：「這位大哥，要房間麼？咱這裏的……」

蕭原趕緊打斷了那個伙計的說話：「你們老闆在麼？」

那伙計正想答話，櫃枱那邊馬上有個中年人接話道：「這位兄台，找我有什麼事？」

蕭原忙轉身走過去，朝那個年約四十開外，瘦瘦弱弱的漢子躬躬身，含笑道：「林老闆麼！我叫蕭原，是東大街大來旅店辛老闆的朋友。」

「啊，原來是福來兄的朋友，蕭朋友，有何貴幹？」那個中年漢子站起身來，走出櫃枱，朝蕭原伸伸手道：「請到那邊坐下說話。」

蕭原忙道：「林老闆，別客氣，我是想向你打聽一個昨晚來貴店投棧的姑娘，是否已回來了？她是今早便出去的，住在五號房，姓名是張鳳琴。」

林老闆一聽，馬上便道：「哦，原來你是打聽那位姓張的姑娘！」一頓，以奇怪的目光看了蕭原一眼，「昨晚福來兄也來打聽，大概就是你托他來打聽的吧？」

蕭原點點頭。

「那位張姑娘似乎還未回來。」林老闆蹙蹙眉，說道。跟着他朝那位伙計道：「阿全，你去五號房看一下，那位張姑娘回來了沒有。」

那伙計答應一聲，便向裏面走去。

蕭原對林老闆連聲道：「林老闆，謝謝你，打擾了。」

林老闆却道：「你是福來兄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這些小事，謝什麼，別客氣啊！」

忽然，他看着蕭原左肩背上的傷口，驚訝地問道：「蕭朋友，你肩背上那裏怎麼了？」

蕭原忙道：「沒什麼，一點損傷，沒有什麼大碍的。」

「要不要替你敷治一下？」林老闆熱心地道。

「不用勞煩了，謝謝你。」蕭原道：「待會我回去自會料理的。」

正說着，那個叫阿全的伙計從裏面走出來，朝兩人搖搖頭道：「老闆，那位張姑娘還未回來。」

蕭原立刻對林老闆道：「林老闆，若是那位姑娘回來了，請派個人到大來旅店通知福來一聲，但不要對那位張姑娘說有人來找過她，請多多帮忙。」說着從袋中拿出兩個大洋，塞在林老闆的手中。

林老闆雖然奇怪蕭原爲何不讓那位張姑娘知道他來找她，但他們這種生意人心思玲瓏剔透，知道蕭原這麼做必有原因，雖然他極想知道，但却不便詢問，而且，蕭原既然是辛福來的朋友，萬一有什麼事的話，也有辛福來担當，所以，他雖然心中疑惑，但收了蕭原兩個大洋後，便滿口答應下來，並親自將蕭原送出門外。「蕭朋友好走，不送了，那位張姑娘一回來，

我馬上着人去通知你。」

蕭原也說了兩句客氣話，便轉身往街那頭走去，豈料他才一轉身，一眼便看到張鳳琴從北門口那邊走了過來，相距不到十間舖位，打個照面之下，蕭原腳步一窒，愕住了。

張鳳琴也一眼看到蕭原，亦是腳步窒了一下，臉上的神色微微變化了一下——閃過一抹訝異之色，隨即便有點不自然地朝蕭原點頭一笑，繼續走過來。

蕭原雖然有點愕然，但馬上便回復過來，隨之有點緊張起來，恐防張鳳琴會向他下毒手，可是，瞬即便釋然了，光天白日之下，又是在大街上，對方說什麼也不會無所顧忌地敢向他下毒手的，要是她胆敢在衆目睽睽之下對他下毒手，在路上還不動手了？

他勉强擠出一絲笑容來，也朝那少女點點頭，心中馬上有了主意，朝那少女走過去。

那少女看到蕭原直朝自己走過來，不禁覥覥地瞟了蕭原一眼，腳步也放緩了下來。

蕭原一邊暗中加了小心，一邊朝那少女招呼道：「張姑娘，眞巧啊，在這裏遇上了。」兩道目光緊緊地釘在張鳳琴的臉上，注視着她的神色變化。

張鳳琴聞言也愕了一下，抬眼瞥了蕭原一眼，微露窘態地吶吶的問道：「你……是啊，眞是巧……你也住在泰安旅店的麼？」

不等蕭原答她，便又訝異地道：「你……怎會知道我姓張的？」一雙水靈閃亮的大眼，閃閃地看着蕭原。

蕭原被她這一說，才驚覺到自己一時口快，說漏了咀，剎時間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模樣有點尷尬，一會，才說道：「張姑娘，我有些話要對你說，可否借一步找個地方再說？」

「你……我根本不認識你的啊。」張鳳琴詫異地看着蕭原，懷着戒意地道：「有什麼好說的啊！」

蕭原在心中冷笑一聲，暗道：「哼，裝得倒像啊！」不知怎的，心底隱隱發痛，口裏却道：「張姑娘，咱們雖然不認識，但也見過兩三次面了，你沒有聽說過：見面也是朋友這句話麼？你放心，我只是有些話要對你說，你不是怕我會對你有什麼不軌吧？」

張鳳琴咬着下唇，看了蕭原兩眼，忽然大方地說道：「好吧，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就到北門口的那家茶居內坐一會怎樣？」蕭原伸手指一下北門口那頭那家招牌上寫着高升茶樓的一指。

他之所以選擇那間茶樓，一來是讓那少女安心跟他去，二來，他估計在那麼熱鬧的地方，就算那位少女有什麼同伙暗中跟着，也不敢在那種地方向他下手，所以，他才選了那家茶樓。

張鳳琴扭頭望一眼，點點頭道：「也好，橫豎我還未吃午飯，咱們就邊吃邊談吧。」

聽她這麼一說，蕭原才醒覺到，這時候正是午正時分，他的肚子也微微叫起來，當下也大方地道：「張姑娘，這頓午飯由我請。」

張鳳琴不置可否，看了蕭原一眼，便轉身朝高升茶樓走去。

蕭原故意放慢腳步，跟在她的身後。

×　×　×

由於這時候正是午飯的時候，又是近着北門口——進出縣城的通道，故此，高升茶樓內的食客幾乎滿座，蕭原好不容易才找到靠着裏角的一張空枱子，趕緊坐了下來。

而那張枱子是靠着牆裏角擺放的，所以，只可以坐兩個人，這正合蕭原心意，不怕會有人來搭枱，妨碍了他與張鳳琴說話。

而他也打算向張鳳琴攤牌，看她有什麼話好說，他不顧再這麼納悶下去，雖然，未必奈何得了對方，但說明白了，總好過盡在心中瞎猜，而他自信，若是對方眞的欲對他不利，他也有辦法可以應付，解決這件事。

而應付這種事情，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才坐下來，還未喝一口茶，張鳳琴便看着蕭原，急不及待地道：「你怎會知道我的姓名呢？」

蕭原喝了口茶，故意不立刻答她。「張姑娘，你一定又累又餓又渴了，先喝口茶再說吧。」兩道目光含有深意地看着對方。

張鳳琴倏地雙眼一睜，脫口道：「你……你一定是向旅店的老闆或是伙計打聽我的姓名的！你這是什麼意思？」說着，狠狠地盯着蕭原。

蕭原又喝了口茶，才慢呑呑地笑笑道：「張姑娘，妳好聰明！」口氣却冷冷的。「我還知道，你今天大清早，便離開了旅店，出了北門口，沿着大路走了不遠，便轉入一條岔路……」

「你……你是什麼人？」張鳳琴臉色驟變，身子一動，欲站起身來，她却按捺住，但神色却極不友善！

蕭原冷笑一聲：「至於我是什麼人，相信你已經早巳心知肚明！不用我報上姓名了吧！」

此時，他巳有九成把握，肯定張鳳琴欲對他不利！

「你……你……你胡說什麼？我根本就不認識你！」張鳳琴尖聲疾說，幸好這時候茶居內食客滿座，語聲喧嘈，不至被附近的食客聽到，但靠得最近的兩張枱子上的客人，仍然聽到了張鳳琴的說話聲，側轉頭向他們望過去，張鳳琴這才驚覺到自己失態了，有點難堪地低下頭來。

蕭原也不想引起別的食客的太大注意，沒有說話，拿起茶杯喝口茶，朝張鳳琴道：「張姑娘，你喜歡吃些什麼？」

張鳳琴頭也不抬，沒好氣地道：「隨便你！」

蕭原笑笑，招手招呼一個伙計過來，隨便要了四個餸菜，待那伙計走開後，發覺附近兩枱的人客巳沒有再注意他們，這才對張鳳琴說道：「張姑娘，你若不想弄到事情全城人都知道，請你說話小聲點，不然，那只會對妳不利！」

「你……」張鳳琴漲紅了一張臉，猛地發覺自己的話聲很大，忙窒住了，怒視

了蕭原一眼，氣哼哼地放輕了聲音，說道：「你胡說八道什麼？」

蕭原心中也生氣起來，輕輕地「哼」一聲：「張姑娘，我胡說八道，妳故意將我誘到北門外遠遠的那處荒野山腳下，企圖……」

「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跟踪我？」張鳳琴臉色驟變，大聲疾說中，霍地一下子站起身來，那神態就像一頭發怒的雌老虎般！

蕭原料不到對方這麼沉不住氣，恐防對方在情急之下，不顧一切地向他下手，雖然沒有閃跳開去，但是左手已摸在腰間上。

這時，不少客人都被張鳳琴的說話聲驚動了，訝異地向他們那邊張望，有些人還指指點點的，在說着什麼，令到蕭原不禁侷促難堪起來。

張鳳琴也被那些人的目光看得訕訕的，而且還隱約聽到有人說：「嘻嘻，兩夫妻鬧別扭不回去關起門鬧個夠，却在大庭廣衆之下，做戲給人看。」

她可再也掛不住那張臉了，「哼」了一聲，一擰身，就像一陣風般，衝出了茶居。

蕭原怔了一下，自然不會輕易讓她溜走了，跳起身，放下一個洋毫，也跟着追出去。

待到那個伙計省覺到蕭原叫了餸菜，想揚言叫住他時，蕭原已經追出了茶樓門外，那伙計只好作罷——那些餸菜還未送上來，而那一枚洋毫巳足夠茶資有餘。

×　×　×

蕭原追出了茶樓門外，一眼便看到張鳳琴閃身轉入了前面的一條巷口中，他忙拔腳急奔過去。

他奔到巷口前，腳步窒了一下——瞥到巷口內沒有人伏着，他才奔進巷內，只見張鳳琴身形一閃，已轉入右邊的一條橫巷內。

他馬上急追上去，同時伸手摸住腰間的匣子鎗。

奔到那條橫巷前，他收住腳步，將身子靠在牆角上，正欲探頭往內張望，豈料，牆角巷口內的那面陡然轉出一個人來，用鎗抵住了蕭原的腰側，同時低喝一聲：「抬起雙手，走入來！」

不用看，聽也聽得出，那猝然脅制住蕭原的人，正是張鳳琴！

這時的張鳳琴，那裏像一個二十出頭的閨女，簡直就像一頭雌虎，身手矯捷得大出蕭原意料之外。

蕭原那剎那心底一凉，整個人僵住了，不敢莽動！

因爲他看到，張鳳琴手上那支抵住他腰側上的槍，是一支眞鎗，一支精巧的勃朗寧手鎗（法國製造），他身上收藏着，用以救命的那支勃朗寧與張鳳琴手上的那一支一模一樣，他知道這種手鎗，雖然嬌小玲瓏，但在近距離之下，殺傷力一樣强大（遠距離的殺傷力不怎麼强，因爲這種手鎗，幾乎是專門供婦女防身用的），若是張鳳琴這時候一扣鎗機，他肯定會被殺死。

在鎗咀的指嚇下，他只好抬起雙手，照張鳳琴的吩咐，移動腳步，轉入那條橫巷內。

這條橫巷乃是一條後巷，只有五六尺闊，巷內一個人也沒有——除了他與張鳳琴外——張鳳琴握鎗的手很穩定，這顯示出，她不是一個生手，這也是令到蕭原不敢莽動的原因之一。

「退到牆邊，將雙手舉起，靠在牆上！」張鳳琴冰冷的語聲，聽得叫人牙齒打顫！

蕭原不敢不聽，乖乖地靠在牆上，雙眼却一直緊緊地看張鳳琴手上的鎗，心中一直在轉着念頭——以求脫身。

但他的一顆心却往下沉，看樣子，張鳳琴可能會向他下毒手——鎗殺他，這一次，眞可謂陰溝裏翻船——栽到家了！

說實話，他確是料不到張鳳琴的身手這麼矯捷，他也不大相信，張鳳琴這麼一個二十出頭的大閨女，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兇惡的人，胆敢向他下手，而他之所以會那樣認爲，是因爲張鳳琴若是要向他下毒手，在路上有的是機會，因此，他一直以爲，張鳳琴只是餌——引他上釣的餌，動手的應該是另有其人，就像他今早在那處山腳上遇襲一樣，張鳳琴只是誘他到那裏，動手的却是另一些人。那想到一時大意，受制於一個大閨女的手上，而且，這一次只怕難逃厄運了。

對方既然欲殺他，自然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

張鳳琴從蕭原的身上拿掉那支匣子鎗，臉上殺機更重，一步跳開，退到對面牆邊，這才收起自己那支勃朗寧手鎗，改用蕭原那支匣子鎗指着他，冷冷地道：「哼你身上帶着這麼一支威力强猛的匣子鎗，你終於露出原形來了，起初，我還以爲……你……是一……個……」面上微紅，忽然將話停住了，半晌，才又厲聲道：「說，你叫什麼姓名，他們要你這麼做，是什麼意思？」

蕭原被她後面那句話說得心頭一動，納悶起來，一時間不大明白她的意思，但却隱隱感到，這件事似乎有點蹺蹊，冷冷地說道：「你是明知故問，你會不知道我的姓名嗎？」

張鳳琴狠聲道：「你——我要是知道你是誰，還問你幹麼？快說，你不是想嚐一下自己這支鎗的威力吧？」

蕭原心頭又是一動，答道：「我叫蕭原！」

「你就是蕭原？」張鳳琴瞪着那雙閃靈靈的大眼，訝異不信地打量着蕭原。

蕭原沉聲道：「還會假的麼？」

「你眞的是外號『天涯海角』的有名追捕手蕭原嗎？」張鳳琴臉上露出驚喜之色。

蕭原心頭又是一動，心中隱隱覺得，事情儘可能不像是自己原先所想像的那樣，有可能這是一場誤會，一念及此，心頭不由一鬆，口氣平和地道：「張姑娘，妳也聽聞過我的……姓名？」

張鳳琴却忽然神色一沉。「我怎知你是不是冒認的？你的身上又沒有那個蕭原的什麼標記！」

蕭原被張鳳琴那樣一說，不禁感到啼笑皆非，同時也看出，她的經驗不多，否則，不會說出這麼幼稚的話來，當下苦笑

了一下，說道：「我確是沒有那個蕭原的什麼標記，不過，却有人可以證實我的身份。」

「誰？」張鳳琴那兩道彎彎的眉毛一聳，閃靈靈的雙眼中射出驚喜的亮光來。

蕭原看到她那種模樣，更加肯定，這件事極有可能是一場誤會，心頭陡地熱起來，吁口氣，他清楚地道：「妳可以去東大街的大來旅店去問一下那位辛老闆，就知道我是不是假冒的！」

「好！」張鳳琴色然而喜，但隨即又思疑地道：「不成，怎知道你與那位什麼辛老闆的傢伙，串通了騙我的？」

蕭原聽得又好笑又好氣，說道：「張姑娘，那位辛老闆可是做正當生意的，不是什麼壞人，他還要做生意的，怎會帮我騙人？」

張鳳琴眼珠轉了一下，「啊」地一聲，說道：「說得也是，馬上到大來旅店去找那位辛老闆問一下！」一頓，狠狠地道：「不過，我事先說明，見到那位辛老闆後，你不准開口說話，由我來問，不然，說什麼也不相信你！」

蕭原忙點頭道：「一切依你。」事情一下子急轉直下，看樣子張鳳琴不似是對付他的，這教蕭原心中暗喜。

而他心中對張鳳琴那股愛慕之意，又活了。

「乖乖地在前面走，別轉什麼歪念頭，你若妄想逃走，你不妨試試……」張鳳琴擺動一下手上那支屬於蕭原的匣子鎗。「你不會不知道，你這支匣子鎗火力威猛，可以連發二十响的！」

蕭原口中唯唯諾諾，心中却好笑起來，大街上這麼多人，說什麼也有所顧忌的，只怕他若是想逃，她不敢眞的向他開鎗，不然，她只怕也脫不了身，這可顯示，她的經驗很少，要是稍有見識的人，也不會那麼威脅對方。

不過，蕭原沒有打算逃走，因爲他決定要將這件事弄個清楚明白，不想再瞎猜下去。

× × ×

走在街上，蕭原神態自若，反而張鳳琴顯得頗爲緊張，一時緊緊地走在蕭原的身傍，暗中用鎗抵着他，但又覺得不大妥當，那樣太親近了，也引來一些途人異樣的目光，便改爲跟在蕭原的身後，但又怕蕭原溜脫，不時在他背後低聲警告他：「別忘記我的鎗對準你的背後，你是跑不了的！」

蕭原聽得眞想笑，但却忍着沒有笑出來，心頭更感輕鬆了。

而蕭原這時候若是想溜脫，有的是機會，不過，他巳看出，張鳳琴似乎不會對他下毒手，所以，他不想溜脫。

來到大來旅店門前，蕭原停下來，扭頭對後面的張鳳琴道：「張姑娘，可以進去麼？」

張鳳琴還未說話，只聽店內巳有人叫道：「蕭老弟，你回來了，怎麼出去也不對我說一聲，我等了你老半天，還以爲你……你站在門口幹麼？」

蕭原一聽語聲，不用看，也知道說話的是辛福來，忙回過頭去，朝從櫃枱後走出來的辛福來道：「福來哥，眞不好意思，害你等了我半天，我不過出去四處走走吧了。」說着，一步便跨進店內。

後面的張鳳琴沒有出聲，只是默然跟着走進去。

而她在聽了辛福來對蕭原的稱呼後，她已有大半相信蕭原的身份了。

辛福來一眼看到蕭原身後的張鳳琴，還以爲她是來投棧的，忙朝她笑笑道：「這位姑娘，來租房間麼，我們這裏的房間是全城最清靜的……」

蕭原笑着打斷了辛福來的說話：「福來哥，她不是來……她叫張姑娘，我與她可說是朋友了……」

張鳳琴狠狠地瞪了蕭原一眼，「哼」的一聲張口欲說，辛福來巳高興地迭聲道：「蕭老弟，原來她就是張姑娘，老弟，你眞有眼光，怪不得你昨晚才到來，便急不及待地要打聽她的落脚處，老弟，眞有你的，嘻嘻，別忘了請我喝喜酒啊！」

辛福來這一說，不但弄得張鳳琴羞得臉紅過耳，就連蕭原也面上一陣臊熱，尷尬萬分，急忙對辛福來道：「福來哥，你——你誤會了，我與張姑娘可說是剛才認識的，我與她回來，只不過……」

張鳳琴一頓脚，氣急地說道：「你……無賴！」

蕭原苦着臉，抱歉地道：「張姑娘，對不起，我這位大哥只不過一時誤會了，請你別生氣。」

辛福來這時也知道自己弄錯了，也說錯了話，搓着手，不好意思地對張鳳琴歉笑道：「張姑娘，你不要怪蕭老弟，是我不好，弄錯了，令妳難……堪，請妳原諒我。」

張鳳琴聽了兩人的道歉，心中的氣消了，雖然臉上還有點熱熱的，却原諒了兩人，裝出不介意的樣子，對辛福來道：「你就是辛老闆麼？」

辛福來看看蕭原，又看看張鳳琴，才點點頭道：「張姑娘，老闆不敢當，妳就叫我的名字吧。」

張鳳琴接着又說道：「辛老闆，他叫蕭原麼？」伸手指指蕭原。

辛福來可有點莫明其妙了，蕭原既然認識她，她怎會不知道蕭原的身份姓名？當下帶着疑惑地道：「張姑娘，他當然是蕭原了，還會是假的嗎？」

接望着蕭原，苦笑道：「蕭老弟，這是怎麼一回事？」他開始感到有點不對勁了。

蕭原却輕鬆地朝他聳肩笑笑。「福來哥，這位姑娘對我的身份有點懷疑，所以，我便帶她回來，讓你來證實一下我是不是假冒的！」

辛福來一聽，馬上睜大雙眼，朝張鳳琴大聲嚷嚷道：「張姑娘，你不相信他就是有名的追捕手，外號海角天涯的蕭原麼？妳不是開玩笑吧？我認識了他巳有六年長，那時候，他還是初出道，根本就沒有名氣，我便認識他了，打從認識他，我便看出他是一個幹那一行的好材料，妳別以爲我是自吹自擂，我就是有那種感覺，事實果然證明我沒有看走眼，他的名氣越來越大，有關他緝捕那些悍匪巨盗的事情，我不時聽聞，我替他感到高興！張姑娘，我敢以身家性命，還有我老婆孩子來担保，他確是蕭原。」

辛福來的這一番話，令到蕭原感動不巳。

張鳳琴也被他那番話說得完全相信了，而且顯得有點激動，忽然一伸手，將藏在衣服下的那支匣子鎗遞向蕭原。「拿回去吧。」

這一下舉動，比說話還有力，因爲她若是不相信辛福來的話，斷不會貿然將那支匣子鎗交還給他。

而且，她這麼做，也顯出她對蕭原是沒有惡意的。

蕭原自然也看出來了，他巳完全相信，他對她的猜疑是錯的，確是一場誤會，心中深深地感到歉疚，但也感到高興，忙伸手接回那支鎗時，他竟生出一股欲摸一摸她的手的念頭，幸好他馬上將那股念頭强抑下去，雖然，他那個念頭絲毫沒有猥褻之意，但是，他仍然感到一陣的悵然不安。

「張姑娘，謝謝你相信我。」他由衷地說。

辛福來高興地道：「張姑娘，妳不怕我是胡謅亂說來騙你的麼？」

張鳳琴笑笑道：「我相信我不會看錯人的，辛老闆，你剛才說得那麼情眞意切的，若說是在胡謅亂說，那麼，戲班那些大佬倌都要拜你爲師了。」

說得辛福來哈哈大笑起來。「張姑娘，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

蕭原看一眼張鳳琴，忽然道：「張姑娘，妳不覺得肚餓嗎？」

聽蕭原那麼一說，張鳳琴先是愕了一下，繼之不由自主地道：「怎麼不餓，餓極了。」

辛福來馬上道：「你兩個既然都餓了，張姑娘，賞個臉，讓我請你與蕭老弟去吃點東西吧！」

蕭原正想說話，張鳳琴巳說道：「辛老闆，那我不客氣了。」說時，拿眼瞟了蕭原一眼。

辛福來高興地道：「張姑娘夠爽快，蕭老弟，你還站着幹麼？走啊。」

蕭原將鎗收回身上，看一眼張鳳琴，沒有說什麼，帶笑跟着辛福來向外走去。

張鳳琴恰好也移步往外走，與蕭原走了個肩併肩，蕭原心頭一跳，耳根有點發熱，神態有點不大自然，反而張鳳琴却落落大方的，一點也不在意。

其實，她的一顆心也暗自「卜卜」亂跳。

× × ×

由於午市巳過，位於東大街口的那家八珍茶樓頗爲清靜，只有三數枱茶客，這正合蕭原的心意。

在靠裏牆角的一張桌子旁坐下來，蕭原也不客氣，先叫伙計來一碟八珍炒麵，一碟鷄球炒麵，先塡飽肚子要緊，有什麼話，吃飽再慢慢說。

兩碟麵三個人吃，那是足够有餘，何況，辛福來吃了午餐不久，他只是陪蕭原與張鳳琴吃而巳，實際上他只動一下筷子，蕭、張兩人可不客氣，實在是餓極了，很快便將兩碟麵吃光。

喝了杯茶之後，蕭原便看着張鳳琴，說道，「張姑娘，妳在此之前，將我當作什麼人？」

張鳳琴有點不好意思地閃了蕭原一眼，掋掋咀道：「我以爲你是那伙土匪的人，一直在路上跟踪我到縣城來。」

蕭原笑笑道：「幸好妳沒有亂開鎗，否則，我便死得寃枉也！」

張鳳琴有點尷尬地低下頭。

蕭原看着她，陡地，心中又升起那一股異樣的感覺來，他巳經完全相信，那確是一場誤會。「張姑娘，妳一大早便出城，走到那處山脚，到底是什麼事？」他很想快些將這件事情弄個清楚明白！

張鳳琴聞言之下，抬起頭來，恰好與蕭原的兩道目光相接，那刹那，只覺芳心「噗噗」直跳，耳根也熱起來，慌忙將目光移開，神態顯得有點羞臊的。

蕭原那刹那也恍似觸電般，震了一下，慌不迭將目光移開，神態有點侷促的，不敢再看對方。

旁邊的辛福來看到兩人那種羞窘失措之態，幾乎失聲笑出來，幸好他及時用手捂住咀巴，但却憋得他肚痛！

張鳳琴舉手掠掠頭髮，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這才總算壓下那股羞赧的感覺，但却不敢移動目光，定定地盯着那隻空碟子，開口說道：「我今早出北門到那處山脚後面去，是要交出一筆贖金給那伙土匪，換回我弟弟。」

「怎麼！你弟弟被一伙土匪擄走了？」蕭原失聲叫起來，幸好，茶居內只有三五枱疏落的茶客，他們坐的這張桌子離得又遠，才沒有驚動那些人。

「張姑娘，你弟弟怎會被土匪擄走的？」辛福來也急切地疾聲問道。

張鳳琴的神色刹那變得激動起來，抬眼看了兩人一眼，憤憤地說道：「那伙土匪簡直不是人，我弟弟只有十一歲，還是一個孩子，他們却將他擄走，害得我祖父驚痛氣急得病倒在床上，每日只是叫着我弟弟的名字，吃什麼藥也沒有用……只怕……我爺爺他……若不盡快……將我弟弟救出來……讓他……」雙眼紅紅的再也說不下去。

蕭原與辛福來聽着，心中也替她難過起來，半晌，蕭原才吁口氣道：「張姑娘，那伙土匪是些什麼人？你知道麼？」一頓，安慰地道：「別傷心，他們既然只是想要錢，那他們不會殺害你弟弟的，你放心吧，你祖父也會沒事的。」

辛福來接口道：「張姑娘，蕭老弟說得沒錯，你不用憂傷，蕭老弟既然知道了這件事，絕不會袖手旁觀的，有蕭老弟帮忙，一定可以將你弟弟救出來的！」說時，目光有點古怪地看了蕭原一眼。

張鳳琴感激地看了兩人一眼，舉手抹抹雙眼，吸口氣，語聲澀澀地說道：「我根本不知道那伙土匪是些什麼人，他們在五日之前擄走了我弟弟後，翌日，便不知怎的，放了一封信在村口的大榕樹脚下，信內指明要我家交出二千塊大洋，要銀票，還有，要我祖上傳下來的一塊白玉珮，那是我祖父時常帶在身上的。我祖父除了將我弟弟視作命根子外，對那塊玉珮也視如命根般，輕易不露出來，我長了這麼大，只是見過兩次。」

「你家中有些什麼人？」蕭原奇怪地

問道：「怎會要你一個女孩兒家帶着贖金與那些土匪打交道的？」

張鳳琴道：「我家除了我祖父外，便只有我兩姐弟，我父母在七年前相繼病亡，聽我祖父說，我家是四代單傳，所以，我祖父一直視我弟弟作命根子，要是我弟弟有什麽三長兩短，那不但我家絕了後，只怕我祖父也會……」說到這裏，語聲又哽咽起來，說不下去。

「張姑娘，既然那伙土匪只是要錢，他們不會傷害你弟弟的，他不會有什麽事的。」蕭原只好這樣安慰她。

張鳳琴默默地點點頭，好一會，才又說道：「本來，我祖父及村中的叔伯等人，也不讚成由我交贖金給那伙土匪的，怕我有危險，但那封信上，却寫明了要我趕到那裏交贖金，爲了我弟弟，也爲了我祖父，我只好冒這個險！」

「張姑娘，我眞佩服妳。」辛福來由衷地說。

蕭原却道：「張姑娘，你今早到那伙土匪約定的地點，見到那伙土匪沒有？是否交出了贖金？」

張鳳琴憂心地道：「我根本沒有見到那伙土匪，因此那些贖金還在我身上。」一頓，帶着懊惱地道：「不知怎的，我走出山脚下那片樹林子，還未走到約定的地點，忽然間，山脚上鎗聲大作，跟着，樹林子靠着山脚那邊的林邊也響起鎗聲，我不知發生了什麽事，驚慌地急忙找地方躲起來……後來再趕到約定的地方時，根本就不見那伙土匪，大概是被那一陣鎗聲驚跑了，等了好一會，仍然不見有人出現，我只好快快地返同來，但心中却一直担憂，那伙土匪不知會不會誤會我暗中帶了人去，在惱怒之下，對我弟弟……」下面的幾個字，她說不出來。

聽了張鳳琴的述說，蕭原總算恍然明白過來，那確是一場誤會，自己的疑心實在太大了，而且，自己那麽一攪，說不定，會因此而害了她的弟弟，心中不但歉疚，也不安起來，但他不想隱瞞她，硬着頭皮，帶着歉意地道：「張姑娘，很對不起，是我壞了妳救妳弟弟的事情，不瞞妳說，今早妳走出客棧時恰我被我遇上，於是，我便暗中跟着妳，看到妳走入那片樹林子，我便從山脚下走上去，欲繞道跟着妳，那知道，才走上山脚上，便莫明其妙地遭到不知什麽人的襲擊，差一點被射殺……好不容易才能够脫身。」

張鳳琴刹時睜大一雙閃靈靈的眼睛，詫訝帶着氣惱地問道：「你爲什麽要跟踪我？」

蕭原苦笑一聲，自責地道：「張姑娘，那都是我多疑所致，自從在那處茶棚中遇到妳，不知怎的……（他不敢將他對她的胡思亂想說出來），我思疑妳可能會對我不利……咳，……幹我們這一行的，隨時會遇上仇家暗算報復，……以前就不只遭遇過一次，差點喪命，所以，我以後便一直小心提防，稍有思疑，便暗加小心……」他一一將路上所發生的事情，特別是昨天黃昏前，將到縣城前發現她坐的那輛騾車翻倒，她又失了踪……追尋之下，發現兩具屍體，由是更加思疑她的身份及企圖，一一向張鳳琴說出來，末了，才抱歉地說道：「張姑娘……妳放心吧，由於我……我的疑心，致令到妳……不能順利地贖同令弟，無論如何，我也會帮妳救同令弟的！」

辛福來也插口道：「張姑娘，這是怪不得蕭老弟的，換了是我，也會起思疑，幹他這一行的，若不處處小心，只怕活不到如今！」

張鳳琴抿着咀，不出聲，令到蕭原心中更加不安，以爲她還在氣惱他，正想開口再解說兩句，她却忽然眼珠機靈地轉動了一下，說道：「蕭……我不怪你，那大概是天意吧，事情既巳弄糟了，如今只有求菩薩保佑，那些土匪不會對我弟弟下毒手……」

「張姑娘，謝謝你不怪我。」蕭原如釋重負地舒口氣，安慰地道：「相信那些土匪不會爲難令弟的，他們要的是錢？」

「對！」辛福來插口。「那伙土匪一定會再命妳聯絡的，妳放心吧，殺了人，他們豈不是白幹一塲？」

張鳳琴被兩人說得心頭稍安，臉上焦慮憂急之色稍減，幽幽地道：「但願舍弟眞的安然無事，我只想救同舍弟，以免我祖父……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眼圈一紅，泫然欲泣。

蕭原看着，心中一陣難過，忙道：「張姑娘，令弟不會有事的……」他實在不知怎樣安慰她才好，因爲連他自己也不敢加以肯定，那伙土匪在經過今早的事情之後，會不會一怒而『撕票』，而唯一能令她安心的，莫如能够讓她見到那個活生生的弟弟。

辛福來本來也想說幾句安慰的話的，但他也想不出其它安慰的話來，張口噏動了一下，沒有說出話來，只是焦急地搓着雙手。

他這個人不但肯爲朋友出力，也極富同情心，蕭原就是喜歡他這種性子，才交他這個朋友。

「張姑娘，昨天在黃昏前，離縣城約五六里外那地方，那趕車的老漢說遇上了土匪，那到底是怎麽同事？」蕭原想岔開話題，讓張鳳琴的心情好過一些，而他也極想知道，那到底是怎麽同事。

張鳳琴咬咬下唇，說道：「當時，那趕車的老伯忽然感到……內急，便將騾車趕入那條岔路中，忽然間，從路旁前而的野地中，響起一下鎗聲，那頭騾子慘嘶一聲，猛跳起來，隨即歪倒下去，將板車也掀得翻側了，我坐在車後，所以只是滾跌落地，沒有被車上的貨物壓着，跟着，從前面那叢野草樹叢中，突然出兩個漢子，直撲過來，我雖然又驚又慌，但却知道，那兩個傢伙來意不善，千萬不能落在他們的手上，幸好我身上除了帶着那支勃朗寧手鎗外，也隨身帶了另一支手鎗，急不迭將那支手鎗取出來，朝那兩個傢伙開了一鎗！

「那兩個傢伙慌張地撲下去，朝我開鎗射擊，但我巳滾到身旁的一包貨物後面，也開鎗還擊，那兩個傢伙大概恐怕鎗聲會將大路上走着的人引來，又見不能得手，便不敢久留，慌忙溜逃，那時我也不知怎的，居然忘記了驚怕，追着那兩個傢伙，事後連我自己也不相信，那兩個土匪居

然被我先後射死了！」張鳳琴說到這裏，吐口氣，顯得興奮起來，那雙閃靈靈的大眼，閃射出興奮的光芒來。

「張姑娘，妳認出那兩個傢伙的身份麽？」蕭原問。

「認出其中一個乃是我們鄉中的二流子，另一個則不認識。」頓了一下，眨動着那長長的眼睫毛，微微歪着頭，說道：「起初，我也不明白，怎會有人向我截擊，還以爲是那伙土匪……後來認出那個二流子後，我才恍然猜想大概是那個二流子知道我帶着贖金趕去贖同舍弟，便起了壞心眼，暗中勾結那另一個傢伙，企圖在路上截刦，搶走那筆贖金，那兩個傢伙簡直不是人！」

略略頓了一下，噓口氣，又道：「直到殺死了第二個傢伙，我才發現自己追出了不知多遠，四下裏盡是荒山野地，不禁着慌起來，想往同走，却不知怎樣走同去，幸好，我跑上一個土崗子，遠遠地看到城牆，我才放下心來，急忙朝那邊走去，走入城中，我立刻到縣城保安大隊去報告遇上土匪的事，保安大隊那位長官大爲緊張，立刻派了一名分隊長以及一班士兵，與我從南門出城，趕到出事的地點，趕車的那位老伯正愁急得團團亂轉，不知怎樣才能將那車貨物運到城中，幸得那些士兵替他將車子翻過來，再將地上的貨物搬同車上，再由四個士兵帮着他將車子拉同城中，而那位分隊長則與我及餘下的士兵去找尋那兩具屍體了……同到城中時，累得我差一點走不到泰安旅店！」

蕭原心頭一動，急問：「你與保安大隊的那些人，仍是從西門口進城的麽？」

見張鳳琴點點頭，馬上又道：「那妳既然那麽累，爲何不在西門口找旅店住下來，却走到北大街的泰安旅店？」

張鳳琴想也不想就說：「那伙土匪留下的信中，指明我要到泰安旅店住宿。」

「蕭老弟，這就奇怪了，他們爲什麽指定張姑娘住宿泰安旅店？莫非那裏有他們的人？」

搖搖頭，難以置信地道：「不會的，林老闆與我相識也有二十多年了，他們三代都在城中開旅店的，怎會暗中勾結土匪，幹壞事？」

蕭原接口道：「福來哥，林老闆可能不會與土匪勾結，有可能是他的伙計之中，有人暗中被土匪收買了，又或是與他們是一伙的！」

「對！」辛福來馬上站起來，急不及待地道：「我這就去與林老闆說一聲，要他們小心那些伙計的舉動，不然，說不定會牽連到他的身上！」拔脚便往外走。

蕭原一把扯住他，將他拉同座位上。

「福來哥，那樣只會打草驚蛇，那反爲不妙，目前，咱們最緊要的是救同張姑娘的兄弟。照我猜想，那伙土匪指定張姑娘住在泰安旅店，旅店內肯定有他們的人，但不一定是店內的伙計，可能是在旅店內住宿的人客也說不定，而目的大概只是監視張姑娘的動靜，發現有什麽不對，便暗中通知那伙土匪，加以提防。」

「蕭……這麽說來，我如今的舉動，會不會落在那個什麽人的眼中？」張鳳琴着急地道，而她也不知怎樣稱呼蕭原才好，故此，每一次只說了個蕭字，下面的稱呼便沒有了。

蕭原思忖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就不一定，那都是咱們的猜測，不一定眞有人暗中監視妳，就算有，也不大可能寸步不離地跟踪着妳的，妳還記得麽？我是在旅店門外遇上妳的。那個監視妳的人，不可能會看到你同來，以及跟了我去那間茶樓的，妳不用担心。」

一頓，滿有興趣地看着張鳳琴，笑說道：「張姑娘，妳怎會玩鎗的，而且，妳的身手似乎不錯，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一個大閨女會玩鎗的！」

「是啊！就像我，就不會玩鎗！」辛福來豎起大拇指讚揚：「張姑娘，你眞了不起！」

張鳳琴被兩人讚得靦覥地微微垂下頭，咬着咀唇道：「辛老闆，你們過奬了，我會開鎗，是跟一個以前在我家當護院的練的，那時候我才不過十四五歲，由於我弟弟是在我十歲時，才出生的，因此，我從小便被打扮成男孩子，後來我才知道，祖父及父母都盼我能够帶一個兄弟來，那時候，我也眞像個男孩子，八歲那年，便跟鄉中的一個敎頭練功夫……直到我弟弟出生，我十五歲時，祖父才不准我再去跟那些小伙子混，還要我改穿同女孩子的衣裳。」

羞澀地抬眼瞥了蕭原一眼，蕭原的心弦不禁震顫了一下，心中忽然生出一股又憐又愛之意來，只聽她又說道：「那樣小巧的勃朗寧手鎗，是我父親在南寧讀書時，喜其小巧別緻，買了來把玩的，後來……他便送了給我，這一次，我知要與那些土匪打交道，說不定會有危險，便帶在身上。而另一支手鎗，是我祖父一直用來防身的，也交給我，以防萬一。」

「張姑娘，妳眞不愧是女中英雄！」辛福來讚道：「我這個大男人，也自嘆不如！」

張鳳琴不好意思單道：「辛老闆，你太誇奬我了，其實，女孩子就算有怎麽本事，始終都是女孩子。」說時，斜望了蕭原一眼。

蕭原被她那一眼看得心頭劇跳了一下，心中湧起一絲無法形容的異樣感覺來，幾乎不能自制地說出傻話來，幸好他即時驚覺不可大意，忙收懾心情，說道：「張姑娘，那伙土匪今早收不到贖金，肯定不會罷休的，必然還會和妳聯絡，爲了令弟的安全，妳一定要依照他們的話去做，而我會在暗中照應妳的，待妳將令弟救同來，我一定會替妳將那伙土匪抓拿歸案法辦，並取同那筆贖金，决不能讓他們逍遙法外！」

「張姑娘，有蕭老弟插手，那伙土匪肯定逃脫不了的，保證可以幫你出一口氣！」辛福來用力拍一下蕭原的肩頭，朝他眨眨眼。

張鳳琴看在眼內，耳根發熱，忙避開蕭原的目光，急忙說道：「本來，我是打算在救出舍弟後，便到保安大隊報案，要求他們將那伙土匪抓捕歸案……知道了蕭……的身份後，我便改變了主意，决定請蕭……大哥帮忙捉拿那伙土匪，蕭大哥的大名，我在不久之前曾聽聞過，知道蕭大哥

是那些土匪的尅星，難得蕭……大哥肯帮忙，我很感激……要是蕭大哥能够替我將那伙土匪繩之於法，我就將那筆贖金作爲酬勞吧。」

「張姑娘，妳那麼說，就太見外了！」辛福來早已從蕭原的神色間，看出他對張鳳琴有意思，他暗中替蕭原感到高興，這時候忙不迭替蕭原說話。「蕭老弟雖然幹的是靠領取懸賞過活的捕手生涯，但他却不是一個眼中只有錢的人，不怕對妳說，蕭老弟幹上這一行，一來是嫉惡如仇，憎恨那些爲非作歹之人，二來也是出於俠義之心，替那些無拳無勇的人出頭打不平，妳既然與蕭老弟也算得上是朋友，那麼，這個忙他是一定要帮的，妳要是與他計較，那就是不將他當朋友了。」

蕭原被他那麼又讚又說，不禁有點難堪，但也暗中多謝他替自己表白了心意，當下也道：「張姑娘，說起來，要不是我思疑妳，因而弄砸了今早妳去贖救令弟的行動，說不定妳已將令弟贖救回來，所以，我一定要帮妳這個忙，就當是我將功補過吧，錢，我是不會要的！」

張鳳琴聽得感動不已，對蕭原更增好感。說真的，她在那處墟鎮外的茶棚中初見蕭原時，不知怎的，便對他生出一份好感來，也因此，她才會再見他時，對他一笑，兼且一直忘不了他，這可是從來未曾有過的，在家中，鄉中那些小伙子那一個不想親近她，向她獻殷勤，但她就是不將那些年輕人放在心上，想不到，在茶棚中邂逅了蕭原，他的臉影便烙在她的心上，對着他，總是有一種說不出的異樣感覺，她就算再蠢，也知道，自己已暗暗喜歡上他了，也所以，她的心情一直是驚喜中夾雜着羞怯的。

「蕭……大哥，那怎麼成？」她終於不自覺地稱呼蕭原作大哥了，這自然親近了很多。「我不能白要你帮忙的。」

蕭原在剛才張鳳琴稱呼他爲「蕭大哥」時，心中便熱乎乎甜蜜蜜的，直如喝醉了酒般，恨不得一股腦兒向她將自己對她的愛意傾訴出來，但他却不是一個在這種事情上開放的人，在男女之情上，他甚至比女孩子還要怯弱，何況，他也怕「唐突佳人」，更不好意思當着辛福來的面前表露得太露骨，所以，他一直也鼓不起那一種勇氣。

「張姑娘，妳要是當我是朋友，便不要那樣說。」蕭原說這句話，不知鼓起了多大的勇氣，耳根一陣發熱，心頭也砰砰直跳，目光斜垂，不敢看張鳳琴一眼。

辛福來聽蕭原那樣說，替他大感高興，一拍大腿道：「張姑娘，蕭老弟說得對，妳不會不將他當是朋友吧！」

張鳳琴先後聽兩人一再說將她視作朋友，心中跳得更加厲害，臉上也臊臊的，忙道：「蕭大哥，我怎麼會不將你當作朋友……」臉上一紅，羞臊得再也說不下去了。

「哈哈，蕭老弟能够交上張姑娘這個朋友，我高興死了！」辛福來語意雙關，朝兩人眨眨眼，兩人就算再蠢，也聽出他的「弦外之意」來，一時間，兩人皆羞臊得不敢抬起頭來。

辛福來樂得直笑。

身陷險地救星突降

張鳳琴自回到旅店的房間後，便一直盼着有人來與她聯絡，或是有人送信來，可是，却一直沒有，焦急得她幾乎坐立不安。

她就只有一個弟弟，怎不敎她焦灼憂急。

直到她倦極睡去，仍然沒有人來與她聯絡，她是帶着失望、焦灼不安進入睡夢中的。也所以，她睡得不安寧，一直被夢魘纏繞着！

終於，她從惡夢中驚醒過來，一顆心噗噗直跳，不由自主地噏動着咀唇，說出聲來：「不……不會的，他不會死的！」

一聲鷄啼傳來，她渾身陡地震了一下，這才從夢魘中清醒過來，伸手捂着心口，長長地吁了口氣。

而她的腦中，仍然被那夢魘纏繞着，令到她不自禁地又叫起來：「不會的！」

原來，她在那夢魘中，看着蕭原死在一個鬼怪般的人的鎗下，她正是被那一下震耳欲聾的鎗聲，以及蕭原那一聲驚心動魄的慘叫，從夢魘中驚醒過來的。

怔忡了好一會，她才能够完全擺脫那可怕的夢境的纏繞，抬眼望一下窗外，發覺到窗外的天色已一片灰白，原來，天已開始亮了。

而她再也睡不着，目光無意識在昏黯的房間內掃視了一遍，陡地，她整個人就像彈簧一樣，從床上彈跳起來，赤着脚，一下子撲到房門前，伸手從門縫下抓起一封信來。

那封信是從門縫下，由外面塞進來的，絕無疑問，那是有人在她睡着後，不知在什麼時候，偷偷自房外塞進來的！

她却無暇去查究那封信是什麼人塞進來的（事實上，一時之間，也無法查究），便急急走回床邊坐下來，撕開那封信口，抽出一張紙來，展開看起來。

只見那張紙上歪斜地寫着幾行字，既沒有稱呼，也沒有署名，大意是說，要她在今日黃昏前，趕到東門外約三里左右，一處叫虎爪崗的地方交贖金，並警告她，若是再暗中派人跟着去，便不再客氣，實行撕票！

張鳳琴看完後，又驚又氣又急，再看了一遍，便氣急地想將那張紙撕碎，但隨即便停了手，重新將那張信紙摺起來，放回信封內，然後收在身上，雙眼巴巴地望着窗外。

她是盼望一下子便到黃昏，那就可以立刻動身趕去救回弟弟。

但窗外的天色只比剛才亮了一些，距大亮還有一段時間，而距黃昏，更是有一段頗長的時間。

睡又睡不下，出外又不知到那裏去，事實上，這時候街上的店舖還未開門。外面冷清清的，沒什麼好走的，急也是白急的。

她只好強捺下心中那股像是被火煎熬的焦灼心情，躺回床上，強迫自己不去想那件事情，想其它的，那樣，便不會那樣難過。

她很自然的，便想到了蕭原，眼前浮

現出蕭原那充滿了魅力的端朗精悍的臉影來，心中一陣飄然，忽然，蕭原的面影幻化成弟弟那張稚氣未脫，驚急恐慌的顏面來，越變越大，直向她眼前壓來，不由自主的，她嘶叫一聲：「明弟……」整個人從床上一跳起身，幾乎跌落在地上。

她無法再呆在房中，只怕不等到正午，她便鱉瘋了。匆匆穿上鞋子，連臉也不洗，便急急走出了旅店。

這自不免引起旅店內的兩個伙計的好奇——一個姑娘家，天才亮，便到外面跑，這麼早不知去幹什麼。

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偶爾一兩個早起的人行走，張鳳琴有幾次眞想到東大街的大來旅店去找蕭原，但她還是歇力忍住了。

因爲蕭原與她分手時，一再對她說，切不可再去找他，他也不會找她，以免落在那伙土匪暗中安排用以監視她的行動的人眼內，那對救她的弟弟，只會有害而無利。

自然，他們也已約定了通傳消息的辦法。

她恨不得立刻將消息通傳給蕭原，她已視蕭原爲最大的依靠，但這時候天才亮，店舖還未開，行走的人也很少，那傳遞消息的人只怕還未起床，她只好強捺着，胡亂地在街上走着，以分散自己的思緒，減輕心中那股火煎般的焦灼。

就這樣，她幾乎走遍了全縣城的街道，這時候，街上已熱鬧非常，店舖開了門，街上人來人往的，她隨便走進一家糕點店，要了碗白粥，一件糖糕，有一口沒一口地慢慢吃起來。

她是在打發時間。

然後，她又在街上逛着，在城中那處十字路口的一家店舖前停下來，買了一包糖花生，給了錢，便又邊咬嚼着糖花生，邊往前逛。

她這邊才走出不遠，那家賣吃食的雜貨店的後門，有一個年紀二十上下的年輕人走了出來，往巷口那頭看了一眼，便轉身往後巷的裏頭走去，轉入一條橫巷中不見了。

原來，張鳳琴在買糖花生時，已暗中將那張搓成一個小團兒的信紙，連同兩個銅板一起塞給那個收錢的年輕人——也就是從店舖後門走出去的那個年輕人。

而那個年輕人就是將張鳳琴塞給他的紙團兒，送去給蕭原的。

至於那個年輕人，正是蕭原的另一個朋友，當年，蕭原認識他的時候，還是一個十二歲的野孩子，由於家裏窮，便隨街去檢破爛，帶着一大羣窮孩子，儼然像個帶兵的大將軍，那些孩子還眞的聽他的話，蕭原之所以認識他，是因爲他居然敢與一個比他高了一截的流氓打架，寧願自己被那流氓揍得臉腫鼻青，就是不讓那些小伙伴過去帮忙，以免也挨揍，而且，眞還忍得痛，死死地纏着那個流氓，那股子寧折不變的倔強勁兒，就連蕭原看到，也暗讚一聲，覺得他比自己小時候那股倔強勁兒還強，不由喜歡上他，替他解了圍，打走那流氓，於是，兩人便交上了朋友，而那孩子——如今的年輕人，也將他視作大英雄，對他崇拜不已。

後來，蕭原離開縣城時，硬是送了五十個大洋給他的父母，希望他家能够拿着那點錢，做些小生意，生活好過一些；……一晃眼，六年過去了，當年的野孩子，如今已長大成人，蕭原昨天找到他時，幾乎認不出，眼前這個壯得就像一條牛犢，有點靦覥的年輕人，就是昔年的野孩子。

他不禁生出一番感慨來。

而那個年輕人，就叫黑牛，那家賣零吃的小舖子，就是那一年，拿了蕭原送的錢開的，一直做到如今，總算兩餐安穩。

而他們一家，特別是黑牛，都對蕭原感念不已。

蕭原一找上他，請他帮忙，他想也不想，便一口答應下來。

再說張鳳琴，她在大街上逛着，雖然無聊，但可以打發時間，同時，她也一直在暗中觀察，是否有人跟蹤她。

張鳳琴在零食店門口購買零食時，把信和銅板交給黑牛。

要是能够發現那個跟踪的人，那對她的行動自是大有好處，同時，也不用有所顧慮。

但是，她却發覺不到有人跟踪。

這却並不等於沒有人暗中跟踪着她，所以，雖然她極想去找蕭原，但還是忍住了。

她雖然從小便被家中的人當作男孩子來看待，而她自覺也有幾分男子氣概，但終歸是個女孩子，這是不容否認的，一個女孩子不論怎樣硬朗能幹，總有柔弱的一面，何況，還要她一個人獨力應付這次事件，負起救出兄弟的重担，這就令到她產生了一股渴想找到依靠的想法來。

好不容易，時巳近午，雖是這麼逛着，也逛了近五個鐘頭，不累才怪呢，她找了家飯店，要了飯菜，一個人慢慢地吃了起來。

但吃得再慢，也有吃完的時候，而那頓飯，她也足足吃了有一個鐘頭，最後，連她自己也不好意思坐下去，正想招呼那個滿身油膩的伙計過來算賬，那個伙計巳快步走過去。

她也不以爲意，反而感到不好意思——以爲那個伙計催她離開，正想朝走過來的伙計說句致歉的話，那伙計却巳先開口對她道：「這位姑娘，有個人叫我將一張紙條交給妳。」他的手中果然拿着一張紙條，邊遞給她邊又說道：「還有，妳的飯錢那個人巳經代你付了，不用再付。」

張鳳琴怔怔地接過紙條，先不忙打開來看，急聲對那伙計道：「那個人呢？」目光巳掃射向店門口那邊。

那個伙計馬上答道：「早巳走了。」

「他是什麼樣子的？多大年紀？」張鳳琴接口問。

「二十多三十出頭吧。」那伙計說：「她戴着一頂草帽，將臉遮住了大半，我也沒有留意他的樣子，他交待了我之後，便立刻走了。」

張鳳琴起先聽那伙計說那人二十多三十出頭，還以爲是蕭原（蕭原的年紀大約二十七八歲）有什麼事要與她急着聯絡，但又不便現身找她，便用這法子，但想想又不大可能，因爲這樣做，仍然會被跟踪（有可能）着的人發現他將紙條轉交給她，蕭原不會想不到這一點的，所以，她馬上便否定了。

而要知道那是什麼人托那伙計轉交給她的，那只要展開來看一下，不就清楚了麽！

所以，她馬上便將那張紙條展開來。

那張紙條只是一張草紙，上面潦草地寫了兩行字：妳一定很心急贖同令弟，我們也很心急得到那筆錢；所以，黃昏之約取消，改爲在下午二時，地點也改變了，改爲北門外西北方約三里外的亂葬崗頭。

看一下飯店牆上的那一個木頭掛鐘，巳經是午間十二時三刻鐘，距約定的時間只有一個鐘頭多一點，從這裏到北門外的亂葬崗，起碼也要走一個鐘頭，而很明顯的，那伙土匪忽然改變時間地點，並且在時間頗緊迫時才通知她，絕無疑問，是恐防她暗中通知了什麼人，並且不讓她有時間再去通知什麼人，對方這一着，可說很「絕」。

她猶豫了一下，只好冒險隻身赴約。

——她一定要救出弟弟，以免張家絕後，祖父也因此而哀痛過度死亡。

而她也知道，這是很危險的，因爲蕭原曾告訴她，那些綁匪有可能會在收了贖金後，雖然放人，但會猝然下手殺死他們，那就死無對證。

但無論如何，她也必須去赴約，否則，那些土匪一怒之下撕票，那就……

於是，她不再猶豫，收起那張紙條，走出食店，本來，她身上一直帶着那筆贖金，可以馬上便去，但她却仍然抱着萬一的希望，故意匆匆地走同旅店，在房間停留了一會，才又匆匆地走出旅店，往北門口走去。

她這樣做，是希望蕭原或許會派什麽人暗中在一些地方守候着（旅店門口），那麽，蕭原就有可能知道她的行踪，而她就不至太危險了。

× × ×

蕭原看過黑牛急急趕到大來旅店，送給他的那團紙兒後，點了點頭，朝黑牛道：「黑牛，辛苦你了。」

黑牛恭敬地道：「蕭大哥，有什麼辛苦的！爲你做事，我高興還來不及。」

蕭原拍拍黑牛的肩頭。「黑牛，做人要有志氣，別將我當作什麼特別的人，只要你有志氣，將來說不定比我還強！」

黑牛却道：「蕭大哥，我怎能與你相比？你的本領這麼大，而我，只不過帮着家裏照顧那點小生意，有什麼出息？」

蕭原沉着聲道：「黑牛，你千萬別這樣想，須知道，行行出狀元，只要你發奮做人，用心照顧生意，說不定，你的生意會越做越大，但記着，你別忘了那些窮朋友！」

黑牛用力地點點頭。「蕭大哥，你說得是，我不會忘本的！」

「黑牛，我昨天吩咐你去找舊日的那些伙伴帮忙，在各處街口及城門口，還有旅店門口留意張姑娘的出入行動，你有沒有……」

「蕭大哥，放心吧，我巳找了七八個伙伴，請他們照你的意思去做了，那位張姑娘只要一出城外，他們馬上便會趕來知會一聲。」黑牛十足把握地說。

「嗯。」蕭原讚許地拍了拍黑牛的肩頭，道：「沒什麼了，你同去帮忙照顧生意吧。」

黑牛遲疑了一下，似乎有話想說，但又忍住了，朝蕭原點點頭，便自同去。

蕭原待黑牛走後，在房中思想了一會，正想出去，辛福來却來叫他去吃飯，吃了飯，他又打消了出去的念頭，同到房中，躺在床上假寐，一會，他又從床上跳起來，走了出去。

× × ×

北門外西北方約三里外的亂葬崗，確是名符其實。

只見從土崗下到崗頭上，盡是雜七亂八，有高有矮的土墳堆，那些墓碑很細小，大多歪歪斜斜的，甚至倒塌，有不少連碑石也沒有，就只有一堆泥土，其間不但有破蓆，更有殘斷的骨骸，斷裂破損的棺材木板，到處野草雜生，顯得既荒涼又陰森。

這種地方，平日連放牛娃也不到，故此，荒寂一片。

張鳳琴來到亂葬崗前，看到那種荒蕪靜寂的情景，不自禁打了個寒顫，心底冒起一股寒意。

遲疑了一下，雙眼迅快地轉動着，察看着附近的墳堆，脚步怯怯地往前走去。

這亂葬崗其實不是座土崗，應該說是一塊丘地才對，不過，其中確是有一個高起的崗頭，但却不到五丈高，而且坡道不大，張鳳琴邊走邊估料，那個土堆頂，大概就是那伙土匪約定她交贖金的地點了。

這片亂葬崗只有草，沒有樹，只有那土堆頭長了幾棵不高不矮，東歪西斜的野樹，樹上似乎棲着幾隻烏鴉。

烏鴉與墳地，似乎是分不開的。

張鳳琴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麽，但一顆心却「噗噗」直跳，不自禁握着的掌心沁滿了汗水，一步一步往前走，雙眼左掃右轉，小心翼翼。

說實在的，她一個女孩子家，孤身一人來到這種荒蕪詭異的地方，與一伙兇惡的土匪打交道，確是難爲了她，只怕換了是別的女孩子，早巳嚇得脚軟，不敢再往前走。

驀地，前面一座墳堆後响起一下「悉嗦」的聲音，張鳳琴馬上就像一頭受驚的兔子般，整個人差點跳了起來，那顆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雙眼慌恐地射向那座墳堆，一時間忘記了呼吸！

「唰」地一聲，一隻土鼠箭一樣從墳堆後竄躍出來，眨眼間便竄沒在別一座墳堆後，張鳳琴那顆心才一下子落同原位，鬆了口大氣，那刹那，整個人有一種脫力的虛軟感覺。

吸口氣，她又繼續往前走，忽然間，脚下一絆，她整個人向前撲跌出去。

與此同時，自她左右兩邊不遠的墳後側，冒起兩個漢子來，向她掩撲過去。

張鳳琴往前撲跌，便看到自己原來是被地上一塊大半埋在地下，突出的那一小截被野草遮掩了的碑石絆跌，她急忙翻身手一撑站起來，目光即時瞥到那兩個鬼影般自左右向她掩撲過來的漢子那兩張兇惡有如野獸的臉孔，出於本能的，她發出一聲驚悸的尖叫！

那一聲尖叫居然令到那兩個漢子掩撲之勢窒了一下，但却發出兩聲邪惡的淫笑聲，張鳳琴雖然駭極，但却沒有昏了頭，反而令到她胆氣陡升（人在危急存亡的關頭，都會激發起本身的潛能，與起一股豁出去拚一拚的胆氣的），抓起兩塊泥頭，朝那兩個漢子扔去。

那兩個漢子略一歪側身子，便避過扔過來的泥頭，露出一種虎豹看到獵狗的兇猛神態，而兩人的手上，居然沒有握着槍，大概欺她是個女的，自信憑着他們兩個大男人，足以將「獵物」手到擒來。

而那兩個漢子確是有那種想法，同時，也生出邪惡的念頭——向她施暴，所以，便沒有將槍拿出來。

但他們馬上便發覺到，犯了一個大錯誤，兩人的獰笑一下子變得凝住了，那模樣比哭還難看，僵在那裏，不敢稍動。

原來，張鳳琴在扔出兩塊泥頭的刹那，一下子從身上取出一支左輪子來，指着兩人。

那兩個傢伙悔恨得只有乾瞪着眼，驚恐地看着張鳳琴手上的左輪子。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麼一個大閨女，居然會玩槍，而他們是玩槍的老手，看到張鳳琴那握槍的姿勢，以及熟練地以拇指扳下機頭，他們便知道，張鳳琴不是裝裝樣子的，所以，他們都不敢莽動，以免錢分不到手，巳去地府報到。

而這個傢伙也確是奉命埋伏在墳堆後，伺機將張鳳琴擒下，搜出她身上的贖金，然後，帶到崗頂上，連同她的兄弟一起幹掉。

這伙土匪也可謂心狠手辣了。

收了錢，還想殺人滅口。

而那兩個傢伙也是色迷心竅，看到張鳳琴是個花不溜丢，體態動人的大閨女，不由心生慾念，以爲她只是一個弱質女子，不需要動槍，便可以輕易地將張鳳琴擒下。

不過，說起來，也該感謝那塊碑石將她絆跌，否則，她不可能發覺到那兩個傢伙向她掩撲過來，只怕到她發覺時，巳無法反抗，被那兩個傢伙制服了。

但就是這麼巧合，莫非冥冥中，眞的有主宰？

× × ×

張鳳琴雖然逃過那兩個傢伙的魔掌，但也出了一身冷汗，站起身來，朝那兩個傢伙一擺槍咀，喝道：「將身上的槍抽出來，用左手，扔掉！」語聲有點發顫，那不是驚慌，而是緊張，畢竟，她還是第一次遭遇到這麼兇險的情形！

那兩個傢伙慌不迭依照她的吩咐，用左手將身上的槍抽出來，扔出老遠。

他們不敢稍有異動，是因爲看出，張鳳琴的樣子那麼緊張，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都可以引發她向他們開槍的，他們可不想死，因爲他們還有人質在手，她是不會胡亂開槍射殺他們的，只要活着，便可以分到那筆贖金的一部分，他兩個死了，那只會讓其他的同伙分多一些，他們才不會那麼蠢！

所以，他們不敢動歪念。

「你，走過他那一邊。」她朝右邊的那個傢伙呼喝。同時，她一直留意着四周，特別是身後的動靜。

待右邊那個傢伙走到左邊那人的身邊，她才快步往同走，來到兩個傢伙的身後，厲聲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其中一個歪鼻頭的漢子忙扭頭道：「妳別誤會，咱們對你可沒有惡意，咱們只是想得到那筆贖金。」

另一個臉皮像橙皮般，粗糙凹凸不平的漢子却強硬地說道：「張姑娘，別亂來，別忘了，妳那個寶貝弟弟，在咱們的手上！」

張鳳琴一聽，不禁吸了口氣，她心中雖然恨不得兩槍便打死他們，但又不能不投鼠忌器，只好強壓下心中那股恨怒之氣，尖聲道：「快帶我去見你們的頭子，你兩個要是使壞，我拚着張家斷子絕孫，也先將你兩個殺死！」語聲尖厲，令人不寒而顫。

其實，她只是恫嚇那兩個傢伙。

不過，要是到了絕境，她是會不顧一

切，豁出去的。

因為那已無可選擇。

那兩個像伙不禁打了個寒顫，橙皮面的不敢再說恨話，歪鼻頭的漢子忙道：「張姑娘，妳放心，我們不會……咱們的人就在崗頭上的樹後。」

「那就快走吧！」張鳳琴厲喝一聲，望一眼崗頭，一陣緊張起來——明弟不知怎樣了，就快可以看到他了。

那兩個像伙果然沒有異動，乖乖帶着張鳳琴走上崗頭，而兩人也沒有說謊，他們的人果然就在崗頭上那幾棵樹後站着。

張鳳琴在離那幾棵樹前三丈外便停了下來，同時喝令那兩個像伙也停下來，利用那兩個像伙作為擋箭牌，擋在自己的身前。

經過剛才那一遭遇，她已暗生戒心，要盡量保護自己。

從那幾棵樹後先後走出兩個人來，左邊的一個年約四十，右眉一道疤痕，因此，那道眉便斷了，水泡眼，目射兇光，臉色黃黑，左右插着兩支駁殼鎗。另一個三十五六左右，身材粗壯，樣子倒是頗為憨厚的，一雙手又粗又大，站在那個斷眉漢子的身傍稍後的地方。

那兩個漢子看看那個中年漢子，發出無聲的苦笑。

那個斷眉中年漢子却朝那兩個像伙惡恨恨地瞪了一眼，重重地哼了一聲，目光一轉，落在張鳳琴的身上，掀唇似笑非笑地道：「嘿，想不到張姑娘會玩鎗的，而且，不是裝樣子的！」

張鳳琴從那中年人由樹後走出來，便猜想此人可能就是這伙土匪的頭子，當下冷哼一聲：「費話少說，我弟弟呢？」她只想快些贖回弟弟，離開此地——孤身犯險，就算再有本領，也不宜久留！

「妳的寶貝弟弟當然在此！」那個斷眉中年漢子鎮定地說道：「贖金帶來了沒有？」

張鳳琴沒有說話，從身上取出那疊大洋票子，朝對方揚了揚：「二千塊大洋票子，人呢？」

「還有那塊白玉珮呢？」斷眉中年人眼看着張鳳琴手上的票子，口中却問。

「在我身上！」張鳳琴這時候出乎意料的鎮定，一點也不害怕，原先的緊張也一掃而空。「我要先看到我弟弟。」

事後，就連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會一點也不驚怕。

中年人深深地瞪視了張鳳琴一眼，然後才扭頭喝道：「將那小像伙帶出來。」

聲隨人現，一個漢子從一棵樹後，將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子拖了出來。

那孩子的雙手是被反綁着的。

張鳳琴一眼看到那孩子，心中立即湧起一股酸楚，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聲：「明弟——」

那孩子被那個漢子扯得跌跌撞撞的，乍聽張鳳琴的叫聲，雙眼一睜，帶哭地大叫一聲：「家姐——」

那刹那，張鳳琴激動得幾乎不能自制地撲衝過去，將弟弟一把擁抱在懷中，淚水直在她的眼眶中打轉，但她却硬是壓制下激動的情緒，沒有讓自己做出傻事來，巴巴地看着年紀還那麼細小，但却已遭受到如此驚嚇，顯得憔悴慌恐的弟弟。

那孩子拚命掙扎着，想撲過張鳳琴那邊，口裏哭叫道：「家姐，妳快救我，我不要他們，我要妳啊！」

那個拉着孩子的漢子却兇惡地用力抓住孩子的肩頭，粗聲喝道：「別動，否則老子賞你一巴掌！」

孩子被抓得動不了，但却痛得哭叫不已。

張鳳琴看到弟弟那個樣子，心痛有如刀割一樣，嘶聲叫道：「你們快將我弟弟放了！」

那斷眉中年人却冷然道：「放這小鬼頭可以，先將贖金交出來。」

張鳳琴雖然心如刀割，但却沒有因此而亂了心智，吸口氣，她忍痛強硬地道：「不，先將我弟弟放過來。」

斷眉中年人那雙兇光閃射的水泡眼轉了一下，居然爽快地說道：「好吧！不過，妳要將那塊白玉珮也拿出來，讓我先看看。」

張鳳琴馬上將那塊白玉珮拿出來，舉起來，讓對方看清楚。

那斷眉漢子看了一眼，便朝那個漢子喝道：「放了那小鬼頭。」

那漢子手一鬆，孩子便有如破籠而出的鳥兒般，撞撞跌跌地跑向張鳳琴。

張鳳琴看着頭髮蓬亂、衣衫髒亂的弟弟奔跑過來，心中一陣酸痛，忙伸手一把將弟弟摟在身前，急切地道：「明弟，你受苦了？」

漢明緊緊地偎在張鳳琴的身上，就像一隻尋覓到母鷄的雛鷄那樣，教人惻然。

張鳳琴急忙將綁着弟弟雙手的繩子鬆解開來，邊溫聲呵護地說道：「明弟，不要哭，沒有事，以後你也不會被……離開爺爺與家姐的了。」

「張姑娘，咱們人已放了，你也應該將贖金交給我們了吧！」斷眉漢子不耐地朝張鳳琴喝叫。

張鳳琴霍然一驚，出了一身冷汗，因為他只顧着替弟弟解開繩子，幾乎忘了那伙土匪的存在，若是對方在剛才向她姐弟下毒手，只怕她來不及應變。

她在來赴約時，已有了計較，定一定神，她挺腰道：「慢着，我要他們兩個陪我姐弟走出亂葬崗，我才交出贖金。」

斷眉漢子那雙水泡眼鼓突了一下，怒道：「他媽的，你若是乘機溜脫，那我們豈不是一場空？」一頓，斷然道：「不成，一定要將贖金放下才能走！」

張鳳琴却倔強地道：「不成！要是我放下贖金，只怕你們便不會讓我姐弟離開了！」

斷眉漢子那雙水泡眼又鼓突了一下，忽然口氣一緩，說道：「好吧，就依你，不過，我要派一個弟兄跟着你們走，以防萬一！」

張鳳琴想想，點頭道：「好！」跟着便朝那兩個站在她前面的七八步外的兩個漢子喝道：「你兩個聽着，慢慢地一步步退過來，聽到麼？」

那兩個像伙一直不敢稍動，雖然他們的老大就在前面，但却離他們遠在二丈過外，救不了他們脫險，所以，他們只好搭拉着腦袋站着，聽聞張鳳琴的喝聲，兩人

慌不迭含糊地應了一聲，一步步退後去。

那斷眉漢子直看得牙癢癢的，要不是那兩人中，有一個是他的親兄弟——那個橙皮臉的，他在剛才張鳳琴只顧解開綁着她弟弟雙手的繩子時，已拚着犧牲他兩個，要向她姐弟動手，既滅口，也可以分多一些錢！

張鳳琴待那兩個像伙退到她的身前，立刻喝叫兩人併肩站在一起，側轉身。她與弟弟轉退開兩步，這才朝斷眉漢子叫道：「你現在可以派一個人走到前面，聽着，繞開一些走過來！」

斷眉漢子懊惱地朝身後那個粗壯的漢子擺擺手，道：「阿三，你去。」

那個漢子答應一聲，繞開一些走了過去。

張鳳琴待那漢子走到他們側面平行的地方，才喝道：「站住，咱們一齊走！」

就這樣，五個人分成三行，她姐弟在這一頭，那個漢子在那一頭，中間隔着那兩個像鬥敗了的公鷄一樣的漢子，併行着往下走。

這是張鳳琴聰明的地方，這樣併行走着，中間那兩個漢子便成了她們的盾牌，那個漢子便不能使壞心眼，會突然向她姐弟襲擊。

就這樣，她兩面兼顧——既要注意着側面的動靜，也留意她背側後崗上那兩個人的舉動，向崗下走去！

直到走出崗外，她才長長噓了口氣，感到一陣虛脫的感覺，剛才實在太緊張，也太耗精神了。

她忙吸口氣，強撑着，暗自慶幸，快將脫出險地。

而那兩個斷眉漢子與另一個漢子，居然沒有動，一直目送張鳳琴他們走下崗頭，走出亂葬崗。

不過，他却在張鳳琴即將走出亂葬崗時，舉起雙手揮動了一下。

張鳳琴由於那時已走出崗頭上斷眉漢子與手下的射程之外，故此無需分神注意後面的情形，不再半側着身走，故此看不到那個斷眉漢子的那一下動作。

「張姑娘，可以放下贖金了吧！」那個粗壯的漢子忽然停下來，朝張鳳琴粗聲說。

那兩個像伙也馬上停下來。

張鳳琴忙亦拉着她弟弟停下來，爽快地道：「好，我將贖金放下，不過，那塊白玉珮乃我家祖傳之物，我不能夠交給你們！」

跟着便伸手從身上取出那疊大洋票子，丟在脚前的地上！

那個粗壯的漢子却強蠻地道：「不成，說好了的，妳一定要放下那塊白玉珮！」一副不顧一切，要蠻幹的樣子。

張鳳琴本來還想堅持，也很想出其不意地幹掉那個粗壯漢子，但又攷慮到身後邊飽受驚嚇的弟弟，若是一擊得手還好，要是一鎗幹不掉對方，那就不堪設想，那個像伙肯定會不顧一切還擊，萬一弟弟遭到不幸，那就得不償失，有此顧慮，她只好不再堅持了，取出那塊白玉珮，丟落在地上。「贖金我已放下，為了我姐弟能安全離開，我要他們兩個陪我姐弟再走一段路。」

那個粗壯的漢子却恨聲道：「不行，他們只能陪你姐弟走出十丈外，再走遠，萬一遇上什麼人，又或是你不放他們回來，那豈不是落在妳的手上？」

張鳳琴想想，知道不可能堅持自己的要求，只好道：「好吧！」

接着，他朝那兩個像伙喝道：「喂，轉回身！」待那兩個像伙轉過身，他便拉着弟弟走到那兩個像伙的身後——也即是前面，然後朝那兩個像伙道：「一步一步向後走！」

就這樣，她仍然利用那兩個像伙作為「擋箭牌」，將她弟弟遮擋着，往前走去。

那兩個像伙倒退着往前走，那可不易走，張鳳琴拉着她弟弟，也是小心翼翼的，可不能在這個節骨眼上出錯——與那個站在亂葬崗的粗壯漢子有動手的機會，所以，也走得不輕鬆！

「够十丈了！」那個粗壯漢子忽然高聲朝張鳳琴喝叫。

那兩個像伙即時停下來不再往前走。

張鳳琴看一下，距離亂葬崗已很遠，估算一下也差不多了，她馬上朝那兩個像伙喝道：「聽着，站着別動，你兩個誰敢使壞心眼，動一下，那一個就別想活！」拉着弟弟側着身往前走，手上的鎗却仍然指着那兩個像伙，同時也注意那個粗壯漢子的舉動。

因為，兩丈裏的距離，仍在鎗彈的射程之內。

走出了五六丈，她才轉身向前，拉着弟弟的手，放開脚步，向前急跑！

忽然間，從前面左側的一處地方，「砰」地响了一下鎗聲，張鳳琴「唷」地痛叫一聲，仆跌在地上，帶得她的弟弟也歪跌下去。

跟着，右前側約五七丈外的一棵樹後，又响起砰的一下鎗聲，子彈從她姐弟的身上掠過，幾乎射中她弟弟。

緊接着，後面也响起鎗聲，子彈擊在她姐弟身旁的地上，濺出一蓬砂土，幾乎射中張鳳琴。

張漢明驚恐得哭喊起來。「家姐，妳怎麼了，我怕，快跑啊！」想將張鳳琴拉起身往前跑！

張鳳琴忙用力按着弟弟的身子，忍着痛說道：「明弟，別起來，他們會打死你的！」

原來，她的頸背上被第一下鎗聲擦出一道血槽來，雖然只有二寸左右長，但却頗深，痛得她直打顫，要是那顆子彈射低一些，那便可能會射入她的頸背內，那就活不了。

而目前，必須要找一個地方躲藏，躲避前後三面射來的子彈，否則，遲早會被三面射來的子彈射中身亡。

她忍着痛，一邊朝後開了一鎗，再向左前側開了一鎗，目光急速地掃視了附近一遍。

那一掃之下，她看到那兩個像伙連滾帶爬的，已經同奔跑出老遠，而那兩個粗壯漢子已衝前了五六丈，但却被她那一鎗嚇得匍匐在地上，不敢再衝前來。

而前面左右側响起鎗聲的地方，分別距她姐弟伏身的地方大約七八丈外，開鎗的人一個匿伏在一塊雜草叢生的石後，另

一個伏在一棵樹後，恰好卡住了前路，不要說他要兼顧一個十一二歲的弟弟了，就算是她一個人，也不大可能突破前後三面的堵截。

而事實上，她也確是心頭發慌，她倒不是爲自己的生死而驚慌，她是爲了她的弟弟。

再不能在這毫無遮掩的路面上呆下去，那樣，遲早會被三面射來的子彈射中，張鳳琴雖然是個女孩子，但在這生死關頭，她可一點也不像那些女孩子那樣慌恐惶亂。

但她却感到她的弟弟一個身子直發抖，心頭不禁一陣悽惻，幾乎想抱着弟弟哭起來——一個才十一二歲的孩子，便遭受到這麼驚怕的刼難，而且，說不定會死在這裏——亂葬崗邊。

咬咬牙，強忍着心頭的悲惻與及頸背上的鎗傷，她不顧一切地揮臂朝前後一共開了三鎗，隨即拉着她那受驚的弟弟竄起身來，急竄向右邊三五丈外的一棵樹下。

只要能够竄到那棵樹下，那就不會陷於三面受敵的困險之境中，只要匿在樹的側後，那便稍有擋蔽，不至暴露在那伙土匪的三面堵擊，總算安全一點。

但那並不等於便脫出了對方的射擊範圍，她姐弟仍然受到前面右側及後面的威脅。

姐弟兩人才竄出兩丈外，三面的鎗聲，便「砰砰」響起來，子彈飛射向姐弟兩人，張鳳琴知道若一停下來，便可能永遠也躺在那裏，所以，她毫不理會那些橫飛呼嘯的子彈，拉着弟弟、拚命往那棵樹奔去。

當然，她是盡可能護住她的弟弟，也盡量將身子躬低，難得的是，只有十一二歲的弟弟，大概知道是在生死關頭，居然不再驚慌，白着一張臉，拚力往前奔。

但激射橫飛的子彈終於壓得她姐弟不能再往前奔，因爲張鳳琴的身上又中了一鎗，嘶聲尖叫一聲，身子一歪，摔跌在地上。

她的弟弟也被她帶得仆跌出去，不知是也中了鎗，還是跌痛了，也發出一聲大叫。

而她姐弟跌倒的地方，距那棵樹不過二丈左右。

但這兩丈，就恍似天上人間般，可望而不可即，因爲那三面射來的鎗彈，織成了一片火網般，猛烈地射擊向她姐弟跌倒下去的地方。

聽鎗聲，開鎗射擊她姐弟的人不止三個人，原來，那兩個被張鳳琴脅制過的傢伙，這時已找回那兩支鎗，也向她姐弟射擊起來！

並且，崗頭上的那個斷眉中年人與另一名漢子也飛奔下來，那自然是支援此刻開鎗射擊張鳳琴姐弟的那五個漢子了，眼前的情景，就算張鳳琴有三頭六臂，也脫不了圍，難逃厄運。

由於那一片地上，長滿了尺長的野草，所以，人若是躺在地上，便會被野草所遮蔽，張鳳琴姐弟跌倒下去後，不知是被猛烈的鎗火射中打死了，還是怎的，沒了動靜，也不見她們再爬起來。

但那幾個傢伙仍然不停地連續向那裏開鎗射擊，看樣子，他們是務必要將張鳳琴姐弟殺死，那樣，在死無對證之下，根本就無人知道，是他們幹的。

這一着够毒够絕。

而這也是那伙土匪的本意。

因爲連見過他們的唯一兩個人——張氏姐弟也死了，那就根本無從追查到他們的身上。

繼續射擊了好一會，大概那個斷眉中年人認爲，縱使張氏姐弟是鐵人，也會被那些鎗火射碎，在他的示意下，才停止了射擊。

那兩個斷眉漢子正是這一伙土匪的頭子——老大，此人姓汪，名水發，有一個外號——斬崩刀。

那六個傢伙，都是他的手下。

原來他預算在張鳳琴走入亂葬崗，便由那兩個傢伙——其中一個是他的弟弟，偷偷地出其不意，將張鳳琴制服，將贖金搜出來，便將姐弟兩人殺死，但那兩個傢伙不爭氣，色迷心竅——特別是那個橙皮面的——汪水發的親兄弟，滿以爲可以憑着兩個大男人，便可以將張鳳琴制服，那就任他們爲所欲爲，那知道不知是天公有眼還是怎的，就是那麼巧，張鳳琴在兩人自後掩撲過去時，被絆倒了，因而發覺了兩人的意圖，反將他們用鎗指嚇住，計不得逞，而在崗頭上，汪水發要不是顧慮到親兄弟的安危，他早已在張鳳琴拿出大洋票子時，便想動手幹掉她！

他在張鳳琴快走出亂葬崗時，雙手舉起揮動了一下，正是打出訊號，示意那兩個在外面負責戒備，監視是否有什麼人偷偷掩過來的手下，截擊張氏姐弟，這是最後的一步棋，而看樣子也似乎成功了。

因爲跌倒在地上的張氏姐弟，一點動靜也沒有，而他們剛才的鎗火，正是集中射向那處地上的。

由於看不到張氏姐弟的身體（被尺高的野草遮蔽了），而就算看到，汪水發也不會輕率地離去，在鎗聲停止後他揮手示意，埋伏在前頭的那兩個漢子走過去看一下。

——不論張氏姐弟是生是死，他都要弄清楚才放心。

那兩個傢伙小心翼翼地躬着腰，從兩面向張氏姐弟跌倒下去的地方竄掩過去，而汪水發這一面也一直在緊張地注視着，只要張氏姐弟倒下的地方，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這邊五個人，便會一齊向那邊射擊！

無論如何，一定要將張氏姐弟殺死而後安心！

那兩個傢伙開始還有點顧忌，漸漸地，不見那邊有絲毫動靜，胆子便大起來，掩進的速度也快了，忽然，右邊那個傢伙停下來，詫疑地直往張氏姐弟倒下的地方掃視着。

那傢伙距張氏姐弟倒下的地方大約三丈左右，就算草再密，也應該隱約看到張氏姐弟的身體，但他却看不到，這自然令到他詫疑不已了！

除非張氏姐弟會土遁，否則，就算會飛，也逃不過他們七個人的雙眼的，但他們却一直看不到張氏姐弟在倒跌下去後，再有動靜。

他馬上朝左邊那個同伙揮了一下手，示意他不要再走過去，同時，他張口朝亂葬崗那邊大叫：「老大，我看不到那大閨女姐弟的影子，似乎有點古怪！」

那邊的斷眉漢子——汪水發與及其餘四人聽聞之下，不由都愕了一下，但隨即汪水發便朝那兩個手下叫道：「不要再走近去，恐防有詐，我叫亞三他們馬上趕過來，將那裏圍起來，嘿，就算他姐弟會遁地，也將她們挖出來！」

說着，他便示意亞三及他的親兄弟汪水坤他們四個，立刻奔過去，配合那兩個手下，將那處地方圍堵起來，然後慢慢迫攏過去，這樣，就不怕張氏姐弟使詐，逃脫得了。

汪水坤四人才從亂葬崗這邊散開來，成半月形奔過去，那邊，張氏姐弟倒下的地方，忽然「砰砰」響了兩下鎗聲，右邊那個躬着腰，不停地往張氏姐弟倒下的地方搜視的傢伙首先叫了一聲，仰身歪倒下去，左邊那個傢伙驟聽「嘯」的一下掠響，一顆子彈自他的身側射過，嚇得他一個狗搶屎，撲倒在地上，手上的鎗胡亂地向那邊射擊。

而那個發出叫聲的傢伙，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了。

亂葬崗那邊，向這邊趕奔過來的四個傢伙一聽鎗聲乍響，馬上邊奔跑邊向鎗聲乍響的地方射擊，一時間，鎗聲大作。

汪水發站在一座墳堆上，看到張鳳琴姐弟終於又有了動靜，不禁露出一絲冷酷陰森的笑意，他雖然看到那個手下被擊倒，但却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少一個人，那便可以分多一些，他只關心張氏姐弟的死活！

「嘿，好狡猾！」他嘟喃一聲，臉上滿是得意之色。「她想在我眼底下出蠱惑，還太嫩，這不就沉不住氣露了餡麽？」

× × ×

張鳳琴確是沉不住氣，情急之下，想先撂倒那兩個傢伙，那就有機會逃竄了。

原來，她姐弟一直安然無恙——除了她先前受了兩處鎗傷之外。

那說起來，眞是奇跡，就在她中鎗跌倒下去，也將她弟弟帶得摔跌開去，那知道她弟弟那一跌，無巧不巧的，跌落在一個土坑下，發出一聲悶叫，起初，她一眼看不到跌下地去的弟弟，不禁怔了一下，不明白弟弟怎會跌下地便不見了，她急忙循着聲音爬過去，那知她忽然上身一傾，直往下掉落去，這才驚覺到，那裏有一個土坑洞。

那果然是一個土坑洞，不知怎會有的，極有可能，是有人挖來葬死人的，後來不知怎的，却棄而不用，這從那個土坑洞的形狀——成長形，長約七尺，寬約三尺，深不過四尺——可以猜想到，那是用來埋葬死人的，由於土坑的邊沿及四面坑壁長滿了野草，長得與附近地面的野草一樣高，所以，乍看之下根本看不出那裏有一個土坑，她的弟弟正是跌落那個土坑下。

她在土坑下發現了弟弟之後，才鬆了口氣。但她却被那一跌，震動了身上的兩處鎗傷，痛得她幾乎昏了過去。

原來，她的左腿側上，也中了一鎗。

那個土坑，就成了姐弟兩人的避難所，她的弟弟雖然驚怕，但仍然帮她包扎好腿上的傷口，兩姐弟摟抱着，聽着上面密集的鎗聲，子彈射落在土坑附近地面上的「卜卜」聲，有一顆子彈甚至射在坑沿上，激濺得泥土簌簌落下，濺射在她們的身上。

張鳳琴不由暗暗感謝上天，這麼巧，讓她姐弟有一個土坑躲避。

因爲若不是她姐弟匿伏在土坑下，她姐弟肯定已被不斷射來的鎗彈射擊得身上起碼有幾個彈孔，不死才怪。

張鳳琴開了兩鎗，可惜只打倒了一個土匪，但她却不敢稍有遲疑，馬上拉着她弟弟，從土坑下爬上去，乘那些土匪還未將這地方圍堵起來前，竄突而出，否則，便沒有機會脫身，只有束手待死了。

那知道她的頭才從土坑下往上冒起來，「嘯嘯」兩聲，兩顆子彈幾乎擊中她的腦袋，分別從他的頭上及耳側擦掠過，嚇得她慌忙往下縮，出了一身冷汗。

緊接着，鎗聲不斷，威脅最大的是那個命大沒有被射中的傢伙，由於距離那個土坑最近——不到五丈，同時已察覺到張鳳琴姐弟果然匿躲在地下——土坑下，一直不停地向那個土坑射來，封住了坑口，張鳳琴除非不要命，若是不顧一切地爬上去，那等於送死。

何況，還有撲奔過來的那四個傢伙接連向這邊開鎗，那除非她姐弟變成一隻蚊子，或許可以躲過那些子彈的射擊！

絕無疑問，她姐弟已陷於絕境中。

張鳳琴倒不怕死——只要能够救得了年紀還細的弟弟，那刹那，她只感到弟弟實在太可憐了，才不過十一二歲，便遭橫死！她不由悲痛地緊摟住弟弟，眼中流下淚來。

忽然，她放開了呆怔怔，似乎已經不懂得驚怕的弟弟，疾聲說道：「明弟，聽着，待會姐姐開鎗，便從另一頭爬上去，你一聽到姐姐爬上去，記着，不要理會姐姐，自個逃走，不要將身子挺起來，知道麽？」

橫豎是死，她決定拚一拚，以自己的身體，吸引那些土匪的注意，以掩護弟弟逃遁，希望以自己的生命，換得弟弟的逃脫，不至兩姐弟死在一起。

但漢明却緊緊地抱着她，哭喊道：「不，姐姐，我不要與妳分開，我要與妳在一起，……」

張鳳琴看到弟弟那樣子，心中痛楚得有如刀割，忍不住也哭了起來。「明弟，別這樣，聽姐姐的話，你不能死，姐姐也不會死，若你不先走，不但姐姐會死，你也會死的啊，你明白麽？」

漢明忽然停了哭，一下子像是長大了很多，咬着嘴唇，咽着聲道：「姐姐，我懂了，我聽妳的話……」

張鳳琴忙止哭道：「明弟，你眞乖……」眼淚有如決堤的河水般，從眼中湧出來，滾滾落下。

——要是漢明僥倖能够逃得脫，這一刻無異是生離死別，想到祖父年老，並且臥病在床，弟弟年紀尚小，需人照顧，怎不教她肝腸欲斷，悲痛欲絕。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若是讓那四個傢伙圍堵起來，那便插翅也飛不了。

咬咬牙，狠下心，再一次叮囑弟弟。

「記着，姐姐一開鎗，你便立刻爬上去，往那邊竄爬前去，要快，然後，有那麽快便跑那麽快，不要停下來！」說話時，用手指一下西南面，只有那面，是個缺口。

漢明用力地點點頭：「姐姐，妳一定要快些趕上來！」

張鳳琴點點頭，猛吸了口氣，待漢明貼身蹲在坑壁上，她馬上將身上收藏着的那支勃朗寧手鎗也取出來，拿在左手中，準備猛地探起身來，朝那個僥倖不死的土匪及亂葬崗那面開鎗射擊，以吸引那些傢伙的注意力及火力，好讓弟弟乘機竄逃！

那剎那，她的腦海中忽然閃起了蕭原那端朗英氣的臉影來，令到她欲挺起的身子遲疑了一下。

這一刻，她才驀地發覺到，自己已經深深愛上了蕭原，但這又如何？心中不由一陣絞痛！

倏地，她聽到一下慘嚎聲，接下來，又是一聲慘叫，跟着，他發覺到土坑上忽然沒有了橫飛激射的鎗彈掠射聲，「卜卜」射在地上的悶响聲，鎗聲雖然仍然响着，但已轉移到另一個方向，也疏落多了。

她先是楞了一下，繼之，便驚喜若狂，心中有一個聲音在呼喊：「蕭原，一定是蕭原來了！」

× × ×

張鳳琴果然沒有猜錯，來的果然是蕭原。

蕭原來得可謂及時，因爲他遲來一步，張鳳琴肯定不顧一切地挺冒起身子來，以自己來吸引那些土匪的注意及射來鎗火，以掩護弟弟逃遁，而她肯定會被射殺！

因爲，那個伏在左邊的土匪，已經一邊開鎗，一邊偷偷地爬前了一丈有多，距土坑只有三丈許，而那邊的四個土匪亦已撲奔過來，距土坑大約十丈左右，只要她一挺冒出身子，立刻便會成爲那五個傢伙射擊的鎗靶，只怕漢明也沒有機會可以逃脫。

最先被擊斃的是那個距土坑最近的土匪，就在他從地上竄起來，往前竄撲的剎那，一顆鎗彈自他的背心射入去由胸前射出來，大概不是射在心臟部位，所以沒有立刻便喪命，發出一聲嚎叫，仆倒地上，揮動了一下，才沒了動靜。

說起來，他可能是死星照命，他一直都很小心的，不敢暴露身份，貼地往前爬，忽然間却大胆得竄了起來，大概是看到張鳳琴一直再沒有什麽動靜，而在地上爬行，可不怎麽好受，又或是想爭功，總之，他就那麽死在蕭原的鎗下。

蕭原其實已偷偷趕到來有一會，只是他在估量形勢之下，對方人多，所以，在沒有把握之下，他不想貿然暴露，除非是緊急關頭，在敵衆我寡的情形下，必須要一發難便能够殺傷對方的人手，這樣，不但可以震懾對方，削弱對方的力量，也可以扭轉劣勢。

他就匿伏在距那傢伙身側約十多丈外的一棵樹後，那棵樹長得又粗又矮，恰好在大半個人高的地方，樹身中分，形成一個樹丫，蕭原就伏在那個樹丫口後，從樹丫口窺視着前面的情形。

本來，他是打算待那四個漢子撲奔到張鳳琴姐弟躲匿的土坑前不遠處，才驟然開鎗，以準確的快鎗，射倒兩個土匪，阻嚇其餘兩個土匪，然後再射殺那個偷偷往前爬的土匪，那知道那個土匪爭着去見閻王，他只好改變主意。首先一鎗放倒那個土匪，鎗咀一移，又射倒那四個土匪中的一個，這一來，嚇得那三個土匪慌不迭撲趴下去，擺過鎗口，朝蕭原射擊。

蕭原也一鎗接一鎗地向那三個土匪那邊開鎗射擊，壓制住他們，不讓他們再前進一步。

站在亂葬崗一個墳頭上的汪水發驟見突變驟起，大吃一驚，本來，他一直在担心鎗聲會驚動了北門外那些林莊的人（這裏距北門不過三里左右），甚至驚動了縣城中的保安大隊，那就不好了，只怕趕到來之前，他們已解决了張鳳琴姐弟，所以，他雖然担心，却不大驚怕，但忽然間突變驟生，有人已趕到來，並已一開鎗便放倒了自己兩個手下，怎不教他大驚失色，錢已到手，他可不想有什麽閃失，而眼前的情形，未必有機會殺得了張氏姐弟，這雖然是一件憾事，但總好過走不了，當下他當機立斷，朝天開了一鎗——這是撤退的訊號！

那三個驚魂稍定的傢伙——亞三，汪水坤，還有那個歪鼻頭叫何老昌的，在驟然發覺有人已趕到來，便已心頭打鼓，都想法回溜，以免像其餘四個伙伴那樣，永遠留在這裏，一個銅板也分不到，只因未聽到老大的命令，只好硬着頭皮人在那裏開鎗還擊，如今一聽老大發出撤退的訊號，三個傢伙雖然都心急想往回溜，但却沒有爭先恐後亂了套（他們都是慣匪），先由兩個繼續開鎗向蕭原那邊射擊，其中一個往後撤，撤出數丈外，便伏下來，再開鎗射擊，掩護其餘兩個後撤，就這樣，三個人交替着，向亂葬崗撤回去。

蕭原不敢追擊，因爲他只得一個人，而目前最緊要的是將張氏姐弟救出險境，捕捉匪徒的事，以後才着手不遲。

所以，他只是伏在那棵樹的樹丫後，向那三個土匪射擊，阻嚇他們快退。

汪水發若不是担心不知多少人趕到來，又或是快趕到來，他是不會這麽輕易罷手的。

蕭原既然不去追擊那三個土匪，便盡量瞄準才開鎗，但那三個傢伙很狡猾，往後跑時，盡量將身子躬低，也不直綫往後跑，加上距離越來越遠，很難射中他們，不過，也嚇得他們直標冷汗，因爲子彈只差一點點便射中他們！

忽然，土坑那邊也有鎗聲响起，原來張鳳琴已探起身，伏在坑沿上，向那三個傢伙開鎗射擊，雖然根本不可能射中他們（她那支左輪子已射光了子彈，只好用那支小巧的勃朗寧手鎗射擊，但射程却不太遠），但嚇嚇他們，也算出口氣。

× × ×

鎗聲終於完全停下來，蕭原是眼看着汪水發他們四個人有如喪家狗般，竄奔上崗頭上，落荒而逃，才從樹後走出來，急步奔向土坑那邊，一邊張口叫道：「張姑娘——」

張鳳琴聽到蕭原的那一聲呼叫，心中

一陣暖熱，一時間酸甜苦辣齊湧心頭，眼中又流下淚來，軟軟地趴在坑沿，張口嘶喚道：「蕭……大哥——」

蕭原雖然知道張鳳琴還活着，但直到聽到她那一聲叫喚，才放下心頭大石——那是說她沒有什麽大碍，心頭一陣熱乎乎的。

待他奔到去時，漢明已從土坑下爬了上來，想去拉姐姐上來，但却不够力氣，蕭原忙將張鳳琴拉上來。

張鳳琴却無法站得住，身子一軟，歪靠在蕭原的身上，叫了一聲：「蕭大哥，謝謝你！」不知怎的，忘情地摟住蕭原，另一手也摟住了漢明，哭泣起來。

蕭原一時間感到手足無措，自從第一個令他傾心的女孩子死後，他是第一次這麽與一個女孩子親近，但他却很明白張鳳琴此刻的心情——在驚歷險危，得以脫險後，任何人，特別是女子，在遇到第一個可以信賴的人時，都會情不自禁地將那人當作自己最親近的人來依靠的，這是很自然的反應。

「張姑娘，別哭，沒有事了，別惹得你弟弟也哭啊，你傷得怎樣，要不要緊？」蕭原溫聲對張鳳琴說，希望能够將她的情緒平復下來。

張鳳琴好一會才停止了哭泣，也才發覺到，自己摟着蕭原，但她却沒有放開，因爲她一鬆手便會倒下來，而且，在她的心底，也不願意離開蕭原。

蕭原只好讓她摟着，但却對她道：「張姑娘，我扶妳坐下來，看看妳的傷勢怎樣？」

張鳳琴雖然有點不情願，但又不好意思說「不」，畢竟，她是一個大閨女啊，只好點點頭，撫着漢明的頭，輕聲說道：「明弟，快叫一聲大哥。」

漢明雖然還有點驚嚇，但却聽話地朝蕭原叫了聲：「大哥！」

蕭原看到漢明那憔悴青白的臉面，髒破的衣衫，心中一陣惻然，伸手撫撫他的腦袋，溫聲道：「小兄弟，沒事的了，不用驚動，妳姐姐很快就會帶你回家，見你爺爺。」

漢明偎在張鳳琴的身上，仰起頭，稚氣地道：「姐姐，我要立刻回家去見爺爺，我好餓啊，我要吃飯。」

張鳳琴忙柔聲道：「明弟，乖，待這位大哥替姐姐包好傷，姐姐馬上帶你回去見爺爺。」

蕭原正想扶張鳳琴坐下來，忽然，前路那面傳來一陣人聲與脚步聲，急忙扭轉頭去張望，發現原來是縣城保安大隊的人趕來，大概是什麽人聽到鎗聲，趕到大隊部去報告，急急趕來。

蕭原跳起的那顆心這才落回原位。

張鳳琴自然也看到，臉上一陣暴躁，忙忸怩地道：「蕭大哥，快扶我坐下去。」慌急地鬆開了摟着蕭原的手。

蕭原臉上也是一陣發熱，急忙將張鳳琴扶坐在地上。

眨眼間，那隊士兵已奔到來，爲首一個腰掛駁殼鎗的應該是那隊人的長官的漢子才停下來，兩道目光不斷地打量着蕭原與張鳳琴姐弟，開口說道：「唏，你們是什麽人？發生了什麽事！她怎麽會受了傷的？」

蕭原只好報上自己的姓名及張鳳琴姐弟的姓名，正想將事情的原由說出來，那個腰掛駁殼鎗的漢子已搶着截斷了蕭原說下去，驚喜地道：「蕭原？哈，你就是那位外號海角天涯的名追捕手蕭原，我可是聽聞過你的大名，一直對你仰慕得緊，想不到，能够在這裏見到你。」

蕭原只很好客氣地說道：「這位長官，不知怎樣稱呼，請恕我初到貴縣，不認識——」

那漢子已爽快粗豪地道：「蕭老兄，我姓黃，名叫槐安……」

站在他身後的一個士兵快口快舌地插口道：「黃隊副是咱保安大隊第三小隊的隊副。」

蕭原忙抱拳拱拱道：「哦，原來是黃隊副，失禮了。」

黃槐安却擺擺手道：「蕭老兄，別客氣，我是個粗人，我最欽佩的就是像老兄你這種頂呱呱的人物。」

蕭原忙謙遜幾句，少不免將事情的原由對黃槐安說了一遍，張氏姐弟也將歷險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說出來。

黃槐安與他的手下聽完，莫不動容。

「張姑娘，妳不愧是女中豪傑，一個姑娘家，居然敢孤身赴約，與那些該死的土匪打交道，並且還敢與那些土匪對抗……終於救出弟弟，我黃槐安對妳眞是佩服得緊！」朝張鳳琴豎起了大拇指：「可惜，兄弟來遲一步，讓那些該打靶的（鎗斃的意思）土匪跑了，不然，我要他們一個個都要打靶（鎗斃）！」

忽然，他像是才看到張鳳琴左腿頸背後受了傷，馬上又嚷叫起來：「怎麽，張姑娘原來還受了傷，江中，快過來替張姑娘敷藥包扎！」

一個士兵應聲走前來，身上掛着一個急救用的藥包，便要替張鳳琴敷扎傷口，急得張鳳琴紅着臉，叫了一聲道：「蕭大哥。」

蕭原看到她那種窘急的神態，忙對黃槐安道：「黃隊副，張姑娘的意思，是不用煩勞這位弟兄，她自己動手敷扎傷口便成……」

黃槐安馬上恍然地乾笑一聲。「蕭老兄，嘿嘿，我差點忘了張姑娘是……嘿嘿，是有點不便——有點不便。」語聲一頓，朝那個士兵江中擺擺手道。「江中，你將藥包交給張姑娘就成了。」

接轉對蕭原道：「蕭老兄，那伙土匪向那邊崗頭跑了麽？」

蕭原點點頭。「我看着他們跑的。」

黃槐安立刻扭頭將身後那個士兵，說道：「小李，你帶兩個弟兄到那崗頭看一下。」

那個小李答應一聲，立刻招呼兩個士兵向亂葬崗奔去。

黃槐安又對蕭原抱歉地笑笑道：「蕭老兄，對不起，不是兄弟有意爲難你與張姑娘，公事上，循例要請你們回隊部去協助調查的。」

蕭原忙道：「黃隊副不要那樣說，我明白的，我與張姑娘姐弟一定跟你到隊部去一趟。」

「蕭老兄，你眞够朋友，肯不肯交兄

弟這個朋友？」黃槐安嘻着咀巴，向蕭原伸出手掌。

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蕭原對這句話體會很深，而他一向也很喜歡交朋友，因爲說不定什麽時候會要朋友帮忙的，所以，他是從來不拒絕別人與他交朋友的，當然，也要看那是什麽人，也因此，他的朋友有很多種，有知己的，有深交的，有普通的，也有只點頭打招呼的，總之，他是抱着一個宗旨，朋友不怕多，但却不可交淺言深，但也不得罪朋友，這樣，那裏也好辦事。

「黃隊副，你言重了，我很高興交上你這個朋友！」蕭原忙伸手握住黃槐安的手，搖了搖。

黃槐安高興得闔不攏咀。「蕭老兄，以後有甚麽地方用得上兄弟、只管來找我！」用力拍了拍胸口。

接着，望一眼亂葬崗那面，老油條地說道：「小李他們是白跑了，但公事上又不能不叫他們跑到那裏去看一看，明知那裏連個鬼影也不會有的，但回去有個交待啊！」

對於這種馬後炮的例行公事，蕭原是看得多了，難得黃槐安這麽坦白，倒是一個坦白的人，蕭原倒覺得，他是一個值得交一交的朋友。

結果，自然與黃槐安所說的一樣，小李三個士兵跑到亂葬崗頭上，一無所獲，發覺不到那伙土匪的影踪（還留在那裏才怪），黃槐安便下命收隊！並將那四具屍體擺放在一起，留下兩個士兵守着。

張鳳琴在乃弟的帮忙下，總算將腿傷及頸背上的傷口草草敷扎好，便由蕭原與她弟弟攙扶着，隨同那一隊保安隊走向縣城。

土匪剿清　同諧眷屬

在保安大隊中，照例被查問了一番，幸好有黃槐安從旁「關照」，蕭原與張氏姐弟才不致被那副官留難，很快便完事。

直到天色黑齊，蕭原總算將張鳳琴姐弟安頓下來，她的鎗傷也請了個傷科大夫來替她療治過，她的弟弟漢明也洗乾淨身上的污垢，換上一套新衣服，吃過東西後，臉色好看多了。

而爲了便於照顧張鳳琴，蕭原聽從辛福來的說話，將她姐弟安頓在大來客棧中，好方便辛福來的妻子照顧她們。

女子照顧女子，總是方便很多的。

忙完之後，蕭原是又累又餓，幸好辛福來即時招呼他去吃飯。對於辛福來這個朋友，他是心底感激不已。

這麽熱心帮忙，招呼週到的朋友，可不是隨便交得上的，蕭原很慶幸能够交上這個朋友。

待蕭原吃飽之後，辛福來才開口道：「老弟，那伙土匪眞不是人，收了贖金，居然還想殺死張姑娘姐弟來個滅口、來個死無對證，張姑娘姐弟差點便死在他們的手下，老弟！決不能放過他們！」

蕭原捏着拳頭道：「福來哥，我不會放過他們的，免得他們又作惡擄人勒索！」一頓一頓，又說道：「像他們這種不擇手段——連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也擄挾勒索的像伙，簡直沒有人性，若是胆小一點的孩子，只怕嚇也嚇死了！」

辛福來嘆口氣道：「說眞的，當我第一眼看到漢明那孩子的樣子時，心頭難過得彷彿被甚麽揪緊了一樣，他們難道連一點惻忍之心也沒有的麽？怎麽下得了手擄挾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

忽然，他看着蕭原，着急地道：「老弟，那伙土匪已不知跑到甚麽地方了，要找他們，不知到甚麽地方去找！」

蕭原却笑笑道：「福來哥，別担心，我有辦法找到他們的。」

辛福來立刻高興地道：「老弟，說來聽聽。」

蕭原眨眨眼，才說道：「你還記得麽？我們不是曾懷疑過，泰安旅店有他們的人麽？」

辛福來馬上恍然地道：「你是想去林老闆那裏查一查。找出那個人來，從他的身上追查出那伙土匪的下落？」

不等蕭原說話，他隨即又沒有多大信心地道：「老弟，那只是思疑，萬一在林老闆那裏找不到甚麽可疑的人，那便追查不下去！就算讓你們找到那個人，但他只是被那伙土匪收買，那自然不清楚那伙土匪的底細，也是白費心機！」

蕭原點點頭道：「這些，我都想到了。我也沒有將所有的希望放在林老闆那裏。要是在林老闆那裏找不到甚麽綫索，我還可以去找那位黃隊副，看他能不能够從那四具屍體上，查出那伙土匪是甚麽來路，從而查出那伙土匪都是些甚麽人，知道他們是甚麽人，就有辦法找到他們！」一頓，握緊拳頭輕輕在枱面上一敲：「無論如何，我都會捉到他們，決不讓他們逍遙法外。」

辛福來道：「那你幾時去追查？」

蕭原道：「自然是越快越好，我想立刻就去，免得那個人聞風先遁，無法再找到他。」

辛福來關切地道：「老弟，你不累麽？歇一歇再去吧。」

蕭原笑笑道：「累是有點累，但還不致動不了，你放心，我還支持得住的。我先去看一下張姑娘姐弟，然後才去泰安客棧。」

說着，站起來，往前走去。

原來，辛福來這家旅店分兩座的，但却相連，前面那座大的闢作旅店，後面那座較小的，便是家居，另有一個門口出入，但也可以從旅店的後面走回家中。

來到張鳳琴的房中，張鳳琴躺在床上還未睡，她的弟弟却睡了。

「張姑娘，妳怎麽還不睡？傷口痛麽？」蕭原關切地看看張鳳琴。

張鳳琴感激地看了蕭原一眼，說道：「你也還未休息麽，我身上的傷口不大痛了。」

蕭原吁口氣，忽然感到有點侷促起來，那是他一時間，忽然不知說什麽話，這麽面對面的，頗爲有點尷尬的。

張鳳琴發覺蕭原不吭聲，抬眼看了他一眼，發覺到他有點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裏，兩道目光却射在她臉上，剎時心頭「怦怦」亂跳起來，耳根微微發熱，感到窘窘的，好不容易才說出一句話來。「蕭……

大哥，你……很累了。回房休息吧。」口中這樣說，心中却有一股渴望與他在一起的熾熱的衝動。

蕭原恍惚這才回過神來般，如釋重負地馬上接口道：「張姑娘，我還要到泰安旅店去查一下，是否眞的有那伙土匪的同伙暗匿在旅店內監視你，若是眞有其人，只要將他揪出來，那說不定可以從他的身上，追查出那伙土匪的來龍去脈，甚至他們的下落來。」想到自己剛才的侷促窘態，臉上一陣臊熱。

「蕭大哥，明天才去不成麽？」張鳳琴關切地看着蕭原。「這麽晚了，你也要休息一下啊。」

蕭原搖搖頭道：「打鐵趁熱，萬一眞的有其人，我若是明天才去。他却在今晚便得到風聲夤夜溜了，那豈不是白白放過一條綫索？」

「蕭大哥，那你要小心啊。」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蕭原心頭一熱，眞想執住她的雙手，親一親她的臉面，微吸口氣，壓下心中那股衝動，說道：「張姑娘，你放心，我會小心的了，希望能够查到綫索，盡快將那夥土匪抓捕歸案，免得他們又去作惡。」

一頓，快快地說道：「張姑娘，你受了傷，身體虛弱，好好休息一下，快睡吧。」說完，他不等張鳳琴再開口。便急急退出房外，替她帶上房門。

張鳳琴那雙在燈光下閃爍爍的目光直射在那兩扇關起的房門，在蕭原急急走出房外，替她帶上房門的刹那，她幾乎壓抑不下心頭的那股衝動，脫口對蕭原說：「蕭大哥，我喜歡你！」但女孩子家的羞澀與矜持，將她心中的那句話堵住了。

好一會，她才將目光收回來，但却自覺自己的臉上燙得緊要，若是這時候有人出現，一定會看到她紅得像紅布般的那張臉面，而她也一定會羞赧得一頭鑽入被窩中。

× × ×

蕭原走出旅店，走不了幾步，一眼便瞧到迎面走來的黃槐安。

黃槐安也看到了他，而且似乎是來找他的，向他揚揚手，急急道：「蕭原，我正想到旅店找你，哈，這麽巧，這就遇上你！」

蕭原只好道。「黃隊副，不知找我有甚麽事？」

黃槐安嘻嘻地道。「沒有甚麽事，不過想找你喝杯酒、聊聊吧了。」

蕭原這時候正想到泰安旅店，實在不便與他去喝酒，以免阻延了時間，但又不想得罪這種人，一時之間不由爲難起來。

黃槐安看樣子雖然是個老粗，但却粗中有細，一眼看到蕭原臉有難色，他馬上打了個哈哈，問道：「蕭老兄，你有甚麽事麽？」

蕭原只好道：「黃隊副，實在對不起，我確是有點事急着去辦，請你包涵包涵，改天我一定專誠到隊部請你去喝酒。」

黃槐安一聽，臉上雖然閃過一抹失望之色，但却馬上打了個哈哈，說道：「蕭老兄，那裏話，你既然有事要辦，那我怎好阻你，喝酒隨時有得喝，辦正事要緊。」一頓，挺挺胸道：「若是要兄弟我帮忙的，只管開口。」

蕭原忙道：「難得黃隊副這麽體諒。一點小事，怎敢勞動你，你的好意，我先謝了。」

黃槐安却道：「蕭老兄，我們不是朋友麽！你若是需要兄弟帮忙的話，千萬別客氣！」

蕭原忽然道：「黃隊副，那四個土匪的身份，查出來了麽？」

黃槐安馬上猛搖頭道：「還未查出，沒有人認識那四個死鬼，那夥匪徒似乎是別處來的。」

一頓，反問蕭原道：「蕭老兄，那位張姑娘不是出錢請你追查那伙土匪的下落，並將之捉拿歸案法辦吧？」

蕭原看到黃槐安說話時的神態顯露出不豫之色，知道他是想得些好處，當下忙笑笑道：「黃隊副，張姑娘是有那個意思，不過還未說實，我不過多管閒事，順口問一下你吧了。」伸手入袋中，摸出一張三十塊的大洋票子，塞在黃槐安的手上。「黃隊副，一點意思，算是我請你喝酒的，你請收下。」

黃槐安作狀推拒了一下，口裏連說道：「這怎使得。」老實不客氣地塞入褲袋中。

頓時，他顯得熱乎乎起來。「蕭老兄，你眞是個好朋友，啊哈，只顧說話，忘了你還有事要辦，不阻你了。記得，有甚麽事要我帮忙，只管來找我，一定帮忙。」說完，便打着哈哈走了。

蕭原看着黃槐安的背影，搖搖頭，便一逕向北大街走去。

這時候街上的店舖多已關了門，就只有那些茶樓飯店還在做生意，燈火明亮，不過，街上的行人已很稀疏，蕭原拿出身上的懷錶來看一下，已經是晚上八時一刻鐘了。

來到泰安旅店前，蕭原猶豫地站住，一時之間，他不知怎樣着手追查才是。

但很快他便有了主意，舉步走入旅店去。

林老闆坐在櫃枱後，一眼便看到蕭原走入來，起初還以爲有人來投棧，看清楚了，馬上認出蕭原來，他站起身來，朝着蕭原招呼道：「蕭朋友，是不是來找姓張的那位姑娘？」不等蕭原說話，便又接說道：「她還未回來啊。」

蕭原忙說道：「林老闆，我不是來找張姑娘的，有一件事要麻煩你，請問你一共請了多少個伙記？」他故意說得很大聲的。

林老闆遲疑了一下，有點不悅地道：「蕭朋友，你這是甚麽意思？……」

蕭原沉着聲道：「林老闆，不怕對你說，我懷疑你的伙計中，有人暗中勾結土匪，又或是被收買了，牽涉入一件綁票勒索案中，這件案保安大隊已備了案，我是受了被綁票人的那家人的請托來追查的，請你合作一下，不然，我只好去請保安大隊的人來一趟了。」他這樣說時，心中對林老闆生出一股歉意來，覺得很對不起林老闆，但他必須要出此下策，他希望能够因此而驚動那個暗通那夥土匪的人，這樣，那個人在恐怕會被查出來的情形之下，必然會有所行動，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偷偷

溜走，那時，只要將那些伙計召集起來，看看有甚麽人忽然不見了，那就十九是那個人了。

林老闆一聽蕭原那樣說，刹時變了臉色，他可不想保安大隊的大爺們來旅客查問，他很清楚那些大爺的辦事手法，那必然是鬧得天翻地覆，若是連一些住客也驚動了，那時，只怕他這家旅店要關門大吉了——有誰敢再住在與土匪有勾結的旅店中，所以，他慌忙道：「蕭朋友，這⋯⋯請你不要說得那樣大聲，⋯⋯我告訴你，我這間旅店一共請了六個伙計。」

「他們都在麽？」蕭原將聲音放輕了些。

「在，在！」林老闆說道：「他們都在。」

蕭原立刻道：「麻煩你叫一個伙計將他們全叫出來，我要查問他們。」

林老闆迭聲道：「好，好。」接朝一直站在一邊的一個伙計道：「阿生！快去將炳叔他們叫出來，全部叫出來。」

那個叫阿生的伙計一直聽到蕭原與林老闆的說話（蕭原是故意讓他們聽到的，那樣，他去叫其餘的伙計來時，那些伙計必然會好奇地問他，有什麽事要叫他們出去，那阿生就算不是一個饒舌的人，也必然告知原因，這樣，那些伙計便會知道了原因，若有人眞的暗通那夥土匪，在驚恐被查出之下，必然不敢走出來讓蕭原查問，立刻偷偷溜之乎也），巴不得立刻進去告訴其餘的伙計，當下答應一聲，立刻往裏面走去。

未幾，便看到有兩個伙計先後走出來，臉上的神色都是驚詫的，蕭原看到那兩個伙計的神色，便知道阿生已將事情告訴了那些伙計。

陸陸續續的，走出五個伙計來，有人問林老闆：「老闆，什麽事忽然叫我們出來，有個客人等着要我送一盆水給他的。」但他流露出來的神色，却顯露出他是知道原因的。

蕭原就已看了出來。

林老闆忙道：「炳叔，等一會你便知道。」神色一片焦慮惶恐。

蕭原看到林老闆的那種神色，心中只是不忍，但爲了能夠很快便查出是否有人暗中勾結那夥土匪，他只好硬下心腸。

五個伙計你望我，我望你，毫無疑問，是在互相思疑不時懷疑地看一眼蕭原，忽然，林老闆道：「炳叔，阿生呢？」

衆人這才發覺，叫他們出來的阿生還未出來，不由都奇怪起來。

最後走出來的那個伙計道：「老闆，阿生叫我出去後，說是便急，急急脚走向茅廁。」

林老闆生氣地道：「懶人多屎尿！叫他去叫你們出來，他自己却遲遲不出來！阿全，你去看一下，叫他快些出來。」

蕭原忽然道：「林老闆，我也有點同意，我跟這位兄台去。」

其實，他一點也不急，而是懷疑那個阿生就是暗通那伙土匪的人，他懷疑那阿生已借「尿遁」溜了，但在未證實之前，又不便明說，只好那樣說。

林老闆只好道：「阿全，帶這位蕭先生去茅廁，順便催阿生快些出來。」

那阿全答應一聲，帶了蕭原，急急往裏面走去。

一路上都沒有遇上阿生，來到後面的茅廁，阿全還未走進去，在外面已高聲叫道：「阿生，你膂虧麽？解手解這麽久，老闆叫你快些出去啊。」

但却聽不到茅廁內有人回應。

蕭原已走進茅廁內，廁內點了一盞油燈，雖然昏黯，但茅廁有多大？所以，他一眼便看得清楚了——茅廁內一個人也沒有！

也就是說，阿生不在茅廁內！

蕭原立刻衝出茅廁，疾聲對那個伙計阿全道：「後門在那裏？」

那伙計阿全被蕭原沒頭沒腦劈面一問，楞楞住了，還未想到是什麽事，楞頭楞腦地反問：「阿生呢？在裏面麽？」

蕭原沉聲道：「阿生逃了，後門在那裏？」

「逃了？他怎會逃了？」阿全愕愕地道，忽然，他驚震了一下，神色驟變，失聲道：「你⋯⋯你是說阿生就是暗中勾結土匪⋯⋯」

蕭原不想浪費時間向他解釋，急急道：「快說後門在那裏！」

阿全指一下茅廁側後面。「就在茅廁後面！」

蕭原二話不說，轉身猛衝向茅廁的側後那邊，果然發現那邊有一扇後門。

他衝到後門前，發覺那扇門雖然關上，却只是掩上的，沒有下閂，這個時候，不可能不閂上的，豈不是很容易被竊匪潛進來？所以，他馬上斷定，那個阿生是從後門溜走的。

他立刻拉開後門，衝了出去。

後門外面是一條巷子，左邊那頭短些，右邊那頭頗長，蕭原略爲猶豫了一下，便轉身向左邊那頭飛奔過去。

他之所以向左邊那頭追去，那是他深悉一般逃遁的人的心理都是想盡快逃遁得不讓人發現，很自然的，便會往距離短的那一頭逃遁，以便快些逃遁到另一條巷子中，不致被追出來的人一眼便發現他的踪跡，這是他的經驗，所以，他想也不想，便往那頭追去。

事實證明他的猜料不錯。

追到那邊的巷口頭，他却猶豫地停下來，拿不定主意地往那條橫巷的兩頭張望一下。

原來，巷口那頭是可以左右轉向那條橫巷的兩頭的，也就是說，兩條巷的交接處成「丁」字形，而那條橫巷的左右兩頭長短大約差不了多少，而兩頭巷口也不見人影，故此，令到他一時之間，未能決定往那一頭追過去。

因爲若是追錯了方向，那就讓逃走的阿生有時間逃得更遠，所以，他必需要加以判斷——而且必須準確，這才能盡快追截到阿生，不致讓他逃去無踪！

但眼前的情勢却不容他再猶豫，因爲猶豫多一刻便與那個阿生多一刻逃遁的機會，所以，他必須盡快作出抉擇。

驀地橫巷的右邊那頭，响起兩聲狗吠聲，蕭原整個人就像一顆出膛的子彈般，「射」向橫巷的右邊那頭。

飛一樣追出了橫巷那頭，他跟着轉向

右邊那頭，循着那聲聲傳來的狗吠聲，急追下去。

——在夜晚，只有脚步急促，神態倉惶的人，才會引起那些狗隻的吠叫！

——而他十足十肯定，那個阿生是向那响起狗吠聲的方向逃去的。

追了一會，狗吠聲忽然消失了，但却仍未追上那個阿生，而四下裏是那樣黑暗，蕭原根本不知道這附近是什麽地方，他只依稀看出，這是一片廢墟似的地方。

他不由自主地放緩了脚步，用神地打量起來。

果然，這地方盡是殘垣破瓦焦樑，他立刻就看出來，這地方的屋子不知什麽時候曾遭回祿之災，將這一片屋子燒成了廢墟，原先住在這裏的人只好搬到別的地方，於是，這一片地方，便變得荒蕪，特別是在晚上，更透出了一種陰森詭異的氣氛來。

但他却一點也不驚怕。

對於一個曾歷過生死，那一次不是驚險重重的人來說，又怎會對這種情形驚怕？何況，他知道，那個阿生對他的威脅性根本不大，他自信，對付這樣的一個人，綽有餘裕。

而他的經驗與直覺告訴他，阿生這個傢伙九成九是匿在這片廢墟中。

他就像一頭獵犬般，在這片廢墟中搜尋起來。

當他經過一堵只比膝頭略高的破牆前，忽然間，他瞥到左前方約五丈遠的一座已經完全燒塌了的牆脚下，竄起一條人影來。

他立刻疾喝一聲：「阿生，別跑，你逃不了的！」縱身跳過那堵破牆，猛追過去。

那條人影有如一隻受驚的老鼠般，沒命地竄向一座塌屋的斷牆後，根本就不理會蕭原的喝阻！

蕭原自然不會放過那個阿生，爲了能夠盡快截上他，他可不理會有路沒路，縱跳如飛的，奔躍在那些斷牆殘樑之間，直綫追過去。

驀地，就在他跳越過一堵半人高的斷牆時，從先前那條人影閃現的牆角後，疾閃出一截人影來，「砰」地一聲，朝蕭原開了一鎗！

那一下鎗聲，在夜空中震响，分外响亮，震人心魄！

蕭原應聲有如一塊石頭般，一下子重重地墜摔下去！

看樣子，蕭原中了鎗。

這應該是絕無疑問的了，因爲那堵牆角距蕭原跳越的地方不過三丈左右遠，那閃冒出來的人肯定是覷準了才向蕭原開鎗的，而他根本不可能閃避，在這種情形之下，十拿九穩射中蕭原。

猝然墜摔下去的蕭原連哼也沒有哼一聲，沒有一點動靜，似乎被那一鎗射中要害死了。

牆角後那人在開了一鎗後，便縮了下去，沒有再現出身來，就連先前那個竄奔出去的人影，也像是鬼魅般，閃沒在那邊的一間塌屋牆後，也不見再出現。

四下裏馬上又回復了死水般的沉寂。

忽然，在蕭原墜摔下去的那座焦毀的殘屋的另一面，斷牆後，有一截人影慢慢地閃冒起來，一雙貓頭鷹般閃閃發亮的目光，掃射向蕭原墜摔下去的那堵牆脚下的地上。

跟着，自那邊的毀敗的屋牆後，也閃現出一條人影來，閃閃縮縮地竄向那條人影那邊，咀裏發出「殊」的一聲，朝那個閃冒起腦袋兀自掃射着的人影悄聲道：「三哥，姓蕭的是否死了。」

聽不到那人的回答，往前竄了幾步，又發急地道：「三哥，怎麽了，快去看一下吧，剛才那一下鎗聲，肯定已驚動了保安大隊的人，他們很快便會趕到來的，快些啊！」

那人影終於有了反應，扭頭斥道：「阿生，你鬼叫什麽？閉上咀吧！」

聽這兩條人影的說話，那個先開口的果然就是泰安旅店的伙計阿生，也就是第一個從那牆角竄現出來的人影，而後來說話的那一個，應該是向蕭原開鎗的人，這個人也够小心的了，開鎗之後，沒有立刻奔過去察看，而且偷偷地，悄沒聲地潛到那邊，而且是轉到蕭原墜摔下去的那堵牆的對面牆後，才探起頭來察看。

而從剛才的情形看來，那個阿生是與那個開鎗的人一起匿躲在那堵牆角後的，阿生竄出去，就是爲了讓蕭原發現，引他追過去，那個傢伙便出其不意地在蕭原經過那堵牆角時，猝然出手襲殺蕭原，那可說是萬無一失的毒計。可是，蕭原筆直地跳越那些斷牆焦樑瓦礫追過去，那便不會經過那堵牆角，逼得那個仍然躲匿在牆角後的人在最近的距離下向蕭原開鎗。

只是，那個開鎗的人是什麽人（已經確定了不是阿生）？怎會與阿生在一起的？這暫時來說，是一個謎！

× × ×

那個開鎗的人由於那牆脚前交叠着倒着兩根焦樑，加上陰影，雖然距對面的牆脚不過二丈左右，但就是看不到牆角地上的情形。

但隱隱約約的，似乎在那根交叠着的殘樑後，有一個人影躺着，但又不敢肯定那是不是一個人，故此，他猶豫着，不敢貿然走進去察看一下，以免會遭到什麽意外。

這個人倒是小心得很。

但他在聽了阿生後面那句話後，心頭悚然跳了一下，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要就是不管蕭原是死是活，馬上與阿生離開溜走，但又怕蕭原未死，乘機暗中跟踪他們，第二個法子就是立刻走入去察看一下，眼前就只有這兩條路。

遲疑了一下，他決定走入去看一下。

但他都不是馬上直起身來，跳過齊膝高的斷牆走過去，而是將握鎗的右臂一抬一伸，朝他認爲是一個人影射着的牆脚下，殘樑後的那處地方「砰砰砰」地連開了三鎗。

他這是萬無一失之後，照他估計，那個似是人影的若是蕭原，就算剛才那一鎗打他不死，現在這三鎗一定可以送他到地府去見閻王。

「三哥，你怎麽還開鎗？」阿生邊埋怨地低叫着，邊竄過去，「你還怕不驚動附近的人麽？」

那個開鎗的「三哥」只是「哼」了一聲，便猛地直起身來，手按在斷牆上一縱身，便跳了過去。

阿生恰好也竄到那堵斷牆前。

那人雙脚才落地、陡地，自身側左面的牆角下，傳來一聲疾喝：「將手上的鎗扔掉！」

那個「三哥」刹時全身抖震了一下，僵住了。

阿生也被那一聲喝驚震得整個人窒了一窒。

「朋友，你再不將鎗扔掉，我便不客氣了！」他身後左邊的牆角下那人冷厲地說道，聽語聲，是蕭原！

那個「三哥」悶哼了一聲，手臂一揚，作勢將手上的鎗扔出去，那刹那却猛地一矮身，掄臂疾轉身，向身後左側那邊的牆角開鎗射擊！

但牆角那邊却先那麽刹那响起了兩下鎗聲。

那個「三哥」疾擰的身子猛地打了個轉，手上的鎗「砰砰砰」連响三下，但却射向不知什麽地方了，嚎叫一聲，歪斜地仆跌在地上！

阿生被那接連五下的鎗聲震得從驚震中回過神來，驚恐地怪叫一聲，轉身拔足便跑！

但立刻便被一聲冷厲的叱喝聲喝得雙脚一軟，「釘」在地上，不敢向前移動一寸。「站住，你不想身上被子彈射穿的話就站住不要動！」

那一聲喝就像是在阿生的耳邊响起般，他眼見那個「三哥」中鎗倒地，他可不敢以身嚐試。

奇怪的是，那個「三哥」中鎗倒地後，便不再動一下，莫非那一鎗，將他打死了？

隨着那一聲喝，從牆角標出一個人來，一脚踏在那個「三哥」的右肩臂上，手上的鎗却指住了牆外「窒」住了的阿生。

看清楚，果然是蕭原！

他不是中鎗死了的麽？莫非他是打不死的？

蕭原當然不是打不死的，他也和別的人一樣，都是血肉之軀，抵受不了鎗彈的射擊。

而他也確是中了鎗彈，被那個「三哥」一鎗射中左腰腹，那刹那，他被那顆鎗彈射擊之力撞得整個人大大震了一下，墜摔落地上，却發覺到自己一點損傷也沒有，摸一下受鎗擊的地方，這才發覺到，自己這一次能够僥倖不死，全靠那支暗藏在左腰腹前的匣子鎗救了他一命！

原來，那顆鎗彈射擊在匣子鎗把上，將鎗射擊得凹陷下去。子彈反射之下，幾乎射入他的左邊面頰上。

蕭原暗呼「好險」，出了一身冷汗。

雖然驚險萬分，但總算命大，逃過大難，不過，他的屁股却在墜摔下地時，被地上的兩塊斷磚撞得疼痛不已。

他在墜摔下去，知道自己僥倖逃過大難，急忙忍着痛，抽出鎗來。悄沒聲地爬到對面的牆角下躲起來。以防開鎗的那人再向他下手。同時也可以出奇制勝，扳轉劣勢。

在竄爬過對面牆角下之前，他先將身上的外衣脫下來，蓋在一根焦毀的木柱上，在黑暗中，隱約看上去有點像一個躺着的人。

那個「三哥」又怎想得到，蕭原福大命大，居然中了鎗，一點事也沒有，這就反而栽在蕭原的手下。

蕭原在一脚踏住那個「三哥」的右手肩臂時，便已感到有點不對，那個「三哥」一點反應也沒有。這是不可能的，因爲蕭原自己知道。那一鎗根本就不是射在那個「三哥」的要害上，而是射在他的右肩頭上，他怎麽樣也不會死的。但奇怪的是，他却是像一個死人一樣，一點反應也沒有。

他忙喝叫那個阿生將雙手擧在頭上，再要他退到牆前，這才急急蹲下來，伸手摸一下那個「三哥」的頭臉，觸手涼涼的，只有些少微温，將之翻轉過來，這才發覺到，那個「三哥」的左邊太陽穴上的汩汩地流出在黑暗中看來暗黑色的血漿來，斷了氣。

跟着，他也弄明白了，那個「三哥」左邊太陽穴上的血洞，是被地上一塊三尖五角的碎磚頭的一個尖角撞插入太陽穴，因而喪命的。

那大概是他中鎗的刹那，身子打着轉側斜地猛撲跌在地上，無巧不巧的，左邊太陽穴恰好重重地跌撞在那塊尖角突起的碎磚上，登時喪命！

世間事，就是這麽怪，那個「三哥」一心想殺死蕭原，但他偏就死不了；而蕭原根本不想殺死那個「三哥」——好從他的口中，追問出他的同伙的下落來，那知道，陰錯陽差的，他却死了，這種奇異的事情，簡直不可思議。

確定了那個「三哥」已死了後，蕭原感到有點可惜，雖然還有那個阿生，但却未必知道其餘的土匪的下落，從阿生那種窩囊的樣子看來，不可能是那夥土匪一夥的，極有可能只是被土匪買通了，但又知道一些那夥土匪的底細，故此，那伙土匪爲了讓蕭原或是保安大隊的人根本查不出他的底細，因而無從追查下去——查出他們的下落，才派那個「三哥」趕來通知阿生逃匿起來，又或是乾脆殺之滅口！

因爲，像阿生那麽窩囊的人，根本不配當殺人不眨眼，專幹壞事的土匪！

換言之，他不够兇悍。

蕭原雖然對阿生所知不會很多，但服前就只有他這條綫索可供追查，所以，他立刻向阿生查問起來。

「阿生，這個死去的『三哥』，是不是那夥土匪的人！」

阿生一直在顫抖着，聞言之下，慌恐地道：「求你！放過我這一次吧，我該死，我不該貪錢，聽他利誘，爲了五十個大洋，替他們監視張姑娘的行動，蕭——我知錯了，你放過我好麽？……」

「快說，這個『三哥』是不是那伙土匪的人！」蕭原喝斷了阿生的說話，語聲冷厲。

阿生被喝得猛地抖索了一下，慌急地說道：「是……他是我表哥，就是他要我替他們監視張姑娘的行動的，他害死了我了……」

「你不是一個人從旅店後門逃竄出來

的麽？怎會與他在一起的？」蕭原緊接着厲聲問，不給他有喘氣的機會！

說起來，盤問一個人，也要講技巧的，就像蕭原這時盤問阿生那樣，既然打開了「缺口」，便要乘機追問下去，不給他有轉一下念頭的時間，壓迫他就像缺堤的河水般，將他知道的事情全部「傾瀉」出來！

「我……才從後門走出去，跑出巷口那頭，便遇上了他——我的表哥阿三。原來他是想來通知我，他們雖然收到贖金，却殺不到張姑娘姐弟，爲恐可能會查到我的身上，所以急急趕來通知我快溜，盡快離開這裏，……我告訴他，蕭……你已找到來，……他忽然說有一個主意。可以殺死你……於是，他與我便故意引你到這裏來。……那知道，……我表哥怎樣了。」

阿生頹喪懊地低下頭，嘟喃一聲：「我要是不帮他將你引來這裏，這時候，我不知逃出多遠了。你未必找到我！」

這倒是實話，最少，蕭原就認爲，要不是他們——其實是那個阿三，要殺他，他確是未必追截得上阿生的。

目前，最緊要是從阿生的口中，問出那夥土匪的下落來。越快找到那伙土匪的下落就越好，因爲若是讓那夥土匪有時間逃遁得遠遠的，追尋起來，那就大費手脚了。

而他估計，那夥土匪既然派出阿三來通知阿生快溜，那麽，那夥土匪都有可能就在縣城附近躲匿起來，可惜這個阿三却死了，他雖然知道阿三未必會將同夥的下落告知阿生，但在目前的情形下——只找到阿生這條綫索，說什麽也要查問他一下，希望僥倖能從他的口中問出一些可供追查的綫索來，當然，最好的就是能從阿三的口中，問出那夥土匪的下落。

蕭原立刻問道：「阿三有告訴你，其餘那些土匪躲匿在什麽地方麽？」

阿生馬上道。「沒……有，我根本不知其餘的……躲匿在那裏。」一頓，恐怕蕭原不相信，急急辯白道：「我不是他們一夥的，……他們只不過要我監視張姑娘的行動……他們怎會將他們的行踪告訴我？而且，我只認識我表哥一個人，他們多少人，都是些什麽人，我根本不知道！」

「你想一下。」蕭原相信阿生說的是眞的。「你這位表哥有沒有對你說過些什麽話？」

阿生默然了一下，忽然說道：「蕭……爺，你……我說出來，你能不能放我走了。」

蕭原沉吟了一下，說道：「先說出來聽聽，要是值得的，我便放你走！」

阿生囁嚅了一下，似乎還想要求。蕭原却喝道：「快說，你可知道，保安大隊那些整治犯人的手段有多少種？你是不是想試一下？」

阿生渾身抖震了一下，慌不迭道：「別……我說，我說！」頓了一下，急急說下去，道：「他……我表哥在出主意欲殺死你前，曾對我說，他是與一個同夥進城的，……」

「他那個同伙躲在城內什麽地方？」蕭原忽然抬眼望一下前面，因爲他隱約聽到一陣急促脚步聲！

阿生咽咽口水，說下去。「聽他說，好像是躲在北門口頭一家暗娼的家中。」

這時，那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已清楚地聽到，並且還有一兩聲呼叫聲。

蕭原馬上猜料到，那五成是保安大隊的人趕來了。阿生也聽到了，慌恐地急聲說道：「蕭爺，求你放了我吧，我已將我所知道的向你說了出來，求求你，放過我吧。」

蕭原却說道：「你快想一下，你那個表哥有沒有告訴你，那個暗娼，叫什麽名字，是在北門口頭的那一條街巷內，第幾家？」

阿生搖搖頭，道：「他沒有告訴我，不過，照我所知，北門口那邊只有兩家暗娼，一家在魯班巷內，……另一家在富貴里內。」

蕭原正想問阿生在第幾家，却看到有兩條人影向這邊跑過來，他忙開聲道：「是隊上的弟兄麽？」

立刻，便有人應聲，道：「你是什麽人？」

眞的無巧不巧，應話的人就是黃槐安，蕭原一聽便認出是他，馬上叫道：「是黃隊副麽？」

「正是兄弟。」果然是黃槐安，並且也聽出蕭原的聲音。「蕭老兄麽！」話聲中，那兩個人已奔到來。

蕭原在心中暗暗冷笑一聲：「這個時候才趕到來，眞是賊過興兵，要跑的，早跑了個沒影兒。」看清楚果然是黃槐安與一名保安隊的士兵，忙道：「黃隊副，你們趕來了。」語含諷意。

黃槐安却聽不出來，接口道：「我們一聽到鎗聲，便馬上追尋過來了。」目光打量着阿生。「這個人是什麽人？剛才發生了什麽事？」

蕭原不得不加以解釋。雖然他很心急想馬上趕到那兩個暗娼的住處，拘捕與阿三一起進城的另一個土匪。「這人是北大街上泰安旅店的伙計阿生，暗中勾結擄刦張姑娘的那伙土匪，這裏地上躺着的一個就是那伙土匪中的一個，名叫阿三，是阿生的表哥，他想暗算殺死我，但他却反而死了。」

「好大胆！」黃槐安怒聲道：「那應該打靶的土匪，居然胆敢到城中來殺人，簡直目無法紀，不將我們放在眼内！」怒瞪着阿生，揚手一掌，便向阿生的面上摑去。

蕭原忙上前一步，伸手架住他的手，急聲道：「黃隊副，他不過是一時貪心，被他的表哥收買了，而且他也很合作，不要難爲他，我還要去捉一個人，你知道北門口頭魯班巷及富貴里那兩個暗娼住在那一家麽？」

黃槐安曖昧地笑了一笑，說道：「知道，怎麽不知道，否則，我這個差事是怎麽幹的！」頓一頓，邪笑道：「魯班巷的那個叫阿彩，富貴里的那個叫大屁股，嘻嘻……」

蕭原不等他說完，便一縱身越過斷牆，拉着他道：「這個阿生就交給你的手下押回部隊去，我與你立刻去捉人！」拉着他就跑！

這時候，先後已有五六個士兵從附近

跑過來，原來黃槐安這一次帶了十個士兵趕來查看發生了什麽事。

「什麽，去捉那兩個娘兒們？」黃槐安被蕭原拉得不由自主往他們趕來的方向跑去，他一時間弄不清楚蕭原的意思，奇怪地叫起來。同時，扭頭朝跟他一起趕來的那個士兵叫道：「小李，這裏的事交給你去辦，立刻押了那個傢伙回部隊去！」

小李忙應了一聲，蕭原已與黃槐安跑出了老遠。

「蕭老兄，……」黃槐安被蕭原拉着，想跑慢些也不行。

蕭原猜到他要說什麽。「黃隊副，我帶你去不是要捉那兩個女人，捉的是與那個阿三一起進城的另一個土匪！據阿生說，那個阿三曾對他說，另一個傢伙就窩在北門口頭的一個暗妓家中，但却沒有說是那一個！」

「他媽的，那個該打靶的傢伙倒會揀地方藏身，眞會尋樂了，只不知他是摸着阿彩的大奶子．還是枕着那個又肥又大的屁股兒！」黃槐安怪叫着，「骨」地吐了口口水。

「黃隊副，加把勁吧！」蕭原恨不得立刻飛到北門口，找到那個暗娼的家中，抓住那個傢伙。因爲若是能够捉到那個土匪，那就一定可以從他的口中，查問出其餘的土匪的下落，將之一網成擒。同時，他担心那個土匪聽到鎗聲，疑心那個阿三可能出了事而馬上溜開，那就——所以，他才會那麽心急。「若是能够捉到那個傢伙，那就極有可能將其餘的土匪一網成擒．那時．你就立了一個大功，說不定馬上便升職！」

黃槐安一聽，立時精神大震，急促地道：「對啊，决不能被那個該打靶的傢伙跑掉，蕭老兄，跑快點啊！」他倒催促起蕭原來，可見利祿對人誘惑之大。

蕭原不禁心中暗笑起來，跑得更快。

黃槐安只好拚着老命加勁急跑，緊追着蕭原。

× × ×

黃槐安果然知道那兩個暗娼的確實住處（住在巷子及里弄的第幾家），他雖然累得幾乎透不過氣來，但却馬上便將蕭原帶到魯班巷的第九家門前——也就是那個叫阿彩的暗娼的住處。

——他是不會放過這個立大功的機會的。

蕭原附在他的耳邊道：「有沒有後門的？」

這個時候，已是深夜時分，巷子內的那些人家全都睡了，巷子內除了蕭原與黃槐安外．連狗也不見一隻．一片沉寂。

「幹半掩門生意的，怎會沒有後門！」黃槐安說話時仍然上氣不接下氣的而且淫穢地笑笑。

蕭原立刻道：「我繞到後面堵着後門，你才去拍門。」一頓，加重語氣道：「你要大力拍門，並且要大聲表露身份，明白麽？」

黃槐安這一次倒是明白，眨眨眼說道：「你是想用這法子，驚動那個傢伙——若是他窩在裏面的話、那個傢伙在驚慌之下，必然從後門開溜，那你就輕輕易易地，將那個傢伙捉住？」

蕭原朝他笑笑，拍拍他的肩頭，悄聲道：「記着，別那麽快拍門，待我繞到後門，才拍門！」

黃槐安用力地點點頭。

蕭原立刻像一頭夜貓子般，朝那頭不遠處的巷口竄去。

繞到那個暗娼的後門前，蕭原往門邊的牆上一貼，同時抽出身上那支匣子鎗來，豎起耳朵聽着。

不一會，便聽到前面響起黃槐安的叫聲及「砰砰」的拍門聲：「快開門，我是保安大隊的黃隊副，要進來搜查一下！」

跟着，便聽到屋子內響起一個女子慌亂中仍帶着膩味的聲音。「怎麽回事啊，半夜三更的，來了！」

蕭原聽到黃槐安的叫聲，馬上全神戒備起來，兩道目光眨也不眨地注視着那扇後門，只要稍有動靜，……决逃不出他的手去！

「快開門，阻差辦公那可是一條罪名，再磨蹭，我便砸開門！」黃槐安在前面吼起來。

巷子內其餘的人家在黃槐安拍門喝叫時，便已被驚動了。蕭原只聽到隱約的騷動聲，却沒有聽到開門聲，大概那些人家都不想因多事好奇而惹上麻煩。

倏地，蕭原握鎗的手緊了緊，整個人就像一頭伺伏着的雄貓伺機撲抓一隻從洞中竄出來的老鼠般，瞬也不瞬地地注視着那扇後門的動靜！

——因爲那扇後門內驟然響起了輕疾的脚步聲。

跟着，他便聽到一下拔門聲，隨即那扇門被拉開一綫，一顆腦袋從門縫中探出來，迅快地左右一張。

蕭原却在那顆腦袋探出來的刹那，身子便橫搶出去，閃電般用鎗咀抵在那顆腦袋的額頭上，口中疾喝一聲道：「乖乖別動！」

那人却仍然動了——居然不理會額上已被蕭原手上的匣子鎗抵住，慌惶地怪叫一聲：「媽呀——」忽然矮了下去！

蕭原的反應快到無以復加（因爲他早已蓄勢戒備着），那支匣子鎗順勢向下砸落，只聽「卜」地一聲，砸在那人的頭上，那人悶叫一聲，軟倒在地上！

蕭原一肘撞開那扇門，一脚踏入門內，手上的鎗巳指住那人的心胸部位。

那人却倒下去便沒有動靜，蕭原一眼便看出，那個人已被他一鎗柄砸暈了！

蕭原却沒有因此而感到欣喜，因爲眼前地上的這個衣衫不整的傢伙，不大像是他要捉的那個傢伙——那夥土匪中與阿三一同進城的那一個，那是不會這般窩囊，輕易便被他擊倒的。

屋內忽然響起黃槐安與一個女人的說話聲，蕭原立刻大聲叫道：「黃隊副，快來看一下，看看認不認識這個傢伙！」

隨即，便聽到黃槐安應了一聲，跟着便從屋內走出來，身後跟着一個年約二十七八，頭髮蓬亂，神色一點也不驚慌，以雙手掩着那件沒有扣上鈕扣，露出一片雪白胸脯，還有一截奶子露了出來的女人！

「哈，蕭老弟，你確是好本領，一下子便將這個傢伙擊倒擒住了！」黃槐安滿臉高與地走到蕭原的面前．看一眼地上那

個暈了過去的傢伙一眼，馬上笑容一斂，失聲道：「他媽的，這不是黃狗子麽？」

蕭原疾聲問道：「黃隊副，你認識他麽？」

「怎會不認識！」黃槐安踢一下黃狗子，冷笑道：「他是城內有名的三隻手——偷兒，曾被抓到隊部關押過兩三次。他媽的，今日不知在那裏發了財，窩在這裏，摟着阿彩尋樂子！」

「黃隊副，唷，你怎麽說上我了！」那個女人膩着聲，扭擰了一下腰肢，身上那對鼓漲漲的大奶子貼上了黃槐安的背側上！

蕭原一聽黃槐安那麽說，便知道地上那個黃狗子不可能是那個土匪，他不想浪費時間，也不想再看多一眼那個女人的下賤樣子，一邊扭頭往外走，一邊疾聲道：「黃隊副，快去富貴里！」一步便踏出門外。

黃槐安也不敢怠慢——以免讓那個土匪溜逃了，錯過立功的機會，口裏應了一聲，跟着走出後門，却在舉步前，伸手在那女人的一隻大奶子上摸了一把。

× × ×

富貴里距魯班巷不遠，黃槐安帶着蕭原來到富貴里時，蕭原不由有點担心，剛才黃槐安在魯班巷內的吼叫，不知會不會傳到這裏，驚動了那個傢伙，被他「聞風」而遁了。

黃槐安一路上還想着剛才在那個女人——阿彩的大奶子上摸了一把的滋味，要不是眼前有急事幹——關係到他的前程的大事，他眞會撇下蕭原，折回去，將阿彩摟在懷中……玩個够。

指一下沉寂無人的黑巷那頭，黃槐安壓下心中的那股慾火，悄聲對蕭原道：「那個大屁股就在那頭最後那一戸人家。」

蕭原看了一眼馬上道：「還是老法子．我抄到後門去堵着，你在前面叫門。」說完，便急急轉身抄到後面。

大屁股那間屋子是富貴里裏頭最末的一間，屋子的側面、就是一條長長的横巷，蕭原抄到後門時，先在那條巷子的兩頭張望了一眼，看不到有人影，這才貼伏在門邊的牆上，等待着。

很快，他便聽到黃槐安在前面拍門大叫：「開門，我是保安大隊的黃隊副，要進來搜查一下，快開門！」

蕭原聽着，立刻蓄勢戒備起來。

一會屋內有了動靜，是一個女人的聲音：「黃隊副麽，來了，是什麽事啊？」

接着，蕭原便聽到前面的開門聲，驀地，他聽到黃槐安發出一聲痛叫，跟着便是一聲女人的尖叫。

他立刻猜到，有人在前門奪門而逃，他竟不遲疑就一個轉身閃到屋角前，探頭往横巷的那頭張望。

他馬上便瞥到，一條人影衣衫飛揚地向巷子的那一頭飛奔出去！

他馬上一個閃身轉出牆角，手上的鎗向前一伸，疾喝道：「站住！別跑！」

換來的，却是那條奔跑的人影，猝然側身反臂．朝後——也就是朝他這面開了一鎗！

鎗聲在横巷內震響着，蕭原本能地往下一蹲，食指一扣，也朝那個傢伙開了一鎗！

那個人影應聲在那頭的巷口頭仆趴下去，但隨即便一個滾身，跳起身來，一口氣朝蕭原這面開了五六鎗，拐着脚，閃轉入左手面的一條巷子內！

蕭原這時已無暇顧及黃槐安到底怎麽了，從地上跳起來發足向横巷那頭追去。

在經過屋子前面的那個巷口時，他急促地瞥望了一眼，正好瞥到黃槐安哼唧着，從地上掙扎起來，咀裏吼叫一聲：「蕭老兄，快追啊，不要讓那傢伙跑了！」

原來．他是那個傢伙在那個女人——大屁股開門時．出其不意地在大屁股的背後發力一推，令到大屁股猛地撞向門外面對着的黃槐安。那一撞的力道可不少，又是在冷不防之下，黃槐安被撞得往後便倒．跌在地上．却被那個女人重重一壓、被撞壓得幾乎氣息一窒，昏厥過去．後腦勺上起了個大腫瘤！

黃槐安這傢伙眞是個色鬼．又痛又怒又急之下．却不放過討便宜的機會．乘機在那女人的咀上親了一下，雙手再在她的大屁股上一陣摸捏．才發力將那女人推開．爬起來，對那個傢伙恨極了。

說起來，那個傢伙不但够胆色，也很够狡猾，像是猜到後門有人堵着，居然從前面奪門而逃，確是出乎蕭原與黃槐安的意料之外，而黃槐安根本就想不到那個傢伙胆敢從前門奪門而逃——因爲已明知前面有人堵着，否則，他也不會弄得那麽狼狽了。

那個傢伙確是奸狡過人。

蕭原急追到那頭的轉角處，身子在轉角處往前一現便猝然往後一縮！

「砰砰砰」鎗聲立刻響起、鎗彈緊擦着蕭原的身邊「嘯嘯」掠射過。

蕭原若不是够機警、心思够精靈，要是一下子便追入那條巷子內，那麽，那三鎗便會悉數射中他，只怕他有九條命，也活不了！

他縮回牆角後，立刻貼着牆蹲下來，猛地探出半邊頭，目光急瞥的同時，右手疾探，朝那邊巷內一個貼着牆脚半趴着的人影開了兩鎗！

那個人影的右手一揚身子向後翻倒下去，蕭原那刹那有如一頭夜貓子般自牆角後竄撲出去，其勢快捷得幾乎超越了一個人的體能極限，在那個人影還欲掙扎着要翻轉身來之前，巳竄衝到那人的身前一脚踏住了他的右手前臂，口裏疾喝一聲：「別動！」手中的鎗巳猛戳在那人的臉上！

那個人渾身抖震了一下，發出一聲慌恐的悶哼聲，僵住了。

蕭原這才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總算及時捕住了一個土匪！

身後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同時聽到黃槐安的咋唬聲：「蕭老兄，別讓那該鎗斃的賊頭跑了，我一定要捉到他……」

蕭原扭頭往後一望，便看到黃槐安從那條横巷轉了過來，脚步蹣跚的，連忙叫着道：「黃隊副，放心吧，他巳讓我捉住了！」

「好哇！」黃槐安歡叫一聲：「他媽的，兄弟我可要好好地招呼他一下！」忍着痛奔到來。

蕭原在這時巳將那傢伙手上的鎗繳去

，並已察看出，那傢伙的右脚小腿上中了一鎗，血流不止，右臂膀上也中了一鎗，根本上已喪失了反抗之力——因爲他已不能開鎗！

「讓我看看這傢伙是個什麽樣的人！」黃槐安咬着牙，懷恨地在那人的身上踢了一脚，揑着那人的下巴，硬是將那人的頭拉起來。

那人痛得哼叫出聲。

巷子內又黑又暗，根本不能看清楚那人的模樣，蕭原朝黃槐安道：「黃隊副，請你去就近的人家，借盞燈來，不就可以看清楚他的模樣了麽？」

黃槐安恍然地「嗯」了一聲，便直起身．走到正對面的一戶人家拍門借燈。

附近的人家全都早已被驚醒了，但沒有人家敢開門出來張望一下，以免惹禍上身，那戶人家聽到黃槐安在拍門，雖然驚恐不安，但却不敢不開門。

蕭原乘這機會，已沉狠地對那人道：「聽着，你若不想流血不止而死的話，便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話！」

也不管那人的反應如何，接着便問道：「你叫什麽名字？」

那人痛得呻吟着道：「汪水坤。」

這麽說來，他不就是那伙土匪頭子汪水發的親兄弟麽？

蕭原一聽他立刻回答自己的問題便知道他不想死，一定會知無不言的，當下笑了笑，再問：「你就是那夥將張姑娘的弟弟擄去，勒索贖金的土匪的其中一個？」

汪水坤痛得顫着聲道：「是……啊。」一頓，哀求地道：「求……你……替我將傷口扎起……來，我快支持不住了。」

恰在這時黃槐安已向那戶人家借了一盞油燈，拿着走過來，燈光一照之下，清楚地映照出汪水坤那張橙皮般粗糙煞白抽搐得變了樣的臉面來，蕭原曾聽張鳳琴描述過那夥土匪各人的模樣，故此他馬上便認出他沒有說謊，他確是那夥土匪的其中一個，也就是那伙土匪頭子的親兄弟。

「你媽的，瞧你這副不似人樣的臉面，就知道你不是好人，該去鎗斃！」黃槐安朝汪水坤罵起來。

蕭原此刻最想知道的便是其餘那些土匪的躲匿地點，故此他沒有理會黃槐安對汪水坤的咒罵，馬上動手替汪水坤將手脚上的傷口包扎起來，不讓其再大量流血。

汪水坤的樣子似乎好了一點。

吁口氣，蕭原立刻問：「其餘的人躲匿在那裏？」

汪水坤這一次却不再合作了，閉上嘴巴不說話。

黃槐安立刻氣吁吁地吼起來：「你媽的該鎗斃的賊種！生成賤骨頭，是否要我押你回隊部，好好地伺候你一番，才說出來麽？」

汪水坤仍然咬着牙不出聲。

黃槐安氣得瞪着眼，嘴裏罵了一句粗話，一脚狠踢在汪水坤的身上。

汪水坤只哼了哼。

黃槐安不由惱怒得七竅生烟，一脚便向汪水坤的頭上踢去。

蕭原眞怕他那一脚將汪水坤踢死，忙伸手攔住他那欲踢的一脚：「黃隊副，待我來問他。」

跟着，便盯着汪水坤，沉狠地道：「你充什麽英雄？你不肯說出其餘的人的下落，那豈不是便宜了他們？他們有了那筆錢，可以在外面逍遙快活，摟着女人睡覺，你麽，還不是一樣關在獄中？什麽也得不到？他們却連你那一份也分掉，你自己仔細想想吧！」

一頓，他又道：「你不說，我一樣遲早總會找到他們，不過——」他說到這裏，故意拖長話聲，裝出狠惡的樣子，說下去道：「我會將包扎住你手脚上的傷口的布條鬆解開，讓你繼續大量流血，直到你死爲止！」

蕭原之所以這麽說，一來他看出汪水坤是一個色鬼，二來，也看出他是一個怕死的人，所以，才說得他心癢癢的，又嚇唬得他爲了活命而改變主意！

這一着果然奏效，只見汪水坤的臉色接連變動了幾下，最後，咬咬牙道：「好，我說！」

其實，他剛才之所以那麽「口硬」，純是顧念與汪水發是親兄弟，狠不下心出賣親哥哥，但當他想到，自己在獄中受難吃苦，親兄弟與別的同伙在外面逍遙快活，更且，自己還會受盡痛苦，慢慢地讓血流盡而死，他的意思立刻崩潰了，一向以來，他就不是一個講什麽義氣的人，生死關頭，那裏還管他親兄弟，就算是老子，他也顧不得了。

正當蕭原與黃槐安心頭大喜的刹那，他馬上又道：「不過，我要你們也帮我一個忙——減輕我的罪名！」

黃槐安一聽，衝口便想罵出來，却被蕭原暗中扯了他一下，乘他一窒的刹那，馬上接着說道：「我答應你，一定盡量帮你這個忙。」

說完，朝黃槐安使了個眼色：「黃隊副，你也想盡早破了這件案的啊！」

黃槐安馬上轉過念頭，連聲道：「汪水坤，你放心。我也答應替你盡量減輕罪名，其實，你將其餘的人躲匿的地方說出來，已經將功折罪，我担保你可以坐少幾年牢！」

汪水坤一聽，似乎頗爲放心，吁口氣，說道：「我大哥與其餘的弟兄就躲匿在城外西南方約五里外的一處小山窩中，待我與阿三回去後，明天一大早，便會遠走高飛，不再在這一帶露面！」

兩人一聽，心中大喜，互望了一眼，蕭原開口道：「那裏總該有個名稱什麽的吧？」

汪水坤道：「就是梧桐山與飛鵝山之間的那個山谷窩兒！」

蕭原立刻對黃槐安道：「黃隊副，這是你立功的機會了，請你立刻趕回隊部去召集人手，貪夜去將那夥土匪一網打盡！」

微頓，說笑道：「黃隊副，你不會錯過這個這麽好機會吧？」

黃槐安馬上迭聲道：「不會，這是我的職責啊！」看着蕭原，接說道：「蕭老弟，你可要助我一臂之力啊！」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放心，我會與你們一起去的，不看着將那夥土匪一網成擒，我怎放心。」

正說着，隨着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飛快地奔來一隊士兵，蕭原看着那隊士兵道

：「黃隊副，看來你不用回隊部去召集人手了。」

黃槐安道：「不過一個班多一點，够人手麽？」

蕭原點點頭道：「應該够了。」轉頭問汪水坤，躲匿在那山谷窩子的，共有多少人？」

汪水坤答道：「三個！」

黃槐安一聽，大是放心地道：「已足够了！」

「那就事不宜遲。」蕭原立刻道：「黃隊副，請吩咐兩位弟兄將汪水坤押回隊部替他療治一下傷口，我們立刻趕去！」

「好！」黃槐安抖擻精神，馬上吩咐兩名士兵將汪水坤押回隊部，隨即便與蕭原帶着那一隊士兵，急奔向西門那邊……

× × ×

「蕭大哥，聽福來哥說，你聯同保安大隊的人，在昨晚已將那夥土匪一網成擒，是眞的麽？」張鳳琴一眼看到神態顯得有點疲睏的蕭原馬上興奮得撑起身子來。

蕭原一時間忘記了男女有別，急忙搶到床前，伸手扶她躺回下去，連聲道：「別起來．那樣會牽動傷口，痛麽？」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張鳳琴只是心急地道：「蕭大哥，是眞的麽？」

「是眞的！」蕭原有點惴然地鬆開抓着張鳳琴手臂的雙手。「那個土匪頭子發夢也想不到，他的親兄弟出賣了他，待到發現我們已將他們包圍起來。他們在驚慌失措之下，仍想逃遁結果，讓咱們像甕中捉鼈般，將他們全部擒捉起來，那個汪水發還被我一鎗射傷了足踝，變成了跛子，如今全部被關押在保安大隊內！」

張鳳琴聽着，臉上露出欣喜的神色來．吁口氣，解恨地道：「蕭大哥，他們是應有這樣的下塲？我好高興。」

忽然，目光柔柔地看着蕭原，有點羞澀地道：「蕭大哥，要不是你……你待我太好了。……我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

蕭原被她那兩道柔情似水的目光看得頗感侷促發窘，就是鼓不起勇氣，乘這機會表露出自己的心意來，而且，胆怯得不敢與張鳳琴的目光相觸，躁急得不知說什麽才好，吶吶着，忽然從身上拿了一些東西來，說道：「張姑娘，這是我從那個汪水發身上搜出來的大洋票子，一共是二千塊，還有這塊白玉珮。這都是妳的，交還給你。」伸手遞過去。

張鳳琴却只接過那塊白玉珮，那刹那．她的神色微顯失望，蕭原却沒有看出來那兩道柔得如水般的目光，也變得有點幽幽的。「蕭大哥，我說過，這二千塊大洋，是我出的賞格，也就是你應得的！」

蕭原發急地道：「不，我可沒有說過爲了賞格才帮忙妳的！我不能收下這些錢，我帮你，全是出於自願，也爲了誤會妳——差點害了妳……作爲一種補償的。」

將那些大洋票子放在張鳳琴的手上。

張鳳琴忙推還給他，兩人推推讓讓起來，兩隻手也就你碰我，我觸你的，忽然，兩隻手互相抓握住，原來，誰也想將那些大洋票子塞到對方的手上便抓握住了。

兩人那刹那也停止了推讓，忽然，同時像觸了電般，抖震了一下，互相看着，張鳳琴的臉上忽然飛起兩片胭紅，蕭原也感到臉上陣陣臊熱。

兩個人不知怎的，嘴巴也閉得緊緊的，就像忽然不曉得說話般，其實是緊張得呆住了，那「咚咚」的心跳聲，兩人幾乎可以互相聽到，蕭原更是口乾舌燥的。

忽然，蕭原放開手，就像逃避什麽似的，轉身急步走了出去。

張鳳琴那刹那露出一種幽悵若失的神色來，嘴唇噏動了一下，却沒有叫出聲來，忽然，他拉起被子，將頭幪蓋起來。

× × ×

蕭原在走出房後，一直很後悔沒有勇氣將心裏話向張鳳琴說出來，但他也鼓不起勇氣返回去對張鳳琴表白．第二日．他甚至怯怯的，幾乎不敢去見張鳳琴。

張鳳琴倒是沒有什麽，但眉梢眼角中，却隱現出一絲幽怨之色來。

最開心的，要算張鳳琴的弟弟漢明了，小孩子很快便將那些可怕驚恐的遭遇忘掉，特別是有辛福來的兩個孩子陪他玩。

辛福來這兩天也看出蕭原與張鳳琴的神態有點不對，特別是兩人在一起時，這可令到辛福來有點摸不着頭腦。但他是過來人，很快便看出些端倪來，不禁替蕭原着急起來，但這種情事，可不能够胡亂帮忙的．所以．他只好乾着急。

張鳳琴的傷口好得很快．基本上已沒有什麽大碍，一日，蕭原才從外面回去，辛福來劈面就對他說：「老弟，張姑娘要走了。」

蕭原一聽，恍似當頭响起一個焦雷，整個人呆住了。好一會，才發急地道：「福來哥，我怎麽沒有聽她說起？她眞的要走麽？」

「當然是眞的！」辛福來有點責怪地道：「你這幾天與人家張姑娘說過什麽話來着？張姑娘說：惦記着家中臥病在床的爺爺，所以，決定明天便回去。」

「但……她的腿傷還未完全痊癒的啊！」蕭原情急地道：「她還不宜走太遠的路啊！」

辛福來却道：「她剛才已托我帮她僱了一輛馬車。」

「這……」蕭原情急意亂說不出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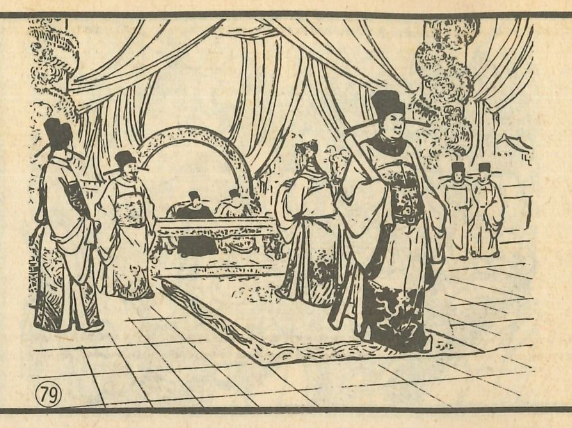
辛福來冷眼旁觀，已看出蕭原的心事來，笑笑道：「蕭老弟，你是怎麽了？明明喜歡人家張姑娘，而你也應該看出，張姑娘也喜歡你，你怎麽就是遲遲疑疑的，不向人家表白？難道要人家張姑娘先向你表露麽？別忘記，人家是個閨女人家啊！蕭老弟，張姑娘可是一個難得的好姑娘啊，你要是錯過這個機會，只怕再也找不到一個像張姑娘那樣的女孩子，你會後悔一生的！」

蕭原被辛福來那一番說得惶急地一把抓住辛福來的手。「福來哥，你說，我現在該怎辦？」

辛福來肅然道：「蕭老弟，你怎麽一下子變得這麽笨了？當然是馬上去找張姑娘，將你對她的心意表露出來，趁這時候漢明正與我那倆個孩子在後面玩耍，快去吧！」說完用手推推蕭原！

蕭原被他一推脚步急急地向張鳳琴住的那間房子走去。

（以下轉入第64頁）



79　父子二人登殿，由宰相張邦昌作主，一面派趙佶的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到江南去召集各路兵馬，一面拜李綱爲帥，宗澤爲先鋒，湊五萬人馬，趕往黃河退敵里。



80　李綱奉了聖旨，退朝回府，派手下親隨張保請宗澤來商議出兵，李綱感到連年國家元氣大傷，軍中缺乏將才，士兵缺糧少衣，不易取勝。



81　宗澤安慰了李綱一番，又推荐當年在武場槍挑小梁王的岳飛。二人當即寫了一封信，派張保趕往湯陰縣麒麟村，請岳飛速來軍中。



82　李綱和宗澤帶了五萬人馬到黃河口安下營盤，沿河一帶，分兵防守。過了幾日，派往湯陰的張保到大營回報，說岳飛正患大病，不能起床。宗澤非常失望。



83　這時已到冬天，連日刮風下雨，河邊越加寒冷，宋兵還不曾發棉衣，單衣鐵甲，個個都凍得發抖，遠望金兵，在對岸打造船隻筏子，却都是皮衣皮帽，身強力壯。



84　不久，黃河冰凍，兀朮不等船隻造齊，逕從冰面上衝殺過來。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三

徐玉珊 · 編繪

岳母刺字（三）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73　兄弟二人一言不發，回到自己房中，背上行李，提了兩條鐵棍，雙雙出了城門。



74　二人走不到二三十里，正迎着金兵前鋒。他倆就要開兩條鐵棍，劈劈啪啪，將番兵打個落花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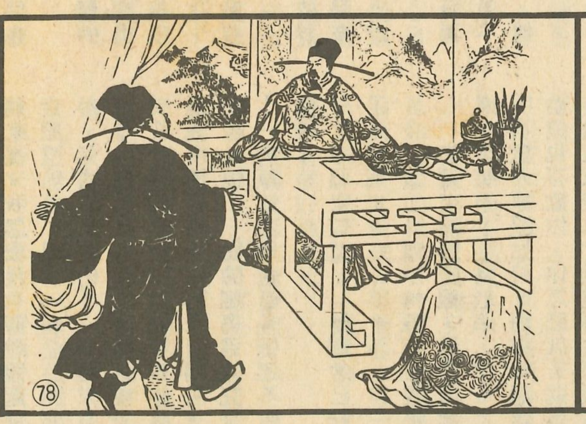
75　弟兄兩個殺到半夜，失散了，只得各自打出一條血路，分頭投奔別處。



76　次日，張叔夜迎到城外犒賞金兵，求兀朮不要傷害百姓。兀朮接受投降，仍叫張叔夜守河間府，然後繼續向前進發，預備到黃河口安營，等待造船渡河，攻打京城汴梁。



77　金兵已經逼近黃河對岸的消息傳到汴梁，正在龍德宮畫畫的道君太上皇帝趙佶，嚇得手中的畫筆都掉在地上了。



78　趙佶忙到寧德宮問他的兒子趙桓怎麼辦，趙桓也慌得失了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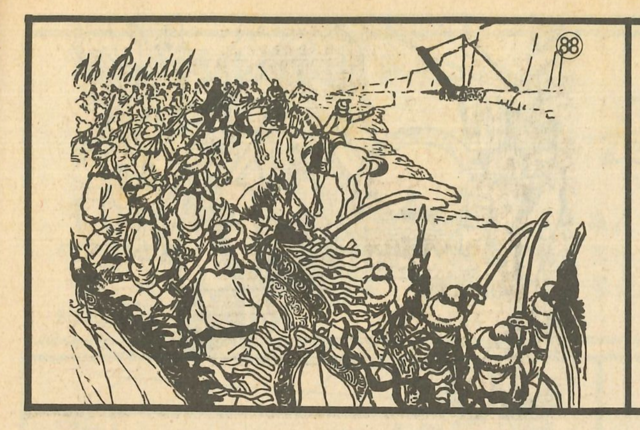
85　宋兵盡管冷得連刀槍都不大拿得住，仍然奮勇截殺，拼命抵抗，終因寡不敵衆，紛紛敗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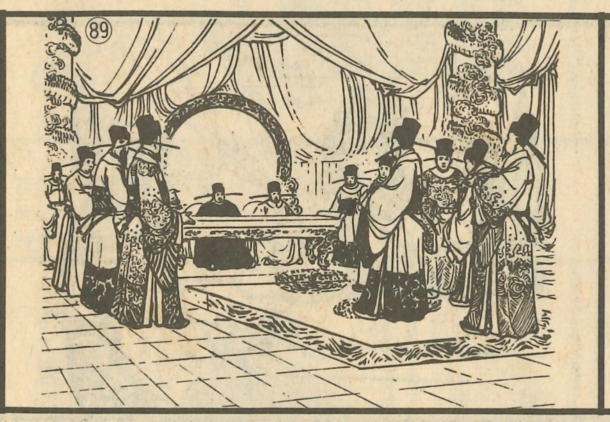
86　李綱、宗澤丟了黃河口，只得帶了殘兵，逃回汴梁。



87　二人還未進城，早有張邦昌派人前來傳旨，將二人摘去印信，削職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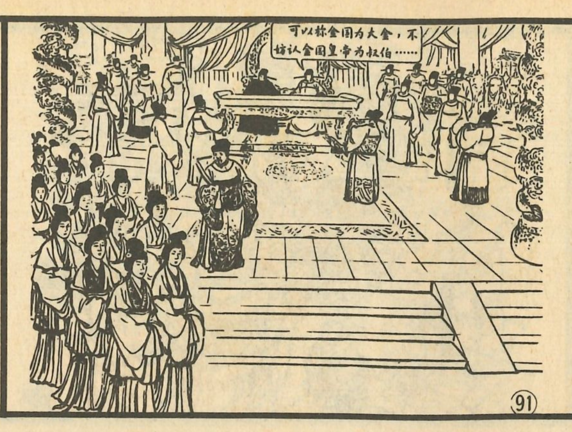
88　金兵直追汴梁，將外城團團圍住。



89　趙佶、趙桓慌忙召集文武百官問計，百官議論紛紛，少數主張背城一戰，多數主張死守，等各地救兵到來。



90　獨有宰相張邦昌，一不主戰，二不主守，建議備重禮向兀朮求和。



91　張邦昌的主張，最合皇帝的心意，當即打點起黃金一車，錦緞千疋，美女歌童一百名，由張邦昌帶了去見兀朮。



92　張邦昌來到金營外求見。兀朮聞報，問哈迷蚩張邦昌是宋朝的忠臣還是奸臣，哈迷蚩說他是大大的奸臣，兀朮就要吩咐把他砍了，哈迷蚩連忙勸住。



93　張邦昌見了兀朮，爬在地上，口呼千歲。兀朮等他說明求和之意後，提出了非常可怕的要挾：限期獻出金帛數千萬，割黃河以北土地給金國，還要送親王到金國做抵押。



94　哈迷蚩在旁也說："你若能將此事辦成，定有你的好處。"張邦昌聽了，連連叩頭。



95　張邦昌回來說了兀朮的苛刻條件，京城幾萬百姓，齊集到宮門前，跪在台階上求皇帝萬萬不能答應，並請皇帝削去張邦昌官職，再用李綱、宗澤，堅守京城，等勤王兵到，殺退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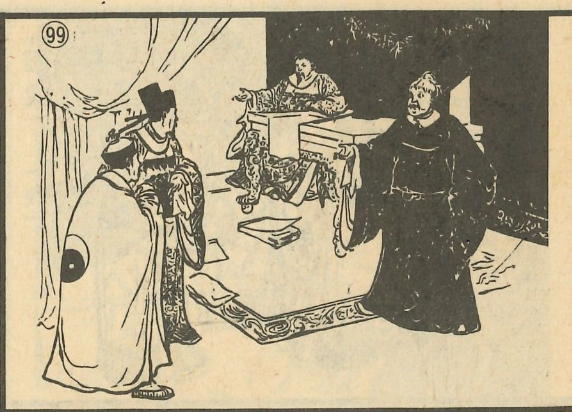
96　趙桓只圖偷安眼前，不聽百姓的請求，答應了兀朮的條件。可是單是黃金一項，就很難在京城裏湊足。



97 過了限期，黃金不能如數送到金營，兀朮就開始猛攻。這時京城只剩三萬名衛士，拼命守禦，又死傷了大半。



98 兀朮終於把外城攻破了。趙佶趙桓父子，躲進寧德宮，只會披頭散髮，頓足捶胸地祈求老天保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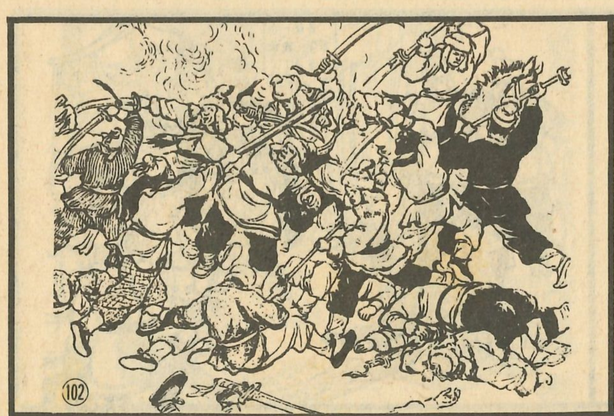
99 這時金兵已經攻到內城宣化門了，張邦昌舉薦了一個道士，名叫郭京，自稱能使"六甲法"退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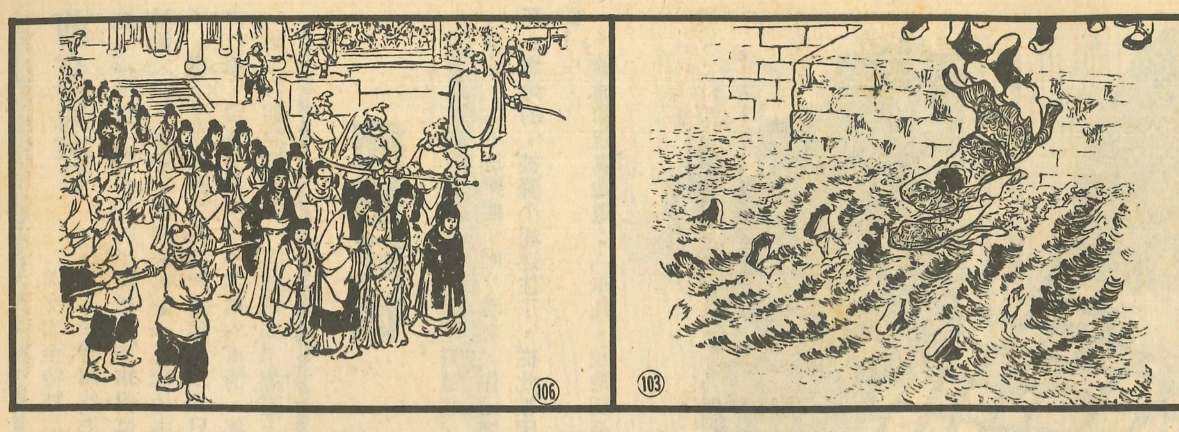
100 郭京上城，命令守兵一齊下去，大開宣化門，出城向金兵反攻。他說他會在城頭作起法來，請神力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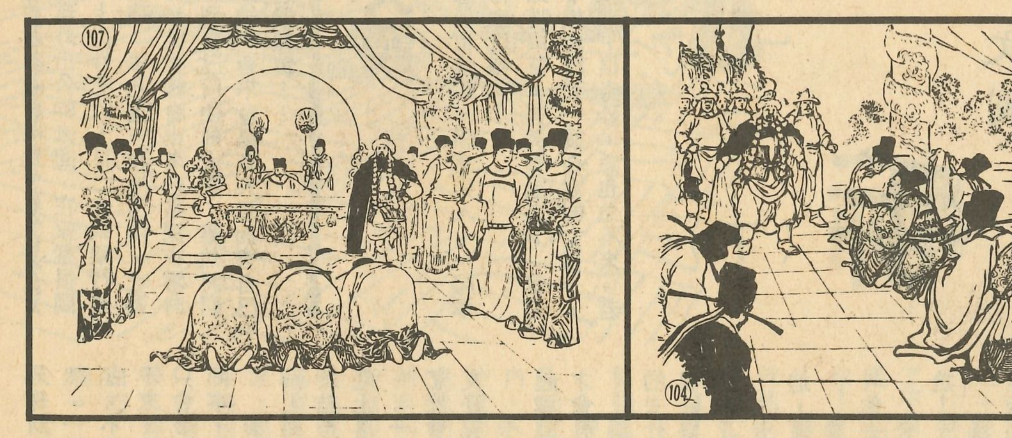
101 結果宋兵大敗，郭京假說下城作法，出了城門，就溜跑了。金兵趁勢進了內城，四面放起火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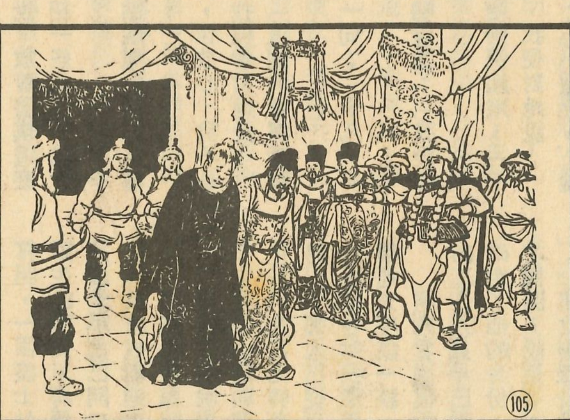
102 多少士兵和百姓，力戰頑抗被殺。



103 多少老臣和儒士，投火跳河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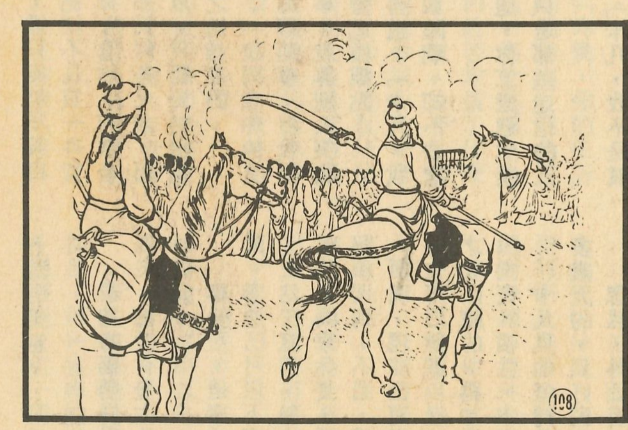
104 但也有許多奸臣，以張邦昌爲首，乖乖地作了降官，還向兀朮獻出了皇族的名册。



105 趙佶、趙桓父子，雙雙作了俘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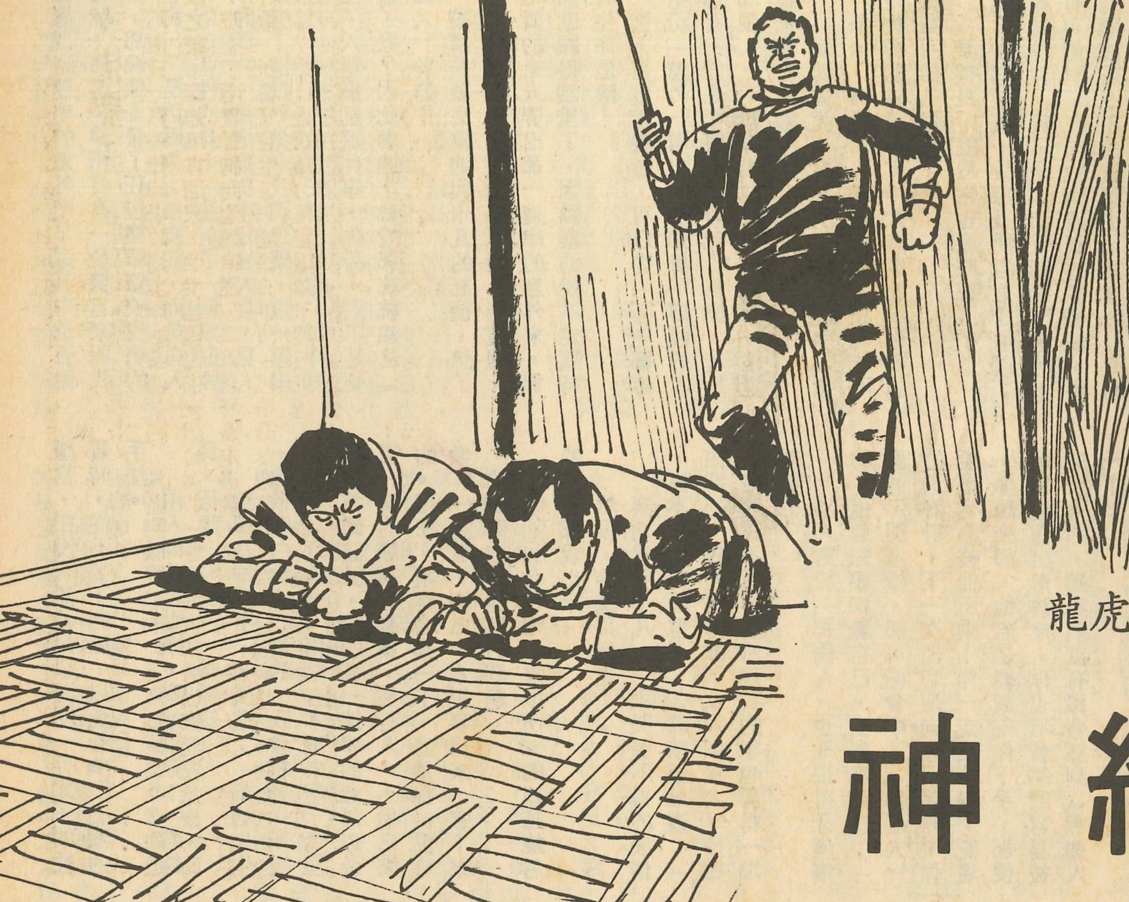
106 從后妃、太子到所有皇族，都被金兵捉盡，王子當中，只有趙構在外沒有被俘。

107 金兵在京城擄掠了幾日，兀朮怕宋朝百姓不服統治，又怕各地勤王兵到，不敢久留，就把張邦昌立爲皇帝，國號大楚。



108 兀朮決定領兵暫回本國。他們先將趙佶、趙桓押上囚車，又把太子、公主、駙馬、后妃、親王，和不肯服從張邦昌的文武百官，盡數編入俘虜隊伍。（待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特技演員泰迪因女友碧琪外出公幹未回，在家裏很悶，打電話給報館的老友卡凡，約他晚上出外吃飯，自己先到銀行提欵，不愼被一賣牛什的小販用木頭車邊傷了脚，入醫院敷藥，卡凡趕來和他出院，吃過晚飯之後，泰迪不肯回家，要卡凡陪他去夜總會高興一番，從夜總會出來已是深夜零時了，碰上了兩隻野狗向他們追逐，二人只好邊走邊避，來到自己所住的大厦，雖然將惡狗打暈，跟着又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都是令泰迪驚心動魄，會不會是有人想加害自己，因爲以前見義勇爲，可能得罪了黑道上的人，他們想趁機報復……



神經殺手（下）

龍虎雙傑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痴戀狂徒 兇性大發

卡凡被泰迪那番說話說得好笑起來。「泰迪，你不是樂瘋了吧？看來，你已經死心塌地的，被蘇小姐迷住了，從此被困呀！」

泰迪卻認眞地道：「卡凡，我是認眞的，我很想你也找到一個意中人，一起舉行婚禮，有意思極了！」

卡凡卻嘆口氣，苦笑着說道：「泰迪，我何嘗不想認識到一個合意的女孩子，但姻婚這種事，很奇妙，急也急不來。若是緣到時，推也推不掉，這只能夠順其自然，一點也強求不得，結婚不是買一件貨品，不合意可以隨便扔掉，當然，若是合不來，也可以離婚，但那又何苦來哉，那只會令到雙方痛苦，所以，我對於結婚這回事，一向都持愼而重之的態度的。」

泰迪深表同意地道：「我同意你的見解，雖然這年代視離婚爲等閒事，但我對於結婚，却視作終身大事，就算別人笑我老土落伍，我也不會改變這種觀點！」

一頓，忽然色然而喜道：「卡凡，我怎麽會想不到，這麽近城隍廟，卻不去求支好籤！」

卡凡惑然道：「泰迪，你怎麽忽然說起城隍廟、求籤的，那只是那些迷信的人才會有興趣的啊！」

泰迪連連搖手道：「卡凡，我不是眞的去什麽廟求籤，而是說，放着碧琪這麽個好媒人，怎不叫她介紹一些女孩子給你認識！」

卡凡這才恍然，有點靦覥地道：「泰迪，這有點不好意思的！」

泰迪笑道：「卡凡，你放心，我不是叫你去與碧琪說，是我找機會對她說！」

卡凡透口氣說道：「這就不會那麽尷尬！」

泰迪盯着卡凡追問一句：「卡凡，不是說笑的！」

卡凡不好意思地吶吶說道：「我沒有說是說笑啊！」

一句話，引得泰迪哈哈笑起來。「卡凡，明天碧琪來探我時，我便對她說！」

卡凡「殊」地一聲：「小聲點。」臉上滿是笑意。

× × ×

泰迪的傷勢好得很快，而在這段日子以來，都沒有發生什麽事情，卡凡總算鬆一口氣。

算一下，是泰迪入住私家醫院的第六天，泰迪已可以下床，利用一根枴杖走路，正站在窗前，與卡凡商量，想在明天便離開，回家休養，畢竟，住在醫院中雖然照顧週到，不過，總不像在家中那麽方便，何況，現在已可以走動，雖然困難一點，也可以照顧自己，泰迪就是因爲這樣，才要出院的，再加上他生就一種．龍床不如狗竇的慣性，才堅持要出院的。

卡凡見他堅持，本來還想他在醫院住多幾天的，只好同意他出院。

忽然，外面有人敲門，卡凡忙去將門打開，一個護士站在門前，後面站着一個陌生的男人，穿便裝的，卡凡正想詢問，那護士小姐已開口說道：「卡凡先生，這位探長來找泰迪先生。」

說完，便讓開一些。

卡凡在醫院內陪伴泰迪，這幾天來，那些護士小姐與醫生都與他認識了。

卡凡目光轉落在那個一步步走上來的男人，那人已從身上拿出證件，遞到卡凡的面前。「我是西區警署的黎探長，要找泰迪先生談一談。」

卡凡看過他的證件無誤（其實，醫院的工作人員早已看過這位黎探長的證件，確定了他的身份，才准許他進來的），這才讓開，說道：「黎探長，請進來吧。」

那位黎探長點點頭，走進房內。

那位護士小姐朝卡凡含笑點點頭，便轉身離去，卡凡便關上門。

泰迪站在窗前早已聽到那些話，並且已轉過身來，看着那位黎探長道：「我就是泰迪，黎探長，有什麽貴幹？」

卡凡在後面忙招呼道：「黎探長，請坐。」

黎探長也不客氣，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看着泰迪，露出同情的神色，說道：「泰迪先生，我有一個壞消息要告訴你！」

泰迪神情猛震，他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就是：這個壞消息不是關連到碧琪的身上吧？忙脫口疾聲道：「黎探長，是什麽壞消息？」

卡凡在聽到黎探長那樣說時，神情也緊張起來，看着黎探長。

黎探長嘆口氣道：「昨晚，你的住所不知被什麽人將大門與鐵閘爆開，進入屋內，大肆搗亂，就像打過一場仗那樣，由於我們不清楚你在住所內是否放置了什麽貴重物品，又或是錢財，所以，我今日循例來向你告知這件事，詢問你家中有什麽貴重的財物，也了解一下，你是否有什麽仇人，因爲，這件案子表面上是普通的爆竊案，但從現塲那種被大肆搗亂的情形看來，只怕其中有什麽內情，所以，我特地來向你了解一下！」

泰迪聽黎探長說他的住所遭到爆竊並被大肆搗亂，一時間呆住了，臉色青青白白的，雙手也拳握起來，閉着咀唇一聲不响。

若是換上了另一個人，在突遭「意外」之下，還禍不單行，連住所也遭人爆竊並搗亂，只怕他早已忍受不住，昏倒過去了。

卡凡忙過去扶住泰迪。

他的心中也替泰迪感到十分難過，憤怒！

黎探長大概也明白到泰迪此刻的心情，所以，他很同情地看着泰迪，並不催促他說話。

半晌，泰迪才怒目圓睜地切齒說道：「一定是他，一定是那個傢伙幹的！」

黎探長馬上神色一震，急聲說道：「泰迪先生，你知道那個爆竊你住所的那名竊匪是誰麽？」

泰迪已經氣怒得渾身顫抖，說不出話來。

卡凡忙插口道：「黎探長，泰迪不是說知道是什麽人爆竊他的住所，他不過猜測可能是那個令到他這幾日以來，接連遭遇到一連串意外的人幹的！」

一頓，他馬上又加以解釋道：「黎探長，我們根本不知那個弄出一連串意外的人是誰，但卻猜測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幹的！」

黎探長仍是有點不明白地說道：「泰迪先生，你可否將所有的事情說個清楚明白？」

泰迪透口大氣，將他這幾日來接連遭遇到的一連串意外，向黎探長一一的說出來。

卡凡待泰迪說完，馬上接口道：「黎探長，那一連串的意外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麽可疑，但一個人倒霉，也不會接二連

三地遭遇到連串的意外吧？這其中是否耐人尋味，何況，早兩日有一位警官來對我們說，那晚像是發了狂般襲擊噬咬我們的兩隻狗，不是因爲染上瘋狗症，而是有人在那兩隻畜牲的身上，注射了一種類似興奮劑的藥物，那兩隻狗才狂性大發，見人便撲噬！這就不免令我們思疑，這一連串的意外，是有人故意安排出來的，如今再發生了入屋搗亂這件事，你說，這不是更明顯了麽？因此泰迪才會說那統統都是『那個人』幹的！」

黎探長聽完泰迪與卡凡的話後，想了一下，認爲兩人的看法與思疑不無道理，若是眞的有人弄出那一連串的意外來，那事態就顯得嚴重了，因爲泰迪說不定隨時會有生命危險！

這不是危言聳聽，可以從「高空擲磚」這份「意外」看出，那個擲下磚頭的人，極有可能是要將泰迪殺死！那麽，若是「那個人」不殺死泰迪便誓不罷手，他豈不是仍會有危險。

「泰迪先生，從你所說的一連串『意外』看來，確是令人隱隱感到，這可能不會是純粹的意外，其中大有問題，你們的看法是可能是對的！」

「黎探長，既然你也這麽認爲——」泰迪才說到這裏，黎探長便急急搖手道：「泰迪先生，我不是『這麽認爲』，而是『有可能』，在未找到確實的證據前，我們的態度是：不會貿然去『認定』什麽的，你明白嗎？」

泰迪和卡凡與警方合作過不少次，自然明白警方一向辦案的作風與手法：公正謹慎，在沒有證據足以證明一件案子的性質時，從不妄下判斷，以免影响了查案的手法。

兩人同時點點頭，泰迪說道：「黎探長，是我一時失言，請原諒。」

黎探長擺擺手，笑笑道：「泰迪先生，我很明白你的心情的，我會根據你所說的那些『意外』，再結合本案來辦，希望能够找到證據，證明那一連串的意外以及這一次的爆竊搗亂案，是有人一手做出來的。現在，請你合作一下，盡量提供點綫索。」說着，掏出一本紀事簿來，接下來，問了泰迪一連串的問題。

泰迪也合作地，盡他所知的或是能答的，全部說出來。

然後，黎探長便走了。

泰迪看着卡凡，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握拳用力搥着窗台，苦澀憤慨地道：「他媽的，我到底得罪了『那個衰人』什麽！他殺我不成，居然連我的家也弄得一塌糊塗的！」

卡凡對於「那個人」也是恨得牙癢癢的，但他却壓抑着自己，安慰泰迪道：「泰迪，別這樣，那可能會中了『那個人』的激將計，下一次他若是向你下手時，你便很容易被他所乘！你一定要冷靜，記着，你越冷靜，他若是續續向你下手，那便越容易露出形跡來，你也不會那麽容易被他所乘的，那我們就有機會抓到『那個人』了！」

泰迪憤慨地叫道：「卡凡，我怎麽也忍不下這口氣！」

卡凡冷靜地道：「泰迪，忍不下也要忍，不然……」下面的話他忽然住了口，說不下去。

泰迪忽然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苦澀地笑道：「剛才還說想回家中休養，看來，我還要在這裏住下去了。」

「那就在這裏住下去吧。」卡凡乘機道。「『那個傢伙』能够爆開鐵閘大門，那證明你的家也不大安全，還是住在這裏比較安全啊！」

泰迪無奈地道：「如今想不繼續在這裏住下去也不成！」

一頓，又道：「不過，你盡快替我回去看一下，我那間屋子被人弄成什麽樣子，我不能長久住在這裏的啊！」

卡凡道：「你可以到我家去住。」

泰迪搖搖頭道：「龍床不如狗窩，我始終要回去住的！」

「那好吧，待碧琪來探你，我便到你的家中去看一下。」卡凡說：「不過，若是現場有警員看守的話，我不是屋主，他們不知讓不讓我進去。」

泰迪道：「你可以先到警署找黎探長說一下的啊！」

卡凡想想，點頭道：「也是。」接着又問：「泰迪，你家中可有放了什麽貴重的財物？」

泰迪道：「貴重的財物倒沒有，我在銀行開了個保險箱，都放在保險箱內，不過，銀行存摺却放在房內，但願沒有被拿走或是撕毀吧，不然，那就麻煩了！」

卡凡安慰他道：「既然只是搗亂，相信『那人』不會拿走東西的！」

「但願如此！」泰迪嘆口氣道：「要是讓我捉到那個衰人，我不會輕易放過他的！」

×　×　×

碧琪來到後，卡凡立刻離開醫院，趕往西區警署。

走出醫院門外時，他看到一個有點面善的人在醫院門外徘徊，起初，他不免心中起疑，很自然便想到：會不會是一直在暗中弄出一連串意外的那個傢伙？

但馬上，他便暗自失笑起來，暗怪自己太過敏感。

因爲他立刻便想起，那個人正是昨日他走出醫院時，幾乎撞上他的那個冒失鬼。這一次看清楚之下，發現那個人神經兮兮的，似乎不大正常。不過，他却不像街上常見的神經流浪漢那樣，穿得破破爛爛，骯髒得就像打從垃圾堆中鑽出來的一樣，身上滿是污垢，令人作嘔，而是穿着得頗爲整齊乾淨，人也頗斯文，口中不停地嚅動着，唸唸有詞，就像和尚唸經，不少路人走過，都對他投以一瞥奇怪的目光，敬而遠之地不敢走得太近。

「又是個黐綫佬。」卡凡暗說一句，心中生出一絲同情，不再將那個神經佬放在心上，截了一輛街車，往西區警局。

在警署內找到黎探長，向他說明來意，黎探長一口便答應他，並且親自帶他回泰迪的家去看一下。

原來，他是有些問題，想再問一下卡凡。

來到泰迪所住的那幢住宅大厦，在管理處向那個管理員表露身份，那個管理員見是警方人員，而且是探長，忙不迭道：

「阿SIR，……」

黎探長打斷那個管理員的話，說道：「我要到十五樓遭到爆竊的那個單位去看一下，請你拿鎖匙給我！」

原來，警方人員在經過一番調查後，由於泰迪的住所的鐵閘與大門的鎖都被弄壞了，無法再鎖上，所以，警方人員在離去時，吩咐管理處的人找來一條鐵鍊，一把鎖，將鐵閘用鐵鍊鎖起來，以免被人再潛入去。

管理員急忙拿出一條鎖匙，交給黎探長。

黎探長接過，便與卡凡乘升降機直上十五樓，才走出電梯門外，卡凡一眼便看到泰迪的住所鐵閘，果然是被一條鐵鍊鎖住。

黎探長上前去將鎖開了，解下那條鐵鍊，打開鐵閘，再推開虛掩住的大門，與卡凡走進去。

才走入屋內，卡凡便在心中叫一聲：「苦也！」

眼前的情景，確是有如黎探長所說，像是戰場一樣，屋內到處亂七八糟地滿是被撕破的衣物及雜物書籍等，那三張梳化雖然仍然擺放在原來的地方，但却被利刀割破了墊背的皮革，矮几也被折毀，總之，屋內的擺設沒有一樣是完好的。

兩間房內的情形也差不多，不但被子床墊被撕割破爛，連所有的衣服也沒有一件是完好的，地上散滿了被撕碎的泰迪的相片。只有浴室與廚房比較好一點，沒有什麽損毀。

卡凡看過後，暗暗替泰迪叫苦，因爲從破壞的情度看來，泰迪的損失可大了，他若是出院回家，甚至連一件衣服也要重新添置，而更麻煩的是，還要清理屋內那到處都是的破爛物件。

泰迪這一次的損失可謂慘重，而那個大肆破壞的傢伙，大概與泰迪有十宼九仇吧，否則，怎會這樣對待他？

就連黎探長看到屋內情形，也不由皺起眉頭，臉有怒色地道：「幹出這種事來的人，簡直是個狂人！」

卡凡嘆口氣道，「黎探長，你們偵查到什麽綫索麽？」

黎探長攤攤手道：「仍然茫無頭緒。」接下來反問卡凡。「卡凡先生，你是泰迪先生的好朋友，據你所知，泰迪先生是否有與什麽黑人物來往？」

卡凡一聽，眼一瞪，生氣地道：「黎探長，你不是懷疑，泰迪是什麽黑人物，或是與黑人物勾結的人吧？」

黎探長忙道：「卡凡先生，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泰迪先生有沒有得罪過什麽黑人物。從屋內毀壞破損的情形看來，我們懷疑，這是黑人物幹的！這很像是一些黑人物的手法！」

卡凡這才釋然，想一下，說道：「這半年來，特別是他結識了現在的女朋友蘇碧琪後，他可以說得上收心養性，應該沒有得罪過什麽人……」

「卡凡先生，你說泰迪先生有一個女朋友叫蘇碧琪的？」黎探長忽然雙眼烱烱地看着卡凡，打斷了他的話。

卡凡怔了一下，說道：「黎探長，你不是懷疑蘇小姐吧了？」臉上露出不以爲然的神色。

黎探長忙道：「卡凡先生，我們不是懷疑那位蘇小姐，而是不放過任何可供調查的綫索，那位蘇小姐以前是有男朋友的……可能不忿被橫刀奪愛——因而……向泰廸先生洩憤……這是我的假設，但却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性！」

卡凡聽黎探長這樣說，才不說什麽。

事實上，警方確是有權懷疑任何與泰廸有關係的人，包括卡凡在內！

結果，黎探長請卡凡說出碧琪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來，但卡凡只知道碧琪的電話號碼（還是泰廸前幾天告訴他的），黎探長記下來，又再問了卡凡一些問題，才與卡凡離去。

×　×　×

以後的幾日，卡凡有空便到泰廸的住處，替他請人清理了屋內所有破爛的物件，再請鎖匠來更換被毀壞的舊門鎖，然後才替他買了一套梳化及一些物件，總算像點樣子。

而泰廸的存摺幸好沒有被那個入屋搗毀物件的人發覺——泰廸收藏在房內那張書桌的暗格內，不然，又有一番痲煩！

而這件事，泰廸吩咐卡凡不要告訴碧琪，以免令到她受驚，替他担心。

將屋子重新弄整理後，卡凡再照着泰廸所說的尺碼，替他到服裝公司買了幾件衣褲，讓他有衣服替換。

幸好這十多日都沒有發生什麽事，而泰廸的左脚雖然還敷着石膏，但已可以不用拄着拐杖行走，據醫生說，再過兩天，便可以拆去石膏——也就表示，他的脚傷已基本痊癒。

泰廸決定拆了石膏出院回家。

卡凡却要泰廸到他的住所去住一段日子，那樣比較安全。

但泰廸却不肯，他已發狠了，一定要搬回家中，看看那個傢伙還有什麽手段對付他。卡凡拗不過他，只好依他。

兩日後，泰廸眞的拆了石膏，他馬上便要卡凡辦理出院手續！

而他則馬上打電話通知了碧琪。

碧琪由於要上班，所以不能趕來陪他出院。

泰廸倒不介意，甚至希望碧琪在這段時間不要來找他，以免因爲與他在一起而有什麽危險。

他很重視與碧琪的這段感情，自然的是緊張她的安全。

辦好手續，繳交了費用後，卡凡便陪泰廸離開醫院，站在醫院門前的馬路邊，截街車回泰廸的住所。

很快便截到一輛街車，卡凡在走上車子的一刹那，瞥到一個熟悉的臉影在前邊的醫院牆角後閃了閃，他一眼便認出是那個一共見過兩次的「黐綫佬」，也不以爲意，鑽進車廂內，關上車門，街車便往前駛去。

回到泰廸的住所中，泰廸看一眼屋內面目全非的擺設情形，不禁哭笑不得！

「卡凡，我這幾年來，好不容易才積蓄了一筆錢，想不到——這一次却用去了一半，我現在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句話了！」泰廸苦澀地笑着。

卡凡一時之間，不知怎麽說才好。

「卡凡，我眞希望那個衰人馬上再向我下手，好讓我有機會將那個人揪出來，看看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泰廸激憤地說。

卡凡忙道：「泰廸……」

忽然間，電話「鈴鈴鈴鈴——」地驟然响起來。

兩人都被那突如其來的電話鈴聲嚇了一跳，泰廸一欠身，拿起放在矮几上的電話筒，「喂」了一聲。

話筒內却有一陣電流聲，聽不到對方的說話聲。

泰廸起初還以為是碧琪打來的，滿心高興，這時已知道不是，聽不到對方說話，便連「喂」了兩聲。

忽然，話筒中傳來一陣陰森怪氣的詭笑聲，若是換上胆小的女人，準會嚇得尖叫出聲，馬上將話筒扔掉，泰廸聽到那一陣笑聲時，也感到汗毛倒豎，但他却一點也不驚怕，沉聲道：「喂，你是誰？」

但話筒却忽然沒了聲。

卡凡看到泰廸臉上神色驟變，敏感地瞪大眼，緊緊地注視着泰廸的神色變化，同時也湊過身子，希望能聽到話筒內的聲音。

因為他馬上便猜測那可能是「那個人」打來的。

泰廸不由衝口說了一句粗俗的話，話筒內馬上又响起一陣陰森怪氣的詭笑聲。

泰廸朝話筒怒叫一聲：「黐綫佬！你在鬼笑什麽？」豈料他才叫出聲，話筒內便傳來「咯」的一聲，對方收了綫！

泰廸重重地將話筒放回機座上，又罵了一句粗語。

卡凡急忙問道：「泰迪，是什麽人打來的？」

泰迪怒氣衝衝地道：「是個黐綫佬，只是在電話內怪笑！」略一頓，沉聲道：「有可能是那個衰人打來的，故意不說話，嚇我！」

卡凡馬上緊張起來：「我看到你聽電話時的表情，已猜到可能是那個人打來的，泰迪，你這麽說，那就有可能了！哼，他終於忍不住了，以前，我們是連影也不見，這一次終於聞其聲了，可能很快便可見到其人，那時，我們說不定就可以抓到他！」

泰迪揑着拳頭晃了晃，說道：「卡凡，若是讓我抓到那個衰人，我一定讓他嚐一下我的厲害。」

卡凡道：「泰迪，你今後要更加小心，那個傢伙一定是忍不住了，才打電話嚇你，只怕他很快便會採取更激烈的行動，你的處境也就更危險了！」

泰迪却道：「我倒希望那衰人馬上與我攤牌，我巳受夠了那個衰人這種陰險的手段！」

卡凡道：「你若想他快些露臉與你攤牌，那你就更要沉住氣，盡量弄到那人沉不住氣，他便會露出形跡來！那就對我們變得有利！」

泰迪雖然激動，但也認為卡凡說得有道理。「卡凡，你說得對，我們必須沉住氣。」忽然，他有點担心地道：「我不怕那衰人還有什麽花樣對付我，我只担心碧琪……」

忽然間，電話又响起來，泰迪馬上將下面的話咽住，與卡凡交換了一瞥，才拿起話筒來。

他立刻便聽到話筒中响起一個女子嬌甜的語聲：「泰迪麽？」

泰迪一聽，高興得叫起來：「唏，是啊，妳是碧琪！」

卡凡在旁聽他那樣說，又看到他眉飛色舞的，知道這個電話不是那個「衰人」打來的，而是碧琪，連忙坐開一點，心中暗道：「莫非愛情眞的是那麽奇妙，甜蜜？」他馬上便從泰迪那陶醉的臉色，得到證實。

泰迪放輕了聲音與碧琪說了一會，才笑意盎然地放下話筒，對卡凡道：「剛才碧琪在電話中說，她一會便從寫字樓趕來，為了慶祝我的脚傷好得這麽快，請我們到外面去吃飯。」

卡凡羨慕地道：「泰迪，碧琪對你眞好。看來，她對你很喜歡啊！」

泰迪可樂了。「卡凡，碧琪眞的對我很好。」一副幸福陶醉的表情。

卡凡說道：「泰迪，等一會碧琪來了，你們去吃飯吧。我想回家一趟，收拾一下。」

泰迪着急地道：「卡凡，你怎麽了，你不是不好意思吧？碧琪特別對我說，一定要請你去，你可不能走啊！」

卡凡苦笑道：「泰迪，我……只是不想……」

「不想做電燈胆，是麽？」泰迪責怪地打斷了卡凡的話。「卡凡，我與你是死黨兼老友，比兄弟還親，你竟然會這麽說，我心中很難過，也很感不安，我怎麽會介意……」

卡凡忙道：「泰迪，不要說了，我去便是……」

泰迪才高興地說道：「卡凡，這才像話！」

話才說完，電話鈴聲又响起來，泰迪與卡凡對看了一眼，泰迪才一把拿起話筒，故意不出聲，聽聽對方到底是什麽人。

豈料，對方也不出聲，話筒中只有電流聲。

泰迪馬上朝卡凡打了個手勢，表示有古怪。

卡凡忙坐近泰迪，凑過頭去傾聽。

泰迪又等了一會，對方既不說話，又不收綫，很明顯，是想他先開口，他忍不住，朝話筒「喂」了一聲，問道：「你是誰？」

「黐——綫——佬——」話筒中立刻傳來怪腔怪調的聲音。

泰迪雖然認不出這一次的聲音，是不是與上一次打電話來的那陰森怪氣的笑聲出自同一個人，但他猜測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這一次，他努力壓抑着，說道：「喂，你一定是剛才打電話來的那個人！」

話筒中又傳來那怪腔怪調的聲音：「黐——綫——佬——嘻嘻嘻……」接下來發出一串令人汗毛倒豎的嘻笑聲，令人想起了白痴的傻笑。

泰迪仍然沉住氣。「喂，你想怎樣？說啊！」

話筒中馬上又靜下來，一會，才聽到那聲音道：「你害——怕——麽？」

泰迪道：「我害怕什麽？」

「嘻嘻嘻……」話筒中先是一陣怪異的嘻笑聲，接下來，那聲音才道：「怕——死——麽？」

泰迪抬高聲音道：「你也怕死麽？」

對方却不回答他，說道：「嘻！你要死了！」

「你怎知我要死了？」泰迪忽然後悔沒有事先拿出錄音機來，將對方的說話錄下來，不過，他家中根本沒有錄音機，因為那個潛入他家中的人不但將他家中所有的衣物及物件毀壞了，連他的電視機，收錄音機也毀壞了。

「因為我要你死！」那聲音仍然一字一拖的。

卡凡在旁邊聽得很眞切，示意泰迪繼續引誘對方說出更多的話來。

泰迪朝卡凡眨眨眼，對着話筒說道：「你又不是法官，我又沒有犯法，你更不是上帝或者是閻王爺，你有什麽辦法要我死？」

「但我可以殺死你！」那聲音變得急促激動起來，連串地說下去：「我要殺死你！我要殺死你！殺死你！殺——死——你！」

泰迪的耳朵幾乎被那聲音震得快要聾了，忙將話筒移開一些，一會才將話筒放回耳朵上，說道：「你為什麽要殺我？」

「因為你該死！你是狗，你不是人！你是禽獸！你是烏龜王八蛋！」那聲音尖厲得幾乎將泰迪的耳膜震破，咔地一聲，收了綫。

泰迪將話筒放下，與卡凡相對噓了一口氣，有點高興地道：「卡凡，那傢伙開始沉不住氣了。」

卡凡道：「而且，事情也總算有了點眉目，你遭遇的連串意外，果然是有人故意弄出來的，極有可能就是剛才打電話來的那個傢伙！」

泰迪伸伸腰，說道：「八九不離十是那衰人弄出來的！卡凡，你都聽到那人的說話了？」

卡凡點點頭。

「你有沒有聽出，那個衰人說話的聲音有點怪怪的，似乎有點發神經的。」泰迪一時間找不到更恰當的話來形容，只好揮揮手。「像個瘋子！」

卡凡點頭同意。「不錯，那傢伙由始至終，都顯得有點神經質的！」

「對！對！」泰迪連聲道。

忽然，又有鈴聲响起，泰迪與卡凡第一個反應便是望向電話那邊，以為是電話鈴聲，馬上便發覺，是門鈴聲。

泰迪馬上高興得從梳化上跳起身來，說道：「一定是碧琪來了。」三步兩脚去開大門。

卡凡看到泰迪那種欣喜的樣子，忽然生出一股強烈的意念，我也應該找個女友朋了。

從大門的防盜眼望出去，門外站着的，果然是碧琪。

泰迪急忙將大門打開，叫了一聲：「碧琪。」接將鐵閘打開！

碧琪也馬上叫了一聲：「泰迪！」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來。「你的脚傷眞是痊癒了嗎？」

泰迪一手將碧琪拉入房內，將鐵閘關上，乘機在碧琪的臉上親了一下，笑說道：「妳看，不是全好了麽？」扯起左褲管，讓碧琪看一下，接着便放下，問道：「怎麽這時候才到？」

碧琪白了泰迪一眼。「才下班，我便乘的士趕來，還說慢，難道要我飛來？」

泰迪忙一把摟住她，裝出萬分緊張的樣子。「不會讓妳飛走的！」

碧琪被泰迪摟着，心頭甜甜的，但也感到一陣羞赧。「泰迪……」伸手朝廳中指一下。

泰迪馬上吐了吐舌頭，忙不迭放開碧琪。

其實，他是一直沒有忘記，卡凡就在廳內，只不過他以為，像他與卡凡的交情，這麽「小兒科」的親熱，不用太着意去迴避。

走入客廳，碧琪朝卡凡招呼道：「卡凡先生，讓你等這麽久，眞不好意思。」

卡凡忙道：「蘇小姐，妳來得很快啊，我一點也不覺得久。」

泰迪笑着說道：「卡凡，碧琪，你們還是別先生小姐的叫吧，一個是我死黨兼老友，一個是我女朋友，應該隨便一點，互相叫名字吧，那樣才不會弄得拘拘謹謹的。」

碧琪瞧了泰迪一眼，微嗔道：「誰是你的女朋友？」

泰迪聳聳肩，叫道：「不是我的女朋友，是什麽？是我的太座！」

碧琪臉紅了起來，嗔罵道：「你……你好衰，那個是你的太——座！」

泰迪樂得哈哈大笑起來。

卡凡也被兩人逗得忍不住發笑。

碧琪忽然目光四下掃視起來，奇怪地道：「泰迪，這是怎麽同事？整間屋子好像……改變了，少了很多東西？咦，連沙發也換了，要不是你與卡凡都在，我眞以為，我入錯了屋！」

泰迪與卡凡迅快地互相看了一眼，泰迪忙說道：「是我在前一陣子將屋子來了個大掃除，將那些舊的東西通通清理不要，準備慢慢地添置一些新的。碧琪，你看看，這不是顯得清爽寬敞了很多麽？」

碧琪却思疑地道：「泰迪，你搞什麽……把戲了……咦，就算要換新的，怎麽連電視機也扔了？我記得那一次來，那部電視機還是好好的，畫面清晰，彩色鮮艷悅目……你不是發神經吧？」

泰迪硬着頭皮說謊下去。「那部電視機不愼被我打破了螢光屏，我便將它扔掉了。」

碧琪仍是似信非信的，卡凡忙接口道：「碧琪，泰迪說的都是眞的。」

碧琪這才似乎相信了，忽然看一下手錶，說道：「快六時二十分了，去吃晚飯了麽？」

泰迪可不想碧琪逗留下去，東看西看的，被她看出更多破綻來，不得不對她說出實情，令她替他担心，當下立刻道：「這時候去吃飯晚也是時候了，走吧。」

碧琪說道：「泰迪，你的脚眞的沒有事，可以行走麽？」

泰迪伸了伸左脚，笑道：「是不是沒有事了？」

碧琪這才放心。「請等一下，我到浴室內去洗洗手。」

通常女人這樣說，大多是去梳梳頭，補補粉，整理一下衣衫，最快也要十分鐘左右。

卡凡看到碧琪將浴室的門關上，忙悄聲對泰迪說道：「泰迪，等一會出外吃晚飯，小心一點，說不定那個人一直伺伏在附近，監視着，看到我們外出，說不定會向我們下手，又弄出什麽意外來，萬一碧琪……」

泰迪臉色驟變，緊張萬分地道：「對啊，爲了碧琪的安全，我們還是不要到外面吃飯吧！」

卡凡却皺着眉頭道：「那要怎樣對她說呢？」

泰迪頓時呆住了，焦急地道：「怎對她說了……她一定會反對的，說不定還會問長問短的，非要問出原因不可。但出外，又太危險了……」

卡凡眼珠轉了一下，說道：「泰迪，我只是說可能吧了，或許不會出事的，只要我們小心一點，不要去太遠的地方，吃完飯便馬上回來。」

泰迪想想，也只有這個辦法了，否則，只怕碧琪會大爲不高興，那不但掃興，也令到兩人的感情第一次出現不和洽，那就會影响到以後的發展。「卡凡，希望像你所說的那樣，沒有什麽事吧。」

正說着，碧琪已從浴室內走出來，兩人馬上住口不說，碧琪朝兩人嫣然一笑。「可以走了麽？」

泰迪忙道：「小姐，我們只等妳啊，當然可以走了！」

卡凡却道：「究竟到那裏吃晚飯？說好了才走吧，免得在路上亂走。」

泰迪聽卡凡這麽說，不禁暗讚卡凡想得週到，心思够細，這方面，他一向不及卡凡。

「碧琪，妳想到那裏？」泰迪看着碧琪。

碧琪眼珠轉了一下，轉對卡凡道：「卡凡，你說吧。」

卡凡笑笑：「碧琪，今晚妳是女主人，當然由妳來拿主意啊！」

泰迪也說笑道：「我從來都很尊重女權的，特別是女主人！」

碧琪立刻聽出泰迪加重語氣說的「女主人」，另有含意，頓時羞臊得臉上紅起來，嗔罵道：「泰迪，你又亂說，我幾時說過，要做女主人！」

泰迪笑得更厲害。「碧琪，妳想到那裏去了！妳今晚請我與卡凡吃飯，不就是女主人麽？」

碧琪嗔道：「油咀滑舌的，就是會辯駁！」

「好了，好了，算我說錯了。」泰迪擧起雙手。作出投降狀，雙膝一曲，似要跪下去。「老細，請妳快些拿主意吧。」

逗得碧琪「噗嗤」笑起來，嗔道：「別做戲了，也不怕難爲情。」說時瞥了一眼一直含笑看着的卡凡。

泰迪這才正經下來。

結果，還是由碧琪說了地點，三人才一起出門。

× × ×

泰迪在睡夢中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咀裏咕嚕了一聲，不得不起床去聽，以免吵醒了在隣房的卡凡，自己也睡不下去。

走出房外，一眼便看到卡凡也自房內走出來，卡凡看到自己也走出來，他便站住了。

泰迪來到茶几前拿起話筒，帶着些微睡意地「喂」了一聲。話筒中立刻傳來一陣粗濁急促的呼吸聲。

泰迪馬上便知道有古怪，可能又是那個「黐綫佬」打來的，忙向卡凡打了個手勢，示意他過來一齊聽。卡凡看到泰迪的手勢表情，馬上便猜到，這個電話有古怪，立刻放輕脚步走過去。

泰迪又朝話筒「喂」了一聲。「你是誰啊？怎麽不說話？我收綫了。」

最後那一句話立刻生效，話筒中即時傳來聲音。「你──要──死──了！」

泰迪馬上聽出，這聽來尖銳陰森的聲音，正是日間那個兩次打電話來「胡說八道」的「黐綫佬」！

「哈哈，我現在活生生的，好得很，只怕活到九十歲也死不了，你這個玩笑一點也不好笑，也不嚇人！」泰迪故意輕鬆地打着哈哈。

「你這個禽獸！你這個無賴！你這頭色狼！我要殺死你，一定會殺死你！殺死你！」那個人在電話筒中狂怒地叫起來。

卡凡在旁邊清楚地聽到那人的說話，對泰迪點點頭。

泰迪繼續實行激怒那個人的策略。「你才是禽獸！你才不是人！並且是黐綫的！要送你入精神病院！」

電話筒中立刻傳來那人狂怒的咆哮聲：「我一定要殺死你！你才是黐綫！我不要進精神病院，不要去，誰也不能要我去，我只要殺死你！」

泰迪聽到那人的連串咆哮，雖然耳膜幾乎被震破，但他却倏地心頭動了一下，朝話筒中叫道：「我一定會將你這個瘋子送入瘋人院，一定！」

話未說完，便聽到那人的咆哮聲：「我不是瘋子，不是！誰說我是瘋子，我便殺死他。殺死他！」跟着，便「嗒」地一聲，重重擱下電話。

泰迪放下電話，睡意已全消，看一眼卡凡，說道：「卡凡，那個衰人已經被我激得怒發如狂，他一定會急不及待地想殺死我，他在狂怒之下，說不定便會方寸大亂，那就有可能露出破綻，與我們有可乘之機。」

卡凡極之同意泰迪的說話。不，他却有點担心地道：「不過，他在狂怒之下，雖然在行動時不像以前那樣週密，但你也很危險。」

泰迪握着拳頭晃一晃，堅決地道：「我不想再與那個衰人『玩』下去，無論如何危險，這一次我必須要抓住他！」

卡凡皺了皺眉，改變話題。「泰迪，你有沒有聽出，那個傢伙似乎神經有點問題，不然，怎麽他對『瘋子』，『黐綫佬』這兩個名稱那麽敏感，一迭聲說自己不是瘋子，不要進精神病院？」

泰迪馬上點頭道：「聽出！那衰人，十九是個神經有問題的人！」說到這裏，不自禁打了個抖顫。

要是那個「衰人」，眞的是個神經佬，那就太可怕了，因爲那些神經有問題的人，一旦發起神經來，不但比常人兇悍可怕不知多少倍，他們的行動，也不是憑常理可以推測的，想到可能會與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在玩「死亡遊戲」，怎不敎他不寒而慄。

卡凡的神色也凝重起來。「泰迪，若對方眞的是個神經有問題的人，那就更加要小心。神經有問題的人一旦狂性大發，那是很可怕，也很難應付的！」

泰迪心底不由生出一股寒意來，但他不是一個胆小的人，提着拳頭道：「卡凡，他若是一個神經病者，那就更要盡快將他抓住，不然，他又不知會想出什麽不可思議的主意來，禍及無辜。」

卡凡點頭道：「確是要盡快將那神經人抓起來，不然，他爲了殺死你，不惜在這幢大厦內再放一把火，那時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雖然危險，爲己爲人，也要將他抓起來！」泰迪道。

「要不要報警？」卡凡提議。

「報警不一定有用。」泰廸有點不以爲然。「我們又沒有錄下那個人的話，根本就無憑無證，警方未必相信，就算相信，他們又能怎樣？還不是調查調查？你以爲他們會立刻派人來保護我？那反爲不妙，只怕那個人在顧忌之下，不敢向我動手，那我豈不是時刻要提心吊胆！」

一頓，斷然道：「不！我已受够了，無論如何危險，我也要與這個人來個『生死一決』！」

卡凡雖然覺得泰廸的話是實情，但他還是認爲應該報警，這是做市民的責任。「泰廸，不管怎樣，也應該報警。我們可以直接找黎探長的啊。他似乎相信你所遭遇的連串意外是有人故意弄出來的，他或許會相信，因而採取相應的行動！」

泰廸勉強點頭道：「好吧，就依你，直接找黎探長去說！」

「那我們回房去睡吧，明天一早，便打電話到警署找黎探長。」卡凡說完，張口打了個呵欠。

泰廸點點頭，正準備走回房中，電話突然又响起來。

泰廸馬上抓起電話，便聽到話筒中傳來一陣令人毛骨聳然的、帶有神經質的尖銳笑聲。

泰廸罵了一句：「黐綫佬！」重重地將電話放下。

卡凡說道：「泰廸，將電話擱起來，那樣，他便無法再打電話來騷擾了！」

泰廸馬上將電話擱起來，吐口氣道：「卡凡，回房睡吧。」便走回房中。

卡凡也走回隔隣的房中，在走到房門口時，仍不忘記說一句：「泰廸，不要睡得那麽死！」

泰廸打個呵欠。「知道。」便關上房門。

卡凡也關上房門，上床再睡。

× × ×

翌日早上，兩人起床後，由泰廸撥電話到警署找黎探長。

電話是黎探長接的，當他在電話中聽完泰廸說昨天接到的幾個電話內容後，他馬上道：「你們兩位在家中等我，我馬上便來。」

顯然，他是相信了泰廸所遭遇到的連串意外，確是有人暗中弄出來的，並且感到事態頗爲嚴重，所以才去見泰廸。

泰廸與卡凡知道黎探長馬上趕來，要詳細地了解查詢事件的細節經過，都很高興，連早餐也不出去吃，只在家中煮了兩碗即食麵，便算是早餐。

大約五十分鐘，有人在外面按門鐘，泰廸猜想一定是黎探長來了，急忙走到大門前，將大門打開。

隔着鐵閘門，果然是黎探長，他向黎探長招呼一聲，便將鐵閘打開。

黎探長走進去，泰廸將鐵閘大門關上，請黎探長在客廳的梳化上坐下來。黎探長先與卡凡招呼一聲，然後便直截了當地，請泰廸再將昨天及凌晨時那個人打來的電話內容，詳細地覆述一次。

泰廸於是盡量就他記憶所及，將那人在電話中所說的話，盡量詳細地向黎探長複述一遍。

黎探長聽完後，沉思了好一會，才開口說道：「泰廸先生，你前幾天所遭遇的一連串意外，我已將每一次事發的經過，詳細地看過，表面上看起來，確是意外，因爲每一次都找不到嫌疑的人，但正如你們所說，這麽多意外接踵地發生在你的身上，那就未免太不可思議，耐人尋味了，何況，狂犬襲擊你們那件事，已經驗出了，是有人蓄意以藥物令到那兩隻狼狗發狂攻擊你們的！所以，不免令人懷疑一連串的意外，是有人暗中弄出來的。本來，這只是猜疑，根本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那是有人故意弄出來，但連系上那幾個神秘電話的內容，那就有證據證明，那確是有人在暗中弄出來，傷害泰廸先生的！可惜你們沒有將那幾個神秘電話的內容錄下來，否則，說不定是可以從那些電話內容中，查出一些綫索，以便查出那個神秘人的身份來！」

泰廸接上問道：「黎探長，那你們準備採取什麽行動？」

黎探長道：「若你們不反對的話，我準備在你們的電話中裝上錄音器，希望那個神秘人再打電話來，將那人的說話錄下來，供我們調查。」頓一下，他又說道：「基於你可能會有生命危險──那個神秘人在電話中揚言要殺死你，所以，我已調派了一名便裝探員，在大厦附近暗中監視，而你也最好盡量不要外出，以免有什麽危險。還有，若是那個神秘人再打電話來，你聽見後，便馬上致電給我，若找不到我，可以打電話CALL我！」

泰廸連連點頭，接過黎探長遞給他的一張卡片，上面不但有他辦公室的電話，也有他傳呼機的號碼。

卡凡說道：「黎探長，我們從那人打電話的語聲及說話，懷疑那人是個神經有問題的人。」

泰廸馬上附和卡凡的說話。

「這一點我已經想到了。」黎探長說道：「也所以，我才立刻派了一名名手下在附近監視，並叫你不可輕易外出，那些神經漢若是發起神經來，是個非常危險的人物！」

說着，便從身上拿出一個小型錄音器來，連接在話筒上。

弄妥之後，他便離去。

泰廸與卡凡送走黎探長後，兩人只好耐着性子，悶在家中。

而他們也一直等着那個神秘人打電話來。

但電話却一直沒有响，兩人中午時也沒有出外吃午飯，仍以即食麵當午餐，泰廸的家中就只有即食麵一種食物，因爲，他一向都不在家中煮食的，除非是在特別的情形下。

時間在無聊發悶中溜走，卡凡倒不覺得怎樣，泰廸一向是個坐不住、好動的人，他可是大不耐煩。

二點，三點，四點，再過一個鐘頭，便是碧琪下班的時候，泰廸幾次想打電話給碧琪，但還是忍住了。

他不想碧琪因爲與他在一起，而遇上兇險，而昨晚在吃過飯後，他在送碧琪同到住所後，便要她今天下班後不要來找他，謂稱下午要同片場去拍戲，可能會拍通宵。

下午五時，電話鈴聲驀然响了起來。

泰廸馬上抓起話筒，那部型小錄音器也馬上開動了。

「喂——」泰廸說道：「那一位？」

話筒中立刻傳來泰廸已聽得熟悉的怪聲音。「我是要殺死你的這個人！」

泰廸邊朝坐在對面的卡凡招招手，示意他坐過來，一邊抖擻精神對話筒說道：「你黐綫的！一直說殺死我，我還不是好好地活着麽？」

話筒中的聲音立刻咆哮起來：「我不是黐綫佬！我很正常，我一定要殺死你這個色狼，無賴，你看着吧，我不是說着玩的，我恨死了你，我一直都想殺死你！」

泰廸乘機問道：「你爲了什麽要狠我？我不識你，我簡直不知你是什麽人，簡直荒謬！」

「你才荒謬！」電話中那聲音怒叫：「你該死！你一定會死！」

「別開玩笑了，有本事，你便來殺死我吧！」泰廸故意激怒對方。「我不想再聽你這個黐綫佬在胡說八道！」

對方立刻狂怒地嘶叫起來：「我立刻就來殺死你！你不要躲，我立刻來殺死你！」說完，便重重地將電話擱下。

泰迪放下電話，舒口氣，笑道：「卡凡，那人被我氣得簡直瘋了，哈哈，總算出了口悶氣。」

卡凡却道：「泰迪，那個傢伙說不定是在發神經之下，眞的會來殺你！」

泰迪笑道：「那倒好，我倒要看看，他怎樣進屋子內殺我！」

卡凡道：「他只要在門外放火，我們便不得不走出屋外，那時就可以向你下手了！」

泰迪悚然道：「這——倒是個毒計啊！」但隨即又道：「他不會這麽猖狂，胆敢公然找上來殺我吧？」

卡凡却不以爲然地道：「他若是個正常的人，或許不敢，但是若他眞的是一個神經有問題的黐綫佬，發起神經來，那是什麽事也敢做出來的，因爲他已經失了常性！」

泰迪不由吸了口寒氣：「那怎辦？」

將大門打開來，那就可以監視門口的動靜，並馬上打電話通知黎探長。

泰迪立刻拿起電話，邊撥號碼，邊對卡凡道：「卡凡，那麽煩你去將大門打開來。」

卡凡起身走向大門那邊，將大門打開來。

泰迪也找到了黎探長，黎探長在電話中聽說已錄下了那個神秘人打來的電話內容，馬上在電話中告訴泰迪：立刻趕來！

泰迪放下電話，透了一口氣，他拿了張椅子，坐在正對大門口那邊的卡凡道：「卡凡，這時候我倒希望那個黐綫佬立刻找上來，不管怎樣，我都想盡快解決這件事！」

卡凡雙眉剔揚起來，忽然道：「泰迪，我想起來了，有可能是那個人！」

泰迪被卡凡那句話弄得愕了一下，不大明白地道：「卡凡，你想起了什麽？什麽那個人的？」

卡凡急急道：「泰迪，我是說，那個打電話來的神秘人，有可能是我在那家私家醫院兩次遇上的那個看來有點神經兮兮的男人！」跟着，他便將在那私家醫院外，先後兩次遇到的那個看樣子有點神經兮兮的男人的經過，向泰迪說出來。

泰迪聽完後，蹙着眉想了一下，忽然猛地一拍大腿，睜眼道：「卡凡，我也想起來了，我在第一日打電話給你，約你到大排檔吃晚飯，到銀行去取錢時，在附近的路口轉角處，也被一個看上去有點神經質的男人撞了一下，當時那個人也是連一聲『對不起』也不說，便掉頭就走，走不了幾步，再看我一眼，忽然拔脚就跑，我還以爲他是個扒手，看看身上的錢沒有掉失，也就不以爲意，跟着便忘記了，現在想起來，很像是同一個人！」

卡凡興奮地道：「這麽說來，那就更值得思疑了……」忽然，他隔着鐵閘的通花，看到有人走來，馬上停止說話，緊張地注視着門外走過來的那人。

那人却不是來找他們的，經過他們的門口，一直向前走去，跟着，便聽到隔隣兩個單位有鐵門的開關聲，卡凡才鬆了口氣。

泰迪也是，他的掌心更沁出汗水來，可見，他只怕比卡凡還要緊張！

兩人對看了一眼，不由都露出了一抹苦笑。

大約十多分鐘後，卡凡又看到有人從走廊那頭走來，並且，直走到大門前。不過卡凡却不像前一次那麽緊張了，因爲他已看到，那個走來的人是黎探長。

他立刻站起來，快步走到大門口。「黎探長，你來了。」邊與門外的黎探長招呼，邊打開鐵閘門！

泰迪也站起身，向大門口走過去。

門外的黎探長也回說一聲。「卡凡先生。」一步走入屋內！

驀地，一條人影箭也似地從左邊那面斜衝出來（應該是從左邊的防烟門後衝出來的），一脚才踏入屋內的黎探長馬上機警地扭頭望一眼，剎時發覺到不對，臉色驟變之下，發出一聲驚喝，正欲有所動作，却遲了那麽剎那，那條人影已衝到他身

後，就像一頭蠻牛般，猛地撞在黎探長的背側上，那一撞之力強猛得令到黎探長「呃」地大叫一聲，撞跌入屋內！

那一撞，恰好撞上了站在大門旁的卡凡，也將卡凡撞得倒跌下去，兩個人一起跌向地上！

那條一頭撞在黎探長身上的人影也隨勢衝撲入去，撲壓在將卡凡半身壓住的黎探長身上，手上一柄尺長、但却鋒利異常的牛肉刀，同時擱在黎探長的頸側上！

這一下變化，快得無以復加，連反應一向比普通人要快的泰迪，也來不及有所反應，愕然呆住，瞪着眼，看着被那個兇悍得有如一個瘋子般的男人。

黎探長與卡凡都不敢動一下，因爲那個將他撞倒的人手上那張牛肉刀擱在黎探長的頸側上，並且已有血珠標沁出來，那是因爲那柄鋒利的牛肉刀的刀鋒，已將黎探長的頸側割出一道血口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誰敢動！

泰迪空有一身本領，但在有所顧忌之下，自然只好瞧着那個人，徒呼奈何。

那個人將牛肉刀緊架在黎探長的頸上，厲聲尖喝道：「站起來，嘿嘿，你若敢動一下，我一刀像切開一塊豆腐那樣，將你的頸切下來！」

黎探長只好慢慢地站起來，不敢動一下，雖然，他身上有一支佩鎗，但也不敢將之拔出來，此刻，他只希望脅持住他的那個人，沒有發現他身上帶着佩鎗，「據爲己有」，那就上上大吉了！

因爲，那人若是有鎗在手，那就更具危險性，只怕會弄出人命來。

那人才脅持黎探長站起來，卡凡一眼看清楚那人的樣貌，幾乎脫口驚呼出來。

因爲，那人就是他在那私家醫院門外，兩次遇上，有點神經兮兮，但却頗斯文乾淨的那個男人。

只是，這時候那人的神態兇厲極了，雙眼發出令人心悸的異光來，任何人看到那人的神態，也看出那人的神情不正常——發神經！

泰迪也終於認出，那個人就是他那日在銀行前的那個街角被其撞了一下的人，只是，他却不認識那人，他實在想不出，那人爲什麽要對付他！

那人才站起來，便朝卡凡喝道：「快將鐵閘大門關起來！」

卡凡不敢遲疑，馬上去將鐵閘大門關起來。

恰在這時，左隣隔壁的那些人家已被異聲與兇厲的喝叫聲驚動了，有人開門出來察看，恰好看到這屋內的情形，嚇得臉色煞白，慌忙退回屋內，緊閉上鐵閘大門，馬上撥電話報警！同時也致電管理處，說是發生了持械入屋脅持住客事件。

那人這時已死死地盯着泰迪，那種瘋狂的神態，閃射出有異常人的目光，令到泰迪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寒氣。

若是那人不是脅持住黎探長，就算那人手上有刀，他也敢與之拚一下，他自信憑自己的身手，足以與之周旋，不會吃太大的虧而能將之制服，何況，還有一個卡凡！

卡凡也不敢莽動，以免那人對黎探長不利，但也担心，在這種情形下，泰迪會很吃虧！

因爲那人若是利用黎探長來要脅泰迪聽他的擺佈，泰迪是不敢不聽的。

果然，那人咬牙切齒地盯着泰迪，神經兮兮地說道：「你——你這個無賴，我說過立刻要殺你，我不是在你眼前了麽？我現在就要殺死你！看你活得到九十歲麽！嘻嘻，我黐綫？我一點也不黐綫，我很正常，我不會進精神病院的，誰也不能送我進去！你！你這個色狼，我今日終於能夠報仇了，我要報仇啊！」

那神態瘋狂極了，聲音也驟高忽低，陰陽怪氣的，他還極力否認自己是黐綫佬，但他的神態聲音與舉動，就算是白痴，也看出他是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

而他在狂厲的說話中，由於失了控制，架在黎探長頸上的牛肉刀一動，割得深長了一分左右，痛得黎探長渾身抖索了一下，痛叫出聲來，額上暴沁出汗珠來，但他仍然不敢動一下！

卡凡與泰迪看着，感同身受一樣，兩個人的手心都沁出汗水來，但都不敢動一動。

但卡凡一直在注視着那人的舉動，只要有機可乘，他便會閃電般撲上去。

「你是誰？」泰迪終於壓下心頭的緊張，鎮定地對那人說道：「你爲什麽要殺我？」

「因爲你該死！你不是人！你是禽獸！你是無賴！」那人像是念急口令般，口中吐出一連串的話來，那神態狂怒得有如一頭失了常性的大猩猩，向人吡牙咧齒。

「我就是那個被你橫刀奪愛的人！」忽然，他嗚嗚地乾嚎起來，但剎那便又狂暴地叫道：「自從你從我的手中，將亞娟搶走後，我便發誓，一定要殺死你！殺死你這個卑鄙小人！殺死你！殺死你！殺死你！」忽又狂笑起來。「我終於有機會殺死你！我要報仇，報仇！報仇！」

泰迪在聽那人說他橫刀奪愛，心中悚然震驚，還以爲他是碧琪以前的男朋友，誤會他「奪去」碧琪，因此向他報復！及至聽他說什麽亞娟，才知道不是，他也從沒有認識一個叫亞娟的女子，更不認識那人，一時間，他被那人弄糊塗了！

卡凡也是聽得一頭霧水，不過，總算弄明白了一點；這個人是爲了一個亞娟的女子，被另一個男人從他的手上「搶走」，懷恨在心，才要殺泰迪的。

但他知道泰迪從來沒有一個叫亞娟的女朋友。

「莫非這人誤認泰迪是那個情敵，看他神經兮兮的，一定是這樣！」卡凡心中閃過這個想法。「神經有問題的人，由於神智紛亂，很容易會捕風捉影，誤將馮京作馬涼的！」

黎探長這時由於頸上的傷口不斷在流着血（雖然不是大量流血，但這樣流下去，也不大妙），衣領上一片血漬，一張臉青青白白的，一直在等機會脫身。

泰迪與卡凡看着，却愛莫能助，束手無策。

「前幾次的事故，都是你弄出來的麽？」泰迪問道。

那人忽然神經質地嘻嘻哈哈笑起來，笑得就像一個瘋子一樣（事實上，他應該

是個瘋子）。「當然是我弄出來的！只有我這麽聰明的人才會想出那麽聰明的法子來，嘻嘻，眞好玩，看到你頭穿脚斷，嚇得要死的樣子，我開心死了！」忽然，又沉下臉來，陰聲怪氣地道：「我一直在找你，你知道麽？你應該知道的，因爲你一定知道我不會放過你的，你知道的！嗚嗚！我果然找到你！你知道麽，我找得你多辛苦，我曾經上天入地找過你，嘿嘿！想不到那麽容易就找到你！一下子就找到你，一點也不費氣力，早知道這麽容易找到你，我就不用那麽辛苦找你了！」

這人說話一時很清楚有條理，一時又語無倫次，哭哭笑笑，若不是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怎會這樣？

而他若是一個正常的人，斷不會不去搜黎探長的身，將他那支佩鎗搶在手中，那就更具威脅性！因爲這人顯然是先黎探長到達十三樓，匿伏在防烟門後，找機會進入屋內殺泰迪，所以，他不可能聽不到卡凡叫「黎探長」的，否則，他又怎能那麽迅捷兇猛地撲出來，將黎探長撞入屋內，奪門而入！

也幸好他不是一個正常的人，「醒」不起黎探長的身份是有佩鎗的，因此，泰迪的情形不算怎麽兇險，否則，他只要向泰迪開一鎗，泰迪便完了，根本無反抗的機會！

而這人能夠弄出那一連串的意外來，也證明他不是一個神經完全失常的人，只是有一種潛伏性的神經病，而且，在頭腦清醒時，還是一個心思精密的人，不然，怎會想出那些表面上像是意外的「意外」來！

而泰迪與卡凡的激將法也成功了，刺激得他大發神經，不顧一切地找上泰迪，現出「原形」來。不過，泰迪與卡凡雖然想到這人可能會在大發神經之下找上門來，却不大相信，他那麽大胆！

但想到了又怎樣？他們一樣想不到，對方胆敢在黎探長找上門時，襲擊黎探長，奪門而入！

× × ×

外面忽然人聲沓雜，似乎有不少人在外面，卡凡與泰迪，黎探長馬上便猜到，那些人有可能是警方人員。

那個人也警覺到外面有人，外面忽然有人大叫道：「裏面的人聽着，我們是警方人員，快開門，我們已包圍了這裏及整座大厦……」

那人忽然狂怒地大吼道：「滾開！都給我滾，我討厭警察，不要看到警察，我也不怕警察！」狂怒中，手上失控地移動了一下刀子，又割破了黎探長的頸脖一兩分！

黎探長痛得叫出聲來，梗着脖子，朝外面大叫：「外面的手足聽着，我是黎探長，你們快撤下去，聽到麽？全部下去，這裏的事，我可以解決！」

卡凡也叫道：「外面的阿SIR，黎探長被人脅持着，你們不要輕舉妄動，快撤走吧，不然的話，黎探長的情形會更不妙！」

「死差佬，爛差佬，滾，滾啊！不然，我將他的頭切下來！」那人又狂叫了起來。

外面有人叫道：「黎探長，我是黑仔明，你沒有什麽事吧？」

黎探長艱難地叫道：「沒有什麽事，黑仔明，我命令你們全部撤下去，聽到了麽？」

「黎SIR，聽到了！」外面的黑仔明馬上應道。

跟着，便是一陣沓雜的脚步聲，不一會，外面便沉寂下來。

那人大大地透了口氣，忽然，像是才知道黎探長的身份，惡狠狠地道：「你！你是個探長？狗屁不通，不會捉賊，只會作威作福的死差佬？」

卡凡與泰廸聽到那人忽然那樣問黎探長，都緊張起來，深恐他因爲知道黎探長的身份，而省覺到，他身上是帶着佩槍的——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黎探長不得不答道：「不錯，我確是探長，不過不是警方的探長，而是開鑽探機的探長！」

黎探長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他也看出，那人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他也深恐那人會在省覺之下，搶去他身上的佩槍，所以才這樣說希望他被弄得頭腦混淆，因而不會想到他的身份是經常帶着佩槍的！

那人似乎果然被黎探長的話弄得混亂起來，「你是開鑽探機的探長？有這種探長的麽？怎麽我從未聽人說過……嗯，不對……」

泰廸就在這時，忽然向前踏出一步。

那人立刻神經質地嘶喝道：「你！想死麽？站住！」

泰廸馬上站住。而他那麽做，只是想引開那人的注意，以免那人繼續想下去，終於弄清楚黎探長的身份，說不定，在暴怒之下，會殺了黎探長。不然若是讓他想到黎探長的身上有一支佩槍……那可就慘了。

卡凡一直在伺機發難，但却苦無機會——那人一點也沒有放鬆黎探長。

「你不是要殺我麽？怎麽還不動手？」泰廸身子故意動了動，「你根本就不敢殺我！你說得不錯，我確是從你的手中搶走亞娟，那又怎樣？亞娟說根本就不喜歡你，她喜歡的是我，你是個懦夫，只會，不敢動手，難怪亞娟不喜歡你！」泰廸是故意激怒那人，他若是中計，那就有機可乘，但他的手心却一直揑了把汗——他眞怕那人在狂怒之下，狂性大發，先殺了黎探長才撲過來殺他；不過，他在說話時，已暗暗向黎探長與卡凡打了個眼色，而他也暗中蓄勢待發，準備不顧一切地撲上去，搶救黎探長。

卡凡看到泰廸用話來激怒那人，不禁暗讚一聲泰廸想出這麽好的主意，而他也蓄勢欲動！

果然，那人被泰廸的話刺激得狂性大發，恐怖地狂嘷一聲，有如一頭瘋狗般「我要殺死你！我不是儒夫！亞娟喜歡的是我，不是你！你這畜牲！亞娟是我的！我這就殺死你！」捨棄黎探長，揮刀撲向泰廸！

泰廸疾迎上去，却倏地往旁斜竄出去，正欲一個轉身飛脚猛踢向那人的腰背部位，那人在撲空之下，陡地脚下一絆，怪叫一聲，整個人撲跌出去！

原來，黎探長在恢復自由的剎那，見機不可失，閃電般伸出一脚一勾，將那人勾絆得身體失去重心，向前撲跌下去！

卡凡整個人有如一顆出膛的子彈般，身子一蹦彈起，縱撲落那人的身上！

泰廸也一個箭步，一脚踏向那人握刀的右手！

黎探長還未收脚，已閃電般拔出佩槍來，指向那人！

那剎那，他已忘記了頸脖上的劇痛！

那人撲跌在地上，狂吼一聲，還想跳起身來，卡凡已重重地壓落在他的身上，泰廸那一脚緊緊地踏在他握刀的右手上，痛得他呀地叫了一聲，全身氣力一窒一散，鬆開了握刀的手！

黎探長的動作很快，馬上取下手扣，以熟練的手法，將那人的雙手反扣起來。

那人被卡凡重重地用力壓着，又被泰廸踏着右手，掙扎不了。

直到黎探長將那人的雙手反扣起來，卡凡才跳起身，泰廸也移開脚，那人立刻在地上狂亂地翻滾起來，口中狂暴地吼叫：「放開我！我叫你們快放開我，你們扣着我幹麽？我要殺死那個無賴！禽獸！我要從他的手中，搶回亞娟，亞娟是我的，她喜歡的是我！」

泰廸與卡凡及黎探長都沒有理會那人，一個神經失常，狂性大發的人，根本就理會不了。各自長長地噓了口氣；抹去額上的汗水！

說眞的，剛才那剎那，三個人都緊張得不得了。因爲他們要對付的，不是普通的正常人，而是神經有問題，狂性大發的「黐綫佬」！

「泰廸先生，我非常之佩服你的胆色與急智。」黎探長由衷地說：「謝謝你。還有卡凡先生，也謝謝你。」

卡凡急忙去打開大門。

泰廸吐口氣，苦笑道：「黎探長，這個黐綫佬不但差點要了我的命，也令到我損失慘重，這一場無妄之災，總算是過去了。」

卡凡才將大門鐵閘打開來，立刻便有大批警探從兩邊的防火門後，及左右隔隣的單位中衝出來，電梯內也有警探衝出來，卡凡忙招呼道：「各位阿SIR，那個兇徒已被制服了！」

那些警探聽了，緊張的神色才鬆弛下來，紛紛走入屋內！

結果，黎探長由手下替他將頸脖上的傷口包紮起來，馬上送到醫院治理，那名狂徒也被警探抬下去，抬上警車，載回警署。

而泰廸與卡凡由於是當事人，自然要循例到警署落「口供」，因此也隨同那些警探回警署去。

× × ×

警方經過一番調查，終於查出，那個狂徒名叫張國經，年齡三十二歲，是一間寵物店的東主，兩年前，他有一位親密的女朋友蘇玉娟，就是他口中的亞娟，已達談婚論嫁的階段，他也準備在翌年與亞娟結婚，而亞娟也口頭答應了。豈料情海翻波，殺出一個橫刀奪愛的情敵來，亞娟居然移情別戀，他自然不肯輕易放棄，苦纏亞娟，結果，亞娟忽然搬離原來居住的地方，令到他無法再纏住她……

自此，他便性情大變，不但喜怒無常，也古古怪怪的，有兩次，還誤將行經他的寵物店的女子當作是亞娟，追着人家，大叫亞娟，不讓人家走，甚至跪下來，哀求人家跟他回去，不要離開他，並要生要死的，結果，要勞動到警察才能解圍，那兩個女子却嚇得半死。而他也被送到醫院診治，檢查出他有輕微的神經病，不需留院，給他藥吃。

初時，倒是有所好轉，後來，他却沒有再去診療，但也沒有再像以前那樣當街誤將一些有點酷似亞娟的女子當作是亞娟，但有時會喃喃自語不休，雙眼發呆，無心料理生意，經常到處亂跑，但由於他沒有什麽特別的舉動，他的家人雖然担心，但又不敢將他送到精神病院，結果……就弄出事情來……將泰廸當作是那個橫刀奪去亞娟的那個情敵！在日積月累的仇恨怨恨心理的作祟下，他心中只有一個意念：殺死那個橫刀奪愛的情敵！

而泰廸大概與那個情敵有點相像吧，他在心情恍惚，神智混亂之下，便將泰廸當作是那個搶走亞娟的情敵，必欲殺之而後甘心！

結果，泰廸就慘了！

這場無妄之災，不但令到他幾乎喪命，也令到他在經濟上損失慘重，唯有自嘆倒霉！

而張國經由於神經失常，在法理上，不需負上刑事責任，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全文完）

鬼魅奇譚錄／余安·文 可飛·圖

銀狐



年老獵人 死於非命

早春二月，江南已是欣欣向榮，嫩葉和綠草已從新萌芽，可是，在北國卻又是另一番景象。

大地在冰封中，到處都是白茫茫的世界，太陽偶爾還會在雲端裏冒出來，但大部份時間，仍是天暗地烏，片片飛雪。

楊家寨在黑龍江省裏，它位在終年積雪的一個冰山山脚，這兒的交通很不方便，距離稍大的村莊，也有二三百里路，外面發生了什麽大事，傳到楊家寨，起碼也要一個月，任何大事對楊家寨的人來說，已是明日黃花！

由於這兒和外邊那麽隔阻，所以，楊家寨民風淳樸，一直都是十分寧靜！

每年春秋兩季，是楊家寨比較熱閙的時候，因爲收購皮草的人，均會在這個時候，前來這個荒僻的地方，向本地的居民，收購他們在山上獵得的皮草。

靠山吃山，上天給楊家寨安排在如此的地理環境裏，楊家寨的居民也沒有因此而絕路，終年積雪的山上，有無數的巨獸出沒，牠們的皮毛是城裏的人最喜歡的衣料之一，所以，這兒的居民全是獵戶，一年到晚，都往山上裏頭去跑，運氣好的，能遇上銀狐，貂鼠，這一年，獵戶的生活都不用發愁了，收購的商人，肯出價錢的，也是這幾種比較難捉的動物！

自然，皮草在城裏賣到很貴的價錢，但在這裏，獵戶賣給行商，所得到的價錢十分低，不過，他們是知足，樂天安命的一羣，只要生活還可以過得去，他們是從不爭執，任由外來的行商剝削壓價的。

楊家寨就是這麽一個寧靜、快活的好地方，可是，到了今天，一場大雪下，這兒發生了一件震撼每一個人的大事。

村裏一個老獵戶楊彪，竟然不明不白的死去，而沒有人知道楊彪是怎樣死去的，唯一可以肯定：楊彪並沒有活得不耐煩，他是被殺的。

誰也沒有和楊彪有過任何齟齬，他本來就是寨裏出名的老好人，大家對他十分尊敬，尤其是年輕的獵手，更把他視爲一個優秀的導師，時常與楊彪請教狩獵的常識，因爲他是有着五十年狩獵經驗的獵手，這些歲月裏，見過最難纒的野獸，他遇過無數次的兇險，他甚至曾徒手與黑熊搏鬥過兩次了。

誰也料不到，楊彪沒有死在野獸的巨爪下，竟會莫名其妙的死在寨裏。

其實，出事的當兒，並非楊彪單獨一人的，而是許多人在一起的，那一夜，外邊的行商結隊而來，半年的買賣，忙碌了幾天，在當日已經完成了。

每次做完買賣，寨上都有個規矩，就是大伙結伴，聚在一起，痛痛快快的喝一夜的酒，這是爲了慶祝他們半年的收成，也是藉這個機會，聚在一起，交換一下上山狩獵的經驗。

除非極大的風雪，獵戶是難得休息的，而藉此機會，他們可以輕鬆輕鬆，而這

一夜，那些女人們不會禁止當家們喝酒，那怕他們喝得酩酊大醉。

那一夜，和往年沒有分別，寨上除了渾號叫「雪鷄」的楊球，因爲患了傷寒，沒有參加這個慶祝會外，全寨的人都到齊了。

大家盡情的吃喝，又是行酒令，又是口沫橫飛的聊着時，忘記了是誰先提起來的，總而言之，忽然，所有的人都沉寂下來，聽着楊彪談銀狐的事。

銀狐是山上最罕有的動物，却又是大家夢寐以求，能够獵得到的東西，可是，銀狐出入無定，而牠的本身，却又有充滿了神秘的傳奇。

楊彪可算是最幸運的人了，在他五十年的狩獵生涯中，他曾先後捕捉過五隻銀狐，這也是導致他如今的生活比別人過得豐裕，因爲銀狐的皮，是可以賣得最高的價錢。

也許是很多人都羡慕楊彪的幸運，畢竟，銀狐是稀有的動物，又是出入無定的，許多人狩獵一生，也捕不到這種稀有的動物，所以提起銀狐時，就有人道：「楊老爹，你是特別受到山神的愛寵吧，能够捕到這麽多的銀狐，這到底是用什麽方法捉的？」

能捕到銀狐，是大家値得驕傲的事，楊彪對自己過去輝煌的成績，一直就引以爲傲的，如今大家提起來，他當然是極之興奮，當時就興緻勃勃的，將自己幾次獵銀狐的經過，口沫橫飛的說出來，其實，認識楊彪的人，沒有未聽過他的敍述。

但在收獲後，在成交之後，大家興高采烈之時，誰又會介意再聽楊彪來敍述一次？

「楊老爹，咱們的祖先有個傳說，銀狐其實是山神的化身，誰捕了牠，都會不得善終，難道你就不怕嗎？」

忘記了是誰提出了這麽句話，不過，當這番話一說出來之後，每個人的笑容都僵住了，歡樂的氣氛，亦在這刹那間輕輕的溜走。

在楊家寨長大的人，誰都聽過銀狐是山神化身的故事，大家亦聽過，誰捕捉了銀狐，就不得善終的傳說。

可是，銀狐的皮實在太珍貴了，誰能販出一張銀狐的皮，三年的生活也不用愁了，人是有貪念的，誰願意挑着一家數口的担子，而過着望天打掛的日子，所以做獵手的，能獵到銀狐，往往都會把那些傳說忘記得乾乾凈凈。

况且，傳說是傳說，楊家寨歷年來的獵手，雖然甚少有人獵得銀狐，但曾經獵得的幸運兒，也從未聽說過有人因而遭遇噩運，故此，楊家寨的人，也不大將這個傳說放在心中。

偏是這與高采烈的時候，有人竟提出這個傳說，實在是太掃興了，楊家寨的人，世世代代靠狩獵爲生，雖然不將此事放在心裏，但多少代傳下來的故事，在他們的心裏已生了根，他們是敬奉山神，也相信銀狐是山神化身，只是狐皮太値錢，才令他們有點兒財迷心竅，就算在座中除了楊彪，誰也沒有獵得銀狐，但乍提這個問題，他們也浮起一絲悔疚，畢竟他們也曾動過這份貪念。

大堂裏靜得可以，每個人的目光，全投在楊彪的身上，似乎是等待楊彪回答一樣。

本來楊彪還是談獵銀狐，口沫橫飛的，刹那間，他的臉也變得異常蒼白，迎着那等待他回答的目光，他感到渾身不自在，彷彿這數十對眼睛，全幻化成過去他獵得的銀狐，垂死前所浮出精厲光芒的眼睛一樣。

爲要掩飾自己渾身不安，楊彪端起了面前的酒，狠狠的飲了一大口。

他抹了一下自唇邊淌出來的酒滴，猛咳了一下，才囁嚅的說：「這事……這事很難說，畢竟是個謠傳，誰也不能證實，銀狐是山神的化身，我……」

就在這時，大堂裏數十個人，都聽到楊彪的話中斷下來，而且他們都能見到，楊彪是因爲痛苦萬分，所以他的話才沒有繼續說下去。

這刹那的突變，大家都呆住了，他們都不曉得，在這當兒，發生了什麽事？只是，他們均見到剛才還是好端端的楊彪，這下子因爲身體痛苦，而整張臉的肌肉，這完全扭曲在一起，楊彪的臉孔因爲扭曲得太厲害，他本來的樣子，已完全變了。

大家嚇得手足無措之際，忽見更恐怖的事情發生，只是楊彪的五官，沁出血液來，他掙扎着站起來，他的手在空中亂抓，似是冥冥中有什麽事物抓住他，又似是他極度的痛苦，需要抓着一些什麽，去支撑自己一樣。

然而，他什麽也抓不住，也不用去抓了，楊彪的身子，尚沒來得及站起來，已「噗」的一聲倒在地上，只是雙眼瞪了一下，就永遠也不會再動了。

本來坐着的人，霍然地全都站立起來，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亦太快了，一下子，大家還是無法接受這件事，他們望着倒在地上不動的楊彪，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知是誰首先發出了一聲驚呼，這下驚叫，倒把在塲的人，從噩夢中回到現實來，立即，所有的人一擁而上。

當他們看到楊彪躺着的屍體時，有人嚇得立即後退，有人搖搖欲墮，儘管他們都是勇猛無比，隨時與野獸對抗，見慣流血的硬漢，但楊彪的死狀實在太恐怖了。

他臉上的肌肉，依然是扭曲在一塊兒，顯示出他垂死時，必定是忍受着極大的痛苦，更可怕的是他的眼睛瞪得極大，鮮血自兩邊的眼角流出來，他的兩個鼻孔，唇角同樣是流出血絲。

一個大胆的獵戶，走上前去，翻開楊彪的皮帽，細看他的耳朶，他顫聲地驚呼道：「啊！耳朶也有血，他是七孔流血而死的！」

當他的聲音一叫起，其餘的人又本能的退了兩步，不少人都驚叫着，這事實在匪夷所思了。

楊彪明明是精神奕奕，好端端的，怎可能刹那之間，談話當中，就七孔流血而死，同時，由楊彪的語聲中斷，至他倒地而死，時間實在太快了，不過是半盞茶左右。

無論楊彪本身有什麽急病也好，絕不可能會死得七孔流血，這件意外也不可能

是自殺，第一，楊彪有個很好的家，生活過得去，其次，楊彪是村裏的老好人，從沒開罪人，也沒有仇家，他活得十分開心，根本不需自殺。

既不是急病而死，又不是自殺，那當然就是被殺了，但在衆目睽睽之下，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楊彪在說話中忽然倒地的，這件事發生之前或後，都沒有人接近過他。

「是……銀狐……報仇來了！」忽然，有人尖叫道。

× × ×

楊家寨一夜之間，變得風聲鶴唳，所有人都躲在屋裏，非必要時，誰也不願意離開屋子半步。

楊彪的死，太突然，太神秘了，沒有人可以找出他致死的原因，流傳下來的故事，開始在每個人的心裏再萌芽，因爲楊彪在死之前，正是談着銀狐的事，大家都沒忘記，楊彪的話還未說完，慘劇就發生了。

這是銀狐爲了報仇而來。

雖然，除了楊彪，近年來誰也沒有獵過銀狐，但每個人心中都羨慕過他，心底裏亦盼望有一天會有楊彪的幸運，這使他們在發生變故後，產生了強烈的犯罪感，他們都害怕，銀狐除了降罪於楊彪的身上，自己亦受牽連。

而且，大家還感到異常恐懼的，就是銀狐懲罰楊彪的手法，那實在是太可怕了，他簡直是殺人於無形，而死去的人，死前之辛苦，死狀之慘，都使大家心頭震撼的。

許多人的心理，都有同樣的預感，楊彪曾先後捕捉了五隻銀狐，山神終於是被他迫得憤怒了，在傳說中，山神震怒時，會降罪整條村的人，故此，他們都覺得，楊彪雖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但其餘的人，也不會就此安寧。

楊彪死得莫名其妙，死得如此之慘，以他平日在楊家寨裏的信譽、地位，理應許多人去致祭他的，帮忙他的家人籌備喪事的。

可惜，人性都是絕對的自私，到了這個田地，誰都害怕接近楊彪一家，他們深恐，楊家的霉氣會給他們帶來噩運，能避免與他的遺屬接觸，就儘量地避免。

故此，由楊彪的屍身被他的親人抬回去後，他們又是驚怕，又是傷心，偌大的地方，平素與楊彪最談得來的朋友，個個都絕了跡。

世態炎涼，由此可見一般了。

當楊彪的兒子大虎，替父親潔淨屍身時，意外地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原來楊彪全身的皮膚，都泛起了紅紅的很細小的斑點，若非仔細的看，可能就會忽略了。

自然，這個發現對楊彪之死因，沒有任何的帮助，反而除了這些斑點，他們在楊彪的屍身上，找不到傷痕，沒有傷痕，如何晦得他是怎樣迅速死亡？

人死了不能不埋葬，就算靈堂清冷得沒有半個弔喪的親友，喪事還是要辦的。

在靈堂前，楊大娘想起丈夫生前的熱誠好客，想到他沒有交代任何一句話，就這樣死於非命，再見到現今靈前的孤零，忍不住就搶天呼地的哭起來。

沒有人來勸慰楊大娘，楊彪的一羣子女，還不是與母親同樣的心情，同樣的悲慟。

就在他們相擁着，悲痛的大哭時，驀地，一個顫巍巍的人，出現在靈堂上。

楊大娘和她的子女，掛着淚水，呆望着這個進入靈堂的人，他們都記得，這個不怕諱忌，親臨弔喪的，竟就是慶祝會裏，因患了傷寒沒有出現的楊球。

楊彪一家見到楊球的出現，又是好奇，又是迷惘，更有滿心的感激。假如說楊彪生前還有談不來的人，這個人就是楊球，他們的年紀相仿，大家有着相同的固執，平日見見面，爲了少許意見上的相左，都會吵得臉紅耳熱，而在衆人都把楊彪全家當作瘟疫之時，楊球竟然抱着病，來到這兒致祭，楊大娘他們，又怎能不滿心感激。

大虎向楊球回過禮之後，立即就上前，向楊球說出自己和家人的感激，又招呼楊球坐下。

「唉！平時我與二腿子雖然時時爭吵，不過，我倆倒是一塊兒長大的，眞料不到，他無端端的就這樣去了，大家都不肯來，哎！他們太過份了，我本身雖然不好，但怎麽樣支撐，我也要趕來見他最後一面。」

楊球坐下之後，就感慨萬分的說，二腿子是楊彪的乳名，亦只有年紀與他相仿的人，才會這樣喚他。

「楊二叔，你眞是有心了，爹……他死得太慘了。」大虎想到父親的暴斃，極爲激動的說。

楊球劇咳了幾下，才抬起眼睛道：「我聽大家說，二腿子是忽然七孔流血而死，果眞有如此事嗎？」

「是的！不但如此，爹全身的皮膚都起了紅斑。」大虎子將自己後來發現的事也向楊球道出：「二叔，銀狐眞的是山神化身嗎？牠的報仇方法，就是這麽置人死地於不知不覺當中？」

「唉！」楊球沉重的再吸了口氣，始緩緩的說：「我年輕的時候，曾聽我爹說過，銀狐法力無窮，牠要報仇之時，會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好久好久之前，曾經有過一個獵手，又是曾獵過銀狐的，在一個風雪之夜，他與家人在屋子裏焙火取暖時，忽然，四面八方有幾十根的長箭射來，全都刺入他的心窩，那獵手當場就死了，而事後他的家人查察過，他們早巳將門窗全都關好，臘月天，再瘋的人，也不會打開門窗啊，而那些箭，沒有人知道是打那裏射來的，這種莫名奇妙的死法，不正和你爹差不多。」

大虎聽得半信半疑。

「楊二叔，爲什麽我一直沒有聽過這件事？」

楊球對大虎子產生的疑問，有點微微不滿，他將眼睛一翻，就道：「你有多大年紀？這件事是我十多歲時，我爹跟我說的，那你又怎會聽過？」

當大虎子沉默之時，楊球却站起來說道：「哎，我也得回去了，大虎子，銀狐只是向曾經捕捉過牠們的人報仇的，寨上其他的人，本來就不用慌，他們也太無知了。」

以權威的口吻說完了之後，楊球望了望靈堂前楊彪遺下的老老少少，忽然將聲音壓得很低，道：「你現在是一家中最大的一個了，你可得小心，銀狐記恨好深，說不定還會再來，你凡事要當心點啊！」

將楊球送出門後，大虎子冒着雪，穿過天井時，他的腦海裏，還盤旋着楊球剛才的話，銀狐還會再來的，驀地，他的全身，機零零的打了一個寒顫。

× × ×

這夜，楊彪的屍體還陳放在棺內，在靈堂的背後，沒有下葬，天氣實在太冷了，而且還下着大雪。縱然大虎子有心要把父親下葬，但這樣的雪，墓穴還沒掘好，飄雪就會把它塡滿，一切都只能在雪停後才能動手。

楊彪的死，對楊大娘來說，實在是打擊太大了，極度的傷心和激動，使她巳支持不下，所以，入黑之後，大虎子就吩咐自己的妻子及弟妹，陪母親到內堂歇息去，他與最幼的弟弟，以及一個兒子在靈堂內守夜。

天氣實在太冷了，雖然靈堂前巳放了個火盆，但長久坐着不動，人還是冷得簌簌發抖，所以，大虎子的弟弟二虎子，早早就擁着他的兒子，瑟縮在被窩裏熟睡。

大虎子獨自的坐着，一邊燒着紙馬元寶，一邊在苦惱地思索着，父親突然的死，寨上人情之冷酷，還有楊球在離去前所說的話。

尤其是楊球離去前所說的話，在這一刻特別令他心動，彷佛，在這靈堂的帷幔背後，有無數對青幽幽的，屬於銀狐的眼睛，正暗暗地向自己窺視。

「不！不，」大虎子心頭是顫動着的，他對自己說道：「爹巳經死了，就算有什麽仇恨，也應該洗擦乾淨了，不能再來傷害其他的人，不可以，要死我寧願自己死去，只要不傷害他們。」

大虎子的喃喃自語，把沉睡的二虎子吵醒，他瞇着眼，帶着睡意的問：「大哥，大哥，有什麽事啊？」

「沒事，睡吧！」大虎子柔聲的說。

只有在失去親人之時，才會覺得，還有在你身邊的親情，是多麽的寶貴。

正當這個時候，大虎子的耳畔，似乎聽到一些輕微的聲音，這聲音令他全身的每一條神經，全都跳了起來。

會是銀狐再來報仇嗎？

「是誰？」

大虎子喝問時，靈前那盞豆油的燈，燈火忽然明暗不定，而四下並沒有一點風，所有門窗都緊閉。

大虎子心中十分驚慌，因爲這刹那間，楊球所說的故事，又回到腦際來，那被萬箭穿心而死的獵手，不也是在門窗緊密關閉時，才有箭飛過來嗎？

「你殺死我吧！我是甘心情願的，只要你答應放過我的家人，無論你要怎麽折磨或殺死我，我是不會埋怨。」

此時，大虎子高聲呼叫時，聲音是顫慄的。大虎子是極度希望他弟弟會醒過來，多一個人在身邊，他的胆子就會壯一點，可惜，二虎子此際却高扯着鼻鼾，一點也沒有醒過來的跡象。

但靈牌前的長明燈巳回復平定，四周的空氣似乎更寒冷了，陰寒入骨。大虎子衣服雖然是穿够了，但却是忍不住簌簌發抖，除了自己急促的呼吸聲之外，剛才他那種奇怪的，微微的聲响巳不復再現。

隔了好一會，再沒有什麽動靜，大虎子才吁口氣，心中隨即想道：「莫非是我疑心生暗鬼麽？根本就沒有銀狐復仇這回事，但是，若非銀狐，爹又怎麽會……」

還沒有來得及繼續想下去，忽然，他聽到了一陣「勒勒」作响的聲音，這一次，不再是幻覺，因爲他聽得眞切，那聲音像是一隻動物的利爪，抓在硬木上時發出的。

聲音响了一下又一下，大虎子全身的汗毛都豎起來，因爲他巳聽出，這一陣可怖的聲音，竟是自靈堂的背後傳出來的。

「是銀狐來了！牠還未滿足，難道牠想爬入爹的棺木內，再毁爹的遺骸？」

一想到父親尚未蓋棺，大虎子頓時又驚又怒，他似乎巳經看到，在父親的屍骸上，伏着一頭銀狐，銀狐正在咬噬着父親的屍身。

「不，不能傷害我爹。」

大虎子慘厲的叫了一聲，顧不得驚慌，立時就衝進靈堂後了。

靈堂後放着楊彪的木棺，棺蓋擱在承棺木櫈的側邊，當大虎子衝到棺材旁邊時，沒有他意料中的銀狐，却還是令他失聲的驚呼起來。

「爹，爹！」大虎子狂呼兩聲淚水巳奪眶而出。

棺內沒有銀狐，但直挺挺躺在棺裏的楊彪，屍身却發生了變化，本來，在父親潔淨屍身時，巳替他將面上的血漬全部抹乾，偏是此刻，楊彪巳垂閉的雙目，竟又有些血漬在滲出來。

本來，在入殮時，大虎子是將父親的雙手，交叠的放在腹上，然而楊彪如今兩手竟是緊緊的抓住棺木的邊緣，像是要爬起來一樣，剛才，大虎子在靈前，聽到一些抓木的聲音，顯然就是屍體發出的。

忘記了屍變是很可怕的事情，大虎子伏在地上，悲慟的大哭起來。

他也有三十多歲年紀，人生的經歷亦是不少，他曾聽過許多傳說，假如死去的人，屍體竟會自動流血，這表示死者是死不瞑目，而且是含寃而死。

「爹，你究竟受了什麽寃枉，你告訴我吧，我一定替你報仇的。」大虎子極爲激動的哭叫着。

棺裏的楊彪，本就是斷氣多時，如何能回答得出，他目中流血，雙手抓着棺木的邊緣待爬起來，不正是抗議着自己的枉死嗎？

大虎子哭泣了一會，情緒忽然平復下來，四下還是那麽寂靜，他的家人睡得很沉，竟然沒有一個人出來。

他緩緩地爬起，把手伸進棺內，悄悄的，小心翼翼的，將楊彪的雙手放回原處，又將他眼中流出來冰冷的鮮血，輕輕的抹淨。

大虎子的心裏巳經決定，不會將今夜見到的事情，告訴他的家人，但他不會放棄，一定要尋出父親的死因。

楊彪的顯靈，巳令他深深的相信，父

親是枉死的，其中必有重大的陰謀。

× × ×

雪總有停下的時候，天晴後，楊彪的遺體就下葬在他家中背後的山坡下，沒有送殯的人，甚至連楊球也沒有來，冷靜的下葬儀式，特別凄涼，楊大娘哭得極之傷心，只是，自始至終，她都不知道，大虎子在守靈時，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故。

他們由墓地回來之後，大虎子沒有發過一語，當他將家人送返家中後，就向妻子說道：「妳好好的在家裏看着他們，我到外邊走走。」

「你……上那兒去？現在寨裏的人……」大虎子的妻子道。

冷笑一聲，大虎子回答道：「我的事妳就別管，我只是出去走走，不一定要找誰說話的。」

不再理會妻子所說什麼，大虎子轉過頭，就步向楊家寨唯一的大街。

雪晴後，寨上的人又回復了他們的活動，何況，楊彪的死，已過了多天，大家就算恐懼也丟淡許多。

當大虎子在長街的街頭被發覺後，大家的活動都僵住了，每個人的目光，不期然都投落在大虎子身上。

大虎子沒有因爲衆人的注視而畏縮，他踏着穩重的步履，腰板得挺直，向着那些人走過來。

沒有人明白，大虎子冷着臉，向大家聚集的地方走過來，是什麼的意思，他們目定口呆，在未明瞭發生了什麼事之前，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

大虎子也沒退縮，他抬起眼，迎着這羣人，一步一步的迫前，森冷的目光，向每一個人的面上掃射過去。

那些人被大虎子這樣的凝視，只覺他的目光，逼來一陣寒意，這些人雖然沒有對楊彪做過什麼事，但當他們接觸這份目光，都不由自主感到驚怕。

大虎子沒有做聲，站定在這些人的面前，目光來來去去往他們的臉上掃來，其實，他的心裏是空蕩蕩的，他不過是想看清楚這些人，想看穿他們的心，何以這麼勢利？

一個人與這麼多人對峙，大虎子本就沒有什麼能力可以戰勝他們，若這些人仍然勢利，不要他接近大家，只要大家齊聲吆喝驅趕，大虎子始終是孤掌難鳴的。

可是，大虎子的來意，大家都摸不清，反被他這種氣勢唬住，正當氣氛十分僵硬之時，驀地，人叢中有個四十歲左右的漢子，一聲不响，拔脚就跑。

目睹那漢子向大街盡頭奔跑時，大虎子初時是一陣錯愕，但幾乎立刻地一個念頭就浮起來：「爲什麼他要跑？大家都沒有動，我並不想對大家怎樣？他爲何要跑，莫非作賊心虛？」

心念一轉，大虎子匆忙的，就向那人奔跑的地方奔去，當大虎子拔脚飛趕時，其餘的人也尾隨着追過去。

那中年漢子已差不多走到長街的盡頭，眼看就要隱沒在橫巷裏，不知怎地，他穿的皮靴，在雪地上一滑，身子向前就跌了下來，而就在這個時候，大虎子已經追了上來，一條腿就踏在他的背上，使他無法再逃。

那漢子的面色，簡直可以和地下的雪比較，他已完全沒有血色，只聽他道：「饒了我吧，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我什麼也不會告訴你的！」

在虎子心裏呆了一呆，他已經認出，這漢子叫「山烏鴉」，也是寨上的獵手，平時他們在山上見到，也會談兩句的，他們之間既沒有過節，他更沒追問過什麼。

「這廝分明作賊心虛，他做錯了什麼？知道些什麼？他是顯然很怕我會知道。」大虎子心裏想着，立即就有了主意。

於是，大虎子裝成一副兇狠的樣子，右脚使勁，在他背上重重蹈了一脚，然後就道：「山烏鴉，你別再裝蒜了！我已經什麼都知道了，你以爲自己的所作所爲，瞞得住大家嗎？你識相的當衆將你的事說出來，否則今天我決不會饒你。」

其實，大虎子什麼也不知道，他這樣的說，不過是順着「山烏鴉」剛才說的話而矣，但他估計，山烏鴉一定是有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果然，山烏鴉上當了，他望着圍攏着他的人，又斜斜，不大敢正視的，望了大虎子一眼。

「寃枉啊，大虎子，不干我的事，這不是我幹的，我……不過是偷偷替人家買藥而矣。」山烏鴉在雪地上，叫得震天價响。

大虎子越聽越驚異，其實，他仍然不明白，「山烏鴉」說的是什麼，可是他絕不能放棄這個機會，馬上冷笑一聲，又冷哼道：「一人作事一人當，你識相的，今天就在大家面前把這件事說出來，大家自會作個公道，沒你份兒，我們也不會爲難你，若你硬要把這事包攬在身，你就去爲人家作『替死鬼』吧……」

圍觀的人，自然比大虎子更糊塗，鬧不清這兩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見到有熱鬧可瞧，老早就將別接近大虎子這個不祥人的念頭拋諸腦後。

甚至，有人還帮着口道：「山烏鴉，你這廝平日就好事多爲，識相的快把眞話說出來，大伙兒替你主持公道，若你不肯說，有什麼後果，咱們也會袖手旁觀。」

「山烏鴉」是作賊心虛，怎麼也想不到，這只是大家唯恐天下不亂，推波助瀾而已，他連聲音也顫抖起來。

「我實在什麼也不知道，只不過是楊球托我買了些山埃，他說是用它來放在陷阱裏毒野熊的，我……我所知的就只是這麼多了。」

大虎子有點莫名奇妙，「山烏鴉」爲楊球買藥，有什麼值得驚慌的？然而，他的眼前忽地浮起父親的屍體，抬回家裏時，是七孔流血的慘樣。

血氣即時往頭上湧，他雙手執住「山烏鴉」的衣服，把他從地上揪起來，大虎子的目光冒火，厲聲地大喝：「是你，是你和楊球合謀毒死我爹，我爹死得七孔流血，正是吃了山埃的毒，說什麼銀狐前來報仇，這全是你們兩個人的毒計，我要殺死你。」

本來，圍觀的人，對這場紛爭，還是一頭霧水的，但是，此刻大虎子心胆俱裂的吼叫，大家頓時恍然大悟。

只有山埃的毒，才會那麼劇烈，也只

有中了此毒的人，才會七孔流血，迅速死亡，而楊彪當日的慘劇發生，許多人在場親眼見到的。

「不是我要毒他，我……只是買了藥，其他的我什麼也不知道，我已經說了，你放開我，放過我吧？」山烏鴉看到大虎子的狠樣兒簡直嚇得屁滾尿流。

「不對，大虎子，楊球當日不在場，山烏鴉雖然在，但大家沒有見他怎樣下毒，這可能是個誤會吧了。」忽然，有個心水清的人在一邊勸慰大虎子道。

大虎子冷冷的，一字一句的從牙縫中迸出來：「不會誤會，我爹是給山埃毒死的，他很清楚，要不然，他不會見到我們就逃，他是作賊心虛。」

「我眞的沒有，我知道楊彪是死於山埃的毒，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所買的藥，我怕你質問，所以才逃，但毒藥不是我下的，你們相信我……」山烏鴉大聲叫着。

「不！山烏鴉，毒是你下的。」忽然一個聲音夾着咳嗽，在大家的背後响着。

當大家回過頭來，就見到楊球在他的兒子攙扶着，不知什麼時候站在衆人的背後來了。

山烏鴉像瘋狂了一樣，他指着楊球，嘶叫着說：「你胡說，你寃枉我。」

「沒有，毒是你下的，只不過你不知道罷了，」楊球一邊咳嗽一邊說道：「我恨楊彪，從那年他捕了那隻銀狐開始，我就想殺死他，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個機會，若不是山烏鴉糊塗，說了出來，你們永遠不會知道的。」

「我爹與你有何仇怨，你爲什麼要這樣害死他？」大虎子的眼睛噴着火焰。

「你知道嗎？他一生其實只捉到四隻銀狐，最後的那一隻，其實是在我所埋的陷阱裏，我剛剛走開，他在我佈的陷阱之中，把墮網的銀狐偷出來，可是，他才步離我所佈的陷阱，我就回來了，他是個卑鄙的人，我恨他，從那時起，我就想要報仇。」

「你胡說，你詆譭我爹的名譽。」

大虎子紅着眼叫道，但他的身子在發抖，在他心底裏已相信楊球說的是眞話。

「我說的全是眞話，若非他偷了我的銀狐，我又怎會如此潦倒，我恨他，我把山烏鴉買來的山埃，藏在冰裏，當他們興高采烈喝酒時，我着山烏鴉提議大家喝行商從上海帶來的洋鬼子葡萄酒，葡萄酒加冰才好喝，山烏鴉給楊彪酒裏下的冰，正藏有山埃，冰溶在酒裏，酒也變成毒酒，哈哈，楊彪神不知，鬼不覺的死在這毒酒下。」

楊球的笑聲似是哭聲，他是迹近瘋狂一樣。

衆人面面相覷，若非楊球自己把此事說出來，誰也想不到他安排了這樣一個毒計，最吃驚的當然還是山烏鴉，他吶吶地說道：「我的天呀！你特別交待我給楊彪加的冰說什麼從去年鎭下來的山泉，一直藏在地窖裏的冰，竟是內有乾坤，那我豈不是無意中成了兇手？」

眞相終於大白了，但若非爲了銀狐，又怎會發生此事？捕獵銀狐不得善終，在楊家寨上的人心裏，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個故事的。

（全文完）

戰火情緣

・本文承自第40頁・

辛福來看着蕭原的背影，寬慰地長長吁了口氣，笑着搖搖頭。

× × ×

蕭原一步走入張鳳琴的房間時，剛才那股不顧一切的勇氣不知去了那裏，心頭怯怯的，但當他一眼看到坐在床前，手上正拿着一件摺疊好的衣裳，有點失神的張鳳琴時，他的勇氣又回復了，而他也一直在心中對自己說：「不能再錯失這個機會、一定要對她說出來。」同時，心中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強烈地生出對張鳳琴的那份愛意！

「張姑娘。」他澀澀地叫了一聲。

張鳳琴馬上回過神來，看一眼蕭原，有點不自然地道：「蕭大哥，有事麼？」

蕭原急急道：「妳——妳要走了麼？」不自禁地往前走了一步，焦切之情，盡露臉上。

張鳳琴幽幽地道：「是啊，我放心不下臥病在床的爺爺，而我的傷已沒什麼大礙了，我正想待你回來便告訴你一聲……」忽然抬眼瞥了蕭原一眼，又說道：「蕭大哥，我好感激你……」

蕭原忽然衝口而出道：「我陪妳們回去！」

張鳳琴神情震動了一下，睜着那雙閃靈靈的大眼看着蕭原，臉上的神色也一陣激動，但隨即便垂下眼瞼，淡然道：「蕭大哥，不用了，很多謝你的好意……」臉上隱現出一份幽悵的神色來。

蕭原心中一陣惻然，再也無法壓抑得住心底的那股熾烈的情景，不顧一切地道：「張姑娘，我一定要對妳說。一定要說出來，我再也蹩不住了，我喜歡妳，我很喜歡妳，打從第一眼看到你那一刻起，我便喜歡上妳！」

張鳳琴似乎被蕭原那忘其所以的激情震驚得怔愕住了，直看着蕭原，好一會也沒有說話，令到蕭原緊張得喉頭發乾，手心揑汗，一顆心幾乎像是從口腔內跳出來般！

這一刻，簡直比面對生死，還令他感到緊張！

「蕭大哥！」張鳳琴忽然驚喜無限地，情懷激盪地叫了一聲：「原……我也很喜歡你，打從心底喜歡你，你爲什麼現在才對我說……」

蕭原也伸臂緊緊地摟住張鳳琴，忘情地道：「張姑娘，妳眞好，……妳不會不要我送妳回去吧？」

張鳳琴忽然仰起臉來，嬌羞地道：「原，你還叫我張姑娘？我怎會不要你送我回去，你知道麼，我不想離開你。」

看着那張嬌羞紅艷得有如一朵盛開的山茶花般美麗的臉孔，蕭原再也壓抑不住，低叫一聲：「鳳琴！」頭一低，在她的嘴上親了一下，雙臂也一緊。

他們都沒有發覺到，房門外不知在什麼時候，偷偷地探出幾張臉孔來，偷看着房中的蕭原與張鳳琴那親熱的樣子，都綻出歡快的笑容。

（全文完）

鬼火魔燈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以至上官白雲爲首的衆俠謹愼追踪到山神廟，就無法找到任何證供，而打死張三通的白衣人留下的只是類似失傳巳久的「血魔五龍爪」而巳。謝紅梅因有狼人爲證不是鬼火使者，於是衆人相繼離去。可是皇甫世家又遭到萬聖教的騷擾，曲敬人夫婦被他們要了生命。石少虎、丁小翠回到石氏世家，在書房內和總管周乃武分析江湖局勢：先說皇甫世家雖是受害人，但皇甫少華表現反常；上官白雲的總管和管事殺人會否和他有關……因此訂下誘敵之計，掛風鈴、鬼火在屋簷上，果然又引來謝紅梅，繼之萬聖教又到，强要石少虎比武，謝紅梅巧言代之……

萬花樓主　神機妙算

石少虎上前拉了謝紅梅一把，道：「謝——紅梅 妳——」本想說謝姑娘，又怕當衆拆穿她的台難堪，趕忙改稱紅梅。

謝紅梅的表現却甚是大方、熱情、自然而又滿懷自信，深情欵欵的道：「虎哥，請放心，你的妻子不會給你丟臉的。」

何浩之已經有點不耐煩了，道：「石少奶奶選中了誰？」

謝紅梅從左至右，掃一遍萬聖教人，輕描淡寫的道：「隨便，紅、黃、藍、白、黑，我選中間的好了。」

「藍衣武士？妳不覺得貶低了石家的地位？」

「何浩之，你叫本少奶奶選，又嫌我揀便宜，眞嚕嗦，乾脆，你們誰有興趣，就站出來，謝紅梅接着就是。」

這話說得太滿，石少虎爲她捏把汗，早巳激怒了血手雜毛瘋道人，大聲吼叫道：「女娃兒，少說大話 小心風大閃了舌頭，道爺我今天要好好教訓教訓妳，讓妳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謝紅梅一點也不含糊，撩人的酥胸挺得更高：「一個紅衣武士有什麽了不起的，就是你們副教主冷寒星本少奶奶也不在乎。」

冷寒星在轎子裏笑了，笑得轎子簌簌而抖：「石少奶奶好胆識，堪稱女中豪傑，衝着妳這幾句話，一旦列名本教，冷寒星一定另眼相待。」

謝紅梅放步直向轎子走過去，邊走邊說道：「冷副教主，妳剛才說過，鬥力之外，尚可鬥智，論武之外，亦可論文，只要能分出高下輸贏就成，對不對？」

「對，本副教主是這樣說的。」

「只要彼此分出勝負高下就不再糾纏了？」

「本教志在切磋武技，原則以一次一人爲限 免得傷了和氣，引發羣毆。」

「和局又當如何？」

「和局彼此都不傷顏面，應是皆大歡喜。」

「謝謝副教主，我們可以開始了。」

「石少奶奶是要論文？還是論武？」

謝紅梅口中說話，脚可沒停，這時候已繞着暖轎轉了一個圈子，停在轎前，道：「我也說不上來這是鬥智鬥力，或是論文論武，副教主坐轎四角插着四面旗子，謝紅梅想跟道長比賽拔旗子的絕活，可使得？」

血手雜毛瘋道人自視太高，未加深思便滿口答應下來：「使得，只要妳想出道爺一概奉陪。」

命轎夫撤離，二人退立距暖轎三丈之外，萬聖教爲昭大信，由林子俊發號施令，神刀一聲令下，兩個人便如怒矢一般射出。

瘋道人輕功了得，長身一掠而到，第一面拳打武當的旗子巳弄到手，謝紅梅甫至轎前，當她拔下第二面脚踢少林的旗子時，瘋道人也拔下了第三面萬世一統。

空氣緊張萬分，勝負關係着生死，二人以毫釐之差攫向第四面武林至尊，瘋道人速度太快，有後來居上之勢，石少虎心中驚叫一聲：「完了！」

沒有完，奇事發生了，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謝紅梅好厲害，玉手一招，武林至尊旗好像長了翅膀，又似她掌中有無比吸力，瘋道人撲空，旗子到了謝紅梅的手裏。

鼓掌聲，步履聲相繼傳來，狼人師徒聯袂而到，酒肉頭陀自在僧猛鼓着掌，連聲說道：「好，好，丫頭小小年紀，能在瘋雜毛手下不敗，實在難能可貴。」

石少虎驚喜之餘，又担起心來，怕自在僧口沒遮攔，說錯了話，必然會引起一塲軒然大波，急忙給他頻頻以目示意，叫他少開口爲妙。

弄得自在僧一頭霧水，道：「石小子，你在攪什麽鬼？」

還好何浩之有驚人發現，大呼小叫，將酒肉頭陀的聲音壓住了。

從謝紅梅的手中奪過旗子，何浩之發現，兩面旗子之間被謝紅梅綁了一根極細的絲繩。

這絲繩顯然是在她繞着暖轎轉的時候便繫上了，故而在緊要關頭能保持不敗，以和局終。

血手雜毛瘋道人呲牙裂嘴的叫罵道：「他奶奶的，妳在使詐，道爺今天非要活劈了妳不可。」

收起拂塵，擲出小旗，劈面一掌攻來，決心要置謝紅梅於死地。

却被酒肉陀頭自在僧給架住了，嘻笑怒罵的道：「牛鼻子，別發牛脾氣，這叫做兵不厭詐！」

瘋道人嚥不下這口氣，還待發作，冷寒星在轎內說道：「不錯，兵不厭詐，石少奶奶係以智取，本教能够保住顏面，瘋道人能够保住項上人頭，人家巳是手下留情。」

石少奶奶四個字，自在僧聽得清清楚楚，張口欲待查詢，被丁小翠及時在他身後拉一把阻止了。

冷寒星繼續說道：「瘋和尚，你可是改變主意，向本教挑戰，想將那面甘拜下風，丟人現眼的旗子收回去？」

酒肉陀頭自在僧蠻不在乎的道：「冷寒星，別想歪了，萬聖教在替我老人家打知名度，幹嘛要收回去。」

「你不覺得愧對祖師，面上無光？」

「冷寒星，別激將，這一套對老佛爺無效！」

「如果本副教主向你挑戰呢？」

「大不了再寫一面小旗子，這樣定可名揚四海。」

自在僧吃了秤鉈鐵了心，說不戰就是不戰，冷寒星拿他沒轍，只好退出石氏世家。

大夥兒這才鬆了一口氣，酒肉頭陀迫不及待的道：「石小子，姓謝的丫頭幾時變成了石少奶奶，你們到底在玩什麽把戲，你最好把話說清楚，我老人家警告你，謝紅梅可是老佛爺心目中的美嬌娘，誰要是敢存心染指，就準備腦袋搬家。」

石少虎笑道：「老禪師想到那裏去了，謝姑娘見義勇爲，拔刀相助，只是臨時唬唬萬聖教，在下正爲此事惶恐不安，不知何以爲報，前輩望勿再事取笑，辱沒了人家謝姑娘。」

「不是眞的就好，不是眞的就好，」酒肉和尚伸手拉住謝紅梅，敞開嗓門嚷嚷道：「丫頭，走，我老人家巳經找妳找了半夜啦。」

謝紅梅揚眉道：「找我幹嘛？」

「去賭。」

「沒興趣。」

「丫頭，國有國法，家有家規，賭塲裏也有賭塲裏的行規，怎麽？贏了錢就想撒丫子，別不上路。」

「起碼現在不行，本姑娘還沒有吃早飯。」

「這好辦，老佛爺請妳到『正陽春』去吃餑餑。」

狼人眉飛色舞的道：「請謝姑娘勿却，咱們好好敲他一頓。」

師徒二人你一言，我一語，連哄帶騙，卒與謝紅梅聯袂而去。

石少虎好不容易才找到說話的機會，問林子俊：「林大人，日息國的那位武士常谷川，傷勢可有起色？」

神刀林子俊道：「下官正是爲此而來，常谷川的傷勢大有起色，大概再過一二天便可起身行走，屆時想請他跟在公子身邊，這樣或許不無助益，以期早日查出眞兇。」

石少虎道：「石某正有此意，常谷川曾目睹兇手身形體態，彼此相携而行，說不定會有驚人發現。」

「兇徒魔焰益熾，又有三位大臣慘遭暗算，石大俠是否巳查出一些端倪？」

「此事周大叔業巳轉知，丁姑娘爲此大爲憤慨，目前僅知兇徒係鬼火魔燈主人的手下，有一個神秘的白衣人携走魔燈，皇甫世家、上官世家俱被牽扯在內，至於眞相如何，則尚在未定之天。」

早飯早巳擺好，石少虎留林子俊共進早餐，席間，復將連日來所發生的事，原原本本全部告訴他。

× × ×

還是那棟空宅破屋，凉亭連頂都沒了，酒肉頭陀、謝紅梅，狼人就頂着太陽，團立在石桌邊。

自在僧將偷來的香油錢全部亮出來，堆在自己面前，粗略估計，當在四百両之

譜。

而謝紅梅却不成比例，小貓兩三隻，幾塊碎銀子加起來，總共也不會超過二十兩。

狼人則在一旁作壁上觀，沒有入局的意思。

賭「錢」賭「錢」，賭博最最重要的是本「錢」，誰的本粗，先天上就佔盡絕對的優勢。

自在僧好不得意，臉上一直掛着莫可言宣的神秘笑意，有意無意間撥弄一下面前豐碩的賭本，神采飛揚的道：「丫頭，就這麼多？」

謝紅梅淺淺一笑，道：「兵不在多，在精，賭不在錢多，在會贏，二十兩銀子已經足夠了。」

「輸光了何以為繼？」

「對付你這個手下敗將，準贏！」

「還記得咱們以前的約定嗎？」

「什麼約定？」

「沒了銀子就得賭人。」

「當然記得，本姑娘不是一個健忘的人。」

「妳要是贏了老佛爺，我老人家就替妳舖床疊被端洗脚水。」

「笨手笨脚，大和尚可能是最蠢的一個奴才，本姑娘寧願棄權。」

「老佛爺可不棄權，若是贏了，丫頭必須替我老人家做相同的事情。」

「這話等你贏了以後再說吧，別光做白日夢。」

狼人不放過任何可以揶揄自在僧的機會，冷言冷語的道：「是嘛，媳婦還沒有入門呢，就以為自己當上了爺爺，做白日夢。」

「狼崽子，你找揍，不說話沒人把你當啞巴！」

自在僧一掌摑來，狼人巧妙閃過，謝紅梅取出三顆骰子來，以極優美的姿勢往碗裏一放，發出一連串清脆悅耳的聲音。

一聽到骰子聲，自在僧就全身舒坦，精神百倍，但一轉念間，又犯了嘀咕，拿起骰子，瞅一瞅，捏一捏，再搖搖聽聽的折騰了半天。

「老禿子，你是在怕我作弊？」

「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假不假？」

「還好，看起來好像沒有動手脚。」

「如果不放心，可以換你自己的。」

「不必了，馬馬虎虎，姑且信妳一次吧。」

「那就請下注。」

「二十兩。」

「老禿子，你這是存心一下子就要將本姑娘的錢贏光？」

「長痛不如短痛，我老人家喜歡痛快些。」

「哼，誰怕誰呀，到時候包準叫你痛苦！」

抓起骰子，猛一陣搖晃，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三顆骰子如飛輪，似滾珠，急速轉動，在六隻眼睛的瞪視下，滾出四五六的佳上點數。

想贏四五六，非豹子（三顆骰子的點數完全相同）莫辦，而擲出豹子談何容易，酒肉頭陀自在僧神情肅穆，「釋迦牟尼、玉皇大帝、關老爺、孔夫子」，胡說八道，亂求一通，還在抓着骰子的拳頭上吹了一口「仙」氣。

「豹子！豹子！」

「豹子！豹子！」

狼人也在一旁帮腔加油，誠心誠意希望師父能旗開得勝，一路贏下去，贏一個美嬌娘，以了宿願，自己也就可以脫離苦海，免去災難，別再為籌措賭本而焦頭爛額。

不幸，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常十之八九，酒肉和尚連擲三次，才勉強擲出一點來，輸了！

——北方擲骰子，兩個骰子的點數相同時，以另一個骰子的點數為準，從一至六，大者為贏。

——另外，三個骰子的點數排列為一二三，或二三四時，等於牌九的癟十，無條件輸錢給當莊的人（照輸），三四五可贏六點，四五六大於三四五。

——除上述一至六點，一二三，二三四，三四五，四五六，一至六點豹子外，餘皆不算，必須重擲，直至擲出算數的骰子為止。

酒肉頭陀霉運當頭，一點與四五六相去甚遠，沒有豹子，只好低頭認輸，連莊的機會也泡了湯。

自在僧的賭資甚豐，輸一次還不至於傷筋動骨，謝紅梅才積資四十兩，還有得拚。

這次謝紅梅當莊，自在僧先擲，天靈靈地靈靈，呼天喊地的結果，擲出六點，尚差強人意。

可是，謝紅梅鴻運當頭，隨隨便便一丟，又是一個四五六，賭本已增至八十兩，還保住了莊。

第三次，自在僧擲出三四五，頗見起色，大有可為。

怪事，奇蹟，甚至邪門，謝紅梅第三度擲出四五六。

賭本高達一百六十兩，還繼續當莊。

「他媽的，老子就不信邪，贏不了這個妞兒罰我喝一輩子酒，吃一輩子肉，到處拈花惹草。」

這是什麼咒，身在佛門，髒話連篇，虧他還是得道高僧，居然說得出口。

許是自在僧冒犯了過往神明，許是謝紅梅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第四次擲出四五六，自在僧一敗塗地，舉起雙手投降。

糟了，謝紅梅的賭資已累積至三百二十兩，自在僧面前尚餘百十來兩，乾坤倒轉，已無拚死一搏的能力。

謝紅梅嘴角一撇，神氣活現的道：「老禿子，下注呀。」

連偷來的銀票也算了上去，不過才二百多兩，自在僧突然靈機一動，想到了狼人分贓的銀子，好說歹說，千求萬乞，要狼人借給他，狼人只得心不甘情不願的將錢交出來，但有附帶條件，道：「橋歸橋，路歸路，師徒歸師徒，銀錢歸銀錢，好朋友還要勤算帳，錢是借的，要還，贏了要分紅。」

「好了 狼崽子，別婆婆媽媽，師父贏了錢少不了你的好處。」

「贏得美嬌娘，也要分一杯羹。」

「混帳，美嬌娘又不是老酒狗腿臭銀子，怎麼可以亂分。」

二人一通鬼扯，謝紅梅面不改色，抓起骰子擲出第五度四五六。

「丫頭片子，老子就從來沒見過這種鮮事，妳在攪鬼，小心剁手指頭。」

「骰子是大和尚檢查通過的，如何作弊，亂開黃腔小心死後割舌頭。」

自在僧不再多言，神乎其技，破天荒第一遭，赫然來了一個大滿貫——擲出最高的六點豹子來。

一下子，連本帶利，將六百四十兩銀子全摸摟到自己面前來，酒肉頭陀這下可神氣了，大馬金刀的道：「丫頭片子，這個機會老子已經等了八百年，總算等到賭人了，只要再贏一次，我老人家就抱妳上床。」

謝紅梅一言不發，第六次擲出了四五六。

更邪，更絕，也更不可思議，自在僧梅開二度，被他擲出了第二個六點的豹子來。

「老禿子，你詐賭！」

謝紅梅眼明手快，搶過一顆骰子來，放在石桌上，玉拳一砸，立告四分五裂，露出一塊鉛來。

以鉛灌入，脚重頭輕，所以能擲出固定的點數。

「半斤八兩，彼此彼此！」

自在僧立即還以顏色，在謝紅梅的身上也搜出三顆灌了鉛的骰子來。

以訛對訛。

以詐對詐。

兩個人都作弊，都是在取放骰子的時候，以極其快速的手法偷天換日，不同的是，自在僧作弊在後，謝紅梅猝不及防，假骰子又選定最高的六點豹子，謝紅梅毫無反攻餘地，只好在陰溝裏翻了船。

謝紅梅氣結的道：「既然雙方都作假，今日之局，取銷不算！」

自在僧可不幹，活神活現的道：「雙方作弊，機會均等，當然算數，從今以後，妳就是我老人家的人了。」

收好銀子，也不管謝紅梅是否願意，一把抓住她的藕般玉腕就走。

× × ×

一大清早，萬花樓的門才打開，石少虎，丁小翠便匆匆忙忙的前來掛號，以為一定可以得個第一，儘早見到神機妙算奇女子尚小雲。

想不到，還有比他們更早的，一名紫衣少女，呈上號牌，石少虎一看是第二號，驚奇不迭的道：「是誰？這麼早。」

紫衣少女客客氣氣的道：「一個叫狼人的年輕人。」

一聽說是狼人，石少虎神色一緊，道：「啊，是他，在下跟狼人是好朋友，我們上去旁聽。」

等不及樓上的侍女傳喚，也不顧紫衣少女、帳房先生的反對，二人兀自携手登樓。

狼人就坐在尚小雲對面，睹狀頷首為禮。

侍女則瞪了二人一眼，以示無言的警告。

倒是萬花樓主尚小雲頗為友善，笑臉相迎，示意他們小坐少待。

顯然狼人也是剛到，尚小雲望着桌上的名帖，嬌甜柔美的聲音問道：「你叫狼人？」

狼人點點頭，沒有說話。

「怎麼年齡，籍貫皆不詳？」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令尊，令堂沒有告訴你？」

「從小我就沒有見過父母的面。」

「哦，你連姓名都沒有，自然不是在父母身邊長大，是想解疑難？看命相？批流年？或者是其他什麼的。」

「我想知道我是誰？」

問得尚小雲怔了一怔，秀麗的臉龐上展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道：「你這個問題，可把本樓主問住了，畢竟我尚小雲不是神仙，沒有千里眼，順風耳，能知過去未來，但就相論相，你是天生的富貴相，從商必是豪門巨賈，為官必然出將入相，若是武林中人，也是領袖羣倫的頂尖人物，論身份，講地位，與這位石公子應不相伯仲，只可惜朋友命中帶煞，冲犯厄難太多，曾有一個艱辛的過去，可能未來亦甚坎坷。」

接着，萬花樓主尚小雲鐵口直斷，斷定他八歲以前野處穴居，茹毛飲血，八歲以後始被人收養，學習人語，與事實完全胳合。

就憑這三言兩語，立為狼人佩服的五體投地，驚為仙人，但一轉念間，狼人又緊鎖着眉頭，道：「關于在下的身世，可否請樓主說得具體一點？」

尚小雲露齒一笑，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生辰八字，沒有任何綫索，本樓主恐怕無能為力。」

狼人唯一的一點綫索，就是懷中的一條粉紅色絲巾，掏出來放在銅桌上，道：「打我記事時起，這一條絲巾就與我同在，請樓主過目，看能否瞧出一點端倪？」

尚小雲的臉色微微一變，翻弄一下絲巾，問道：「這絲巾是鬼火魔燈主人的東西。」

狼人回頭望了石少虎一眼，道：「石公子也是這麼說的，但不知這鬼火魔燈的主人到底是在下的親人？還是仇家？」

尚小雲似笑非笑，神秘兮兮的道：「亦親亦仇，亦仇亦親。」

狼人急得不得了，快語追問：「究竟是親？是仇？請樓主把話說清楚。」

「天機不可洩露，天機不可洩露。」

「在下此來，對樓主寄以厚望，無論如何要帮我揭開二十年的身世之謎，請不要賣關子。」

「不是賣關子，是完全為你自己着想，揭開身世之謎，對你有害無益，不說也罷。」

「尚樓主，在下不明白妳的意思。」

「道理很簡單，如果鬼火魔燈的主人是你的親人，那麼，鬼火魔燈的罪惡必將落在你的雙肩，成為衆矢之的，連石公子、丁姑娘都可能不會放過你，豈不要大禍臨頭。」

「若鬼火魔燈的主人是在下的仇人，情形就不同了，樓主有什麼好顧忌的？」

「情形可能更嚴重，有百害而無一利

，鬼火魔燈燈主必會傾力以赴，以期斬草除根。」

「哦！」狼人張口結舌，無言以對。

「還有一種情況更悲哀，萬一朋友是一個棄嬰的話，則親人亦仇人，仇人亦親人，不知道還好，知道了豈不徒然悲情傷懷？」

這話好似五雷擊頂，立將狼人擊入痛苦的深淵中。

許久許久，才哀傷沮喪的道：「不論事實如何，我想知道生身的父母現在是否安康？」

萬花樓主敬業謹愼，從不信口胡謅，端詳一陣狼人的面相，再審視一下掌紋，然後一本正經的道：「目前尚健在人間，但可能會經歷連串驚濤駭浪。」

「在下與雙親，今生今世，有沒有團聚的機會？」

「有，如果你自己命長的話。」

「聽樓主的口氣，好像在下本人也有什麽危難？」

萬花樓主尚小雲以相術專有名詞，有條不紊的道：「朋友左掌上有一條十字紋，在土星丘下與命運綫相交，主兇，輕則傷身，重則亡命，今晚你最好當心！」

狼人究竟是誰的這個謎團雖然並未完全揭開，但在混沌黑暗之中總算現出一綫曙光，起碼他已經知道自己生身的父母尚健在人間，將來還有團聚的機會，同時，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親人絕非是等閑人物。

一個年紀小小，以占卜爲業的女子，憑着一條絲巾，能理出這麽多端緒，已屬難能可貴，姑不論是親是仇，狼人已可肯定，自己與魔燈燈主關係很密切，想要揭開自己身世之謎，無疑這是一條最直接的路。

當下滿意的笑笑，起身退坐後位，將桌前皮椅讓給石少虎。

「石公子，今天又有什麽見敎？」石少虎一坐定，萬花樓主尚小雲便笑盈盈的說。

石少虎開門見山的道：「石某也是想請敎一下有關魔燈的事。」

萬花樓主尚小雲歉然一笑，道：「對不起，對於不曾見過的東西，本樓主恐怕帮不上忙。」

多情公主丁小翠道：「已經見着了，當時狼人兄也在場。」

神機妙算奇女子尚小雲聞言神色一緊，道：「是個什麽樣子，可否請那一位描述一下？」

石少虎將魔燈以人頭皮爲頂，以白骨爲柱，肋骨排列爲底，人面皮爲罩，骷髏頭塗以厚磷發光的造型，一清二楚的講了一遍。

尚小雲聚精會神的聽着，神情肅穆，變幻莫測，要石少虎再複述一遍後，忽然站起身來，行至書架前，在滿目的古籍中一陣找尋，找到一本古書，翻閱了一會兒，似已找到了她要找的東西，還書入架，返回她原來的位子，欣然笑說道：「呃，這一盞燈大有來歷，它的本名原是叫人頭燈。」

石少虎一楞，道：「人頭燈？什麽來歷？」

「這人頭燈本來是扶桑之物，並非我中土的東西。」

「噢，是扶桑的東西，陰森森的作何用途？」

「據書上記載，扶桑有一個松上國，國君暴虐無道，嗜殺成性，百姓偶犯小錯，他就會命人將人頭燈懸掛門首，不久，這一戶人家便會被滿門抄斬，久而久之，這人頭燈在松上國便成爲死亡的化身，人見人怕。」

石少虎、丁小翠、狼人立被她的話語吸引住，默不作聲，靜待下文。

「這人頭燈在松上國，還另有別的用途，犯人的面前放置人頭燈，就表示這名犯人已判定死刑，百無生理。在與別國交戰時，國王的轎前、馬上，或是與羣臣會議的桌子上，皆會放置此物，以示戰事一起，必有人頭落地，意在鼓舞士卒，奮勇殺敵。」

石少虎道：「據聞這松上國業已亡國，不知人頭燈怎會流落到我國來？」

尚小雲道：「這松上國確已亡國，却有君臣近百人亡命大明。」

「尚姑娘是說人頭燈就是由他們君臣携來中土？」

「也可能是中原人氏得知此燈造型，因此而刻意去仿製，以魔燈的姿態肆虐江湖。」

「可知松上國君臣的行止？」

「早已化整爲零，無所不在。」

「如與松上國的人相遇，又如何辨識呢？」

「幾乎不可能，因爲二十年的時間，無論語言、習慣均已與漢人無異，換言之，倘若我這萬花樓中有扶桑人，任誰都看不出來。」

石少虎的心頭大爲震駭，松上國人無所不在，又無從分辨，假定鬼火魔燈的這個恐怖組合，確爲松上國君臣所主持，則其對天下武林的危害，將會遠在萬聖敎之上。

丁小翠心細如絲，道：「松上國的君臣有無喜著白衣者？輕身功夫又已達爐火純青之境。」

萬花樓主尚小雲道：「人頭燈係根據古籍記載而言。事實上本樓主所言之事，都是他們祖先的作爲，亡命來中土的松上國君臣，何者喜著白衣，何者輕功絕佳，則不甚了了。」

「『血魔五龍爪』，姑娘應該知道了吧？」

「知道，『血魔五龍爪』乃是血魔君稱雄道霸的絕活，專以人的頭顱作爲攻擊目標，會在人頭上留下五個血窟窿，每殺死一個人，血魔君天雷的功力就會有所進境，在江湖上，是一個出了名的超級大魔頭。」

「天雷是否喜穿白衣？」

「他喜著紅衣。」

「依樓主之見，我們曾親眼見一個白衣人携走魔燈，有無可能是血魔君天雷所爲？」

「可能性極微，一則衣著不同，再則天雷已有數十年不曾在江湖行走，一個高齡近百歲的人，是否健在都成問題。但魔燈必與此人有關，則毫無疑義。」

「樓主係指『血魔五龍爪』而言。」

「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凡是學得『血魔五龍爪』的人，不是他的門徒，便是後人。」

「照這樣看起來，鬼頭魔燈有可能是血魔的門徒或後人，與松上國君臣的一個共同秘密組合？」

「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石少虎聽到這裏，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道：「魔燈燈主的下面有鬼火使者，由鬼火使者指揮暗殺的行動，就石某所知之事實顯示，執行任務的人好像都喪失記憶，如同白痴低能兒一般，萬樓主可知其中的奧妙？」

尚小雲想了想，道：「似此情形，不是中毒，就是中邪。」

「中什麽毒？又是什麽邪？」

「苗疆蠱毒，西域巫術，皆足以使人喪失記憶，如同白痴低能兒一般。」

「可有解救之策？」

「解鈴還須繫鈴人，旁人不知所下何毒，所施何術，恐無能爲力。」

丁小翠道：「尚樓主，眞不好意思，我們的問題一大堆，勢必會妨碍到姑娘的生意，這樣吧，我們願意多付兩倍的代價，以爲補償。」

石少虎馬上掏出二十兩銀子來放在桌上，尚小雲婉拒不受，道：「石公子，丁姑娘，請別客氣，跟兩位交往，老實說小妹也增加了不少見識，就誤一點時間沒關係。」

丁小翠道：「我們還有很多問題要請敎，樓主要是不肯收，我們就不好意思開口了。」

盛情難却，尚小雲只好收下來。

石少虎道：「有一個萬聖敎，樓主可有耳聞？」

尚小雲不假思索，立即答道：「知道一些，該敎氣勢不小，如日中天。」

石少虎有意考較一下她的見聞，從而評判她所論之事的可信度，明知故問的道：「江湖道上，從無萬聖敎之名，該敎究係何時成立？」

「三個月前。」

「在什麽地方？」

「據說是在長白山下。」

「他們到處向武林人物挑戰，目的何在？」

「想獨霸江湖，君臨武林。」

「萬聖敎有此能力？」

「除非石氏、皇甫、上官三大世家精誠團結，聯合抵抗，少林武當亦能一齊行動，若以個別實力而論，誰都不是萬聖敎的對手。事實如此，本樓主絕無長他人志氣的意思，請石公子明鑑。」

「樓主所言非虛，少虎亦有此同感，想不出武林中誰有這麽大的氣魄，能夠在短短三個月之內使萬聖敎名震江湖？」

「是牛立羽，萬聖敎的敎主。」

「牛立羽？石某從來沒聽說過他這一號人物，其出身來歷如何？」

「本樓主是初聽乍聞，所知有限。」

「萬聖敎的副敎主，尚姑娘又知道多少？」

「此人姓冷名月字寒星，功力出神入化，高深莫測，少林大信大師、窮家帮主窮神沙青峯、臥龍莊主鐵掌余冠羣、黑道總瓢把子鎭八荒賀天雄，都是她的手下敗將。」

「冷寒星有多大年紀？」

「不清楚。」

「相貌又是個什麽樣子？」

「除萬聖敎本門弟子及大信等四人外，可能還沒有人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

尚小雲對答如流，與石少虎所知的事實完全相符，還多知道了一個重大消息，萬聖敎主原來叫牛立羽，不由的對這一位萬花樓主的本事更加了一分歎服。

丁小翠道：「我們還想找一個人，尚請樓主指示迷津。」

尚小雲充滿信心的道：「尋人是本樓主最有把握的事，北京城因而尋獲的失踪人口不勝枚擧，誰？」

「苗人傑。」

「苗人傑？上官世家的總管？」

「是的，苗總管已失踪數日，生死行方不明。」

「旬日前，苗總管曾來過萬花樓，當時小妹就算定他，將有災星降禍，叫他深居勿出，果然被本樓主料中了，一定是他不聽勸告，擅自出門使然。」

石少虎、丁小翠相顧失色，對尚小雲的能耐益加信服，狼人則瞪大了眼，靜待下文。

萬花樓主沒再言語，取出一個八卦來，端端正正的放在面前，又拿出八張從一點至八點的骨牌來，然後鄭重其事的，淨手焚香，將骨牌置一漆盤中，使其點數全部朝下，用力搖晃起來。

大致搖晃了十幾下，骨牌的位置已不知變換多少次，始停歇放下。

尚小雲肅容滿面的道：「丁姑娘，勞妳的駕，請將這八張骨牌放在八卦上。」

丁小翠不知如何放置，問道：「怎麽放，是否必須按着順序來？」

「不必，隨便亂放才顯出籤卦籤言的效驗來。」

丁小翠照着尚小雲的意思，隨便亂放妥當，萬花樓主拿着一個籤筒，送至石少虎面前，繼道：「石公子，請搖一下，隨便抽一個卦籤出來。」

對籤卜籤語之學，石少虎是個十足的門外漢，只有聽命的份兒，見尚小雲煞有介事，自己也不敢馬虎，搖了幾下籤筒，抽出一支乾、坤、震、艮、離、坎、兌、巽八籤中的一支坎籤來。

尚小雲面上表情全無，翻開坎卦骨牌，見是四點，臉色驟然一變，喃喃自語道：「如係測字，這兩個字可是大大不吉，坎者坷也險也，四者死也亡也。」

站起身來，在籤語架上找到坎卦第四號籤語，面色更加難看，道：「丁姑娘，此籤乃下下之籤，即使找到苗總管，恐亦已陰陽路阻，不在人間。」

石少虎倒抽一口冷氣，道：「苗總管究竟身在何處，還請尚樓主明示？」

尚小雲仔細推敲一下籤語中的仙機玄妙，道：「苗總管應身在北方。」

「所謂北方，應以那一個地方作爲起點？」

「自然是以我這萬花樓作準。」

（未完・五）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破廟中，暴本仁正和皖西三俠、賣花婆纏鬥不休，金鞭叟田五常出來相勸，大家見他是終南五老的老三，名頭極响，也就聽他勸說而停下手來……突然，一位綠袍老者自神龕後面出來，邀田五常、暴本仁、以及皖西三俠入內一叙，說是他的主人有請，田五常等五人見綠袍老者說得客氣，不虞有詐，便隨他入內，其他的人均在大殿相候，至等到初更時分，也不見田五常等人走出來，衆人開始焦急起來，議論紛紛，最後，由夏侯前進去瞧個究竟，夏侯前進去不久就跑出來，說田五常等五人失踪了，內裏積塵甚厚，並無人居住……

求醫失憶症 診斷無異狀

丁玉郞不待李小雲開口，接着又道：「兄弟覺得改扮侯元，還挺有意思，遇上甚麼事，會有白虎神撐腰，兄弟正要謝謝宮二兄呢！」

李小雲覺得好笑，說道：「這麼說，你還不想把它洗去了？」

「當然！」丁玉郎得意的笑了笑道：「不遇上眞的侯元，兄弟還眞不想把它洗去。」

李小雲道：「可惜侯兄的靠山已經失踪了。」

丁玉郎吃驚的問道：「宮二兄你說甚麼？」

李小雲就把昨晚發生的事，扼要地說了一遍。

丁玉郎驚哦道：「會有這樣的事。這倒是一件震驚江湖的大事！」

李小雲輕聲問道：「侯兄，你是到那裏去的？前晚南宮靖遭人救走，你可知道那救走他的人是誰嗎？」

丁玉郎微微搖頭道：「不知道，那人一身武功高不可測，兄弟第一個追着他出來，一晃眼，就不見他的影子，接着兄弟身後就被一道掌風擊中，自知傷得不輕，只好隱入樹林，看着他們分頭追踪，可見他們也沒有一個看清此人去向的了。」

李小雲緊盯着問道：「侯兄還在找他嗎？」

丁玉郎聳聳肩道：「兄弟就是想找他，但一點眉目也沒有，豈不等於大海撈針？哦，賢昆仲呢。」

李小雲道：「家母不放心他一個人在外闖蕩，才要我們兄弟兩人出來找他的，他被人救走了，咱們只好回去覆命了。」

丁玉郎忽然好像想起了甚麼，問道：「對了，前晚賢昆仲並不在場，如何會知道的？」

李小雲笑了笑，說道：「那天晚上，大哥在外面打接應，兄弟是第一個進入龍眠山莊書房的人，他們進來之時，兄弟就躲在書案後面，一張靠背椅後，所以丁兄冒險救人，兄弟都看得清清楚楚，丁兄身

手眞是高明得很。」

「宮二兄誇獎了。」丁玉郎看了南宮靖一眼說：「令兄好像不大喜歡說話。」

李小雲道：「大哥一向沉默寡言，一天之中，大概也說不上兩句話，他和兄弟恰恰相反，兄弟要是像這樣成天不說話，悶都悶死了。」

船上掛起兩道風桅，乘風破浪，在江面上倒也極快，不過半個多時辰，就已駛近對江。丁玉郎忽然低聲道：「上了岸，咱們就要分手了，宮兄二位前途珍重。」

李小雲聽他口氣·心中不覺一怔，此時船已靠岸，大家紛紛走出船來，丁玉郎朝兩人拱拱手，舉步走上跳板。等李小雲、南宮靖上了岸，丁玉郎早已走得不知去向。這時已是未申之交，兩人沿着大路往東，趕到殷家滙已是旁晚時候。

殷家滙，是一處臨江的鎭集，因爲附近百里以內，沒有城鎭，這裏就成爲過路客商臨時落脚之處，一條街上，也有着兩三家小客店，都是因陋就簡，差堪供人住上一晚而已。

李小雲和南宮靖在街上找了一家客店，定了房間，才到街上一家飯館吃飯。

剛坐下不久，瞥見丁玉郎匆匆走入，目光迅速一轉，就筆直朝自己兩人走來。

李小雲連忙站起身招呼道：「侯兄，你也來了，快請坐。」

丁玉郎在兩人橫頭坐下，一名伙計走了過來，問道：「客官要些甚麼？」

丁玉郞道：「他們吃什麼，給我也來什麼好了。」

伙記退走之後，丁玉郎忽然目光四顧，壓低聲音道：「兄弟在渡船上發現了一個人，二位總還記得，昨晚在大殿上有一個戴毡帽的鄉下老頭，兄弟懷疑他是綴着二位下來的，因此上岸之後，就故意落後了一步，結果果然不出兄弟之料，這人一直遠遠跟在賢昆仲身後，兄弟看二位好像一直不會注意及此，所以特地來通知賢昆仲一聲，好有個準備……」

剛說到這裏，急急的說道：「他也來了。」

李小雲當然不會馬上回過頭去，只是低低的道：「多謝丁兄。」

這時，一名伙計正好端着兩盤熱炒送上。

李小雲乘機悄悄回頭看去，果見昨晚那個戴毡帽的鄉下老頭已在右首隔着兩張桌子的空桌上坐下，一手端起茶盌，悠閒的喝着茶。

李小雲實在看不出這鄉下老頭是個會武的人，但她相信丁玉郎也許不會看走眼，因爲他的武功比自己高明了不知多少，只是這鄉下老頭爲什麼跟踪自己兩人呢？難道自己兩人有什麼破綻給他瞧出來了？

伙計替三人添上飯來，大家就各自低頭吃着飯，沒再說話，李小雲對那鄉下老頭留上了心，就不時有意無意的朝他瞥上一眼，那鄉下老頭叫的是一碗麵，這時也正在低頭吃麵。不多一會，鄉下老頭已經先行吃畢，站起身會帳走了。

李小雲問道：「侯兄住在那裏？」

丁玉郎道：「兄弟只是因爲發現他跟踪二位，才特地趕來給賢昆仲報訊的，兄弟另有事去，就要走了。」說罷，就站起身來。

李小雲感激的道：「多謝丁兄高誼，兄弟感激不盡。」

丁玉郎笑了笑道：「宮二兄不也救過兄弟，大家都是朋友，何須言謝？兄弟告辭。」抱抱拳，揚長出門而去。

南宮靖忽然說道：「兄弟，這人愚兄也覺得他好像很熟。」

李小雲道：「他是大哥的朋友咯，大哥自然很熟了。」

南宮靖道：「愚兄沒有朋友。」

李小雲聽得不由一怔，她自可感覺得出來，大哥近來神智似乎比以前清楚了不少，他說他沒有朋友，這話似乎可信，那麼丁玉郎又是什麼人呢？他既非大哥的朋友，難道會是大哥的敵人不成？唔，莫非丁玉郎也是覬覦大哥達摩手著「洗髓經」的人？

兩人站起身，付帳出門，只見賣花婆像一陣風般往店中衝了進去。

李小雲心中暗道：「她一定是找侯元來的了。」她不願讓她看到自己兩人，節外生枝，這就低聲道：「大哥，我們快些走吧！」

那知剛走出兩三丈遠，只聽身後响起賣花婆呷呷的笑聲，叫道：「兩個小伙子，你們慢點走。」

話聲入耳，身邊微風一颯，一條人影已經從身邊閃到前面，一下攔住了去路，那不是賣花婆還有誰來？只見她臉上似笑非笑的道：「你們兩個小伙子方才不是和侯元那小子一起吃飯的嗎？姓侯的那小子呢？」

李小雲道：「老婆婆認錯人了，咱們幾時和姓侯的一起吃飯了？」

賣花婆瞇着一雙三角眼，尖笑道：「老婆子怎麼會認錯人？那飯館伙計豈會對老婆子撒謊？你別在老婆子面前裝羊了，你們不認識姓侯的小子，他吃了飯，你們付帳？快說，那小子到那裏去了？」

李小雲道：「我們眞的不認識什麼姓侯的。」

「你們不認識的嗎？」賣花婆目中陰晴不定，但臉上還是掛着笑容，說道：「你們昨晚不是也在廟裏避雨，老婆子找姓侯的小子，你們也看到了，還會不認識的嗎？」

李小雲道：「和我們一起吃飯的，並不是侯元……」

「這眞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賣花婆道：「老婆子一路追踪那小子來的，在大街上被他溜了，他明明和你們一起吃的飯，還會是假的？老婆子眼裏不揉砂子，小伙子，你再不說實話，休怪老婆子對你不客氣。」

李小雲道：「我騙妳作甚，他不是侯元，就不是侯元。」

「好哇！」賣花婆尖聲道：「你小子倒是咀硬得很，不給你吃些苦頭，還當老婆子在賣膏藥，只說不練呢！」反手一探，疾然朝李小雲抓來。

李小雲還來不及閃避，南宮靖看她向李小雲出手，口中大喝一聲：「妳要幹什麼？」左手隨着劃出。他這一格，雖是隨手劃出，內勁如刀，嘶然有聲！

賣花婆沒想到這小伙子隨手一格，竟

有這般深厚的內勁，急忙把抓出去的右手往後一縮，目注南宮靖，呷呷尖笑道：「小伙子，瞧不出你還有兩手。」

就在此時，李小雲耳邊突然响起師父的聲音說道：「徒兒，快叫妳大哥不可出手。」

李小雲聽到師父的聲音，心中一喜，忙道：「大哥，没你的事，你別再出手。她不過是誤會而已。」

賣花婆尖笑一聲，道：「老婆子不在乎你們兩個小伙子一起上，你們今天不說出姓侯的小子下落來，老婆子不會放過你們的。」

這是大街上，賣花婆和兩人這一起了爭執，登時引來了不少看熱鬧的路人遠遠的圍了一大圈。

李小雲氣道：「賣花婆，妳講不講理？我告訴妳，我們没有和侯元在一起吃飯，那不是侯元……」

賣花婆看人多了，有些人就在說她不對，攔着人家兩位相公，像是故意找麻煩，一時更是氣往上衝，尖聲叫道：「好小子，你還不承認，你們和虎頭莊的花豹侯元一起吃飯，姓侯的小子是採花賊，你們兩個小子還是好人？」

李小雲氣道：「賣花婆，妳咀裏放乾淨點，我們没和侯元在一起，信不信由妳，我們兄弟只是事不關己，不願多事，可不是怕事的人。」

賣花婆呷呷尖笑道：「老婆子是聽飯館伙計說的，還錯得了嗎？好，老婆子不怕你們不承認。」身形一晃，又朝李小雲欺了過來。

李小雲怕南宮靖一出手，被人家認出他的路數來，這就叫道：「大哥，大哥，你只管站着不用出手，我一個人對付她就够了。」

口中說着，身形向左閃出，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賣花婆看他出手功力不如南宮靖遠甚，口中呷呷尖笑道：「老婆子早已說過，你們兩個只管一起上……」

雙手疾發，右手化解李小雲的掌勢，左手隨着直抓過去。

李小雲自知功力不如對方，不敢和她硬接，身形晃動，又閃了開去。但她身法總是不及賣花婆的靈活，一連避開兩招，已覺圖窮匕現，被賣花婆搶得了先機。

賣花婆眼看李小雲武功平平，却是不肯讓她大哥出手，心中不禁暗覺奇怪。

就在此時，突聽人叢中响起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叫道：「娘，妳快住手！」

賣花婆一下就聽出是女兒的聲音，不覺呷呷笑道：「乖女兒，妳找來了也好，這二個小子和姓侯的小子是朋友，再有一兩招，娘就可以把他拏下了。」口中說着，雙手突然加緊。

「娘，他不是的，妳快住手。」隨着叫聲，綠影一閃，一個身穿葱綠衣衫的少女一下攔在賣花婆面前，一臉嬌嗔的說道：「娘怎麽不問問清楚？他……他是個好人。」

這少女正是賣花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眞像一朶含苞待放的鮮花！

賣花婆道：「乖女兒，妳怎麽啦？和採花賊一起的，還有好人？」

賣花女雙頰紅馥馥的，一副又羞又急模樣，嬌嗔道：「娘，妳怎麽攪的嘛，這兩位相公就是那天救了女兒的人，妳老人家怎好恩將仇報？」

賣花婆直到此時，才怔怔的看看李小雲，口中哦了一聲，說道：「妳說那天在湯王廟救妳的就是這兩位相公？」

賣花女點點頭道：「是咯！」一面轉過身去，含情脈脈的朝李小雲抱抱拳道：「我娘是個火爆脾氣，這位相公幸勿介意才好。」

李小雲忙道：「姑娘不可多禮，這原是一場誤會，在下兄弟怎麽會介意呢？」

賣花婆一雙三角眼一霎不霎的打量着兩人，呷呷笑道：「小青，妳就只會派娘的不是，也不給娘介紹，這二位相公貴姓呢？」

賣花女春花般粉臉驀地一紅，低下頭去，幽幽的道：「娘不會問他們嗎？女兒也……不知道……」

李小雲忙道：「在下宮飛雲，他是我大哥飛鵬。」

賣花婆呷呷尖笑，道：「原來是二位宮相公，老婆子眞對不住，方才多多冒犯了。」

李小雲道：「老婆婆好說，這是誤會，事情過去了，還提他作甚？」

賣花婆笑道：「難得宮二相公這般爽快，老婆子眞是錯怪了人。」

圍着看熱鬧的人，没有熱鬧可看，早已紛紛散去。

李小雲看到賣花婆方才一直在打量着大哥，忙道：「我大哥一向不大喜歡說話，還望老婆婆原諒，在下兄弟失陪了。」

說完，拱拱手，和兩人作別。

賣花女眉眼盈盈，望着李小雲像要說話，又不好意思開口。

這一神情，賣花婆豈會看不出來？看了女兒一眼，呷呷笑道：「丫頭，這位宮二相公人品不錯，也很會說話，他哥哥却有些憨頭憨腦，所以武功就比他弟弟高明得多了。」

賣花女道：「他既然憨直，武功怎會比他弟弟高明的呢？」

賣花婆道：「憨直的人，心無旁鶩，就會專心壹志的練武，心思靈巧的人，不能專心練武，武功自然差了，妳不是也是這樣，貪多不精，不肯用功，才會被人欺侮。」

賣花女不依道：「娘怎麽又說到女兒頭上來了？看，人家早已走了，娘却站在大街上，嘮嘛個没完。」

「好，好！」賣花婆道：「咱們也走吧！」

×　×　×

九華山到了。李小雲和南宮靖在一棵高大的古松樹下坐了下來。李小雲從貼身懷中取出師父的一封密柬，撕開封口，從裏面取出一張紙條，和一個小紙包，紙條上只寫着一行七個小字：「找白衣庵沈雪姑」。

下面畫着白衣庵的路徑圖。小紙包裏不知包着什麽東西，隔着紙包摸起來很硬很小。

字條上既没寫明可以把紙包打開來，李小雲心思縝密，暗想：「師父既要自己

兩人去找白衣庵的沈雪姑，這紙包大概是要當面交給沈雪姑的了。」

她把小紙包塞入懷中，手中拿着路徑圖，站起身來，道：「大哥，我們可以走了。」

南宮靖跟着站起，說道：「我們要上那裏去？」

李小雲道：「你不問我也要告訴你，師父要我陪你來找白衣庵沈雪姑的。」

南宮靖說道：「找白衣庵沈雪姑做什麽？」

李小雲道：「你神智被人迷失，找沈雪姑可以使你恢復清明。」

南宮靖道：「愚兄很好。」

李小雲道：「你比以前是好了許多，但還没有完全恢復，到了白衣庵，你都聽我的好了。」

南宮靖點頭道：「愚兄本來就都聽妳的。」

李小雲朝他嫣然一笑道：「那就好，我們走吧！」

兩人依照圖中指示，先還循着登山石級，後來轉入一條小徑，再由這條小徑再轉入另一條小徑，雖有路徑圖，還是邊走邊認，怕迷失了路徑，這樣足足走了大半天時光，前面出現了一片竹林，修篁千竿，林間有一條用白石鋪成的小徑，往裏通去。

李小雲喜道：「我們終於找到了。」

穿行竹林，不過走了一箭來路，果然有一座廟宇，上面一方橫匾，寫着「白衣庵」三字。六扇黑色長門，緊緊的閉着。

這裏除了四周啁啾鳥鳴，聽不到一點人聲，當眞清靜已極！

李小雲走上幾步，舉手在門上拍了幾下，提高聲音叫道：「裏面有人嗎，請開開門。」

深山寂寂，這幾下拍打山門的聲音，自可傳了進去。

過没多久，左首兩扇長門才呀然開啓，一個頭包青布的老婆子在門內打量着兩人，冷冷的問道：「二位相公有什麽事，這裏是清修的庵堂，門上釘着遊客止步，二位没看見嗎？」說完，正待掩門。

李小雲道：「老婆婆且慢，我們不是遊客……」

老婆子冷聲說道：「那你們是做什麽來的？」說話的神色，大有拒人於千里之外。

李小雲連忙道：「我們是找沈雪姑來的。」

老婆子面色冷峻的道：「雪姑不見外客。」

李小雲忽然心中一動，想起密柬中附有一個小紙包，這就說道：「我們是奉家師之命，給雪姑送一件東西來的。」

老婆子道：「令師是誰，東西呢，你交給老婆子就好。」

李小雲道：「家師竹逸先生，他要在下二人前來，面交雪姑，有勞老婆婆給在下兄弟進去通報一聲可好？」

老婆子又打量了兩人一眼，才道：「好吧，你們叫什麽名字？」

李小雲道：「他是我大哥宮飛鵬，我叫宮飛雲。」

老婆子道：「你們在這裏等着。」

李小雲道：「多謝老婆婆。」

老婆子没有再作聲，自顧自掩上兩扇長門，大概進去通報了。

李小雲退下兩步，和南宮靖並肩站在一起。

過了約有盞茶工夫，左首兩扇長門，再次開啓，那老婆子朝兩人招招手道：「雪姑請你們進來。」

李小雲低低的道：「大哥，我們進去吧。」

兩人跨進庵門，老婆子立即掩上木門，閂上了閂，然後轉身道：「二位請隨老婆子來。」

兩人隨着她越過小天井，跨上大殿，轉過神龕，後面又是一個小天井，階前左右兩邊，種着兩叢紫紅玫瑰花，每棵都有一人來高，開着數十朶玫瑰花，花大如碗，一股清甜的花香，沁人肺腑。

中間是一條白石小徑，迎面三間精舍，湘簾低垂，籠中鸚鵡看到兩人隨着老婆子走入，就發出清脆的聲音說道：「有人來了。」

老婆子走到階上，一手撩起竹簾，說道：「你們進去好了。」

李小雲朝她說了聲：「多謝。」首先跨了進去，南宮靖跟着走入，老婆子又放下湘簾，自行退下。

李小雲擧目看去，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客室，中間掛着白衣大士神像，一張方桌上放一個紫銅香爐，爐烟嬝嬝，方桌左首坐着一個面覆黑紗的道姑，長髮如雲束成一束，披在肩後，這時已經緩緩站起身來，打着稽首說道：「二位少施主遠來，貧道失迎，請坐。」

她這一開口，聽得李小雲不期驀地一怔，在她想來，師父要自己兩人找上白衣庵來，這沈雪姑一定是個老尼姑了，那知她話聲嬌柔，竟然會是一個年輕道姑。一面慌忙拱手道：「在下宮飛雲，他是我家兄宮飛鵬，奉家師竹逸先生之命，特來叩見沈仙姑的。」

沈雪姑一抬手道：「二位少施主請坐下來再說。」

她臉上覆着黑紗，雖然看不到她的面貌，但一頭青絲，烏黑如緞，話聲又如此嬌柔，看她年齡，敢情最多也不過二十出頭！

南首窗下，正好放着兩把木椅，和一張茶几，兩人退後一步，各自在椅上坐下來。

老婆子已托着了一個木盤，端來了兩盅茶，放到几上，說道：「二位相公請用茶。」

李小雲說了聲：「多謝老婆婆。」

老婆婆一聲不作的退了出去。

沈雪姑兩道清澈的眼神透過蒙面黑紗，朝兩人投來，問道：「令師要二位少施主找來荒庵，不知可有什麽見教？」

李小雲連忙指指南宮靖，欠身道：「家兄飛鵬，一個月前被人迷失神智，記憶全失，家師特地要在下陪他同來，求見仙姑，務請仙姑賜予援手。」一面從懷中取出小紙包，站起身雙手遞了過去，又道：「家師給在下的是一封密柬，囑附在下到了九華才能開啓，裏面還有一個紙包，大概是要在下呈給沈仙姑的了。」

沈雪姑在蒙面黑紗中眨動眼睛，徐徐說道：「少施主是說你們沒到九華以前，並不知道是來找貧道的了？」

李小雲點着頭道：「是的。」

沈雪姑這才伸出一隻白嫩如玉的纖手接過紙包，說道：「令師如此小心，那是防範你們在路上洩漏了前來就醫的行踪，唔，既然到了白衣庵，那就不用担心有人跟踪你們了。」

李小雲口中應了聲「是」，心裏却在暗暗忖道：「看妳年紀不大，口氣倒是托大得很！」

沈雪姑接過小紙包，並沒打開來看，只是隨手往桌上一放，目光轉到南宮靖身上，說道：「你要令兄把椅子移過來，先讓貧道切切他的脈再說。」

李小雲急忙站起，朝南宮靖道：「大哥，沈仙姑要你坐過來，才好切脈，你把椅子移過來。」

南宮靖依言站起，把椅子移到方桌的橫頭，再行坐下。

沈雪姑取過一個藍布的擱手小枕，柔聲道：「你把左手擱在上面。」

南宮靖依言伸出左手，仰腕擱到小枕之上。

沈雪姑也伸出一隻手來，三根玉管似的纖指，輕輕落在他脈門之上，就沒再作聲。

李小雲站在大哥邊上，也沒敢作聲，心中暗道：「她纖指如玉，連指甲都修剪得如此又長又尖，我若是伸出手來，還沒有她美呢！」

沈雪姑三根纖指，時按時鬆，切得十分仔細，這樣足足切了好一回工夫，才手指一抬，聲說柔道：「換右手。」

南宮靖依言換過右手。

沈雪姑又替他切了一回，才收回手去，說道：「你張開口來，讓貧道看看你的舌苔。」

南宮靖張大了口，沈雪姑看了他的舌苔，緩緩站起身來。

南宮靖道：「好了嗎？」

沈雪姑道：「你坐着別動。」

南宮靖就端坐不動。

沈雪姑伸手翻起他左首的眼皮，仔細看了一會，再翻開右眼，也仔細看了一陣，緩緩放開手，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奇怪！」

李小雲望着她問道：「我大哥……」

沈雪姑點點頭道：「好了，你要他坐回去。」

李小雲道：「大哥，你可以站起來了，把椅子搬回去。」

南宮靖依言站起，把椅子搬回原處。

沈雪姑抬抬手道：「你們請坐。」

兩人各自回到椅上落坐。

李小雲問道：「沈仙姑……」

沈雪姑沒待她說下去，就接口道：「令兄被人下了一種不是普通迷失神智的藥物，江湖上一般迷失神智的藥物，大概只有兩種，一種是下五門的迷藥，那是最普通的，像『入口迷』、『迷魂香』之類，另一種譬如用『迷迭香』製成的迷藥和嶺南溫家的迷藥，都屬獨門秘方，但只要被人下了迷藥，脈象上一定可以切得出來，貧道方才切了令兄的脈象，也察看了他舌苔和眼皮，幾乎毫無中了迷藥的徵候，尤其令兄體內眞氣充沛，六脈調和，但他眼神滯鈍，分明失去記憶，又有被迷的現象，教人頗難解釋。」

李小雲雙眉緊蹙，愁急的道：「那怎麽辦呢？」

沈雪姑徐徐說道：「這一情形，貧道一時也說不上來，但脈象無法診察的徵狀，如果改以內功診察十二經絡，或可找得出徵結所在。」

李小雲道：「那就請沈仙姑……」

沈雪姑道：「現在是申牌時光，以內功診察，最好是半夜之時，因爲人身爲一小周天，子時正是一天的開始，乾清之氣上升，混濁之氣下降的時候，診察較爲容易。」

李小雲欣然道：「多謝沈仙姑。」

沈雪姑道：「不用謝，二位既然來了，就在這裏先住下來，貧道會交代佛婆，細二位安頓的。」接着提高聲音叫道：「佛婆。」

她雖然提高了聲音，但聽來還是十分嬌柔，叫得並不太响。

門外立即响起老婆子的聲音應道：「來了！來了。」三脚兩步的奔了進來。

沈雪姑指着兩人說道：「麻煩佛婆，領他們到東首廂房裏去，先住下來，再去關照廚下，要多做兩份飯菜。」

老婆子一怔道：「雪姑……」

沈雪姑沒待她說下去，就截着道：「不用說了，妳就這樣去辦好了。」

李小雲心思敏捷，心中暗忖道：「看佛婆的神情，好像不歡迎自己兩人留下來了。」

老婆子答應一聲，望望兩人，說道：「二位相公請隨老婆子來。」

李小雲朝沈雪姑拱拱手道：「在下兄弟告退。」一面低聲道：「大哥，我們出去。」

兩人隨着老婆子退出，從廻廊走向東廡，這裏是坐東朝西的三間廂房，老婆子推開中間兩扇木門，讓兩人走入，原來中間是一間小客室，兩邊各有一個房間。

老婆子在中間站定下來，說道：「這裏一共有兩間房，正好供兩位相公住宿，待會晚餐自會有人送來，不過老婆子要告訴二位相公一聲，你們住在這裏，最好不要隨便走動。」

李小雲道：「多謝老婆婆關照。」

老婆子沒有作聲，就自顧自的退了出去。

李小雲和南宮靖進去看了房間，每間房中，只有一床一椅，自然是單人木床，只能睡一個人，無怪要一人住一間了，房中收拾得極爲乾淨，只是床上沒有被褥。

兩人剛退出客室，老婆子已抱着兩床被褥走入，在兩間房中鋪好，又一聲不作的走了。

李小雲心中暗道：「這老佛婆敢情生性孤僻，不喜和人說話。」

接着又走進一個身穿藍布衣衫的中年婦人，手中捧着一個瓷盤，盤中放一把白瓷茶壺和兩個茶盅，走到中間放下瓷盤，含笑招呼，道：「二位相公請用茶，我叫李嫂，二位相公有什麽事，只管吩咐我好了。」

李小雲忙道：「多謝李嫂，不用招呼我們。」

李嫂隨着退出。兩人就在方桌旁拉開兩把椅子坐下。

李小雲取過茶壺，倒了兩盅茶，把一盅送到南宮靖的面前，說道：「大哥，用茶。」

南宮靖道：「兄弟，沈仙姑留我們在這裏住，是給愚兄治病嗎？」

李小雲道：「她說要在今晚子時才能給大哥運氣檢查。」

南宮靖道：「她可以使愚兄記得起從前的事嗎？」

李小雲道：「只要檢查出病因來了，自然可以治愈的了。」

南宮靖目光凝視着她，猝然問道：「兄弟，妳爲什麽對我這樣好？」

李小雲被他這突如其來的一問，不覺被問得臉上驀地一紅，笑道：「你是我大哥咯！」

南宮靖搖搖頭道：「我……不是妳的大哥……」

李小雲嬌急的道：「你是我的大哥，永遠是的，你怎麽可以說不是呢？」

南宮靖和她目光一接，只覺她目中盡量關切神色，臉上也有惶急之色，心中感到不忍，點着頭道：「我是妳的大哥。」

李小雲看他順着自己，一面低聲囑咐，說道：「大哥，你要記着，以後不可這樣說法，給人家聽到了，豈不要懷疑我們嗎？」

南宮靖道：「我會記着的。」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李嫂進來點起蠟燭，接着就端來了飯菜，雖是素齋，却做得十分可口。飯後，李嫂進來收拾碗筷，又替兩人沏了一壺茶，才行退去。

李小雲因時間還早，兩人在小客室中喝了一回茶，站了起身，道：「大哥，這裏的沈仙姑說，要等子時才能給你檢查，現在時間還早，你還可以回房去歇上一回呢！」

南宮靖點頭，兩人就各自回房休息，在床上和衣躺下。

還沒到子時，李小雲早就起來，也把南宮靖叫起，兩人坐在小客室中等候。李小雲因方才沈雪姑沒有交代，不知該不該領着南宮靖去？正感爲難之際。

只見那老婆子推門走入來，看到兩人，說道：「你們原來沒有睡，雪姑叫你們去呢。」

李小雲忙道：「大哥，我們快走。」

老婆子領着兩人來至中間一間門口，脚下一停，說道：「你們進去吧。」

李小雲說了聲「多謝。」就領着南宮靖掀簾走入，只見沈雪姑坐在椅上等着，方桌前面的地上，早已放好了兩個蒲團。

李小雲連忙拱手道：「在下兄弟見過沈仙姑。」

南宮靖也朝她拱了拱手。

沈雪姑依然面垂黑紗，嬌聲道：「二位施主不可多禮。」

接着朝李小雲道：「時間差不多了，你要令兄在蒲團上盤膝坐下，閉目寧心，調勻呼吸，但不可運功行氣，如果覺得有一縷熱氣，循經遊行，切不可運功抗拒，在貧道沒有出聲以前，也不可開口說話，或者自行站起來。」

李小雲照着她的話，叮囑了南宮靖一遍。

南宮靖點頭道：「在下知道了。」當下依言就在前面一個蒲團上盤膝坐下，閉上眼睛，調勻呼吸。

沈雪姑也及時在他身後的一個蒲團上盤膝坐下，一面說道：「好，現在就要開始，你身子不可動了。」

說完，緩緩伸出一隻欺霜凝雪的玉手，按到南宮靖頭頂「百會穴」上，緩緩把本身眞氣透過掌心，從南宮靖「百會穴」渡入，循經運行。

李小雲站在一傍，目光緊注着沈雪姑，幾乎連大氣都不敢透出來。她當然知道沈雪姑以本身眞氣，運行大哥任督二脈和十二經絡，須要把每條經絡逐一檢查，一定很費時間。

這樣足足過了頓飯工夫，沈雪姑才緩慢的收回手去，輕輕吁了口氣，睜開眼來，站起身子 說道：「好了 你也可以起來了。」

南宮靖依言站了起來。李小雲急着問道：「沈仙子可曾檢查出來了嗎？」

沈雪姑沉吟不語，過了半晌，才徐徐說道：「檢查的結果，頗出貧道意料之外，二位少施主且請進房休息，容貧道仔細想想治療之法，明天再行奉告如何？」

李小雲看她言詞吞吐，心中暗道：「大哥不過被人下了迷藥，只有對症的解藥就可解去，看她神氣，好像大哥得了什麽疑難雜症一般！」

但因是師父要自己來找她的，想到師父不可能要自己來找一個毫無本領的人，那麽她說的當然也可信的了。一面點頭道：「那麽在下兄弟告退了。」

兩人回轉東廡廂房。

沈雪姑抬目叫道：「佛婆。」

老婆子像一陣風般閃了進來，說道：「雪姑有什麽事嗎？」

沈雪姑緩緩轉身走去，說道：「妳隨我進來。」

老婆子跟在她的身後，進入左首一間雲房，一面說道：「雪姑，妳到底有什麽事？」

沈雪姑已在雲床上坐下，指指對面椅子，說道：「妳也坐下來。」

老婆子依言在她對面坐下，眨着眼睛，說道：「雪姑，妳好像有心事，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老婆子是直腸子的人，妳有什麽事，只管說出來。」

沈雪姑道：「方才那個叫宮飛鵬的人，被人下了迷藥，神智被迷，記憶全失，是一位前輩高人要他來找我求治的。」

老婆子笑道：「江湖上使的迷藥難道還難得倒妳，給他服一包解迷散，不就結了？」

「不！」沈雪姑微微搖頭道：「事情那有妳說的那麽簡單？」

老婆子詫異的問道：「怎麽會不簡單呢？」

「對症下藥，藥不對症，如何下得？」沈雪姑道：「下午我切過他的脈，此人練的極似佛門內功，而且已有七八成火候，但脈象之中絲毫沒有中迷的現象……」

（未完・十二）



四大名捕故事／溫凉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戚少商帶傷苦戰，赫連春水想拚死殉情，二人都是爲了息大娘，不惜背洞一戰，希望打出生路，而死守洞裏亦不成，江水灌洞，粮無後繼，非打不可，鐵手、息大娘也繼續出來，戚少商被顧惜朝纏住，赫連春水找吳雙燭拚鬥，鐵手釘上黃鱗、張十騎、歐陽門三人，息大娘、勇成、唐肯退到江邊遇上陳洋、申子淺、侯失劍纏戰不休……正在危殆無援之時，突然出現四大名捕三員：無情、追命、冷血，參加戰團解圍，跟着來了三人：米公公、龍八、舒無戲，聖旨由楊公公親奉，片刻就到，他們是奉旨平反，看來局面有了翻天覆地大變化……

平反算了　寃仇如何

直至楊公公在軍隊簇擁下趕到，宣讀聖旨，准予戚少商重建「連雲寨」，息大娘重整「毀諾城」，並撥大量銀餉以示支助，而「匡護良善」論功行賞的名單：竟是赫連春水，唐肯，高鷄血，韋鴨毛殷乘風、雷捲等人。

不過，對黃金鱗、顧惜朝等人，也並無責罰，只不過「留候查辦」。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劇變呢？

一些被追殺千里，家破人亡的「通緝犯」，突然搖身一變，變爲受朝廷封賞的「忠臣烈士」；一些追擊窮寇、趕盡殺絕朝廷的鷹犬，突然權勢傾覆，變成待罪之身惶惶然不知自處。

——這算什麼？

對流亡數千里，輾轉數十戰，友死親亡，家散寨毀的戚少商而言，心中只有荒謬二字！

——這算是什麼朝廷封賜？

——聖旨又如何？

他本來就是反朝廷的劣政，抗旨又何懼？

無情却由銀劍和鐵劍扶上了木輪椅，推了近來，低聲在他耳畔說：「戚寨主，這是你唯一翻身的機會，就算你不爲自己着想，也應爲維護你的朋友打算，你們當然不想一輩子流亡終日，一世人受官方通緝，你領旨謝恩，只是權宜之策，莫忘了若能報仇雪恨，又何必在乎眼前忍讓？」

戚少商低聲道：「我明白。」

他明白。

他明白他自己的處境。

他明白應爲大局着想。

他明白他們的心意。

他更明白，他要報仇，爲死去的人報仇，他不能讓他們白白送命，爲了復仇，他不惜犧牲一切。

× × ×

復仇的力量，往往要比愛來得更大，更强烈。

很多人能夠成大事，便是因爲善用這兩種人類天性所形成的力量。

這種力量絕不應被低估。

這兩種力量，也往往形成分歧，成爲一正一邪相埒的勢力。

× × ×

戚少商等人，要到後來才完全明瞭個中的變化。

無情、唐晚詞、雷捲、銀、鐵、銅三劍，郝舜才，巨斧僕，賓東成等自貓耳鎮一役，格殺文章後，要郝舜才，賓東成仍留守南燕，餘人護送無情，日夜兼程，趕返京師，竟比預期中早到五天。

無情在京城外五十里，已請較不爲人注意的巨斧僕和鐵劍，潛入城中，暗中知會諸葛先生。

這一舉是爲免蔡京及傅宗書的人派人攔截，以「通匪」之罪殺人滅口。

諸葛先生一旦得悉，即親自出城，接返無情，當下諸人定計，由諸葛先生面聖，用極隱晦而含蓄，但又使當事人必當分明的語言勸諭：若再追殺「連雲寨」的人，只會逼戚少商把「證物」公諸於世，而戚少商已把此機密及證據交由幾位不知名的武林同道收存，殺人既不能滅口，何不轉而重加安撫，以絕口實？諸葛先生以人頭担保，只要追撫戚少商等，他們一定會三緘其口的。

這個皇帝若不是昏庸無能，也不會釀起兵亂四起，奸相當權了，諸葛先生這一番隱透威脅的話，自然採納見用，諸葛先生得此旨意，立時着手辦理，鉅細無遺，就連撫恤「神威鏢局」高風亮的後人，册封唐肯爲「護國鏢局」局主，擢升郝舜才和賓東成等等細節，也兼顧周到。

傅宗書耳目何等衆多，很快便得知風聲，生怕皇帝遷怒自己，以示自身清正，也力陳「大義滅親」，派出龍八這等心腹，要把親信黃金鱗、顧惜朝等「革職查辦」，並斷絕關係。

諸葛先生對這種羣魔醜態，也不以爲奇，當下知此時十萬火急，恐怕這十數日來曉夜兼行，而一向體弱多病的無情無法應付，便下「神捕令」，把追命和冷血調回，即赴易水，護旨救人。

不過，無情心念二師弟和戚少商等一羣武林同道的安危，將文章屍首送回文家，並告知文章乃死於他手中一事之後，堅持要親自前往；雷捲和唐晚詞也決不後人。這當然也勾起日後一段恩怨，文章之子文雪岸又怎會甘心自己父親喪生於他人之手！

諸葛先生和無情的計策，乃「以詭制詭」，皇帝本意殺人滅口，現轉爲暗脅皇帝，使他爲保令譽，牽制追殺戚少商等一事，由於戚少商若遭意外，此醜事必定張揚，勢將天下皆知，這回可是皇帝大急，唯恐不及，除了派太監楊夢去降旨外，把武功高强，手段高明的大太監米蒼穹去主理此事。

傅高風生怕事態嚴重，會牽連自己，忙請示了蔡京，蔡京便只敎他把身邊的幹員龍八遣去，必要時「以正法紀」的主使人。

這一來，不但無情、冷血、追命、雷捲、唐晚詞全都到了，連朝中三大勢力的要員，也聚於一條道上。

像黃金鱗、顧惜朝這種一向曉得順風轉舵的人物，那會不曉得形勢比人强？更不敢打話，默然靜候「處分」。

這年來的逃亡，艱苦的轉戰，終於已告一段落。

——終於熬出頭來了。

苦盡甘來。

柳暗花明。

這些豈都不是正在咬牙苦忍的人，心中的夢想？

唐肯成爲了「神威鏢局」的領袖，主持大局，這些日子來的磨練，也漸漸使他變成一個出色的人物，行事作風漸趨成熟，更何况他在這般歷難的過程裏，使他結識了不少武林人物，大家都因爲他的爲友盡義，胆色豪情而敬重他三分，對他押鏢的行業而言，有時候要比武功高强十倍還管用。

所以人不必怕吃虧，不要怕付出。

有時候，吃虧才能不吃虧；付出常換來獲得。

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付出，就沒有獲取。

現在唐肯是獲得了，他心裏只遺憾：高風亮和勇成以及局裏的許多高手，都平白犧牲了。

——有些付出，也不一定能有所獲。

但若完全不付出，則連有所獲的機會也斷送了。

郝舜才和賓東成也有所獲。

只不過郝舜才的「無敵九衞士」全送了性命，正如高鷄血、韋鴨毛、禹全盛，范忠，薛丈一，盛朝光，穆鳩平，沈邊兒，秦晚晴，殷乘風，花間三傑，陶清和一衆赫連將軍的部下，劉獨峯和他的六名親信等人一樣。

犧牲的人，毀滅的事實在是太多了，現在急需重建。

雷捲重整雷門。

唐晚詞和息大娘重組碎雲淵。

戚少商重辦連雲寨。

赫連春水先返將軍府一趟，他這次惹下的事情，闖下的禍端，以及斷送的人手，少不免要回去面對赫連老將軍的雷霆怒顏。

人人似乎都有事情在忙着。

人人都似乎暫時找到了他的依歸。

事情似乎暫時平息了下來。

× × ×

可是，黃金鱗和顧惜朝却不是這樣想法。

他們仍惶惶終日，暗自危懼。

他們當然覺得自己是寃枉的。

——他們雖然都有私心，但着實是奉丞相之命，來追殺「叛逆」的。

他們當然不敢公然申辯呼寃，因爲這般做法，無異於自戕。他們認爲相爺只是受到壓力，迫不得已，作出這一時權宜之策。

不過，這「一時權宜」，也足足「權宜」了三個月。

漫長的三個月。

對黃金鱗和顧惜朝而言，杯弓蛇影，暗自疑懼，是極難熬過的三個月。

三個月過去了，這「一時權宜之策」，始終沒有改變，顧惜朝和黃金鱗仍被投

閒置散，但又不能擅自離開居所，困而不用，這種滋味既悽惶又沉悶，對一向過慣羣呼簇擁生涯的顧惜朝、黃金鱗而言，簡直比死還難受。

不過，唯一的好處是：他們雖未被再度起用，但也沒有受到刑罰。

這使他們更加相信，只要事情繼續淡忘，平息，他們就會有東山復起，重被傅高風和蔡京起用的一日！

另外一件好事，應該是兩人心中最大的顧慮與恐懼，並不會發生。

——報復！

他們最怕的是羣俠的報復！

——趕盡殺絕，殘虐迫害，對這干「流匪」，曾用盡一切手段，他們怎會不圖報仇？

可是，事情似乎真的平息下來，不但沒有人報復，自他們失勢之後，連訪客也幾稀矣。

他們心中忐忑，兩個比毒蛇還毒，比狐狸還狡，比虎狼還兇殘的人，却因這件事和同樣的遭遇，而緊密結合在一起，準備萬一有個不測，可以聯手抗敵。

大概在黃金鱗和顧惜朝這一生裏，從來不曾跟人這麼推心置腹，這般緊密聯手過，這時候，大家都認為對方是平生知己，投契至極，融合無間，還結義為兄弟。

黃金鱗年紀要比顧惜朝長，當然為兄，黃金鱗還拍着顧惜朝的肩膀說：「我能有你這樣的義弟，死而無憾。」

顧惜朝因這時期的不得志，也變得杯不離手：此刻灌了幾杯酒，紅了眼睛，覺得吞下去的酒比藥還苦，比辣椒還辣，一股豪氣上冲，只朦着聲音，說道：「我現在才知道，平生交友，都比不上一個義兄你！」

兩人拊掌慘笑，又舉杯邀飲。

兩人並在結義宴中定下大計，投帖想求見龍八、傅宗書、蔡京等人，但屢被拒絕，兩人試過多次，各方打點，均無功而返。

這一來，兩人同病相憐，不知上頭在攪什麼鬼，而他們身邊的人，因兩人日漸失勢，大多已相繼離開。

一個人沒有了權勢，自然就沒有了朋友。

幸好他們還有一點點錢。

所以他們還能喝酒，歡娛，不過喝的是苦酒，而且也不見得能盡歡顏。

直至有一日，也許是因為他們的銀子花多了，終於見出了一點成果，龍八終於肯「接見」他們。

當然，龍八肯接見他們的時候，架子之高，派頭之大，氣焰之盛，也是黃金鱗、顧惜朝平生難得一見的；要是換作平日，黃、顧還是相爺跟前「紅人」的時候，龍八的身份地位，未必高於他們多少，說什麼也不敢弄這種聲威氣派，但却在此時時境，龍八「肯」接見他們，可是天大的喜事了。

一個人要仰人鼻息，卑屈求存的時候，自然就要忍受一切不公平的待遇。

幸好這無禮的「欵待」，却換來令二人振奮莫名的訊息：「你們再耐心等等罷。」龍八說：「相爺為了你們的事，已各方打點澄清了，只要再過一段時候，諸葛先生不再留難，皇上不再追究，那就可以重新重用你們了。」

黃、顧二人一聽，千恩萬謝，忻喜莫已。

「你們可知傅相爺和蔡大人為你如何費心麼！」龍八申斥道，「你們在八仙台時，居然敢當我面前提起相爺來，這算什麼？推諉罪責？幸好我為你們遮瞞，要不然，哼！單止這一項誣罪，就要讓你們滿門抄斬！」

顧、黃二人一聽，嚇得冷汗直標，忙叩謝龍八「保全」之德，他日必「粉身以報」，說的聲淚俱下，似巴不得把心都交給對方，以驗「赤胆忠心」一般。

龍八這才平息怒火，只說：「你們回去等等罷，現在不宜再騷擾相爺了，不日自然有喜訊至，到時可別忘了姓龍的就好了！」

黃金鱗和顧惜朝又忙說：「龍爺大恩大德，沒齒難忘，懇請龍爺為我們多美言幾句。」兩人高高興興的告辭出來，在回府的馬車上，已經開始痛罵龍八擺的是什麼臭架子，他日如果得志，必要給他點顏色瞧瞧，但一回到私邸，又着人送龍府厚禮。

這一來，兩人才比較安下心來，而不多久後，龍八又着人通知他們，蔡大人已運用權勢，跟諸葛先生等人談妥，准予戚少商等人重建連雲寨，成為朝廷外防，但條件是不准對顧惜朝和黃金鱗等部屬施加報復，而對方已答允條件云云。

黃金鱗、顧惜朝和連雲三亂等一聽，自是放下心頭大石，幾要感激流涕，感念丞相眷顧之恩，同時在着人多方探聽之下，確知息大娘和唐二娘正忙於重建碎雲淵、雷捲正忙於重整雷門、戚少商亦忙着重組連雲寨，人在遠方，根本騰不出來對付他們，這才使他們不致寢食難安，然後有意重圖大志。

危機一過，黃金鱗又動色心。

他年紀雖大，妻妾亦多，但當日在攻打青天寨時，對惠千紫尚且色心大動，不過這「天姚一鳳」死於八仙台，黃金鱗頗覺惋惜，而今經此事一鬧，妻妾趁機離去的，竟佔大半，所謂「大難來時各自飛」，黃金鱗越想越不忿，又不敢在此際輕舉妄動，就在此時，就給上遇上了英綠荷。

英綠荷本就有幾分姿色。

而且還有幾分媚色。

兩人又曾在一起對敵過，自有敵愾同仇之心，且都是好色而荒淫，更是最佳搭配。

兩人因而一拍即合，如膠如漆。

× × ×

人只要有共同禦敵的機會，很容易就會緊密盡結合在一起，這道理就如同人在為自己求生的時候，往往不惜毀滅掉別人生存的機會。

自古以來，人類為求生存，已做出不少不像人類做的事情來。

這種事情，連義重如山的戚少商都做過——他不惜臨陣逃脫——更何況是黃金鱗、顧惜朝這種人。

不過，顧惜朝、黃金鱗、英綠荷、馮亂虎、霍亂步、宋亂水等人，却因共同面對的危機，而緊緊的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來應付危機。

× × ×

危機，永遠是讓你見得着它、嗅得着它、感覺得着它，但却沒有辦法去觸摸它、解決它、消滅它。

一旦可以被解決的危機，就不是危機了。

× × ×

這樣又人心惶惑的過了個把月，顧惜朝因感人手短缺，暗派「連雲三亂」去聯絡「連雲寨」的部屬，調回京師，三人回來所報告的結果，是：「無一人願從顧公子。」

顧惜朝一聽，本來已經碎裂了的鼻子，顯得更歪了，就像一根折了的臘腸，吊在雙顴之間。

黃金鱗也唉聲嘆息。

原來他派去請援的人，都分別走回來了。

「血雨飛霜」悉聞黃、顧二人已經失勢，就當他們是瘟疫一般，避猶不及。

「粉面白無常」休生已經跟龍八掛鈎，翻臉不認人，早沒把黃金鱗瞧在眼裏。

「豆王」歐陽門知道前為黃金鱗、顧惜朝所騙，見他們派人說項，把來人逐出大門，申斥拒見。

「敦煌將軍」張十騎早已遣調兵馬，出征伏獅嶺，平寇敉匪，才沒閑暇再理會他們的事。

反而是尤知味的結義兄弟「三十六臂」申子淺和「血鹽」侯失劍，願意趕來臂助黃、顧二人。

至於「鐵桅」陳洋，仍在養傷，他自己的事都管不來，何況是別人的事。

倒是「天棄四叟」中僅存的吳雙燭，雖因要重整八仙台的勢力，並要養傷，不能趕來，但一再言明，只要黃金鱗和顧惜朝有難，不妨向八仙台投奔。這越發引起黃金鱗的感慨。

「沒想到還是吳老二夠義氣，」黃金鱗嘆道：「那些人，個個都是見利忘義之徒！」

「這次真夠冤的，明明是義父指派我滅連雲寨的，現在却揹上了這樣一個黑鍋。」顧惜朝也忿忿不平，「枉我平時對寨裏的子弟這麼體恤，現在有事，他們一個都不來助我！」

「我也不是一樣！」黃金鱗頹然道，「我這個叛亂總指揮，明明是皇上的恩賜，現在，忽然變成了我公報私仇，私自行動，這……這又算什麼？」

「我都說了，不殺戚少商，必然有禍患！」

顧惜朝道：「現在他在連雲寨大事整頓，看他何時何日，再謀反朝廷罷！」黃金鱗滿懷希望的說道：「不過，那時候朝廷就知道誰才是耿耿忠心，誰先防微杜漸了。」

宋亂水忍不住插咀，說道：「可是：…可是重整『連雲寨』的，好像不是戚少商。……」

顧惜朝奇道：「不是戚少商？」

黃金鱗詫問：「那是誰？」

宋亂水不知該不該說，跟馮亂虎、霍亂步面面相顧。

顧惜朝怒道：「我現在心情不好，你再支支吾吾的，信不信我一齊劈了你！」

宋亂水囁嚅的道：「是……是……鐵手。」

顧惜朝只覺錯愕莫名：「鐵游夏？」

黃金鱗失聲道：「鐵捕頭去當强盜頭子？」他一時也忘了顧惜朝也當過那個位子。

顧惜朝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宋亂水一急，心更亂，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來。

霍亂步馬上接道：「是這樣的，我們打探到的消息是：戚少商對連雲寨的事業，已心喪若死，再也無心整頓，而鐵手對捕寇之間的關係，自那件事後，也覺得困擾，並對『名捕』的名義，感到心灰意冷，便一再向諸葛先生請辭，反而願到連雲寨帮忙重振聲威。」

顧惜朝只感到荒謬：「這麼說，『天下四大名捕』，豈不是剩三大名捕？」

黃金鱗這才整理出一個頭緒來：「這也沒什麼出奇，連雲寨已為朝廷招攬，才重整旗鼓，鐵手當個官樣山大王，也並沒有變樣。」

英綠荷在旁聽了，說：「本來嘛，官和賊之間，一綫之差，也沒什麼不同。」

黃金鱗當官數十年，聽英綠荷這一說，覺得有失威嚴，忙道：「婦道人家，懂個什麼！」

英綠荷把小咀一噘，顧惜朝又担心了起來：「那麼，戚少商到那兒去了？」

霍亂步道：「不知道，誰也沒有他的消息。」

馮亂虎道：「聽說息大娘和赫連春水也正在到處找他。」

顧惜朝仍憂心怔忡的喃喃自語道：「戚少商……息大娘……赫連春水……」

黃金鱗忽眼神一亮，笑了起來：「哈哈！」

顧惜朝說道：「你笑什麼？」

黃金鱗撫鬚笑道：「你說戚少商、息大娘和赫連春水，他們三個人在一起，會鬧出些什麼事體兒來？」

顧惜朝略一沉吟，即然分明，也忍不住打從心裏笑了出來：「他們以前要共同應敵，所以暫棄前嫌，而今大局初定，他們三人說不定就……」笑而不語。

「最好讓他們爭風呷醋，鬼打鬼，」黃金鱗不由笑道：「咱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顧惜朝也高興了起來，問：「却不解申子淺和侯失劍何時才到？」

馮亂虎道：「約莫申時末就到。」

顧惜朝心裏很有些感動：「他們來得忒快，眞是義薄雲天。」

黃金鱗十分高興，拉着顧惜朝的手道：「來來來，為戚少商、息大娘和赫連春水的自亂陣脚，該當好好的喝一杯！最好，他們為這事來個『毀諾城』、『連雲寨』、『赫連將軍府』大混亂，那就是最好不過了。」

「對對對！」顧惜朝也興高采烈：「咱們為這事更痛飲幾杯再說！」

× × ×

他們不但喝酒，還喝湯。

不過他們正如許多有錢人家一樣，只

吃菜，不吃飯。

「連雲三亂」輩份低，自然不敢跟「黃大人」與「顧公子」同枱吃飯，其實，在「黃大人」和「顧公子」失勢後，他們的輩份總算也提昇了不少，不過，就算跟落難了的黃金鱗與顧惜朝同座吃飯，一旦他們得勢之後，恐怕也會有後果，想到這點，「連雲三亂」一向是「可免則免」。

黃金鱗在菜上了一半時，舉杯邀花月，歎道：「我來敬這圈子的良辰美景，好花明月一盃。」

顧惜朝笑着問：「義兄怎地忽生如此雅興？」

黃金鱗似有難言之隱，只道：「若我再不敬這些花月，恐怕這兒的一草一木，他日我想要敬也不能了。」

顧惜朝奇道：「何有此言？」

黃金鱗喟嘆道：「這些日子以來，銀庫只有支出，沒有收入，再這樣下去，這院子樓閣，全要拱手他人了。」

顧惜朝也生感慨，眼角也忍不住有些潮濕，只哽咽道：「義兄待我恩重如山，此事一併受到連累，我眞……不知如何說謝是好！」說着仰頸子灌盡了一盃酒。他在京城自然也有背資，不過，論財力是遠不如黃金鱗。

黃金鱗瞧着他，忽然正色道：「你別謝我，我還要謝你呢！」

顧惜朝一怔道：「是我連累了義兄，抱愧猶恐不及，恩兄那需言謝？」

黃金鱗很誠懇地道：「沒有你的捐獻，又怎能解我之危？」

顧惜朝愕然道：「我捐獻了什麼？」

黃金鱗問道：「你不知道嗎？」

顧惜朝茫然道：「我眞的不知道。」

黃金鱗肅容道：「你有一件事物，能令愚兄起死回生，重振復甦的。」

顧惜朝也熱烈地道：「那是什麼？」

黃金鱗笑了笑，呷了杯酒，把酒放在桌上，把筷子放在桌上，也把手放在桌上，然後才一個字一個字地道：

「你的人頭！」

他的話一說完，雙手一推，整張紫檀木大桌直撞顧惜朝，他的人已倒翻出去，迅疾無倫！

顧惜朝見桌撞來，連忙往後一縮，「嗒嗒」二聲，檀木椅的把手突然伸出兩個鋼扣，把自己雙腕箍住！

顧惜朝掙動不得，雙脚連環踢出，桌子飛起，碗、筷、盃、碟、壺、盅還有菜餚、菜汁，洒了半天。

英綠荷却搶了進來，鐵如意已在顧惜朝胸膛重擊了一記！

顧惜朝一面要震碎木椅，一面想運氣硬受一擊，忽覺天旋地轉，丹田劇痛攻心，英綠荷的鐵如意已拍擊在他胸上！

顧惜朝藉這一股內力襲入的同時，陡地大叫一聲：「三亂！」哇地吐了一口鮮血！

英綠荷還待再追襲，突然刀光一閃！

顧惜朝竟能在這時候射出了他的成名飛刀！

英綠荷的玉頰被刀光映得有些發綠。

「登」地一聲，刀光被砸飛。

黃金鱗揮舞魚鱗紫金刀，護在英綠荷身前！

顧惜朝睚眦欲裂，嘶吼道：「你——你好卑鄙！」欲運用力震碎座椅，扯裂把手，但一運氣之下，五臟翻湧，咕虆一聲頹然坐回椅裏去。

只聽後面一個清脆的聲音道：「你不要這張椅子？我來帮你！」

顧惜朝猛回首，只要一道劍光，當頭斬落！

顧惜朝這下唬得魂飛魄散，百忙中連人帶椅往側一閃。

他反應仍然快捷，但功力已不復存。

血光暴現。

一條胳臂，在半空騰起，再飛落地上，手指還搐動了一下。

這條胳臂已掙脫了把手上的鋼箍，但同時也脫離了主人的身體！

× × ×

顧惜朝怔住。

他完全不能相信這竟是事實。

——自己竟斷了一條手臂！

——斷了的手臂竟是自己的！

——他只剩下一條胳臂！

顧惜朝完全愕住，甚至忘了痛楚。

背後出劍的人是息大娘。

息大娘粉臉煞白，臉露殺機：「你可記得，當日是怎樣暗算戚少商的嗎？」

顧惜朝心頭恨極。他最恨的不是戚少商，不是息大娘，而是黃金鱗！

若不是黃金鱗的暗算，他又怎會失去了功力，被箍在椅子上丟了一隻臂膀！

顧惜朝撕心裂肺地咆哮：「黃金鱗，你為什麼要對我這樣？」

黃金鱗怪無奈的道：「那也沒有辦法。大娘、戚少商都答應我，只要我為殺你而盡力，他們和我便不記前嫌。」黃金鱗趕忙接道：「你要知道，他們已得皇上聖諭，要殺你我，易如反掌，我那有這更大的胆子，敢抗命行事？顧公子，你這可怨不得我。」

顧惜朝只覺劇痛攻心，痛不欲生，冷汗直標，慘笑道：「好，好，你這豬狗不如的東西……」幾乎痛暈了過去，但他知這一暈，便一生都完了，所以強自撐持。

息大娘笑道：「這一劍，是我代戚少商砍的，此外，我已曉得尤知味的『滋味粥』秘方，現在放一點在酒裏，變成了『滋味酒』，怎麼？滋味如何？」

顧惜朝虎地跳了起來，吼道：「你殺了我罷！」

忽聽一聲大喝道：「慢！」

這一聲大叱竟是三人同聲喊出來的。

× × ×

馮亂虎、宋亂水、霍亂步都到了。

宋亂水的金瓜鎚攻向息大娘。

馮亂虎的鐵劍攻向黃金鱗。

霍亂步一掌震碎大椅，扯起鋼箍，揹着顧惜朝就跑。

顧惜朝喘息道：「跑不了了……」霍亂步不理，只揹着顧惜朝亡命似的逃。

他們才衝出大門，忽見一個人，穿着厚厚的毛裘，冷冷的立在月光下。

顧惜朝一見，心裏暗喊：我命休矣。

那人正是雷捲。

霍亂步再勇猛，也決非雷捲之敵。

顧惜朝知道自己這次是死定了。

（未完．五十一）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家派總管郭奇游說盧卿、侯七合作，彼此增強勢力。為了鞏固盟約，萬里派瞎女阿秋去行刺韋氏兄弟，將韋雲鎗殺，發現韋家庭院晾架上有失蹤被擄的萬柔衣服，經過和萬里商討：認為是栽贓之舉；牛經武、劉永泰、韋九如也拉攏郝振鵬加盟，首先對抗萬里這股力量，防止盧大小姐、侯七的報復；另一撥就是韋氏兄弟，現在雖然死了韋雲，還有莊前柳、霍小腰等人，他們是一股強大力量，利用這些人之間的矛盾，來偵察上級交給自己的任務。牛如蘭是牛經武的女兒，這次知道父親擄劫萬柔作人質，決定施計救人，她和萬柔是好朋友……

人質換人質　救人先殺人

今夜只有韋青和莊前柳在家，大約是十點鐘光景，忽然有人叫門。韋青道：「我去開門。」

莊前柳道：「小心點！」

韋青在門內道：「是哪一位？」

「是韋大哥嗎？我是牛如蘭，咱們在橋月樓上見過……」

韋青一愕，道：「這麼晚了！牛小姐有什麼事？」

「韋大哥，我不會是你的敵人，開門吧！」

韋青道：「牛小姐，太晚了，不大方便。」

門外的女郎低聲道：「試問韋大哥，時間太晚和救人有無衝突？」

韋青一窒道：「救什麼人？」

「萬柔萬姐姐！」

韋青對萬柔，自然不是泛泛之交，自她和莊娟娟去救人而心懷不軌都希望殺死霍小腰以及對方那事之後，韋青對萬、莊二女就下了戒心。

如今，一聽可救萬柔，諒非空穴來風，但他也風聞牛、劉二大亨和萬里一鼻孔出氣，對牛如蘭自然也要防一手，上了牆頭向外看了一下，他開了門。

牛如蘭穿了一件玫瑰紅印花絲綢棉袍，梳了兩條大辮子，予人的印象，是不知愁為何物，走在時代最前端的毛孩子，她一下子就衝了進來。

這工夫莊前柳也在院中戒備，他們不會再讓韋雲的不幸事件重演。

牛如蘭永遠是自來熟的作風，自動進屋，也自動入座。莊、韋二人互視了一眼，莊前柳道：「牛姑娘有什麼事？」

揚起不十分美，但很清新，充滿了青春活力的臉，說：「在綁票者的心目中，我算不算是一個值錢的肉票？」

「這……」韋、莊二人又茫然地互視一眼，莊前柳點點頭，道：「當然算！請問牛小姐此來有什麼事？」

「讓你們綁我的票！」

韋、莊二人一驚，韋青吶吶道：「牛

小姐似乎很愛開玩笑！」

「我是愛開玩笑，只不過今夜却絕未開玩笑，」她正色道：「你們想不想救萬柔姐。」

韋青道：「她在哪裏？」

「先別急！咱們要先談談條件。」

莊前柳道：「什麼條件？」

「這條件很簡單……」她說：「很容易辦到，而且有很多人求之不得……」

韋青向莊前柳作個手勢，表示要到外面巡邏一下，立刻走出，莊前柳道：「牛小姐請說明一下。」

牛如蘭道：「如果韋大哥答應我，我能救出萬柔姐，只要韋大哥把我當作他的女朋友就成了！」

莊前柳面有難色，雖然這在別人簡直算不了什麼，在韋青他却很難，他說：「爲什麼……」

「因爲我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歡上他了，」牛如蘭說：「我長了這麼大，凡是我喜歡的東西，我老爹都能給我，只有這個，他辦不到。」

莊前柳很爲難，救人重要，但又不便隨便答應，因爲「朋友」二字的解釋很多，男女之間的所謂「朋友」就狹義了，他說：「牛小姐，交朋友要慢慢來的。」

牛如蘭道：「請問，救人是不是也可以慢慢來？」

莊前柳笑笑說：「牛小姐，慢慢來的友情才穩固，成親之後才不會變質……」

那知牛如蘭連連揮手道：「我只是交朋友，絕不結婚。」

莊前柳不免暗暗嘀咕，這位富家千金也未免太直爽了吧？他說：「男女交往，其目的也不過是白頭偕老。」

「不，我今生絕不結婚，我不是開玩笑的。」

莊前柳以爲她一定是愛吃「零食」吃傷了被男人騙過，才會如此偏激，不過發這種誓的女孩，一旦遇上中意的人，她的誓言，很快就會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他笑笑說道：「是妳喜歡的男友，也不和他結婚？」

「當然。」

「這是爲什麼？」

「我表嫂第一胎生孩子，我在旁邊觀看，她難產死了。血像泉水般地往外流，我堂姐第一胎痛了三天兩夜，我又看到她生產，痛得不像個人樣子，所以我發過誓，今生絕不結婚。」

莊前柳心想，讓大閨女看生產，必然產生嚇阻作用，如果能讓每個作丈夫的看看太太生產的痛苦經驗，丈夫外遇比率應該顯著下降。

但莊前柳聽了這話却如釋重負，說：「如果只是交朋友，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牛小姐，萬小姐到底在什麼地方？」

「在我們府內，是我爹和劉永泰的手下綁架了萬姐，目的不詳……」

莊前柳說：「目的在挑起我們與萬家火併！」

牛如蘭說道：「你保證韋大哥會答應了？」

「當然！如果只是不結婚的普通朋友，我敢拍胸膛保證，牛小姐，妳有什麼辦法救人？」

「我的辦法乾淨俐落，不會勞師動眾大動干戈。」她說：「只要把我留下，捎信給我爹，要他以萬柔姐交換就成了！」

莊前柳說：「這當然很好！牛小姐捨己爲人的精神眞是令人敬佩！」

「我不是個値得敬佩的女人，其實我只是喜歡韋大哥而已！」

不久小金魚回來，自然贊成以此法換人，她說：「韋大哥想必也不會堅拒，因爲牛小妹絕不結婚，不會因此事件留下任何後遺症，而且由于牛經武極寵牛小妹，今後可能因而發展到是友非敵的局面。」

爲了救人，韋青在不須談婚嫁的情況下勉強答應。

× × ×

牛經武手中的信箋「唰唰」作響，他們本想以萬柔爲餌，使韋、萬大幹而坐收漁利的。韋雲之死，固也算是少有收穫，但他們主要的目標是韋青及萬、苗三個人，如今可算是偷鷄不着蝕把米。寶貝女兒要是出了漏子可怎麼辦？

信文大意是這樣的：交換人質肉票，雙方只許各派兩人送票，牛經武這邊的小葛和小范不准參加，如故違或玩花樣，會弄同一個死妞，交換地點及時間，在交換前十分鐘左右臨時通知。

章胖子和郝振鵬都在座，却都不知對方是誰？

唯一能猜出對手是誰的只有小葛和小范，但基于和小姐的約法三章，只好隱而不說。

牛經武說：「這會是誰？居然知道小葛和小范在我們手中。」

郝振鵬道：「最可能的是萬里，當然，也可能不是他。也許有人會問，不是他的話，誰會以牛姑娘來交換萬柔？」

章胖子道：「是啊！要不是萬里，八成是韋青，只不過牛姑娘怎麼會在他的手中？」

「信內有蘭兒的一枚東珠戒指爲證……」牛經武說：「這是我親自買給她的，絕對錯不了！」他又把那戒指揚了一下，心情焦灼，嘴唇都乾裂了。

交換人質的時間爲明天午夜十一點，還有一夜一天。

× × ×

交人的地點是橋月客棧，屆時牛如蘭自橋月的大門內走出，萬柔應由大門外走入。

事情就是這麼單純，而這一天佛教敎會來訂了七八桌齋席，說是今天是釋迦成佛之日，設齋求福，僧尼各約三十五人，相聚甚歡。

橋月樓前此還沒作過素席，特別請了一位素餐館的大師傅協辦。

而這交接的時地僅在事前十分鐘左右告知，所以牛府方面玩什麼花樣也來不及，匆匆派了兩名幹練護院把萬柔用篷車送到，只是篷車不敢太接近，以免誤會車內尚有殺手。

果然，這工夫在此設齋求福的佛門弟子正好散席，紛紛走出。

萬柔走入橋家客棧之內，牛如蘭走出橋月大門，兩個護院滿頭大汗，臨行交待，不得動粗，如今見到了小姐，總算喘上一口氣，趕緊請上車去。

而萬柔已自橋月後門走出，那兒也有車接應，回萬宅而去。

設齋求福的出家人多已散去，只有一位四旬左右的高僧，自稱法號大空，留下結帳，總計是一百二十塊大洋，他說：「明天佛敎理事會會長，會派專人前來結清齋欵。」

帳房說道：「請問誰是佛敎理事會會長？」

大空頌了一聲佛號，道：「地方聞人萬里居士，每年萬居士在酬願、拜表、上章、建齋、設醮、祈禳方面，善囊大開，今日設齋求福之舉，也是萬居士贊助的……」說畢，雙手合什，雙眼半開半閉，唸唸有詞，出門而去。

待帳房先生忡怔片刻之後追出，大空已不見影子了，連夜派人報告萬里，氣得他直跳脚。

他不是佛敎敎會理事，有時建醮施齋，他確曾捐過欵，今日之事，他却摸不透是甚麼名堂，萬柔返回一問，只說在同學家中住了幾天，何必大驚小怪？

這當然也是牛宅要求她這麼說的，萬柔已知自己的身世，對萬家的事自不會再關心。

萬里差點罵出來，只不過他們父女還要維持起碼的顏面。

到了內宅奶娘一問，她才說了一切。

那知奶娘幸災樂禍地說：「等着瞧吧！萬里和牛、劉二人都是一鼻孔出氣的貨色，如今窩裏反，這叫着王八旦打雜種，好戲還在後頭哪！」

萬柔說：「過去牛、劉二人和我爹過從甚密，他們怎麼也來這一套？」

「這……」奶娘向外看看低聲道：「有個秘密我說了妳千萬可別告訴別人。」

「不會的。」

「老爺子和牛經武的原配有一腿，據說牛的原配不是病死而是服毒死的，這種『賜死』的方式是過去的皇帝發明的，有辦法的臭男人不敎自會。」奶娘又壓低聲音說：「橋月的汪翠翹不就是在這種方式下死的？」

萬柔吶吶道：「這些事妳是怎麼知道的？」

「還不是老苗子說的。」

此刻莊、韋、小金魚等人也在談這件事，小金魚說：「那個眼睛半開半閉的老和尚是……」

「他不叫大空，法號了性，是高郵法覺寺的主持，過去未出家前在長白山原始森林中幹過土匪，出家後我和他很熟，這次他來助我，設齋祈福就是他發動的，這些僧尼都是揚州附近寺廟中的人，聽說理事要每廟派一二人參加，且有齋席可償口腹之欲，他們當然會來的 這手是提防萬一開火，對方會顧慮傷了這些出家人。

莊前柳說：「想不到小葛和小范兩個怪物，還是這麼厲害，我們似乎永遠也擺脫不了他們，除非他們不找我們。」

小金魚說：「這兩個人破了相，毀在韋雲大哥手中，他們似在報仇！」

莊前柳說：「這二人不除，我們會時時處於危險之中，要不，就利用牛小姐收買他們。」

小金魚道：「要談收買，咱們又怎麼能和牛、劉二人比？」

莊前柳說：「這件事非找牛小妹不可，這個只想交朋友而不想結婚的妞兒，還眞是奇徑異行。」

× × ×

韋青和霍小腰的交往由于「三手紅綫」的轉變，自會進入另一境界。她在這種人肉攤子上混了半年多，似乎一點都沒有被污染，還是那麼清純。

好久未見，當他們打破以往的紀錄長吻時，丫頭奔來通報：「小姐，苗先生來了……」

不久，苗玉堂已出現臥室門口，長袍馬褂，頭戴水貂皮帽，那種驃悍之氣，並未被這種莊重的衣着所掩蓋。

「苗大叔，好久未見哩！裏面坐一坐吧！」

「不大方便吧，就在外間吧！」丫頭上了茶點，霍小腰手一揮，丫頭退出院外去。

苗玉堂吸了口茶，吐出茶梗，說：「霍姑娘，妳乾爹說，八成妳有點變了！」

「變了？什麼地方變了？」

「他本來對妳很信任，也知道妳十分聰明，可是，託付妳的任務迄今還沒有達成……」

「苗大叔，乾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直在找機會，可是這個人太機警。」

苗玉堂的表情顯然是不信這說詞的。他淡然說：「我信這一套，妳乾爹信不信？妳和姓韋的交情到了什麼程度，你以爲萬爺不知道？」

霍小腰愕然說：「怎麼？乾爹不信任我了？」

「不是不信任！而是他一直想不通，有好多種方法，怎麼會一直無法下手？」

苗大叔以爲韋青是什麼人？尤其最近他很少來，就算蜻蜓點水來一下，櫈子沒坐熱就走。」霍小腰激動地：「他要是那麼好倒弄，好幾方面的人都想撂倒他爲什麼一直辦不到？」

「這——」苗玉堂攤手苦笑，說：「說的也是。這小子還眞經得住折騰。不過有句俗語說，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只怕是妳下不了手！所以妳乾爹說，乾脆妳搬回大宅中去吧！長久叫妳在這兒混，他也不忍心，當然也對不起妳娘……」

霍小腰說：「多謝乾爹的好意，在這兒混過的人再住到府上去，萬一被人看到，難免蜚短流長，對乾爹太不利。」

「要是令堂來了，可以讓她帶妳去。蕭大姐沒來？」

霍小腰直覺地以爲對方確已不信任她了，甚至也知道她母親「三手紅綫」蕭瑤來過。她來揚州而不去萬家，萬里是絕對不會諒解的。

「我娘來過揚州，因有急事馬上就走了……」她以爲不管對方知道她娘在揚州，這麼說都比較妥貼些。

「蕭大姐可眞生疏！過門不入。」

「我說過，我娘有十萬火急的事，乾爹和大叔能諒解那當然好，不能諒解那也沒有辦法！」

苗玉堂大力嗅了幾下，說：「小腰，有客人？」

「什……什麼客人？」

「比喻說——較爲接近的恩客什麼的？我的嗅覺雖不如狗鼻子小范，却也能嗅出生人味及三炮台烟捲兒的味道。」吸烟的老槍眞能分辨出香烟的牌子來。

霍小腰心頭一跳，這都是有千年道行，一身白毛的狐狸，以前輕估了他們。剛才韋青的確吸過三炮台香烟。

那年頭的香烟牌子也很多，有「小刀」、「老刀牌」及「大鷄牌」等等。當然，「三炮台」筒裝的最高級。普通人抽不起。而最通俗的烟捲兒是「大鷄烟」。大多爲「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監製的。

霍小腰心頭大驚，突然發現這院中已不少于四、五人之多，每人腰上都有一支「二八」或「三八」匣子鎗。

其中有總管郭奇及護院頭子侯威等，似乎都是選了鎗法最好，能打能拚的。

這兒院子大，屋子也有四、五間，仍藏在內間的韋青，深知猛虎難敵羣狼的道理，以早走爲妙。他在一干鎗手湧往屋中時，自暗間從窗跳入後院中。

就在這時，突然有三支鎗瞄準了他，三支「二八」匣子就是三十餘發子彈。韋青的鎗法再好，可以撂倒一個甚至兩個，三個就沒有把握了。

何況人家已搶佔了先機。其中一人大喝一聲「擧手」，立刻又召來三個，其中有侯威在內。此人的鎗法，在漆黑的大屋子中十步內可以打斷點燃的香頭。這也是萬里的一張王牌——貼身保鏢。

這是一個十分兇險而又幾近絕望的場面。

幾乎在此同時，在這些人左後側突然傳來一聲暴喝，道：「別動他！他是我的，姓盧的『小荷包』花了五萬大洋收購他的人頭，爺們拏人錢財要與人消災——」這工夫霍小腰已奔向韋青，顯然想擋住他代他挨鎗。

此人雙手抱着一支手提式，指着韋青和霍小腰。在這情況下，苗玉堂這邊的人，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所以未採行動。

此人四、五十歲，粗獷兇悍，雙目充血，一鋏子彈二十五發，且在他們的左後側，一旦開火，他們六個人每人至少要挨四發子彈，距離近，沒有不中之理。

基于這兩個因素，這些人一猶豫，加之苗玉堂也曝露了身形，全在人家一挺「手提式」的威力之下，也一籌莫展。何況他們風聞「鎗七雙絕」在盧卿身邊，他們以爲這人就是侯七。

就在這時，此人厲喝一聲「給我躺下——」火舌已狂吐不已，韋青和霍小腰二人立刻全身震顫着倒地。翻騰慘呼不已。

就在這二十五發子彈的掃射時間內，苗玉堂帶着人溜了。

有人找他們清除異己，何樂不爲？讓韋、霍二人死掉而不使萬宅的人沾上任何殺人之嫌。所以他們唯恐走得不够快。

妙的是殺人的兇手走後，地上的韋青和霍小腰一躍而起，也自側面牆上溜了。

開鎗的人正是曾在東北長白山原始森林中幹過「紅鬍子」中年後出了家的了性，只是換了便裝而已。在鎗聲中人倒下，地面上土石橫飛時，誰會想到子彈根本未射中人？而開鎗喊聲：「躺下」，即爲暗示？

牛如蘭來訪，韋青不在家，小金魚接待她：「牛小妹，謝謝妳救了萬柔。」

「這位姐姐是——」此人對女人是十分敏感的。

「就叫我小金魚好了！我過去是經營小三張的。」

牛如蘭道：「我救了萬柔姐，與妳有什麼關係？」

「萬柔脫險，萬里就不會懷疑是韋大哥綁架的，也就失去了報復的藉口。」

「姐姐可知韋大哥爲什麼和萬老爺子勢不倆立？」

「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白的。總之一句話，韋大哥代表正義。因爲有些話目前還不便說。」

「姐姐，我信。」

「妳信就要帮着他。」小金魚說：「你想想看，有幾方面的人在處心積慮地動他的念頭。他現在還能活得好好的，這只是能說是吉人天相。」

「小金魚姐姐要我如何帮他？」

小金魚想了一下，道：「韋大哥一身是胆，人也機智，明來明往他不怕，可無人能保證別人不來陰的。」

「什麼陰的？」

「就打個比喻吧！封萬柔的動機何在？還不是想嫁禍韋大哥？反正總有人唯恐天下不亂。」

牛如蘭不出聲，現在她已知父親和劉大叔綁架萬柔旨在嫁禍韋青，讓韋、萬雙方拚得你死我活。

她心地純潔。却因嬌縱而任性，在那環境中長大，却並未被污染。也就不管血濃于水的道理。反正她同情被害的，反對害人的人。

「我爹如想害人，我一定知道。」

「牛小妹，妳太純潔，動壞心眼妳恐怕不成，所以令尊要動韋大哥的念頭，不會讓妳知道。」

「我可以收買小葛和小范。」

「不成，有所謂『胳膊扭不過大腿』。要講收買，妳再大方也不成。妳爹和劉永泰兩個大亨付出的，妳比不過他們。」

「小金魚姐姐，妳如果是我妳會怎麽辦？」

小金魚道：「設法把小葛和小范賺過來。」

「賺過來？怎麽個賺法？」

「設法制住他們弄到這兒來。」

「我把他們誘出來。你們抓住他們如何？」

「別把那兩個怪物看得太單純。這件事要和莊先生等人商量一下。」這工夫韋青回來了，小金魚迎到院中，低聲對他交待幾句話。

勿非是要他遷就一點，要牛如蘭把小葛和小范賺到手，不然的話，令人防不勝防。

韋青入屋，牛如蘭撲上去抱住他。她這種開放作風，至少要到上海那種地方才能看到。

韋青說道：「如蘭，我們作義兄妹如何？」

「我才不要義兄妹哩！大哥，小金魚姐姐和你是什麼關係？」

「普通朋友，她帮我不少的忙。什至還救我兩次命！」

「韋大哥，我把小葛和小范弄來交給你處理。」

「如蘭小姐，妳千萬別輕估那兩人，他們非但官能異常，機智也優於常人。」韋青道：「舍弟削去了他們的鼻子和耳朵．所以他們二人恨透了我們兄弟二人。」

× × ×

在三大亨之中，劉永泰最年輕，只有四十三歲。

人一旦有了錢，不好色的幾乎沒有。他也有三個老婆，却玩過不少的戲子，其中僅是唱秦腔和紹興戲的就有三個之多。

現在，這個熱情的大妞就在劉永泰的別墅中床上唱梅花大鼓，劉年輕時在北方躭過十來年。

屋中和暖如春，外面却飄着雪花，在床上唱大鼓，而唱的人又在劉永泰的懷中，可以說既可以欣賞大鼓又可享受溫柔，他所以總以爲是三人中最聰明也最會享受人生的一個。

如果不聰明，這個渾身充滿野勁的大妞怎會在他的懷中，而且每隔五天必有一次幽會。

大鼓唱完就熄了燈，很久之後這大妞下床整衣。劉永泰貪婪地掃視着她那健美的胴體，說：「急什麼？老傢伙又不知道妳會在這裏！」

「那是當然，不過今夜我有事。」

「有什麼事不能告訴我？」

那大妞說：「今天是韋雲那小子的『三七』……」

「『三七』又如何？」

「『一七』『二七』他都去過厝柩的小廟，今夜他沒有理由不去。」

「的確，」劉永泰關切地：「可要小心一點，韋青那小子不好對付。」

「這個我知道，」大妞說道：「他每次去，總是在午夜十二點到一點之間，現在才十一點，這次我去等他，叫他無法招架……」

劉永泰又拉過她溫存了好一會，才放她離去，他雙手抵着後腦得意地自語：「老賊，你割了老牛和我的靴子，我也要你嚐嚐被人反割的滋味……」

這座小廟座落在很荒僻的江邊附近，深夜附近就很少有人行走。

韋雲的靈柩暫厝在這小廟後面棄置不用的閉關室內，木造小屋，四面透風，韋青的確是每「七」必來悼祭的。

他很少把「復仇」二字掛在嘴上，但却無時或忘，因此，對殺弟兇手的動向一直很注意。

今夜他作了觀衆也作了聽衆。

當大妞兒身後窗中落入木屋內地上，首先看到黑暗中漆黑閃爍着寒光的棺木時，隱若看出，棺後站着一個人。

是不是一個眞人，或者是剛送來紙紮的童男女？

至少童男女沒有這麽高大，大妞閃電拔鎗，這黑影比閃電還快，拔出的同時「咔」地一聲上了頂門火。

就算鎗本在手中，要把它端平再上頂門火，也沒有這麽俐落，阿秋立刻就放棄了拔鎗，也猜到是誰了。來此前的信心像狂飆中的飛烟，迅速消散。

「你是韋青。」

「也就是妳來此等候的人。」

「你似乎知道我會來。」

「不但知道妳會來，而且還欣賞過妳在那『戲台』上唱的梅花大鼓，嘖嘖，眞够味，也賣勁，就是鼓王劉寶全也不過如此。」

阿秋臉上一陣燒熱，沒想到沒咬上人家的尾巴，反被人家咬上，到此，眞是沒咒唸了。

「萬里欣賞我，劉永泰更不用說了，我不以爲世上任何男人不喜歡我，包括你韋青在內。」

說着，蛇腰蜿蜒了幾下，頗有「夜戰八方」「有求必應」之勢。

韋青吐了口唾沫，冷蔑地道：「世上的男人不全是一樣的，這就難怪劉永泰爲妳取了那個綽號……」

「你是說『滿床飛』？」說出這種字眼，她非但不以爲恥，可能以爲由於這三字所產生的動感仍能擊潰韋青的矜持防綫而抱有一綫希望。

「妳給我聽清了，」韋青一字字地道：「跪在我堂弟棺前，磕十二個響頭，然後把右手食指削斷，我放妳一馬，這除了不能放槍，放也不準之外，在床上唱大鼓也好，在床下玩拳脚也好，都不會有什麽妨碍，這也是看在妳的身世可憐份上，法外施恩！」

按理說，這是相當寬厚的條件了，她本以爲不會留她的活口，但人心是不足的，現在又以爲她那美好的十指如斷了一根那有多難看？

當然，至少她知道，韋青表示不殺她，就不會改變主意，所以她才會得寸進尺，在目前，她唯一的機會就是等。

會有奧援嗎？也許，是萬家還是劉永泰的人，劉永泰的確會裝憎扮傻，在三大亨之中，他所表現的是最低調，好像事事都以萬里的馬首是瞻。

這是過去，現在又以牛經武爲老大，他是老二。

「怎麽，妳不拜。」

「我當然要拜，只不過有件事我想問明白。」

「快問。」

「萬柔自橋月出走之後失踪數日，回去之後聲言在同學家住了幾天，問她是哪個同學？她又不說，這可能是謊言，老爺子懷疑是被人綁架的。」

「可能！但未贖票怎麽會被放了回去呢？」

「據橋月客棧的帳房報告，萬柔回來那天夜裏，佛教一干信徒，僧尼數十人在橋月訂了六七桌素齋，說是十二月初一是釋迦生日，該日齋戒爲萬民祈福，勝平日千萬倍，且發『金符經』教人趨吉避凶，事後研究，那些出家人在橋月爲佛祖慶生，有點邪門。只可惜當時帳房未想到其他，結果萬爺還被敲了竹槓。」

「他會被敲竹槓？」韋青自然是明知故問。

「是啊，最後離開的僧人說是佛教會理事萬爺會帳，也算是一次佈施，一問之下，萬爺根本就不是理事，出家人玩這一

套可眞令人發噱！」

「萬柔迄今仍未有說出那幾天身在何處？」

「沒有，似乎老爺子也不追問了。」

「萬宅的情況如何？我是說大箱子弄囘之後……」

「弄囘大箱子，由苗王堂親自焚燬，老爺子又恢復了往日的穩沉和篤定。」

「他必巳擬訂了雷霆萬鈞的反擊計劃了？」

「本來快要完成，但因局面很複雜，不便操之過急，如盧卿身邊之有侯七，章胖子和郝振鵬之合作，以及牛、劉二大亨的勾心鬥角等等，都是使他不便立刻採取行動的原因。」

「他不是要把女兒嫁給我，還要分我三分之二的遺產，言猶在耳，怎麽就要宰人。」

「那不過是塲面話，你這聰明人還會上當？」

韋青冷冷地道：「阿秋，是時候了，拜吧！我看妳也不必再等了……」

在這時，這小木屋的木門突然被踹了一腳。

也許是木屋年久又很簡陋單薄，居然「格支格」搖晃了幾下，阿秋反應很快立刻就要自後窗逃走。但韋青比她的反應更快，找到死角用鎗指着她。

「蓬蓬蓬」又踹了木門三下，顯然巳傳來折裂的聲音，接着窗子被抓住一搖，小屋搖搖欲墜，紛紛落塵。

是犀牛或大象吧？人類那有這麽大的力氣。

怪事出現，一個人雙手亂抓，窗子被拉散，壁上木板摧枯拉朽地掉下，不一會，小屋巳被拆了約五分之一。

而這工夫隱隱傳來了這小廟中和尚的呼叫聲：「阿彌陀佛……施主這是幹什麽？小屋中停放了一位施主的靈柩……這位施主請快住手……阿彌陀佛……」

似乎拆屋的人根本未聽到，照拆不誤，這工夫屋頂的鐵皮，掉落一大塊，夾帶着大量的泥塵，就在這時阿秋趁機竄了出去。

韋青當然不會在這破屋中等着挨打。但阿秋一出屋，必然用鎗瞄着出口處，相信絕對不止一個拆房子的大力士。

就在拆房子這人的正對面，他全力一撞，木板壁年久泰半腐爛，立刻散開，而他的肩頭，却正撞着外面拆屋巨人的肚皮上。

這人大約在六尺六寸以上，具有三個普通人以上粗的腰圍，他的大腿比韋青的腰還粗，韋青這一撞之力不謂不大，這個大傢伙只搖晃了一下。

要是韋青和阿秋一樣，自會趁機在這巨人肚皮上開一鎗，個頭再大，總不會連鎗子兒也打不進去吧。

但他不忍，看出此人力大無窮，却不機伶，當拆除大隊隊員是稱職的，當打手或殺手却不是料子。

此刻韋青發現阿秋巳經走了，另外還有三個人，因大塊頭的巨大身子擋住韋青而不敢開鎗。

而這巨人的肚子被撞了一下，也很疼痛，蒲扇大手一掌掃來，風聲很大，但速度並不太快。

一掌掃空，韋青自他的腋下射出三鎗，趁機射出牆外，大約傷了兩個。

他本想循着去萬宅的路綫去追阿秋，但他怕這巨人和另外三人破壞韋雲的棺木，就在暗中監視。

巨人見敵人走了，就停止拆屋帶着三人走了。韋青相信，這巨人可能是劉永泰或牛經武的人，他給了住持一筆欵子，叫他儘快把木屋修好。

× × ×

小屋中一燈如豆，兩個人正在對酌，一盤鹵豬耳朶，兩個松花蛋，另外就是一堆花生了。

二人之一是韋青，另一人約五十左右，濃眉大眼，一頭鬈髮，出生入死和蜉蝣般的生活方式，自他的臉上就顯示出一種落拓和不大在乎的神情。

「車兄，在小腰那兒遇伏，要不是你，我絕對討不了好去！」

「那也不見得，」車大光說：「老弟，承你瞧得起，導我走入正途，要不，可能還在作無本生意，所以我爲你作任何事，都是應該的。」

「車兄，你太客氣。」韋青說：「昨夜又差點被包圍……」他說了盯上阿秋的一切經過。

車大光笑笑說道：「老弟作了個窩外的聽衆和觀衆，既聽了梅花大鼓，又欣賞了一齣『三叉口』短打戲，眼福可眞不淺。」他雖不是個花花和尚，「四大」一定不空。

「結果又被她跑了，不過她囘去應不會說出這件事。」韋青說：「因爲萬、劉二人同走了一條路。」

車大光說：「老弟有什麽事需要我去辦的？」

韋青說：「故宮盜寶的正主兒不在揚州，但能遙控他的心腹焦慎初、只是焦慎初這人十分神秘，迄未公開露面，要逮易培基，首先要找到此人。」

車大光說：「老弟是不是要我去找焦慎初？」

「如老哥有空，就偏勞一下。」

「我當然有空，只不過我總希望在老弟出動去作任何大事時，我能在你左右保護你！」

韋青道：「眞謝謝老哥的關注、我會小心的！」

「但你的對頭太多，防不勝防？我眞的不放心。」

「的確，就以那次在小腰處，要不是老哥及時出現，八成要糟。」韋青說：「老哥，我雖然迄未見過焦慎初這個人，却有個耳聞，這人不好對付。」

「老弟不必再三提醒我，我雖是長白山上的土匪出身，還沒殺過無辜，也並不太毛躁。」車大光說：「我知道如何適應這個險惡的環境。」

「老哥，多仰仗，也請多加小心、我走了。」

× × ×

天上有星無月，但却很冷。

牛宅中巳經很靜了，這等鐘鳴鼎食之家，不到凌晨一點是靜不下來的！

（未完·十三）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賈老二在飛瓊的睡房中搜到一瓶都拉草末，白骨門三位莊主所中慢性毒藥就有解藥了，三位白骨門莊主也因此對賈老二更爲信任，雲龍山莊與白骨門也因此結盟，互相照應……白骨門白元規三兄弟接到請柬，請他們在三月初一去參加洪澤湖的集會，那天也是史其川的七秩華誕，而雲龍山莊的賈老二，徐少華等也準備去赴會，而兩家雖然巳結盟，外表上却仍表現出不和之狀，各行其道……雲龍山莊的人爲了要去赴洪澤湖的集會，早在莊中地下室秘密練習擒拿手等功夫，因爲在那集會中，可能有劇鬥發生也說不定……

石窟見神君 竟是史莊主

李興隨在人衆之後進入，說道：「諸位請坐。」

大家落坐之後，立即有二名漢子給衆人送上熱面巾，接着端上茶來。

聞天聲含笑道：「貴帮招待眞是週到得很！」

李興連忙陪笑道：「能接待你老，乃是在下的榮幸，這也是總領早就通知在下的，聞三俠，徐少莊主一行要來，交代在下預先留下了房間，在下本預計你老昨晚到的。」

聞天聲說道：「昨晚趕到金鎖橋，天色巳晚，不好打擾，所以就在那裏歇下去了。」

說話之時，兩名漢子巳在廳上擺起筵席，李興躬身道：「諸位請入席了，粗餚淡酒，請將就吧，在下告退了。」說完，又躬身一禮，正待退下。

賈老二忙道：「李管事，且慢。」

李興連忙站停，問道：「賈總管還有什麽吩咐？」

賈老二問道：「咱們怎麽時候可以上船？」

李興道：「在下巳準備了兩艘較大的船隻，隨時都可以開船。」

「這樣就好。」賈老二道：「飯後總要稍事休息，咱們未中開船好了。」

接着以「傳音入密」說道：「飯後你要劉副總管，一起在房中等候 我有話要和你們說。」

李興連連躬身應「是」，退了出去。

賈老二回身道：「聞三老爺、丁藥師、徐少莊主、史公子快請坐吧，酒菜涼了呢！」

史琬披披咀道：「是你酒虫快從喉嚨裏爬出來了。」

「史公子說得是！」賈老二陪着笑道：「小老兒一聞到酒香，就有些刻不容緩了。」

這是洪澤湖招待賓客的，大家也用不着客氣，各自入席，就吃喝起來，兩名漢子陸續送上酒菜，等大家酒醉飯飽，收去

殘餚盤碗，又沏上香茗。

賈老二站起身道：「閒三老爺．小老兒要出去一下。」

聞天聲道：「賈總管只管請便。」

賈老二跨出花廳，只見徐錦章（江友諒）、田有祿（陸其琛）兩人垂手站在階下（是賈老二昨晚交代他們的 今天午餐之後，要跟着他寸步不離、不可走開），看到賈老二走出，立即迎了上來，問道：「總管有什麼吩咐嗎？」

賈老二道：「你們跟着小老兒走就是了。」

兩人應着「是」，就跟着賈老二身後而行。

來到前進，賈老二一脚朝左廊廂房走去，他也沒問話，跨進廂房，一手撩簾，走了進去。

原來他在李興陪着大家進來之時，早已悄聲向李興問清楚了。

賈老二剛撩簾跨步而入，屋中李興和劉得志二人已經站了起來，說道：「總管來了。」

這是李興的臥室，房間相略寬敞，中間一張八仙桌上，已經沏好了一盞茶，那是給賈老二準備的，他們沒想到賈老二還會帶着徐錦章和田有祿同來。

劉得志忙道：「總管請坐，在下去為他們再沏兩盞茶來。」

「不忙！」賈老二一擺手，就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說道：「咱們時間有限，不用去張羅茶水了，你們也坐下來。」

劉得志看他這麼說了，只得和李興一起在他橫頭坐下。

徐錦章和田有祿因賈老二沒有叫他們坐，他們就站在賈老二身後。

李興欠身問道：「不知總管有甚麼吩咐？」

賈老二問道：「沒什麼，小老兒想瞭解一下你們這裏有多少條船？」

他是「總管」身份，既然問出來了，李興不好不答，這就說道：「這裏本來只有八條快艇，兩艘客船，最近劃為西區招待站，就增加了兩艘客船。」

賈老二又道：「你們兩個在管理上，如何劃分的？」

李興道：「在下負責對總舵連絡和迎賓事宜，劉副管事只負責調配船隻，和指揮八艘快艇。」

「唔！」賈老二點着火，口中唔了一聲，慢吞吞的伸手一指兩人，說道：「你們兩個好大的胆子，竟敢勾結外人，企圖在三月初一會前，把敵人大量從西區招待站放進去！」

李興、劉得志同時大吃一驚，同聲道：「總管這是聽誰說的？在下兩人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放進一個奸細去。」

李興在說話之時，突然發現自己身子絲毫動彈不得，心頭一急，忙道：「總管，你老……」

賈老二摸着下巴，笑了笑道：「不錯，是本座把你們制住的，但這也是總領的意思，他昨晚要滕管事傳達的命令，要本座今天親自前來查個清楚……」

李興忙道：「總管，這是天大的冤枉呀……」

劉得志接着道：「總管，你老務必給小的二人作主。」

賈老二道：「本座立即要陪同三老爺和徐少莊主前去總舵，沒時間在這裏多躭擱，好在你們都是老人，自己向總領去說好了，本座自會從旁帮襯幾句，只要你們沒有這回事，自可無事……」

李興、劉得志齊聲道：「多謝總管，小的兩人性命，全仗總管成全。」

「這還用說？」賈老二一面回了下頭，說道：「你們兩個就得跟本座一同回總舵去，這裏可由徐錦章、田有祿兩人暫代，如果沒事的話，本座保你們很快就可以回來，現在你們就把職務和這裏的事情，先交他們兩個代理。」

接着回頭朝徐、田二人吩咐道：「這裏的事務，十分重要，尤其這幾天，絲毫疏忽不得，你們兩個暫代正副管事，仔細聽他們說清楚，一直要代理到他們兩個回來為止，好了，現在你們兩個坐下來，聽他們說吧！」

徐錦章、田有祿恭敬的應着「是」，果然依言在兩旁機上坐下。

李興、劉得志當然不疑有他，尤其希望總管能在總領面前替自己兩人洗脫罪嫌，自是唯命是從，就各自把本身所負責的職務和要辦的事情，一一詳細說了出來。

賈老二等他們交代清楚，就道：「好了，徐錦章，你立即到小街前面一棵大樟樹下，舉手向天連招三下，就把那兩個跳下來的人給我領到這裏來。」

徐錦章問道：「屬下不用問他們的話嗎？」

賈老二揮揮手道：「你不用開口，只要照小老兒的話去做就是了。」

徐錦章應了聲「是」，立即轉身朝外行去。

李興、劉得志能當上洪澤湖西區招待站的正副管事，自然也是老江湖了，這回聽出賈老二的口氣，似乎事有蹊蹺，李興睜大雙目問道：「總管，你……」

賈老二朝他們嘻的笑出聲來，說道：「為了天下太平，只好委屈二位了，有什麼要問的話，見了閻老三、就說賈老二要你們去問他的就好。」話聲出口，右手已經揮起，李興、劉得志只「呃」了一聲，便自了帳，兩人同時倒了下去。

賈老二毫不怠慢，迅快的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拔開瓶塞，用指甲挑了少許藥粉，彈到兩人身上，笑道：「嘻嘻！大功告成。」

田有祿看得目瞪口呆，由衷的感到佩服，說道：「賈總管，晚輩對你老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樣一件大事，你老幾句話的工夫就解決了！」

賈老二聳聳肩，裂嘴笑道：「這是小事一件，咱們還有大事在後頭呢！」說着，捧起茶盞，呷了口茶，又道：「他們大概也快到了。」

不多一回，只聽屋外響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徐錦章領着兩個人走了進來，這兩人一身青布長袍，赫然竟是李興和劉得志！

這下看得田有祿不禁為之一呆。

李興連忙朝賈老二抱抱拳道：「在下任青山，這是汪長壽汪長老。」

原來昨晚賈老二塞給他的就是兩張人

皮面具，要他和汪長壽午後在大樟樹上隱身等候，看到徐錦章在樹下向天招手，就戴好面具，跟徐錦章進來。

賈老二就問道：「二位會不會變音術嗎？」

任青山說道：「這個咱們倒是沒有學過。」

「不要緊。」賈老二道：「二位經驗豐富，自可一學就會，現在只好現學現賣了。」當下就把變音術的訣要，向兩人解釋了一遍。

任青山、汪長壽都是丐帮長老，江湖經驗老到，經賈老二講解之後，自能很快領悟。

賈老二朝徐錦章，田有祿二人笑了笑道：「現在你們兩個可把剛才聽來的一番話交代給他們二位了。」

徐錦章、田有祿就把方才李興、劉得志兩人交代的職務，給任青山、汪長壽詳細說了，兩人一一記住。

賈老二又把如何和白骨門連絡的記號也告訴了兩人，又叮囑了兩人一番，才站起身道：「時間差不多了，二位該和小老兒一起出去，咱們可得上船了。」

這一陣工夫，李興和劉得志兩具屍體，早已化作一灘黃水，滲入地下。

由丐帮長老任青山、汪長壽代替的李興、劉得志就陪同賈老二、徐錦章、田有祿三人回轉第二進東花廳，然後又恭送聞天聲、徐少華一行人來至埠頭，上了一艘雙桅篷船，直向洪澤湖駛去。

× × ×

再說改扮辛有恒的藍玉鳳，改扮章通的柳飛絮假裝押着藍如風（小珠）、柳飛絮（小玉）和四名莊丁乘一艘篷船，從雲龍山莊出發。

在金鎖橋停泊之際，滕傳忠（聞天聲六弟子梁子丹）趕到船上，傳達賈老二的口信，要船老大立即開船。

柳飛絮問道：「六師哥，我們如何走法，你知道嗎？」

梁子丹道：「我雖是奉司徒總領之命，送你們去的，他在臨走時只給了我一封密柬，說要進入石窟，登岸之後，才能開拆，另外只說到老子山左側，自會有人接應，旁的就沒有說。」

藍玉鳳道：「密柬呢，你快取出來瞧瞧。」

梁子丹從懷中取出一個密封柬帖，撕開封口，抽出一張紙條，只見上面寫着「正正反反，反反正正、反反正反、正正反正。」這一行字下又有四個小字，那是「依此行進」。

柳飛絮道：「這是什麼意思？」

藍玉鳳心中一動，想到石窟中或許有什麼陷阱佈置，小字既說「依此行進」，那麼這四句正正反反，定是指示行走的路綫了。這就說道：「我想這也許是指示我們進入石窟時走法，不到地頭，只怕無法領悟，六師哥快收好了。」

梁子丹依言收入了懷中，一面說道：「時間不早，妳們也該休息了，我到後艙去。」

中艙住的是四位姑娘家，他自然要到後艙去休息了。

一夜過去，船已進入洪澤湖，但見白浪連天，水天一色，湖面上也不時可以看到一些漁船，和點點風帆，往來其間，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到達？

中艙四位姑娘，因船上都是自己人，假扮藍如風、柳飛絮的小珠，小玉，自然用不着裝作穴道受制，大家談談笑笑，倒也並不寂寞。

只是四人都沒坐過船，船上張起了帆，帆上灌滿了風，船頭一低一昂，鼓浪而行，人就像坐在搖籃裏一般，這種顛簸，和坐車完全不一樣，坐車雖然顛簸，那是在地上，船上的顛簸，就使人有虛飄飄暈淘淘的感覺，四位姑娘幾乎連飯都吃不下，只盼早些登岸。

現在夕陽又快下山了，老子山已經漸漸接近，梁子丹早已站在後艙甲板上眺望着來接應的人，這時忽見江面上正有一條快艇，朝自己這邊駛來，船頭站着一個青衣水靠的漢子，右手持一面三角青旗，在空中接連劃着。

掌舵的船老大說道：「滕爺，那快艇上傳來的記號，是要咱們落篷。」

梁子丹道：「那就落篷好了。」

船老大叫道：「伙計，落篷。」

他話聲甫出，立即有兩名水手從後艙鑽出，奔上甲板，解開繩索，緩緩放下篷帆。

快艇上那青衣漢子又揮動了兩下三角旗。

船老大請示道：「滕爺，他要咱們跟着他們快艇走。」

梁子丹含笑道：「他們是來接應我們的，自然要跟他們去了。」

兩句話的工夫，那條快艇已從船舷左首穿過，駛向船頭，朝前駛去。船老大要兩名水手划着槳，跟隨前面快艇而行。快艇上本來有六名水手划槳，但因後面這條篷船划行得較慢，他們是來領港，因此速度也緩慢了下來。

不多一回，快艇已駛近一處峭壁之下，站在船頭的青衣漢子把手中三角旗一揮之後，三角朝下，在空中停住。

船老大又道：「滕爺，他要咱們在這裏拋錨停船呢！」

梁子丹說道：「那你就在這裏停船好了。」

船老大立即命兩名水手下了錨，船也在水中停了下來。

梁子丹凝目看去，這裏離峭壁少說也有三十丈遠近，不知那青衣漢子如何要自己船隻下錨？

中艙傳出藍玉鳳的聲音問道：「滕管事，是不是到了？」

梁子丹答道：「好像還沒有。」

說話之時，只見那條快艇已經駛到峭壁之下，船身一橫，便有四名水手跳了下去，原來那裏正有一方凸出的大石，四個水手就站在大石上，快艇上剩下的兩名水手迅即划動木槳，把船頭掉轉，又朝篷船駛了過來，等駛近左首船舷，站在船頭的青衣漢子早已收起三角旗，朝梁子丹拱拱手道：「滕管事，你老和幾位先請下船了，須由快艇把你們運送過去。」

梁子丹這才明白他這條快艇，地方不大，只能載幾個人，所以先要四名水手下船，才能騰出地方來，當下就點頭道：「

好。」

轉身走入中艙，說道：「咱們已經到了，現在要由快艇把咱們送過去，你們兩個可把人一起運到小艇上去。」

藍玉鳳、柳飛絮答應一聲，就各自抱起一人（小珠、小玉），隨着梁子丹走出中艙。

梁子丹先要她們從船舷跨到快艇上去，自己也跟着躍落，一面朝青衣漢子說道：「篷船上還有四名莊丁，乃是總管挑選的自己人。」

青衣漢子道：「那只好第二次再來接他們了。」

說着，揮了揮手，兩名水手立即划動木槳，朝削壁下划去。

青衣漢子悄聲問道：「滕管事，那篷船上的船老大三人……」

梁子丹自然聽得出他話中之意，是要把船老大三人殺之滅口，急忙說道：「那艘篷船是雲龍山莊的，船老大和兩名水手，都是自己人。」

青衣漢子笑了笑，說道：「這是總領吩咐的。既是自己人，那就省了兄弟一番手脚。」

梁子丹道：「兄弟已吩咐過他們，要他們回西區招待站去。」

一回工夫，快艇已划近峭壁，在一方大石旁靠岸，梁子丹指揮藍玉鳳、柳飛絮抱起小珠、小玉一起躍上大石。

青衣漢子命水手划動木槳，又朝篷船駛去。這一往一返，足足等了盞茶工夫，快艇才把四名莊丁載運過來。

青衣漢子要六名水手在大石上等候，一面朝梁子丹拱拱手道：「兄弟給諸位帶路，滕管事請隨兄弟來。」

原來這方突出水面的大石，離峭壁還有一丈多遠，他話聲一落，就縱身朝峭壁下躍去。

梁子丹道：「兄弟先跳過去，好替妳們打個接應。」

「我們沒關係。」藍玉鳳朝四名莊丁問道：「你們可以縱得過去嗎？」

一名莊丁道：「回辛管事，小的大概可以。」

梁子丹跟着青衣漢子縱到峭壁之下，說道：「這條石磴，只可容得一個人，你們要一個一個的來。」

藍玉鳳笑道：「沒問題。」說着足尖一點，抱着小珠，縱身落到石磴之上，立即向左讓開，柳飛絮抱着小玉相繼縱到，也就向左移動，讓開地方，四名莊丁也一個接一個的躍了過來。

這條峭壁下的石磴，十分狹窄，每一個人過來了都要向左移動，才能讓後面的人過來。這時走在前面的青衣漢子早已領着梁子丹向左走去。

狹窄石磴僅容一人通行，而且還時高時低，一路循着湖邊山脚而行。這樣走了頓飯工夫，石磴盡處，却是一條磊磊巨石的山澗，好像是若干年前從山上崩下來的，有的比人還高，有的兩三方巨石疊在一起，青衣漢子領着大家忽高忽低在山澗石隙中穿行。

最後來至一處只有半人高的一個洞窟前面，說道：「滕管事請隨兄弟進去了。」說完，俯着身子，爬了進去。

梁子丹跟着爬入，青衣漢子已經站起，手中燃起火摺子，說道：「滕老哥當心，慢慢的下來。」

原來這洞口雖低，但只要手足並用爬上幾步，就得往下走，人也可以站起來了，梁子丹站好之後，就回身道：「辛管事，你把人遞給兄弟吧！」

藍玉鳳把手中的小珠先遞了進來，梁子丹伸手接住，等藍玉鳳落在地上，把小珠接去，他又去接應柳飛絮，接過小玉，柳飛絮下來之後，她身後四名莊丁也緊接着跟了進來。

青衣漢子等大家進入石窟，才拱拱手道：「滕管事，兄弟奉命把諸位送到這裏爲止，兄弟告辭了。」說着把手中火摺子遞給了梁子丹。

梁子丹道：「多謝你老哥了。」

青衣漢子再向藍玉鳳、柳飛絮抱了抱拳，就彎着身朝窟口爬了出去。

藍玉鳳仰首望了望，只覺黑壓壓的，四下極爲空曠，這就說道：「這石窟好像很大，我們該怎麼走呢？」

梁子丹皺了一下眉，壓低了聲音說道：「腦筋就傷在這裏，連問也不好好地問他。」

柳飛絮說道：「那就只好咱們自己找了。」

梁子丹道：「你們先在這裏站着不可走動，在下先進去瞧瞧。」

藍玉鳳道：「你要小心些。」

梁子丹笑道：「在下省得！」他一手執着火摺子，往前走了二三十丈遠近。

巨奈這座石窟竟然十分寬敞，足可放得下數十席酒筵，四處黝黑如墨，手中火摺子，只能照亮數尺遠近，自己這二三十丈路，等於白走，一點也看不到什麽，只好繼續往前走了四五丈遠。

忽然發現前面不遠閃爍着火光，再凝目看去，原來那閃爍的火光就是自己手中火摺子從水面反照過來的，水面相當寬，就像一個小湖泊，相距已不到一丈！

差幸自己走得較慢，否則就會一脚踏空，掉走湖水中去，這湖不知有多深，看去連湖水都是黑的。

他是來探尋路徑的，這就循着湖邊向洞窟左首走去。

這樣差不多走了百步光景，才找到左首石壁，壁間還有一條平坦而像樓梯的石級，上面似是另有洞窟。

梁子丹既然有此發現，就立即快步奔了回去，招呼道：「大家快跟我來，左首石壁間發現了一道石級，該是通往裏面的了。」

藍玉鳳道：「那就快走。」

一般人由梁子丹領路，奔到洞窟左首壁下，果見一道平坦寬敞的石級，不，它只是像石級而已。

大家拾級而上，走了不過三四十級，果然發現一道拱門似的洞窟，梁子丹手持火摺子，走在前面，跨進拱門，就像一條夾弄，只有一個人可以通行，地勢也逐漸往下，走了十來丈光景，前面幾乎已到盡頭，只有一條斜斜的夾縫，可容一人側身而入，等他側着身子走出夾縫，面前又忽然開朗！

不，面前又出現了一個小湖泊，原來

竟是兜了半個圈子，又從石壁間回了出來，這小湖泊少說也有十來丈闊，方才自己發現小湖泊是在湖的南首，現在則已轉到湖泊的對岸北首來了。

梁子丹站定身子，低頭看去，這條石壁夾縫外面，沿着小湖泊北首石壁下，有一條東西橫貫，偏僅可容得一足的石梗，他不知該往東去？還是該往西走？就在這微一趑趄之際，目光一瞥，左手火摺子照見右首石壁上有人劃了一個「正」字，字下還有一個箭頭，指向東首。

梁子丹心頭驀地一動，想起司徒總領給自己的密柬上，不就是有正正反反的四句話，這就點頭道：「咱們沒有走錯，這裏已發現了一個正字。」

藍玉鳳道：「在那裏？」

梁子丹伸手指指壁上，說道：「就在這裏。」

藍玉鳳道：「上面還有一個箭頭，這就錯不了，我們快些走吧。」

梁子丹手執火摺子，側着身子、依照箭頭所指，朝石壁下一條極其狹窄的石梗上走去，這條石梗左是石壁，右是湖水，只容一個人側着身子一步步的走去。

等他們走完石梗，才發現迎面石壁下有一道斜斜的裂縫，若非走近，極難看得到，這裏也正好是方才那道寬闊石級的下面。

梁子丹首先側身走入，約莫行了二三十步，裏面竟有一個較寬的石窟，望去黑越越的好像極深，如果換了一個人，定然會毫不猶疑的大步往石窟中走去，但他是個心細的人，走到石窟前，就舉着火摺子先要看看清楚，也幸虧他這一看，竟然發現石窟上有一個極細的箭頭，指向左首。

一時不覺停下步來，回頭道：「這裏又有一個箭頭，我們該怎麽走呢？」

藍玉鳳問道：「有沒有正字。」

梁子丹道：「沒有。」

柳飛絮道：「我看應該照箭頭指示才對，先前有一個『正』字，只是提醒我們的，如果這裏也有『正』字或者『反』字，那還用給你密柬嗎？」

藍玉鳳道：「章管事說得不錯，滕管事，我看你要把密柬拿出來，我們走過一段路，就把那個字用手指掐着，才不會錯，否則記憶錯了，就走錯了。」

梁子丹點點頭，取出字條，用大拇指在第一個「正」字上，然後依照箭頭所指，朝左首尋去，只不過走了十來步，果然在一堵石壁下又找到一條斜斜的裂縫，可以容一個人側身走入。

鑽入石縫，才走了幾步，夾弄就已寬了許多，成爲一條黝黑的甬道。

梁子丹這回有了經驗，自然處處留心，目光不住的打量着石壁，果然走到甬道一半，石壁上又發現了一個箭頭！這箭頭依然指着前面，他脚下一停，舉起火摺子，回頭道：「這裏又有箭頭了。」

他身後的人因他舉起火摺子，自然都看到了。藍玉鳳道：「這是第三個記號了，總領密柬上第一句是『正正反反』，那麽我們難道要從原路折回去嗎？」

柳飛絮說道：「不可能循原路折回去，我們不妨再找找看，這裏是不是另有岔路？」

明明只是一條甬道，那來的岔路？但梁子丹，藍玉鳳，柳飛絮三人還是仔細的回頭找去。

小珠、小玉假裝穴道受制，以防暗中有人監視，是以一路上，終始沒有開口說話。

只聽柳飛絮叫道：「在這裏了。」

原來就在她身邊不遠的一堵石壁上，果然有一道斜斜的裂縫，只是甬道黝黑如墨，燈光射到之處，被石壁暗影遮住，不是發現箭頭，該走相反的方向，回身朝石壁上仔細找尋，極易忽略過去。

梁子丹一馬當先，鑽入石縫，果然走不了幾步，又成了一條寬敞的甬道。這回走在甬道上自然更要留神細看，一步也不敢放過。

好在現在他們已經有了經驗，只要略看到箭頭，再依照司徒總領密柬上四句：「正正反反」的字走去，就不會錯，走錯了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那就非他們所能知了。

這樣正正反反的走了約莫小半個時辰，才算走完密柬上第四句最後一個「正」字所指示的一段石壁夾道，如今已經到了這條夾道的盡頭。

梁子丹走在最前面，就當他發現前面已經無路可走之際，迎面石壁也及時從中間緩緩裂開一條縫來，隨着就有燈光從裂縫中射出。

裂縫緩緩朝兩邊自動推開，一望而知是由機關操縱的兩扇石門，等到兩扇門戶完全開啓，當門站着一個身穿半截黑袍，只有一條左臂的高大人影。

因爲梁子丹手上持着火摺子，自可看得清此人面貌，那是一頭花白捲髮，連鬢花白捲鬚，左手脅下拄着一杖黑黝黝鐵枴的老人，他黑袍長僅及膝，可以看到左脚也虛飄飄的，要憑仗鐵拐才能站立。在一堆亂蓬蓬的鬚髮間，可以看到的只是一雙烱烱有光的大環眼和一根如意似的獅鼻！

你如果是一位畫家，那只要把他這副尊容畫到紙上，大家一看誰都會認得，那不是八洞神仙中活脫脫的鐵拐李？

黑袍老者看到梁子丹不覺呵呵一笑道：「兄弟聽說滕管事會親自前來，已經等了將近半個時辰了。」

梁子丹扮裝的是滕傳忠，雖然只是一名管事，但身份不同，因此只朝黑袍老者略一抱拳，說道：「有勞老哥久候，這條路可不好走。」

黑袍老者道：「原來滕管事還是第一次來，快快請進。」他退後了一步，讓大家走入。

這是一間略呈長方的石室，地方並不大。

梁子丹在中間站定下來，就一指藍玉鳳、柳飛絮兩人，說道：「這位是辛有恆辛管事，這位是章通章管事。」一面又朝兩人向黑袍老者抬了下手，說道：「這位是……」

黑袍老者連忙欠欠身（他只有一隻左手，無法抱拳），笑道：「兄弟殘缺門赫連石，和三位還是第一次見面。」

藍玉鳳、柳飛絮同時抱拳，說了聲：「幸會。」

梁子丹問道：「孟婆婆呢，兄弟奉命

給他們二位帶路來的，見了孟婆婆，兄弟就可以交差了。」

赫連石忙道：「兄弟是奉命守護這裏關口的，孟管事還在裏面。」他「篤」的一聲，鐵枴拄地，搶在前面，朝裏行去，走近裏首一道鐵門，拉動門上的一個小鐵環。

沒有多久，一道厚重的鐵門緩緩開啓，走出一個一身黑色衣裙的少女，一手提着燈籠朝梁子丹躬身一禮，說道：「小婢奉孟管事之命，特來請滕管事的！」

梁子丹早已聽滕傳忠說過，自己名雖管事，實際和杜耀庭（假扮賈老二的人）身份相等，已是總管身份，比起一般「管事」來，應該要高出一頭。這時眼看孟婆只派一個使女出來，爲了要表示自持身份，只「哼」了一聲，揮手道：「妳只管走在前面領路。」

黑衣使女應了一聲「是」，走近鐵門石壁，雙手掄動絞盤，鐵門就緩緩關上，才回身走在前面，欠欠身道：「三位管事請隨小婢來。」

鐵門之內，就是一條寬敞的甬道，她手提燈籠，走出四五丈光景，就朝右彎去，來至一間石室門口，隔着一道棉帘，脚下一停，欠身道：「啓稟孟管事，滕管事三位來了。」

只聽裏面響起一個夜梟般的老婦聲音說道：「快請！」

梁子丹早已一手掀帘，走了進去，冷冷的道：「滕某是奉命來的，不用請也要進來。」

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起居室，兩邊各各有幾把椅几，中間還有一張八仙桌，和兩張板櫈，桌上點了油盞，還有一把瓷壺，一個茶盅。

桌旁坐着一個頭戴黑絲絨包頭的老婆子，畫了兩條濃濃的柳葉眉，一雙三角眼，一張血盆大口，身穿藍布棉襖，黑色紮脚褲，底下一雙八寸長的「大金蓮」，穿一雙繡花鞋，手裏拿着一根三尺長的旱烟管，這副模樣，像煞京戲裏的劉媒婆！

她敢情正在坐着喝茶，抽烟，這時候雖已站起，咀角裏還有嬝嬝旱烟溜了出來，迎着連連拱手，陪笑道：「滕管事總算來了，老婆子接到上面通知，足足等了你老將近半個時辰，老婆子這雙大脚站都站酸了，剛坐下來，只喝了一口茶，你老就到了，請恕老婆子失迎之罪。」

她當然看得出梁子丹面有不懌之色，她也知道這位滕管事的身份，僅次於杜管事。這兩人其實早該升總管了，因爲司徒總領也有一個「總」字，如果他們升爲總管，豈不和總領並起並坐了？他們又怎能和這位「總領」相提並論？

所以他們兩個（杜耀庭，滕傳忠）一直委屈下來，只能稱爲管事，其實他們是大管事，手下還有很多小管事，一樣也稱管事。

她當然不能開罪這位大管事之一的滕傳忠（梁子丹）。

梁子丹只是朝她淡淡一笑道：「兄弟是奉總領之命，領章、辛二位管事來的，他們是現任雲龍山莊總管杜老哥的手下，押送柳飛絮，藍如風二人來的。」說到這裏，回頭朝藍玉鳳，柳飛絮二人說道：「你們快來見過孟管事，如果杜總管有什麼交代的話，就可和孟管事直說了。」

藍玉鳳，柳飛絮連忙跨上一步，拱手道：「在下辛有恆，章通見過孟管事，總管要在下二人押送柳飛絮，藍如風前來，曾有交代，孟管事這裏要在下二人和四名弟兄一起留下，就聽候孟管事差遣，如果孟管事這裏無法安置，就要在下等人暫時隨滕管事去。」

她們均跟賈老二學會了變音術，是以孟婆婆絲毫聽不出來，孟婆婆霎着一雙三角眼，問道：「杜總管不是回來了嗎？」

梁子丹說道：「他目前是雲龍山莊總管賈老二，他們兩個並沒和雲龍山莊的人一起出來，當然也不能去找杜老哥，暫時不如留在此地，等兄弟向總領請示之後，再作安排，據兄弟看，總領要兄弟領他們到這裏來，大概也是有意把他們留在這裏的了。」

孟婆婆連連點頭道：「滕管事說得極是，其實只要滕管事吩咐一聲，老婆子這裏人手不多，有他們兩位留在這裏帮忙，那是最好不過的事了。」一面尖聲叫道：「阿桂，你快進來。」

門口黑衣少女答應一聲，迅快的走入，垂手道：「管事有什麼吩咐嗎？」

孟婆婆道：「妳先領辛、章二位管事把這兩個丫頭押到元字號去，然後領兩位管事和四位弟兄到左首一排房裏休息。」

那叫阿桂的黑衣少女答應一聲，朝藍玉鳳、柳飛絮二人躬躬身道：「二位管事請隨小婢來。」

藍玉鳳，柳飛絮拱手別過梁子丹，孟婆婆，率同四名莊丁押着小珠、小玉退了出去。

梁子丹道：「好了，兄弟任務已了也該走了。」

孟婆婆尖聲笑道：「滕管事且請稍坐，喝盅茶水再走，你老還是第一次來，方才是因他們不便從前面來，所以要走水道石窟，現在只有你老一個 自該走前門了，且等阿桂回來，老婆子要她送你老出去吧。」

梁子丹奇道：「這裏只有妳孟管事和阿桂兩個人嗎？」

孟婆婆呷呷笑道：「不瞞你滕管事說，這裏除了老婆子和阿桂兩人之外，其餘的人只負責守衛工作，並不知道出去的走法。」

「原來如此！」梁子丹道：「難怪兄弟領他們進來，總領還要交給我一張密柬，才能通行。」

孟婆婆給他倒了一盅茶，才道：「老婆子聽總領說，這裏曾被賈老二潛入，救走了一個極爲重要的人，前後兩處通道，最近才改建完工的，賈老二這老賊要是沒有死的話，再偷進來，就包管他出不去，可惜他這輩子再也不會來了。」她提起賈老二，猶恨恨不已。

「謝謝妳。」梁子丹用手指叩着桌面，拿起茶盅喝了一口，他早就聽說過孟婆婆善於下迷藥，但她決不會對自己下迷藥的，因此就放心大胆的喝了下去，一面說道：「孟管事妳是仙娘的老人，到這裏當一名管事，眞是委屈妳了。」

「唉！」孟婆婆又給他斟了一盅，也

歎了口氣道：「老婆子昔年還是仙娘的貼身侍女，這句話快五十年了，當時四個老姐妹，如今已只剩下老婆子一個了，派老婆子到這裏來，還是神君的意思，說這裏十分重要，關係着神君的霸業，神君手下的杜管事和你滕管事都另有重要差遣，派不出人手來，只有派老婆子來，才信得過，其實神君是看老婆子已經老了，沒旁的差使可做，才要我來坐冷板櫈的。」

梁子丹道：「孟管事那裏老了，看來最多也不過五十出頭。」

這話聽得孟婆婆大爲高興，呷呷笑道：「滕管事眞會開玩笑，五十年前，老婆子已經是花信年華的人，如今……唉，歲月不饒人，最多也只能說還算強健。」

說到這裏，黑衣使女阿桂已經翩然走入，躬身道：「回孟管事，柳飛絮，藍如風已經送入元字號房中，兩位管事等人也都安頓好了。」

「很好。」孟婆婆站起身道：「妳現在帶滕管事從前山出去。」

梁子丹站起身，抱抱拳道：「兄弟那就告辭了。」說罷，隨着黑衣使女阿桂往外行去。

× × ×

藍玉鳳，柳飛絮和四名莊丁，被安頓在左首一條甬道的三間石室之中，每間住兩個人，他們的身份，依然只是押送藍如風，柳飛絮來的人，目前暫時住在這裏的，在總領沒有派他們工作以前，孟婆婆自然不能把他們看作她的屬下。

這條甬道，兩邊一共有七間石室，對面的四間，房間較大，每間住四個人，一共有十六名黑色勁裝跨刀的漢子，輪流值班，他們當然是孟婆婆的手下了。

此刻，應該早已是晚上了，住在山腹石室中的人，是沒有白天和黑夜的，但他們的飲食，却是從外面送進來的，因此你過的日子仍然和外面一樣。

柳飛絮和藍玉鳳剛坐下不久，只聽房門上有人輕輕叩了兩下。

藍玉鳳迅快的走了過去，打開房門，只見一名黑衣使女手提食盒走了進來，把食盒放到小桌上，說道：「方才阿桂姑娘關照廚下，說是兩位管事和帶來的四名武士，大概還沒用飯，只是這時候用餐的時間已經過了，只好炒了幾盤蛋炒飯來了，二位管事也只好將就點用了。」

柳飛絮道：「眞是麻煩姑娘了，妳放着就好，我會去叫弟兄們一起來吃的。」

黑衣使女道：「二位管事只管請用，這裏的規矩，每頓飯都是由小婢送到每個房間裏吃的。」說完，欠欠身退了出去。

柳飛絮掩上房門，走到床沿上坐下，悄聲道：「賈總管要我們留心察看被囚在這裏的有些什麼人？但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連吃飯都是各自送到房裏來的，可見這裏是不准隨意走動的了，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藍玉鳳笑道：「今晚我們剛來，情形不熟，過幾天慢慢自可摸得清楚了。」

柳飛絮道：「如今離正日已經不到十日了，我們……」

「我的大姐！」藍玉鳳笑了笑道：「妳不用操心，到時候，大不了把這老婆子制住了，還怕查不出來？這幾天船上睡都睡不好，吃過飯，好好睡上一覺，養足精神，明天說不定，就會有機會呢！」

柳飛絮道：「妳好像挺有把握！」

藍玉鳳道：「賈總管一向算得很準，他自有安排，妳只管放心好了。」

一宵過去，兩人起身不久，房門上就響起剝啄之聲，打開房門，一名黑衣使女送來臉水，另一名黑衣使女提着食盒放到桌上，就欠欠身退了出去。

兩人盥洗完畢，吃過早餐，過沒多久，只聽房門上又起了剝啄之聲，藍玉鳳過去開啓房門，只見一名黑衣使女欠欠身道：「孟管事有請二位管事，過去議事。」

藍玉鳳點點頭道：「好。」

當下就和柳飛絮一同隨着黑衣使女走去，來至門口，黑衣使女欠身道：「回孟管事，二位管事來了。」

棉簾掀處，阿桂嬌聲道：「二位管事請進。」

藍玉鳳、柳飛絮舉步跨入，孟婆婆已在方桌邊站了起來，尖笑道：「二位昨晚還睡得好吧？」

藍玉鳳笑道：「咱們經常在外面跑的人，別說有舒舒服服的牀舖了，就是大樹底下，枕着石塊，一樣睡得挺舒坦。」

孟婆婆呷呷笑着，伸手拿起茶壺，給二人倒了兩盅茶，說道：「快請坐下來喝盅茶，老婆子有好消息奉告呢！」

兩人落坐之後，柳飛絮用手指叩着桌面，說了聲：「謝謝！」

她們不僅臉上易了容，連雙手一直到手臂，也都塗了易容藥物，不然，伸出一雙白白嫩嫩的纖手來，豈非不相稱了？

藍玉鳳拿起茶盅呷了一口，抬目問道：「不知孟管事有什麼好消息見告？」

孟婆婆吸着旱烟，尖聲笑着道：「這應該說是老婆子的好消息才對，因爲這裏一直缺少人手，由老婆子一個頂着，如今能得有二位來帮忙，不是老婆子的好消息嗎？」

柳飛絮道：「是總領要咱們留在這裏嗎？」

「當然是總領下的令了。」孟婆婆道：「二位可留在這裏，協助老婆子，所以老婆子要請二位來商量一下。」

藍玉鳳、柳飛絮連忙站起身，抱抱拳，說道：「從現在起，妳老就是咱們的頭頭了，有什麼差遣，妳老只管吩咐在下就是了。」

孟婆婆上了年紀的人，就喜歡人家奉承，聞言一陣呷呷尖笑，朝兩人招着手道：「快請坐下來，二位只是暫時分配在老婆子這裏帮忙的，大家一樣是管事了，那分什麼高低？」

兩人依然在長板櫈上坐下，柳飛絮道：「那可不一樣，妳老和杜管事，滕管事，是大管事，和總管一樣，咱們這些管事，只是小管事罷了，那能够和妳老相提並論？」

孟婆婆瞇起三角眼，笑得很開心，喝了口茶，才道：「二位既然派到這裏來了，咱們總得商量商量，把工作分配一下，本來，這裏有八名使女，管理伙食等雜務，十六名武士，負責警衛，老婆子因一個人忙不過來，才要阿桂帮我担任十六名武士的領班。」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口氣微頓，接着道：「如今二位來了，那是最好不過了，十六名武士，本來就分爲日夜兩班，目前會期接近了，警衛也要特別加強才行，老婆子的意思，由二位分別担任日夜兩班的領隊，不知兩位有什麽意見？」

藍玉鳳、柳飛絮同聲道：「屬下兩人但憑妳老分派。」

孟婆婆又道：「二位同意就好，另外是兩位帶來的四名武士，也可分爲日夜兩班，每班兩人，跟隨你們行動，也好作個帮手。」

藍玉鳳道：「孟管事想得眞週到，這樣分配，最好也沒有了。」

柳飛絮說道：「辛兄，你值日班，兄弟值夜班，咱們半個月輪換一次，你看如何？」

藍玉鳳身：「章兄這麽說，就這麽辦好了。」

孟婆婆叫道：「阿桂。」

阿桂在門口應了一聲，急忙走入。

孟婆婆一指二人，說道：「辛管事，章管事，現在暫時派在咱們這裏帮忙，老婆子請他們担任日夜兩班的警衛領隊，這一來可好了，妳就不用去管警衛的事了，專心替我管幾名丫頭就好。」

阿桂欠身應了聲「是」。

孟婆婆又道：「妳現在就領二位管事到前面去察看一下，也把兩位管事介紹給所有的警衛武士們，以後就聽他們二位的指揮。」

阿桂又應了聲「是」，回身朝二人欠身道：「二位管事請隨小婢來。」

兩人向孟婆婆抱拳辭出，阿桂手提燈籠走在前面領路。

藍玉鳳道：「阿桂姑娘，請等一等，我去把四名武士叫來，也好讓大家認識一下。」

當下就急步奔向右首甬道，率同四名莊丁一齊走來，仍由阿桂在前領路，朝中間一條筆直的甬道行去。

原來這座石窟呈「工」字形，孟婆婆和八名使女住在上面一橫的左首甬道之中，藍玉鳳、柳飛絮和十六名警衛武士，則住在右首甬道內。中間是一條寬闊的通道，（是（工）字中間一直）足有一箭來路，兩旁並無門戶，黑黝黝的，如果沒有燈火，簡直伸手不見五指！

通道盡頭，則是「工」字的下面一橫，也分左右兩條甬道。

藍玉鳳走在筆直的甬道上，說道：「這條甬道上怎麽不設置幾盞燈呢？」

阿桂道：「因爲這條通道上，有四名武士的崗位，他們都站在左右兩邊石壁之下，不論有敵人入侵，或是有人犯從裏面逃出來，沒有燈光，就不易被發現，武士們只要及時拉一下鐵鍊，上面就會有鐵閘閘下，可以把這條通道截爲三段，沒有人可以逃得出去，所以通道要這麽長了。」

「啊！」柳飛絮道：「原來通道上還有機關，這鐵鍊在那裏呢？」

阿桂說道：「就在他們站立的崗位後面。」

說話之間，已經走到通道三分之一處，果見兩名黑衣跨刀漢子一左一右站在石壁之下。

阿桂朝他們招招手道：「你們快來見過二位管事。」一面指着藍玉鳳道：「這位是辛管事。」接着又指指柳飛絮道：「這位是章管事，以後就由他們二位担任日班和夜班的警衛領隊，你們都要服從二位領隊的指揮。」

兩名黑衣漢子一齊抱拳道：「屬下見過辛管事、章管事。」

藍玉鳳、柳飛絮也向他們抱了抱拳。

阿桂道：「你們可以下去了。」

兩名黑衣漢子躬身一禮，就各自退下了。

一行人走到通道三分之二光景，果見石壁兩邊又有兩名黑衣漢子站在那裏，阿桂又要他們過來，引見了兩位管事，才行退下。

通道盡頭，是一道大鐵栅門，阿桂從身邊取出鐵鑰，開啓鐵鎖，推門走入。鐵栅門內是一塊四方形的空地（也是左右兩處甬道的中間），左右各有一道鐵栅門，兩邊鐵栅門的外面，各放着一條長板櫈，坐着兩個黑衣跨刀漢子，一共是四個人。

這裏裝置了兩重鐵門，又有四個武士看守，可見這左右兩處甬道中囚禁的人，一定十分重要了！

阿桂只是給四名黑衣漢子引見了兩位管事，並沒有把開啓鐵鎖的鑰匙交給藍玉鳳。

藍玉鳳因自己初次接事，不好問她，等她介紹完畢，試探着問道：「這左右兩道鐵栅門，不能進去了嗎？」

阿桂說道：「這左右兩道鐵栅門的鑰匙，在孟管事那裏，每日三餐，進去送飯的時候，由小婢向孟管事去領取，退出來了，就把鑰匙退還，就是外面一道鐵栅門的鑰匙，也是孟管事剛才交給小婢的。」

柳飛絮道：「那麽他們交班的時候怎麽辦呢？」

阿桂笑了笑道：「他們交班的時間，就是早晨送早餐和晚間送晚餐的時間。」

藍玉鳳問道：「這裏囚禁多少人？」

阿桂遲疑了一下道：「這個孟管事沒有告訴過小婢，小婢就不知道了。」

藍玉鳳又道：「妳也不知道裏面囚禁的是些什麽人了？」

阿桂搖搖頭道：「小婢不知道。」

大家同出鐵栅門，阿桂仍把鐵鎖鎖好，順着甬道退出。剛走到一半，只見前面由四名黑衣使女手持紗燈，分左右前導，朝通道上走來。

走在人中間的兩個人，一個是紫袍人，昂首闊步而行。一個是孟婆婆，側身彎腰，跟在紫袍人的邊上，似趨似承，當眞是恭而敬之，鞠躬如也！

阿桂口中輕「咦」一聲道：「會是神君來了！」

眞虧她這聲輕咦，提醒了兩人！

這時那紫袍人和孟婆婆已經逐漸行近！藍玉鳳、柳飛絮在老遠就已經垂首躬身，肅立一旁，一面偷偷抬眼看去，這一瞧，直把藍玉鳳看得心頭「咚」的一跳，暗道：「原來神君竟會是他！」

這紫袍人生得修眉鳳目，臉色紅潤，頦下留着五綹飄胸黑鬚，神情清朗，雍容而有威儀！他竟是絕塵山莊莊主，史琬的爹史其川！

（未完・卅三）

奇俠司馬洛故事

雌雄盜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從陳生的口中得知可疑人物是一個女人，便決定從這方面着手調查，陳生讓司馬洛認識了司機阿清，阿清便帶司馬洛到一處居所附近，他倆坐在車中耐心等待，半夜，那女人回來了，司馬洛也輕易地查出她的居所，她的名字叫李碧姬，是夜總會的歌手，次日夜晚，司馬洛待李碧姬下班之後，來到她的屋中，四處搜索，却找不到心目中所要的東西，司馬洛只好實行他的另一個計策……李碧姬下班回來，屋中一片凌亂，她立刻打電話告知她的女友，女友來了，搜索一會也看不出甚麽，司馬洛突然從床底下滾了出來……

棋差一着　女郎被擒

李碧姬則只是大大地張着嘴巴在旁邊看着他們。她開口阻止過他們，但是怎麽也阻止不來，現在就不知道怎麽好了。

司馬洛讓那黑衣少女向他進攻了一陣，一面加速還擊，後來，當黑衣女郎一刀刺向他的胸部時，他一側身讓她的刀子在腋下穿過了，另一隻手掌就伸直，好像一隻鐵鏟似的削了下去！而這一下，他是毫不留情地用足了全力的。這個黑衣女郎似乎也看出了這一下來勢甚兇，連忙以最快的速度把刀子收了回去。她的手僅可避過了司馬洛的一劈，但是刀子却沒有避過，司馬洛的手掌擊中刀身，「啪」的一聲響，刀子差點給撞得脫手飛了出去，而那震力也使她倒退了二步。

司馬洛讓他這隻手掌繼續劈下去，於是便劈在床邊那隻柚木的床頭櫃上了。一方面由於司馬洛的手掌勢雄力猛，一方面也可能這隻柚木床頭櫃實在是由劣木冒充的，手掌一擊下去，「啪啦」一聲，那床頭櫃面竟然裂成兩半，裂痕差不多伸到櫃脚，而櫃上放着的那盞床頭燈就跳到了床上。

那黑衣女郎的臉上很明顯地泛青了。司馬洛哈哈笑着，這一下雖然沒有擊中她，但是她的心胆也差不多要隨着床頭櫃而裂開了，這是司馬洛在心理方面的勝利。

「怎麽樣？」他說：「妳不投降，我就要在妳的腿上敲一敲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這櫃子硬，還是妳的腿子硬！」

「我——要殺死你！」那個女郎還是強硬地說着，大大的眼睛裏閃着兇燄。

「殺死了我又如何？」司馬洛冷笑：「妳還得把我的屍體從這裏運走！這件事妳又辦得到嗎？」這句話主要是說給李碧姬聽的，李碧姬是一個怕事的人，這句話，對李碧姬是最有用的了！

李碧姬果然担心地一張嘴巴，似乎有一句什麽話要說，但是那黑衣女郎却不等她開口了。這個黑衣女郎嬌叱一聲，刀子一揮，又再度開始了她的攻勢。

由於對司馬洛的手掌有了戒心，她現在的進攻是更加小心了，但是也更加狠辣。剛才她以爲司馬洛只是一個普通男人，三幾下招式就可以把他擊倒，現在知道不是了，就不敢當他是普通人去對付。於是，司馬洛應付起來，也頗有吃力之感了。但司馬洛是藝高人胆大的，而且他的作戰經驗又是十分之豐富，交手一番，他已經看出了，這個黑衣女郎的武功，是比他低了幾籌的，如無意外，他應該可以穩勝！

他仍然是以半讓賽的心情應付她。而他却故意不讓她看出他們之間的武功分野，他故意裝出了狼狽的姿態，那女郎的每一下攻勢，似乎都是差點致他於死地的了，然而又給他僅僅躲過了。

司馬洛另一方面又開始使出了軟綿的招式，如膠似漆地纏着那黑衣女郎，使她每一下動作都顯得縛手縛脚的，十分之不爽快。

她的眼睛裏的怒火閃得更甚了。她開

始犯了武打的大忌，那就是：氣急浮躁。一個不能保持冷靜的人，武功總是要大打折扣的。

每一下進攻，分明是要成功了的，可是却只差一點點，就變成無效，這就已經是够她焦急了。

而那個黑衣女郎也開始喘氣了。她的進攻動作，已經慢了下來。她是眞正地感到恐懼了。

忽然司馬洛的臉容一沉。他不和她玩了，當她再一刀刺過來時，司馬洛的左手忽然加速地一抓。一方面因爲她的動作已慢了下來，另一方面也因爲他的動作加速了，所以她猝不及防，那隻持刀的手腕就給司馬洛執住了。而且，司馬洛這隻手還像鐵鉗一般堅硬有力，她呆了一呆，司馬洛的另一手，已經執住了她胸前的衣服。

「哈哈！」司馬洛笑起來：「我早說我會捉到妳的！」

那黑衣女郎臉色也變了，她的另一隻手連忙捏住司馬洛執她衣襟的手腕，但是發覺她又是像企圖撼動一根石柱似的。司馬洛的氣力與她比較起來，實在是太懸殊了。

本能地，她又使出了第三招來，那就是用膝蓋頂向司馬洛的胯下。但這一下還是在司馬洛意料之中的，當膝蓋襲來時，司馬洛已經把下身一側。所以那隻膝蓋只是頂中了司馬洛的大腿。司馬洛的大腿，還把她的膝蓋撞了回去！

一時，他們就只是這樣僵持着，那黑衣女郎極力要掙脫，司馬洛則老是執着她的手腕和衣服，而照情形看，以她的力氣，她是不大有機會掙脫的。

接着，情形忽然有了新的轉變，她的持刀的手，雖然無法向後拉回去，但是向橫移動，司馬洛却是無法加以制止的。她就是這樣把刀子向橫一推，推向自己的胸尖，刀尖刺向司馬洛執住她的胸前衣服的那一隻手。

司馬洛爲了避免給她的刀子刺着，很自然地把手拉後了一點。這一連串的動作都是很快速的，發生於電光火石般的一瞬之間。那把刀子沒有刺中司馬洛的手，却刺到了司馬洛拉長了的那一幅衣服上。

鋒利的刀尖「嘶」一聲把那塊衣服劃了一個破口，而這件衣服便順勢裂開，「勒」一聲，整幅給司馬洛撕了下來。在同一時候，她也放開了司馬洛的手。司馬洛的手中就只有那幅衣服，而那個女郎則向後面跌去了。

司馬洛不由得呆了一呆！因爲，對於一個男人來說，現在眼前的景象，實在是太美妙了！現在的那個黑衣女郎，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經脫去了一大塊，事實上是齊着肩部脫去了的，只剩下了兩隻袖子。那即是說，她的身上，現在只有兩臂是有衣服遮着的了。

在上面，她唯一的衣服，就只有一副乳罩，而這副乳罩又是白色的通花的，雖然有乳罩的兜托效力，却不大有蔽體之用途。換句話說，那兩隻碗形的乳房隔着乳罩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司馬洛甚至可以看到，那藕色的乳頭是微微凹入的。

司馬洛給這奇景吸引得一時呆住了，連她那隻持刀的手也抓不牢，給她一脫脫了出去。而這驟然的放鬆，也使那個黑衣女郎立足不牢，而向後跌了出去，跌到了床上。

司馬洛飛身一撲撲過去，那女郎忙一滾身，要從床的另一邊滾下去，但是司馬洛一手執住了她的一隻脚踝，把她拉了回來。

黑衣女郎給司馬洛這樣一扯，又失去了平衡，本來是打算雙脚落地的，現在一隻脚給扯了回去，便變成是上身向地上仆下去了。

她果然不愧是一個能進入鄧光的別墅又逃回出來的高手，她的身手之靈活，是超乎常人的。她的上身向地下一仆時，她首先就伸出了那隻沒有持刀的手，向地下一按，手臂略一屈曲，以抵消下跌的衝力，然後這隻手發力一撐，身子便彈了起來，向司馬洛撲過來，手中的刀子也舉起了，向司馬洛直刺下去。

司馬洛叫一聲「來得好！」便托住了她持刀的手腕，把那隻手腕緊緊執住，於是刀子又刺不下來了，而且持刀的手一時也掙不開。

於是情形又同先前差不多了，她還是被司馬洛捉住，不過這一次他們是半躺在床上，她給捉住了一隻手和一隻脚，而她的身上已經少了一件衣服。

司馬洛的眼光本能地又是落在她的胸前，欣賞着那難得的美景。他發覺這個女郎的乳房要比卿卿和李碧姬還勝一籌。他記得以前他遇過那些乳尖內陷的女人，經過了一番輕撫，在興奮的時候，乳尖是會自動挺出來的。他奇怪這個女郎會不會又是如此的呢？

一個人的心有所想，眼光也會有若干表示的，這個女郎顯然也看出了司馬洛大概在想什麽，她的臉紅了起來，紅得像一隻熟透了的蘋果，連頸子也紅了，同時她的怒氣也瘋狂地上湧，空下來的那隻手掌，便向司馬洛的臉上有劈了過來。

他不知道她的手掌有多少威力，但總之她不是像普通女人那樣手軟脚軟的，如果給她在鼻樑上劈中一記，也不會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於是司馬洛放了她的脚，將手向上一伸，把這隻手腕也執住了，又是像鐵鉗一樣，把她鉗得緊緊的。

這個女郎的性子是既急又躁的，性子急躁的人，最不耐煩就是給人縛手縛脚，不能動彈，她生氣得雙眼就像要從眼眶裏跳出來似的，發出了一聲野獸般的狂叫，就伸起一隻膝蓋，向司馬洛身上撞過來。

這又是和剛才差不多了，只不過剛才是在地上，而現在則是在床了。

司馬洛哈哈一笑，一側身，使她撞了個空，然後雙腿迅速一夾，就把她的腿子夾住了，而且兩腿一扭，於是兩個人的四條腿便像脆麻花一般纏在一起，難解難分了。

現在，那個女郎，是眞正手脚都不能動彈了。她拚命掙扎，沒有用，她到底是一個女人，力氣是遠不如司馬洛的。在掙扎之間，她的一隻乳房也從乳罩中脫了出來，可愛地裸露着。一隻碗形的，完全沒有任何瑕疵的半球型，精妙得幾乎像是用白玉雕成的。

到底是一個女人，到了這樣的關頭，

女體的本能就顯出來了。她的眼中迸出了眼淚，而她大聲地叫了起來。「放我！放我，我叫你放開我！聽見沒有？」

司馬洛哈哈笑：「要我放妳也行，但妳得先向我投降，答應聽我的話！答應不答應？」

「不行！」那黑衣女郎寧死也不屈地：「不行！我——我要殺死你！」

司馬洛看着她哈哈笑。一個美麗的女人，在這種時候，是別有風味的。不過，這是難得的時候，無法持久的。

司馬洛顧着欣賞這個女郎，竟然忘了李碧姬，事實上，他以爲李碧姬是不會有什麽大作爲的。但是這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忽然之間，一件硬物擊中了司馬洛的肩，「蓬」的一聲，司馬洛整個人麻痺了，也不由自主地把那黑衣女郎放掉，他不知道擊中他的是什麽東西，但他知道必然是李碧姬在情急之中在背後用一件硬物向他擊下來的。

黑衣女郎脫了身，眼睛一亮，便馬上舉起了那把刀子，向司馬洛刺下來。

在幾分之一秒鐘內，司馬洛的神經仍然麻痹着，四肢不聽他使喚，不過，在最後一瞬間，他勉強恢復了，刀子已經刺到，他要招架是已來不及了，於是他只好向前面一滾滾了過去，滾進了黑衣女郎的懷中。

司馬洛的位置這一移動，就使黑衣女郎的刀子刺了一個空，刺到了他的後面去，只是刀尖劃破了司馬洛肩上的衣服，司馬洛總算沒有受到傷害。而且，司馬洛向她一撞，就把她撞得跌向了床的另一邊，兩個人一起滾到了地上。這樣，就起碼暫時避過了背後李碧姬的襲擊。

那個黑衣女郎不願意失去這個脫身之後的大好機會，瘋狂了也似的從司馬洛的身下鑽了出來，刀子又低低地刺了上去，直刺向司馬洛的心窩。她可是眞要殺死司馬洛才甘心的，而且，她似乎也並不怕殺人！

司馬洛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優勢已經恢復了，而他決定不再和她玩了。於是他迅速地一接接住了黑衣女郎的手，用力一捏。

黑衣女郎的手就像給一隻鐵鉗猛地鉗了一下似的，眼淚也流了出來。司馬洛在她的臉上再加上了一掌，摑得她頭也差點脫了下來，那隻手也不由得放開了，刀子落在地上。

司馬洛一手撈起了刀子，一丟，刀子向上飛去，刺中了近天花板一排木櫃的櫃門上，「托」一聲，刀鋒刺進去了三分之一，刀子就留在那裏，刀柄搖晃着。這把刀子，暫時是她們兩個人都拿不到了。

司馬洛沒有機會再停頓，背後黑影又閃動起來了。他一側身，轉了過來，那件硬物「吧」的一聲在頭邊閃過。

剛才那一下，已經把司馬洛擊得有點失去理性，這一次，司馬洛可不和她客氣了。他隨手一拳擊了出去，擊中了一團又綿軟又滑的東西，原來那就是李碧姬一隻乳房。

這一下，他的拳頭上是還覺得不大用力的，但李碧姬却是痛得尖叫了起來，身子就向後面倒同去，坐到了梳粧椅上。

司馬洛這才看清楚了，李碧姬原來是拿着一隻擺設用的長形女神像，總有一呎半長，還是用青銅鑄成的，相當沉重，如果剛才司馬洛是給她敲中後腦的話，可就不堪設想了。

李碧姬現在也不顧得遮掩身子了，她那件晨褸已經張了開來，上身大露。

司馬洛一向認爲女人是一種難測的動物，現在又再一次得到證明，李碧姬一向都是那麽文靜怕事的一個女郎，誰料得到現在她竟然變成了一隻母老虎一樣，可以拿起一隻銅像來作殺人的動作呢？

而且，她也並不因爲中了司馬洛一拳就退縮起來。

她在梳粧枱上呆了一呆，一咬牙，便又跳了起來，揮着那隻青銅的塑像，又向司馬洛迎頭擊了下來！

司馬洛冷笑一聲，一掌格向李碧姬執住銅像的手腕。堅硬的手掌與纖幼的手掌一撞，簡直把個李碧姬痛得死去活來，不禁叫了一聲，那隻銅像，也脫手飛走了，飛進了浴室之中，在浴缸那磁磚上撞得乒乒乒地響。

司馬洛也不想在她身上多浪費時間了，另一隻手已握成拳頭，無情地一拳揮出去，擊中了她的下頷。

李　姬的眼珠呆凝住了，在那裏定了一定，然後便頹然地倒了下去。她就這樣暈了過去。一個發起兇性來的敵人，司馬洛不能不先把她解決掉！

司馬洛轉身，看見那個黑衣女郎正在逃走。她大概是終於知道，她不是司馬洛的敵手了，便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她跳過了床上，退向房間的門口。

「小姐，沒有走得那麽容易！」司馬洛叫着，便像足球門將一樣撲了過去，一手向她的身上抓過去。

黑衣女郎「哇」的一叫，拚命一側身，司馬洛原來抓向她的手臂的手抓了一個空，却抓到了一條帶子。那正是她鬆脫了下來的乳罩背帶。把這帶子一拉，她便跑不動了，連忙轉身，向司馬洛的臉上一脚踢過去。

司馬洛已經落地，那隻脚尖正朝着他的鼻尖踢過來。他連忙一扭頭，脚便在他的頭邊「呼」一聲經過了。而在這樣一扭一扯之間，那帶子的韌力終於支持不住，「啪勒」一聲斷掉了。黑衣女郎向後跌了兩步，跌到了門口。現在，她的身上已經變成毫無遮掩了，那一雙美麗之極的肉球隨着她的動作而一顫一顫的。

不過，好景一瞬即逝，她一手執着門球，把門拉上，司馬洛再撲過去的時候，門已經砰然關上了，司馬洛差點給撞在門上。

他連忙用力拉門，那黑衣女郎却已在外面把門拉住。司馬洛要把門拉開，她則拚命把門拉住，不讓他出去。

但她的氣力與司馬洛的氣力相差是懸殊的。司馬洛用力，慢慢地把門拉開了一綫，而且繼續拉開。如果門匙是在門外的話，她把門匙一扭，就可以把司馬洛困在房中了，只是可惜，睡房的門匙，照例是在門裏的，因此，她就不能這樣做。

她用盡了力氣要把門拉上，用力得發

出「咿咿呀呀」的聲音，但是效果却是與她所期望的相反的，那度門給司馬洛愈拉愈開了。

當她知道如果沒有希望用房門把司馬洛擋住時，她就忽然鬆了手。門猛然地向內開了進來，司馬洛幾乎跌倒，要倒退兩步才能站定，而那黑衣女郎已向屋後逃了進去。

司馬洛馬上便向屋後追過去。

他看見那女郎已經到了後門，正要把後門拉開。但是後門是拴上了一條防盜鍊的，她忘記了把防盜鍊解下，因此門雖然扭開了，却拉不開來。當她要再解防盜鍊時，已經太遲了。司馬洛已經衝到。她只好一閃身逃進了最後一個可以逃走的地方，就是廚房。

司馬洛追到了廚房門口，一隻鋁質的水鍋飛了出去，接着是一隻鐵鑊，跟着是一隻鑊鏟，再跟着是一隻砧板。司馬洛都一一閃過了，這幾件東西在走廊中彈來彈去，乒乒乓乓地發出聲響。

司馬洛毫無困難地踏進了廚房。

「不要過來！」她大聲叫。司馬洛看見，她的手上已握着一把廚刀。

「不要過來！」她再度發出強硬的聲明。

司馬洛哈哈笑：「妳眞美麗，尤其是拿着刀子的時候！」他的目光怔怔地看着她。

她這才忽然醒覺地連忙用手捂着乳房，但是只有一隻手，她是遮不了什麼的，司馬洛笑得更開心了。

「我警告你！」她說：「你敢碰一碰我，我就宰了你！」

「放下刀子吧。」司馬洛說：「這樣美麗的一個女孩，不應該拿着刀子的！你應該躺在一張床上，和妳的情人一起享受一下人生！」

這個女郎的眼眼一瞪，氣得又快要哭出來了似的：「我要殺了你！」她叫道。

但是她只是拿刀守在那角落裏，不敢向司馬洛進攻。一如司馬洛所計劃的，她現在是已經完全失去了鬥志了。她知道手上雖然有一把廚刀，她還是打不過司馬洛的，她也想不到有什麼脫身的辦法，只有抵擋得一時就抵擋一時了。

司馬洛恫嚇地上前一步，她一震，立即又退後一步，而司馬洛的手一伸，就把門邊掛着的一張大大的枱布給扯了過來。

她迷惑地看着司馬洛，不知道司馬洛拿着這張枱布又有什麼作用。司馬洛這個頭腦靈活的人，却是可以化腐朽爲神奇的，明明沒有什麼用處的東西，到了他的手中，也可以變出許多種用途來，現在，這張枱布在他的手中又有用處了。他把那張枱布向那女郎一撒，枱布迎頭罩了下去。

那女郎下意識地用刀向上一擋，那枱布便把她的刀子連手臂連頭都罩住了。她不得不伸起另一隻手去把那枱布推開，也顧不得乳房暴露出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洛便一矮身，腿子貼着地面向她的下盤掃過去。啪！掃個正着，她的雙脚一齊離開了地面，栽倒下來。不過，在她未倒地之前，司馬洛已把她接住了，手隔着枱布執着她持刀的手腕一揑，她的手也放開了，刀子從枱布裏面跌出來，掉在地上，發出「叮噹」一聲。

她還要掙扎，司馬洛却不讓她從枱布下面掙出來，而且把枱布拉低，罩住了她的上身。這使她的雙手就像被繩子縛住了似的無法動彈了。她在枱布裏面大叫起來：「放我，救命，放我！」

這當然是無效的呼喚，司馬洛把她整個人一抬抬了起來，搭在肩上，就向睡房裏走回去。李碧姬是仍然暈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司馬洛把黑衣女郎向床上一丟，她跌在床上，彈了幾彈，好不容易才把那張枱布推開了，但是司馬洛這時却已在身邊等着。她的雙手才剛剛恢復了自由，又給司馬洛捉了手腕，發力一扭，雙手便給扭到了背後，司馬洛把這雙手托高，她只好伏在床上，現在是完全受制了。司馬洛壓在她的身上，緊貼她那赤裸的背。她的肌膚是非常軟滑的，他嗅到了一種很好聞的氣味。

「哦。」司馬洛猥褻地吃吃笑着：「原來妳不是用香水的，這是眞正的女兒香呢！」

「放我！我警告你！」她流着淚在叫着，嘴巴抵着枕頭，語聲也變得含糊了。

「我早已勸過妳的。」司馬洛說：「我叫妳放下刀子，在床上和我享受一下人生的！現在怎樣？」

現在，她的強硬是終於被司馬洛屈折成功了，她完全女性化的號啕大哭起來了：「不要，求你不要！不要碰我，你不能汚辱我！」

「哈哈。」司馬洛又笑了起來，「不要汚辱妳！原來妳也有貞操觀念的！」

「我是乾淨的女人！」她叫道。

「那麼李碧姬就是一個不乾淨的女人嗎？」司馬洛說：「我剛才聽妳們說話，似乎是妳逼李碧姬去和鄧光上床的！照我看，李碧姬也是一個很乾淨的女人，她是並不願意去做那件事的！」

這句話，一時倒使那黑衣女郎爲之語塞了，她只是哭着哀求：「放我！放我！求你放過我！」

「現在妳已經是在我的控制之下了，我要對妳做什麼，妳也不能反對的！」司馬洛吃吃笑着：「我看，既然李碧姬能陪鄧光睡覺，妳也不妨陪我一次！」說着，他就在她的身邊吻了起來

那黑衣女郎呱呱大叫，拚命掙扎，但是她却是掙扎不出什麼花樣來的，後來，司馬洛在她的耳邊輕聲說：「現在，妳要自己把褲子脫下來呢，還是要我替妳撕下來？」

「不要！不要！」她號啕大哭着：「你叫我做什麼我都願意，祇是請你不要這樣對我！」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就是想妳說這句話！現在妳聽清楚，我要做的事，還是和剛才一樣，我只是要和妳們好好地談談！妳答應我不再發瘋，正正經經地和我談談，我就放了妳。」

「好！我答應，我答應！」她連忙點着頭。

司馬洛放了她，離開床上，站了起來，她果然不再動手了，只是在床上蜷作一圈，背着司馬洛，凄楚地哭泣着。

司馬洛打開李碧姬的衣櫃，找出一件襯衣來丟給她：「穿上吧，然後轉過來對着我！」

那個女郎感激地穿上了那件襯衣，扣好了鈕子，然後才轉過來對着司馬洛。她終於已經停止了哭泣，不過却還是在抽噎着。

「別當我色狼般看着我。」司馬洛說：「我根本沒有打算動粗！是妳逼我的！現在妳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

「張思思！」

「我叫司馬洛，你有聽過我這個名字嗎？」

「爲什麼我會聽過你的名字！」張思思不屑地一歪嘴。

「妳到過鄧光的家裏偷東西時放過烟彈。」司馬洛說：「那些烟彈是我始創的！妳是個抄襲者，我還以爲，妳應該認得始創人的！」

「我並不是抄襲你的！」張思思說：「是我自己發明的！」她皺眉看着司馬洛：「你也會用那種烟彈？」

司馬洛伸手從袋裏掏出一顆膠囊藥丸來，說：「這就是了！」他用另一隻手把藥丸上連着的一根幼綫拔去了，隨即就把那顆藥丸向浴室裏一丟。那顆藥丸跌進了浴缸裏，發出輕微的「噗」一聲，爆炸起來，白烟就充滿了浴缸，而且充滿了整間浴室，開始溢出浴室的門外來了。司馬洛走過去關上浴室的門，讓白烟困在裏面，說：「現在妳相信了吧！」

司馬洛這一個示範行動，給了張思思一個很良好的印象。她有點仰慕地看着司馬洛。「這是一個巧合！」

「這個巧合却差點弄掉了我的性命！」司馬洛說：「我是以使用這烟彈出名的，妳去偷了鄧光的紫色名單，却用烟彈脫身，這使鄧光以爲竊賊是我，把我捉住關了起來！我交不出名單，他又不相信我是無辜的，如果不是我還有一點本領，我已給他打死了！爲了洗刷我的冤枉，我只好答應替他們找到眞正的賊找出來。現在，我總算已經找到了！」

思思看着司馬洛，神色開始柔和下來了。她開始明白，司馬洛是有苦衷的，因而她也有了一點歉意。但是隨即，她又恐懼起來了，她說：「那麼，你現在是把我們交給鄧光了！」

「倒不一定。」司馬洛說：「我主要是拿囘那菲林，是妳拿了菲林嗎？」

張思思聳聳肩：「不是我，還會是誰呢？」

司馬洛點點頭：「好了，思思，我看妳和李碧姬都是好女孩，現在告訴我，妳們究竟有些什麼苦衷吧？妳們似乎不是爲了金錢而做這種事情的！」

「當然不是爲了錢！」張思思不屑地說。

「我剛才聽妳口口聲聲說報仇，妳們究竟有什麼仇怨？」司馬洛問：「妳們和鄧光有仇嗎？」

「不。」那黑衣女郎搖頭：「這不關鄧光的事！」

「那麼，究竟是什麼事呢？」

張思思只是沉默無言。

「妳還是告訴我好一點。」司馬洛說：「難道到了現在這個田地，妳還是不相信我是有誠意帮助你們的嗎？」

張思思抬起頭來，用她那雙大大的眼睛看着司馬洛。現在，她的眼光不再是兇狠的了，而是溫婉的。這個女郎，當她溫柔下來的時候，却是另有一番美態，司馬洛不能斷定，他喜歡欣賞她生氣的時候多一點。

張思思終於說道：「我和李碧姬是姊妹！」

「是不同姓的姊妹嗎？」

「我的父母早已經死了。」張思思說道：「但是，李碧姬的爸爸收養我，把我和她一起養大，所以，我們就等於是姊妹了！」

「妳們兩位姊妹，在性格上的分別可也眞大。」司馬洛說：「一個是唱歌的，一個是做賊！妳是做賊的嗎？」

「是的。」張思思坦白地承認。「我自小就喜歡學武和冒險！我不像碧姬這樣沒出息，唱歌！哼，唱歌能唱得出是甚麼名堂！」

「妳也不能怪她的。」司馬洛說：「人各有志嘛！」

「但她沒出息到連父仇也不想報！」張思思恨恨地說。

「唔！」司馬洛說：「妳們的父親，是給人殺死的？」

「是的，我們的仇人的名字叫林四寶。」張思思說。

「唔，林四寶。」司馬洛撫着下頷：「這個名字，我好像聽過，不過，一時想不起是誰。不過，讓我猜，這個林四寶的名字就是在鄧光那份紫色名單上的，妳想殺死林四寶報仇，但是，林四寶是一個相當有勢力的人物，妳們不容易把他殺死，所以想借鄧光的名單來毀了他！」

思思洩氣地點了點頭。

「但可惜的是。」司馬洛說：「妳却得物無所用，因爲鄧光那份名單已經翻成了密碼，而妳看不懂這密碼！」

張思思沒有做聲，這當然表示是默認的了。

「李碧姬又是怎樣和鄧光搭上的？」司馬洛問道。

「我們查得很清楚。」張思思說：「我們知道他喜歡那個叫卿卿的女人，而李碧姬和這個卿卿是有點相像！」

「何止有點相像。」司馬洛說：「簡直是十分相像。我一看見她，就已經猜出一定是這樣的了！」

「總之。」張思思說：「爸爸是李碧姬的親生父親，如果由她去犧牲色相，也沒有甚麼不對的，是不是？」

司馬洛點頭：「妳們的計劃，就計劃本身而言，是很不錯的，却不成功，實在也不單是妳們的過失了。至於李碧姬她是怎樣知道鄧光的保險箱是在那水簇箱下面的呢？」

「是鄧光有一次自己告訴她的。」張思思說：「有一次，鄧光喝醉了酒，在餵魚的時候說的，不過，鄧光沒有完全說出來，他祇是說水簇箱下面有點秘密，我就進去，專向那水簇箱的下面去找。」

「唔，妳找得出來，也算妳的頭腦不錯。」司馬洛點點頭：「妳果然有條件做

一個一流的竊賊，假以時日，必成大器，不過，這門職業，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說到底是不大適合的！」

「我喜歡幹這個！」張思思倔強地把頭一仰：「但是，我看我們也得替碧姬想想辦法了，她的身體沒有我那麽好，她是受不住的！」

這樣說着的時候，李碧姬却在地上動起來了，接着「唔」地一聲，坐了起來，她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拉好，掩住身子，然後才呆呆地看着他們，張思思過去扶着她。

「不要緊的。」司馬洛安慰地說：「張思思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了我，而我是一定會帮妳們的！」

「我的頭，」李碧姬凄苦地按着自己的後腦，又哭了起來。「痛得很！」

「我給你一點藥油擦一擦吧。」張思思說：「你那瓶油呢？」

「在手袋裏！」李碧姬說。

張思思把她扶到了床上，又替她在手袋裏找一找，找出了一瓶藥油，對司馬洛解釋：「她一天到晚都用這個，沒有這個她是不能過活的！」她說着就替碧姬擦起藥油來。

司馬洛等着，等到她們已經弄好了，李碧姬也蓋上了一張被子，躺在床上，然後說：「現在好了，我們可以來談談正經事了吧？」

張思思聳聳肩道：「好了，現在你已經捉到了我們，你打算怎樣呢？」

「我看最好是對鄧光坦白一切，和他商量一下！」司馬洛說。

「不行！」張思思第一個提出反對，「他會殺死我們的！」

「他不會。」司馬洛說：「我可以保證這一點！」

「不行！」李碧姬堅決地搖頭。

「那麽我先和他談好了！」司馬洛說：「不過，這件事，遲早要讓他知道的！難道妳要永遠和他睡覺嗎？妳現在和他疏遠，一定會引起他的懷疑的！」

一提起和鄧光睡覺，李碧姬的臉便又紅了起來。

「我會和他好好地談談。」司馬洛說：「我有辦法說服他的，不過，妳得先把那菲林交給我，最重要的是菲林！他會很高興，別的一定可以原諒了。」

張思思和李碧姬面面相覷了一陣，李碧姬終於還是反對地說：「不行！」

「妳們怎麽了？」司馬洛道：「妳們不能令我難做的。」

「我有一個條件，」張思思說：「我把菲林交給你，你得叫鄧光把林四寶那些資料交來給我。」

「這個我却不敢保證了。」司馬洛說：「不過，這個條件我可以答應和他講一講！」

「你一定要答應！」張思思說。

「我祇能答應盡我的能力，」司馬洛說：「沒有把握的事情，我不敢保證，這是我的條件，接不接受隨便你！」

張思思和李碧姬低聲商量了一會，仍然是難以決定。

結果，還是張思思作了決定，她毅然地點頭道：「好吧。」

× × ×

鄧光深深地吸着香烟，看把手中那根香烟吸到只剩下一隻濾嘴了，才把那隻烟蒂放到烟灰盅內。那烟灰盅裏，已經堆了一大堆的濾嘴了，鄧光是一面吸烟一面在考慮。

司馬洛和卿卿坐在他的對面，兩臂交抱在胸前看着他。

鄧光是一個有領袖才能的人，他的事業到今日已經發展到這樣大，證明他的領袖才能是不差的，而一個有領袖才能的人，當然能够作重要的决定。現在他就是要作重要決定的習慣，而這個決定顯然是不容易作出。司馬洛已經把眞相向他剖白了，也說出了張思思對他提出的要求。

鄧光考慮了這許多時間，決定却還是作不出來。

司馬洛和卿卿也沒有表示不耐煩，他們都知道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應該多給鄧光一點時間去考慮的。

終於，鄧光又點上了一根香烟，對卿卿說：「妳還是先到樓下去吧，我有些話要跟司馬洛私人談談的！」

「爲甚麽？」卿卿不服氣地問，她和鄧光之間是沒有秘密的，現在鄧光却忽然把她當作是一個外人似的，這就使她很不服氣了。」

鄧光噴了一口烟，嘆息一聲：「不要和我辯好不好？卿卿？我做每一件事，當然都有我的理由。」

「下去吧！」司馬洛也勸卿卿：「鄧光當然有他的理由！」

卿卿祇好站起來，走了出去。

鄧光吸着香烟，等卿卿走遠了，才說：「司馬洛，我知道你和卿卿上過床！」司馬洛的臉有點紅：「這種事情很難講的，我也沒有解釋，我祇希望你不會因此而轟我兩槍！」

鄧光苦笑：「以前，我也以爲，如果發生這種事情的話，我是會把對手打死的！但是很奇怪，現在事情眞的發生了，我反而沒有覺得生氣。很奇怪，我祇是覺得啼笑皆非！」

司馬洛聳聳肩。

「我也很佩服你的本領，」鄧光說道：我簡直出盡了一切辦法，化了不少時間也做不到的事情，你却一出手就可以做到了。」

「這當然是要講緣份。」司馬洛說：「另一方面要講態度，我始終認爲，如果對一個女人太尊敬了，你反而不容易得到她！」

「也許是這樣吧！」鄧光苦笑：「現在，讓我們談菲林的事吧，老實說，林四寶這個人，我也不大喜歡他。他曾經作過倒我的企圖。祂以爲他進行得很秘密，其實我知道的。把他的資料交給張思思，本來沒有甚麽問題！」

「那就好辦了。」司馬洛搓着兩手。

「問題却不是這麽簡單。」鄧光說：「這些資料公開出去，不會殺死林四寶，祇是能够把他毀了，不錯，那些資料可以使他被判死刑，但林四寶却不是一個那麽容易給警方捉到的人，一有風吹草動，他就會逃走。」

「這個讓張思思去決定好了，」司馬

洛說。

「好，」鄧光說：「我就把資料交給張思思好了，此外，我還有兩個要求，第一個就是，我希望張思思能替我工作，我這個組織，實在也需要她這種人才，如果她加入了我的組織，她一定會有更佳發展的！」

「我不能代替她答應！」司馬洛說：「我倒可以替你游說一下！」

「第二件事。」鄧光說着，又有點訕訕的：「就是關於李碧姬的——」他頓住了，有點爲難地，沒有說下去。

司馬洛聳聳肩，道：「有甚麽事，也不怕說出來的，我們現在就是在尋求解決，有甚麽問題，趁早說出來，一併解決好了。」

「這個問題非要你大大帮忙不可的。」鄧光仍然有點難爲情地：「你知道我對卿卿的感情的，當然現在，卿卿的方面，我是已經沒有希望的了，但事實上，我對李碧姬却已經有了深厚的感情。起先，我是把她作爲一件代替品的，她一定也因此而恨我，但漸漸地，我發覺她實在是一個好女孩，我對她實在有好感，這就是爲甚麽在出事之後，我完全沒有懷疑她，我知道她是一個好人，我知道她是不會做出那些事情的！」他說得激動起來，做出了強烈的手勢，就像他是在演着一齣愛情話劇似的。

「那你想怎樣呢？」司馬洛問。

「我祇是想你替我對李碧姬轉達意思。」鄧光說：「我是不善於對女人說這種話的，我的意思是，我和她，仍然有發展下去的可能，而且，我不是玩，我甚至要娶她爲妻，也可以考慮。」

「這倒是不太困難的任務！」司馬洛說。

「但我知道她一定很恨我！」鄧光說：「也許她會不肯再見我了！」

「但我認爲你的誠意却可能感動她。」司馬洛說道：「李碧姬這一種女人我是相當了解的，她最欣賞的是誠意！她是那動至聖的女人，最重視是一個男人對她的心。」

「那麽我拜託你了。」鄧光說。

× × ×

這件事情，對於司馬洛，鄧光及張思思李碧姬三方面都圓滿解決了，司馬洛收了支票，銀行戶口裏又增加了一個頗大的數字，張思思拿到了林四寶的證據，至於鄧光，除了得回紫色名單之外，她也得到了李碧姬的諒解，兩個人仍然繼續來往，不過却不是保持以前那種荒淫的關係了，這一次，他們是從新開始，眞眞正正地做起朋友來，鄧光也相信，他們是會理想的發展的。

至於林四寶的方面，事情當然就沒有那麽圓滿了，張思思把那些資料加以運用，林四寶的一切就毀於一旦，而且成爲了一個謀殺通緝犯。也算他走得及時，不然他就不是通緝犯，而是待決的死囚了，一如鄧光初之所料，林四寶的消息靈通的，也走得很快，在警察來捉他時，他已經逃亡海外去了。

司馬洛呢，也祇是一半圓滿而已，因爲他失去了卿卿。這件事情解決了之後，他就拒絕和司馬洛上床，她說，她不是不想和他上床，但是不能亂來，如果司馬洛眞要她，那先和她舉行婚禮好了。

這當然不是司馬洛所能接受的條件，叫他結婚，和叫他進地獄去差不多，當卿卿堅決地表明了態度之後，他就不再去找她了，他乘第一班飛機飛到了巴西去。

一星期之後，他已經在里約熱內盧享受着巴西的陽光，以及那使人心情興奮，到處在响着的拉丁音樂。

很湊巧，那個逃亡的林四寶，也是逃到了巴西去的。不過，他却不敢在鬧市裏享受陽光，他是在山中置了一座別墅，隱居起來，這之後一輩子他都活得很小心，提防追緝的警探或者仇家會來找他，他當然私下儲了不少錢，不過，這些錢暫時是不能給他以怎樣奢華的享受的了。

林四寶每天的生活程序是相當簡單的，他住的那間山中住宅，裏面有一座游泳池，每天一早，六點鐘他就起床，在那游泳池中游二十個圈，是的，整整的二十個圈。

林四寶的年齡雖然已經五十以外，頭髮也白了，却還是一個相當精壯的男人，就是因爲有着經常運動的習慣，所以他能保持相當良好的健康。

這天早晨，天氣好極了，而這個地方，天照例是亮得很早的，天又晴，六點鐘已經有陽光了。

林四寶是第一個從屋子裏出來的。一個身材壯健，皮膚黝黑的漢子，身材矮而翼粗，那黝黑的皮膚與花白的頭髮成爲了一個很有趣的對照。他雖然經常運動，由於年紀的關係，肚子還是突出來，重重地垂着。

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毛巾褸，毛巾褸下面一條黑色的三角褲，他的手上提着一把雙管的鳥槍。

附近的樹林中，晨鳥的聲音吵得很，而彩色的鳥兒滿天亂飛。

林四寶把嘴角的雪茄摘下來，放在泳池邊的一張桌上放着的一隻烟灰盅裏，抬頭看着天空，一羣盤旋着的鳥。然後他舉起鳥槍來，一連放了兩槍。槍聲是沉雄刺耳的。無數的鐵砂給火藥推上了天空，那一羣鳥兒忽然像給一股無形的力量一擊似的，散開了，有幾隻就這樣停止了飛翔，而像石頭似的直跌下來。

槍聲雷鳴一般連响着。這兩响槍聲响過了之後，整間屋子就動起來了。四個睡眼惺忪的打手從屋裏衝了出來，手上拿着槍。

當他們發覺並沒有發生什麽事情時，臉就有點紅，而露出訕訕的表情。

「媽的！」林四寶把槍放下了，以洪亮的聲音吼道：「你們之中有兩個是負責守夜的，怎麽都睡了！」

其中二個打手的臉立刻紅得像蘋果。他們在當值中睡着了，這是嚴重的失職。

「如果有甚麽事發生的話，那該由誰負責？」

「我們呃——祇是剛剛闔上了眼皮。」其中一個打手訕訕地：「我們剛剛巡查過，並沒有什麽可疑的。」

「下一次。」林四寶說：「我不會向天開槍了，我會向你們的肚皮放兩槍！」

那四個打手都垂下了頭。

這個時候，一個女人就出現了，把這個充滿火藥氣味的場面冲淡。這是一個頭髮漆黑，有着蜜糖聲的巴西女人。身上穿一套幾乎完全沒有遮蔽作用的白色三點式泳衣。她走到林四寶的後面，溫柔地攬着他，手伸到晨褸的下面去，撫着他的胸。她大概是林四寶在此地唯一的享受了。祇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女人。祇有肉體而沒有頭腦的人，是到處都可以買到的。林四寶也很聰明，把一個女人帶到了這裏來。

這個女人以充滿西班牙口音的不純正英語嬌憨地說：「怎麽了，四寶？一大清早起來就這樣火氣冲天的？你是來這裏鬆弛的呀！」

「別攪！」林四寶負氣地把她甩開了，同時也把那件毛巾褸脫了下來，就向池中跳，這樣，又開始了他每晨的游泳。

那女人立刻轉向那四個打手，呶着嘴道：「你們還是快點去叫厨子準備早餐吧，如果上來的時候沒有東西吃，他又要開槍了！」

那四個莽漢經此一提醒，其中二個就連忙地跑到裏面去準備早餐了。

林四寶以比美年輕人的矯捷，在池中游來游去，作着他每天例行運動。那個女人在那張籐桌旁邊的籐椅上坐了下來，嗅到了林四寶那根雪茄透出來的烟味，厭惡地皺了皺眉頭，伸手進她那三點泳衣的上截之內，乳渠之間取出來了香烟和火柴，取出了一根香烟，點上了，深深地吸着，顯然是十分欣賞那香烟的烟味，而慶幸這些味能把雪茄的臭味驅走。

林四寶終於游完了預定的次數，便爬上了池。經過一番運動之後，他是更顯得容光煥發了。他叫起來：「餓死了，有沒有早餐吃，早餐！」

「我進去看看吧！」那女人說：「相信他們已經弄好了！」

她離開籐椅走進了屋內，林四寶則拿起毛巾褸來，抹着身子。

當他抹乾了身子走入屋中時，早餐果然已經開在廳中了，預備給他和那個女人兩個人的早餐。林四寶狼吞虎咽地大嚼起來，那女人則祇是像小鳥似的，一點一點地啄着。

「不妨多吃一點呀！」林四寶說：「食物對於你的健康會有好處的！」

那女人苦笑：「你以爲我不想吃嗎？我得爲我的身材着想！多吃一點，腰圍就會粗大起來的！」

林四寶不屑地冷笑：「妳們女人，一天到晚都是顧着美麗！」

那女人聳聳肩道：「美麗是我最大的本錢呀，除了美麗我有什麽？如果我變成又醜又胖，你也不會要我了！」

說到這裏，那女人索性放下了刀叉，祇是看着林四寶吃了。做一個美麗的女人，有時就有這樣的苦處。

林四寶興緻勃勃地吃着，而搬出他的理論來敎訓她：「這不是吃的問題，祇是吃而不運動，當然是會胖，像我，吃了這許多年，天天運動，又有甚麽事？」他拍拍他的胖肚子。他自己那一份已經吃完了，還是意猶未足，把她的那一份也拿了過來，吃掉了，一點一滴都吃光，然後才把碟子推開，打了一個飽噎。

「按摩？」她問。她是很熟知林四寶的生活程序的。

林四寶點點頭：「當然，在這裏，我實在是沒有別的享受了！」

他離開了餐桌，沿着那度旋轉樓梯上了二樓。那二樓也有一間廳子的，可以容許陽光透下來，而現在，吃過早餐之後，陽光巳經很充足了。那張地毡的中央巳舖了一條大毛巾，林四寶就在這大毛巾上躺下來，背向天空，成爲一個大字形伏在那裏。

在他的旁邊，那個女人則用輕盈的手勢伸手到背後去，解開了泳衣上截的背扣，把那條窄窄的布帶解下來　這樣一解，那雙豪邁豐滿的乳房便一彈而出。失去了拱托，這雙乳房雖然下垂了一點，但仍然是相當堅挺的。乳暈和乳頭的大小都是普普通通，因爲生理充份成熟的關係，乳頭的周圍，有着荔枝般的小顆粒突起着。

雖然林四寶是伏在那裏的，並沒有觀衆，她仍然是以很美妙的姿勢，把下截向下推。

她的毛髮是極其豐隆的，不但腋下，另一個部份也是如此，黑森森的一片。她很慢很慢地把這塊小小的布料推到了脚下，把一隻脚提了出來，另一隻脚則把那布料踢開了，然後才婀娜地走到了林四寶的身邊。

接着她跪了下來，兩隻手輕輕地在林四寶的背上輕輕地撫着，很輕，祇是手掌及指尖的皮膚僅可擦過林四寶的皮膚表面，而輕到幾乎祇是觸着皮膚表面的汗毛而巳。

這是一種很獨特的手法，帶來的是一種精緻而敏銳的感覺，一觸之下，林四寶的身子就不由得微微顫了一顫，喉嚨間發出了一聲低低的呻吟。

很顯然，她這種並不是普通的按摩，不是爲了鬆弛，而是爲了享受。她這樣自頂至踵地「按摩」幾遍，實在是按而不摩的。眼看着林四寶巳經興奮起來了。不是鬆弛，而是興奮。有兩次，他的手都伸到後面去，要觸摸那女人，但女人却和他開玩笑，咭咭笑着避開了他的手，總是不讓他觸到的。

後來她說：「好了，老虎，轉過來吧，輪到前面了！」

林四寶轉過身來，一雙眼睛灼灼地看着她。他的下身雖然是給一條褲子緊緊地箍着，但那勃然的反應，巳經看得清清楚楚了。

那女人吃吃笑着，手在他的身上的正面輕揩着：「你怎麽了？你要鬆弛，怎麽愈來愈緊張啦！」

林四寶也笑起來，他的手一伸，就伸到了她的胸前，抓住了一團軟肉，殘忍地捏。這一下捏得她呱呱大叫了起來：「不要！不要！你再這樣，我不來了！」

林四寶格格地笑着，放鬆了一點，改爲輕輕地撫着。這也同樣使她混身不舒服的。雖然，那是另一種不舒服了。她開始喘氣起來，後來就索性放棄了按摩，伏到他的身上，吻着他，瘋狂地吻着。

「你怎麽了！」林四寶吃吃笑：「妳是在替我按摩呀！」

「我——我忍不住了！」她喘着說。她這樣說，雖然說得有點虛僞，但却也並不是完全不眞實的。人到底有情慾，她對這個男人雖然沒有愛情，但在肉體受到了挑逗的時候，却難免會情慾高漲。

而林四寶雖然在口頭上提出着抗議，對她這行動實在却是歡迎的。在她的撫和吻之下，他的身子也難耐地轉側着，後來，他也覺得，隔着一重泳褲的接觸不足够的，他又呻吟着叫了起來：「脫下來，替我脫下！」

那個女人十分之贊成地替他把泳褲推離了身上。

林四寶是一個十分正常而且非常強壯的男人，他的昂頭怒目，使她更加食指大動了。她好像找到了一件奇珍異寶似的，細意撫弄着。林四寶難耐地把身子又扭又擺，終於又叫：「上來吧，上來！」她上去了。

灼熱和潤濕吞沒了他。他們瘋狂但是配合地動了起來。林四寶的強壯使她狂放，她終於忍不住地大聲嘶叫，然後就軟軟地伏下。林四寶暫時停止了動作，托着她的胸，不讓她完全伏下，一面得意地笑着：「覺得怎樣？覺得怎樣了？」

「你——眞可愛！」她夢囈般地：「你這樣老的一個人，怎可能還如此強壯？而且，差不多每天都來……」

「我是生下來就特別強壯的。」林四寶笑着：「現在巳經是退步了，以前，我常常一次還可以有四五個女人！然後還可以空手捏死一個人！」

「捏死一個人？」那女人睜大了一雙眼睛。

「這個故事，我以後才告訴妳好了。」林四寶說：「現在妳先下來吧！」那女人服從了，老不願意地離開了他的身上。

林四寶在她的身邊跪了下來，推着她，搬弄着她的腿子，直至她好像一隻狗一般跪了下來，跟着又把她按低一點，把高度調節到適合爲止，忽然他就挺上前去。

「呀！」她呻吟着叫出了長長的一聲。這個角度，使她得到無比的，最高度的充實之感。

「怎麽樣？」林四寶微微地喘着氣，劇烈地運動着：「舒服不舒服？覺得舒服不舒服？吓？」

她想回答說舒服，但是她却舒服到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她祇是小波浪式的速度迎合着，很快，她巳升到另一個高峯，然後就整個崩潰下來，連跪也跪不穩了。

「不行了……不行！」她哀鳴着：「我要睡下來了！我要睡下來了！」

「睡下來吧！」他說。於是她在那條毛巾上癱軟地伏了下來，毛巾上有一大塊濕。

「轉過來呀！」林四寶仍然興緻勃勃地：「我還沒有完！」

「不！」她喘着：「讓我休息！讓我——讓我——」

林四寶在生理上雖然還未滿足，在心理上，却是巳經充份滿足了的，於是他讓她伏了下來，休息着。他讓她休息了五分鐘，一面，手却不停地在她的身上動着。她替他按摩不成功，現在倒是他來向她按摩了。

五分鐘之後，她又呻吟着轉了過來，仰面朝天。這一次他把她的腿放到肩上。

「這一次你要完事了。」她懇求地：「不然我實在受不住，你會弄死我的。」

「好吧！」林四寶答應。

這一次，他是眞的很快完事了。這個老人，居然也有萬馬奔騰，排山倒海之勢，雖然她沒有死，却也和死差不多了。靜了幾分鐘之後，她才嘆息地說：「如果每天這樣，我眞要去縫針了！」

林四寶吃吃笑着站了起來，光着身子走進裏面去了，一面說着：「我要進去洗一個澡了！妳要睡，妳就隨便睡吧！」

林四寶的秩序，是接下去再小睡一會。然後午餐，午餐之後，一艘快艇來到海邊，把一大叠當天的報紙送來，林四寶把這些報紙的每一份都細細地看着。他雖然是在隱居中，他却是十分注意世事的。他非注意不可，他的生存，和世界新聞是很有關係的。

看過了報紙之後，巳經過了下午，那個女人，也巳經復原了。不過，林四寶的下一步活動，却是沒有她的份兒。林四寶是帶了他的兩個手下去行獵，這個女人，女人就是女人，女人對於開槍殺生的事，總是既不懂得，也不感興趣的。

林四寶却是興緻勃勃。他對殺生是特別感興趣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有一次，他在做愛之後，便空手捏殺了一個人。

事實上，他捏殺了的這個人，正是張思思及李碧姬的父親。這個故事，巳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他答應過講給那個女人聽，他却沒有講，而她也沒有問。她對這種故事，實在也並不感到興趣的。林四寶對她提過了之後，也就忘記了，但是，有一個人却並沒有忘記。這個沒有忘記的人，就是張思思了。

當林四寶携着獵槍，在山中走着找尋着獵物的時候，張思思也在山中的另一部份伏着，找尋着她的獵物。她的獵物，自然就是林四寶了。

張思思的武器配備，是十分之優良的。她携着一把裝上了望遠瞄準鏡的長距離步槍。用以行獵的那一種，不是獵小獸，而是獵鹿獵黃麖之類。有着殺傷力甚是強大的子彈。

張思思獵的是人。她這把槍的槍彈的威力，是足以殺傷一個人類的。

她在那座山頭的上面，小心地用望遠瞄準鏡瞄着下面。

她巳經不是第一天來這裏，她巳經在這裏監視了好幾天，對於這個林四寶每天的生活程序，她自信巳經瞭如指掌的了。

她預料林四寶會在今天下午出來行獵。她果然沒有料錯。一如她之所料，林四寶果然帶着他的二個打手出來行獵了。

她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

現在的她，全身都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似乎，她最喜歡的顏色就是黑色。事實上，她穿的和司馬洛初次見到她的時候一模一樣。但是，這當然不是當日那套，當日的那件上衣，是巳經撕破了的。

張思思通過望遠鏡，巳經看到了林四寶。不過，她暫時並不準備放槍。她要等下去，她要等到時間和距離都適合了，這才放槍，希望一槍中的。　（未完・五）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長孫無忌、練青霞、纖纖盈盈來到海沙幫找幫主章濤，却被少幫主郭春華摒諸門外，不讓相見，引起爭持，老幫主章濤出來查問，知道長孫無忌等是奉旨調查毒氣，製造毒氣的主要原料是海鹽，再查問郭春華，才知道他和諸葛胆、金、銀甲人有聯繫，將大量海鹽售給他們製造毒氣，想稱霸江湖，至於諸葛胆的情況，郭春華推說不知詳情，反將自己妻子——章倩兒要脅章濤放他走，見達不到目的便將倩兒殺掉，但卒被衆人制服，說出諸葛胆等人的踪跡，燕十三等人按照章濤說出的方向，跟踪追緝他們，趕到三河口去……

三河集滙處　放烟幕遁形

他們到了有馬的地方，立即以馬代步，運送海鹽的雖然是木頭車子，但已經出發多時，要追上去只有飛騎急追的了。

三河口一如其名，乃是三條河會合的地方，船隻穿梭往來　甚爲方便，海鹽一上船，要知道送到什麽地方去，實在不容易。

諸葛胆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也就是這個原因。

燕十三等追到去的時候，大部份的海鹽巳經運到船上，諸葛胆遙遙看見大皺眉頭。

金銀甲人亦不由緊張起來，他們當然不會忘記纖纖盈盈那兩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在纖纖盈盈手中，無疑寶劍並未能够發揮最大的威力，若是交給燕十三長孫無忌，當眞如虎添翼，並非他們所能够抵擋。

諸葛胆心中有數，當機立斷，隨即下令放棄剩餘的海鹽，所有船隻立即起航。

金銀甲人在旁邊聽得清楚，金甲人不由問：「書生，來得及？」

諸葛胆沉聲道：「我們盡力而爲，必要時，只好將所有海鹽都放棄。」

金甲人嘟喃道：「頭兒那邊不好交待。」

諸葛胆道：「也是没有辦法的事，果眞保不住那批海盜，我們三個人便都賠上性命亦於事無補，頭兒亦是一個明白人。」

金甲人點頭。「只是自此官府是必對海鹽加倍注意，我們再要搜集大批的海鹽便大成問題。」

諸葛胆笑了。「現在說這些未免太長遠了，你們先到船上去。」

金銀甲人不再多說，雙雙齊動，諸葛胆摺扇展開，看樣子竟似要一夫當關，將燕十三五人截下來。

燕十三五人先後換了三次坐騎，都經巳跑折，棄騎疾追了一程，終於追到這裏來，實在巳有些疲倦，所以他們看見諸葛胆金銀甲人，身形都停下來，轉而一步步迫前去，一面趁機會調息。

他們看得清楚，還有許多海鹽在岸上，而船隻要立即開出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但看見金銀甲人倒退，那些人放棄海鹽，轉去解纜繩，收跳板，亦不由着急起來，脚步也同時一急。

一陣笛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燕十三五人也這才發覺那邊高樹上靠着齊飛。

長孫無忌脫口一聲：「痳煩來了。」

燕十三點頭道：「這個人遲不來早不來，偏在這個骨節眼出現，當然有他的打算。」

語聲未巳，笛聲巳停下，齊飛手執鐵笛，一個翻身，凌空飄落地上，鐵笛接一横，擋住了燕十三五人的去路。

練青霞立即喝問：「你這是什麽意思？」

齊飛道：「我没有必要跟你說話。」

練青霞一怔，正要說什麽，長孫無忌道：「你是來找我的。」

齊飛接問：「經過這麽多天你巳經考慮清楚了？」

「什麽？」長孫無忌信口反問。

「殉愛——」齊飛歎息。「玉嬌嬌一個人黃泉徘徊，正在等候你下去陪伴她。」

長孫無忌沉聲道：「難道你巳經下過黃泉，所以才這麽清楚？」

齊飛道：「這一想便巳知道，其實你應該比我更清楚，只是不放在心上。」

長孫無忌道：「你知道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有多麽重要？」

齊飛道：「我當然知道，所以你要過去解決這件事，便得先答應殉愛，你這個人一諾千金，答應了一定會做到。」

練青霞冷笑。「玉嬌嬌的事，跟你又有什麽關係？」

齊飛道：「我是玉嬌嬌最好的朋友　她生前未了之事我當然有責任去替她完成。」

練青霞又是一聲冷笑。「也是玉嬌嬌告訴你一定要長孫無忌殉愛？」

「我有這種感覺。」

「廢話，玉嬌嬌有什麽遺言心願，難道長孫無忌還不清楚。」

「他就是清楚，也不會告訴你們，看樣子他應該就是一個貪生怕死的懦夫。」齊飛

盯穩了長孫無忌。

練青霞心頭冒火。「那有這麽糾纏不清的男人．難怪玉嬌嬌寧願選擇唐門的大少爺。」

齊飛搖頭，道：「這根本不是她的主意。」

練青霞更加冒火。「總之我若是玉嬌嬌根本就不會喜歡你。」

「你不是玉嬌嬌，當然，你也不會知道我早巳立定心意，做一個忠於他的好朋友。」

練青霞看看長孫無忌。「我實在忍無可忍了。」語聲一落，彎刀一揮，向前闖去。

齊飛暴喝，鐵笛奮力擊出，練青霞無意殺他，刀上所用的力道也有限，發覺他全力擊來，已經來不及，硬硬被迫退。

齊飛接喝一聲：「不答應誰也休想闖下去。」鐵笛展開，瘋狂的攻向長孫無忌燕十三，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

燕十三雙掌翻飛，大喝：「我擋住他，你們過去對付諸葛胆。」

齊飛隨即大喝：「不答應誰也過不了。」鐵笛更瘋狂，迫向長孫無忌練青霞。

燕十三也就趁這個機會身形暴長，從齊飛身旁掠過，盈盈也就在這時候一聲：「小心——」

燕十三知道不是齊飛的問題，往前望去，只見渡頭那邊一股烟霧瀰漫起來。

長孫無忌那邊亦發出一聲：「小心毒氣。」

燕十三身形不由停下，烟霧那片刻巳籠罩着整個渡頭，那若是毒氣，他闖過去無疑是自尋死路。

齊飛與之同時，收笛後退，一躍上了一株高樹，大笑說道：「早叫你們答應的了。」

長孫無忌鐵青着臉。「你記着，有機會我一定全力殺你！」

練青霞接道：「你這個人簡直喪心病狂，明知道毒氣傷人無數，竟然阻止我們去對付那些煉製毒氣的人。」

齊飛道：「這是你們的事，姓長孫的答應了一切不就是簡單？」

長孫無忌冷笑，道：「你自稱是玉嬌嬌的好朋友，知道玉嬌嬌是死在毒氣之下，却竟然阻止我們去追尋那些施放毒氣的兇手。」

齊飛一怔　又道：「玉嬌嬌若非帮助你們，根本不會死在毒氣之下，歸根到底，你們才是罪魁禍首。」

長孫無忌一口怒氣上湧，狂喝一聲，一劍疾劈在那株樹上，那麽粗的樹幹竟然被他一劍斬爲兩截，轟轟發發的倒下來。

齊飛樹上一個翻身，躍向另一株樹，狂笑聲中，身形再展開，樹叢中飛躍，疾掠而去。

長孫無忌沒有追，咬牙切齒的。「竟然有這樣的人。」

練青霞搖頭。「這個人沒用的了。」

燕十三突然叫起來，道：「我們上當了。」

「什麽？」長孫無忌目光一轉，只見渡頭那邊的烟霧正在消散。

燕十三道：「若是那種毒氣，怎會這麽容易消散。」身形接展，疾掠前去，長孫無忌四人不約而同，一齊追上。

那果然不是那種毒氣，只看烟霧散後，樹葉草條仍然是一片翠綠便可以肯定。

岸上還留着一籮籮好些海鹽，諸葛胆的人却巳一個也不在，運送海盜的船隻亦都巳遠離岸邊，順流急去。

諸葛胆也就立在最後的一隻船上，摺扇打開，悠然搖動，雖然看不清楚他得意的笑容，燕十三他們亦不難想像得到他心中的舒暢。

若非齊飛一阻，他根本來不及弄出那種烟霧，也來不及開走所有船隻，齊飛的出現對他們來說無疑是天降福星，又怎能不開心得意？

練青霞氣在心頭，刀一揮。「若是那個齊飛再出現，什麽也不用再跟他說，一刀活劈算了。」

長孫無忌點頭。「這種完全不講道理的人相信只有這個辦法。」

燕十三目光却在河面上搜索，沉吟道：「這附近也許有其他的船隻。」

長孫無忌揚眉道：「不錯，我們不能够放過任何機會。」

燕十三接道：「你們四人往找船隻，我沿岸追下去。」

練青霞說道：「總要有一個人作接應的。」

不等燕十三有反應，纖纖盈盈巳左右齊上，道：「我們還是跟着燕大哥。」

燕十三並無意見，帶着纖纖盈盈疾掠前去，練青霞目送去遠，才轉過身來。

長孫無忌看在眼內，有意無意的道：「這個人不愧被稱爲一個大俠。」

練霞青不由點頭。「他實在是一個好人，從來就不會爲自己想一想。」

長孫無忌笑笑。「你是說他這樣做不會得到什麽好處？」

練青霞道：「我們是食君之祿，担君之憂，責任所在。」

長孫無忌道：「也不完全是因爲責任，譬如說，你並非身在官門，看見毒氣這樣毒害無辜的人，難道你不會挺身而出，插手管這件事？」

「也許會的。」練青霞隨即又改正。「應該會的。」

長孫無忌接道：「我也是，這樣說來，我們與正道上的江湖人其實沒有什麽分別的了。」

練青霞笑了。「看來你跟我一樣，人在官門，未與江湖中人接觸之前，總覺得江湖中人很討厭，應該都拿起來，繩之於法。」

長孫無忌道：「這一個原因，當然是由於一直以來，官門中人對江湖中人都沒有好處，我們所接觸的又全都是官門中人，聽得多了，久而久之，難免有一種偏見了。」

練青霞道：「另一個原因，就是那些不好的江湖中人有時的確鬧得太過份。」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不好的官府中人也做得太過份，江湖中人瞧不慣，加以懲戒，而公文呈報上去，却一定是江湖中人的不是。」

練青霞沉吟着道：「我看這種情形一定要一段長時間才能够改變過來。」

長孫無忌搖頭。「以我看改變是絕沒有可能的事，人總有好壞，只要有壞人出現，無論是來自官府或者民間，一定會有江湖人出現，逞一時意氣，忍不住要管一管。」

練青霞點點頭。「一個人的性格也許亦是一個原因。」

長孫無忌目光一亮。「不錯，所有的江湖人都喜歡無拘無束。」

練霞青反問：「有什麽人不喜歡無拘無束？」

長孫無忌想了想，又笑了。「只怕沒有。」

練青霞歎息。「可惜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懂得自制。」

長孫無忌又想想。「這亦未嘗不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犯罪的傾向。」一頓接道：「所以刑法還是不可廢棄，否則一定弱肉強食，天下大亂。」

練青霞點着頭，突然一笑。「我們是不是說得太遠了。」

長孫無忌打了一個「哈哈」，忽又問：「如果可以重新選擇，你喜歡做一個官府中人還是江湖中人？」

練青霞不假思索的應一聲：「江湖中人——」身形一動，向燕十三離開相反的方向掠出。

長孫無忌身形亦動，練青霞未開口之前，他巳經知道一定是這個答案，也早巳經看出練青霞對燕十三非獨沒有敵意，而且有很大的好感。

練青霞若說不喜歡做一個江湖人他才奇怪。

×　×　×

燕十三的輕功絕無疑問很好，而且頭腦靈活，雖然之前巳趕過一段很長的路，巳有些疲倦，但仍然能够利用路上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帮助身形的開展，減輕體力的消耗。

有他在前面指引，盈盈纖纖依樣畫葫蘆，並未被他抛離得太遠。

他們總算追上諸葛胆等人的四條船，可惜河流又有岔口，船轉向另一條河道蕩進去，燕十三纖纖盈盈看得清楚，背上却沒有長着翅膀，河面又寬闊，要橫越河面，到那邊岸上再追下去，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事。

燕十三只有怔在那裏，到纖纖盈盈追上來也還未想到橫越河面的辦法。

盈盈遠遠也巳看見是什麽回事，來到了燕十三身旁，隨即說道：「我們應該在方才比較狹窄的河面看怎樣辦法跑到對岸去。」

燕十三笑了。「我們若是跑到對岸去，他們繼續順流而下，又如何是好？」

纖纖道：「這一路跑下來，却是連一條船也找不到，否則便簡單了。」

盈盈亦嘟喃道：「這條河也不知是拿來幹什麽的，除了那些壞人，其他人難道不許用。」

燕十三搖頭。「那有這種事？」

纖纖反問：「燕大哥難道巳看出這條河有什麽特別的地方？」

燕十三又笑了。「我只是發覺諸葛胆等人的運氣實在很不錯，我們這些人的運氣却總是欠一點。」

盈盈接問：「不知道練青霞他們的運氣又怎樣？」一頓不等燕十三纖纖答話又道：「以我看，只怕比我們更糟，我們追不了下去，還可以在這裏歇息一會，他們一來一回也不知要跑上多遠，累也怕要累死了。」

纖纖搖頭。「我看他們一定比我們更舒服。」

盈盈不由問：「從何見得？」

纖纖笑着回答。「你說不好的通常都是好的。」

盈盈叫起來。「我還以爲你是什麽原因，原來是跟我作對，故意說這些話來氣我。」

纖纖道：「我是一直算下來，都是這樣子，你可以問燕大哥。」

燕十三巳經臥在地上，看樣子，竟像是睡着了。

纖纖也就是看見這樣才這樣說，盈盈一看也沒有驚動燕十三，自顧上前追打纖纖，兩個人又笑又罵的追追逐逐，越跑越遠。

燕十三這才睜開一隻眼睛，一看又閉上，他當然不是睡着，只是想趁這個時間整理一下混亂的思想。

由開始到現在，完全沒有頭緒到多少巳掌握着一些綫索，他終於發覺對方的勢力並沒有他開始想像的龐大。

金銀甲人之外便是毒書生諸葛胆，那羣烏鴉殺手是以毒氣要脅才出動，七重天一戰死光之後，便是諸葛胆金銀甲人跑來跑去，毀滅唐門是他們，在海沙帮打海鹽的主意也是他們。

開始的時候，由於毒氣的威力，殺人無數，才令人有一種錯覺，煉製使用毒氣的人是必勢力龐大，野心勃勃，毒氣只是其中一種手段，不依賴毒氣也能够獨霸一方。

也所以燕十三他們在開始的時候也花了很多時間調查那些有這種勢力的豪強，而結果一無所獲。

連海沙帮也無能爲力，必須暗中拉攏章濤的女婿郭春華，許以厚利，那些人的勢力有多大可想得知。

燕十三只是奇怪那個研究煉製出那種毒氣的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　×　×

盈盈纖纖沒有多久便跑回來，盈盈沉着臉，一些笑容也沒有，纖纖雖然一面笑容，却是一旁不住的陪着小心。

燕十三沒有問是什麽一回事，也事實巳猜中幾分，他巳經看見一條船正順流而下。

果然不出所料，船上的正是長孫無忌練青霞，他們雖然也不得休息，但坐在船上總比較走路來得舒服。

也就是看到了這條船纖纖盈盈才跑回來，一如纖纖所說，盈盈又怎能不生氣。

一直到上了船，纖纖才能令盈盈再露笑容，燕十三可沒有理會他們，告訴了船家去向，倒頭便睡，練青霞長孫無忌可睡不着，緊盯着河面，希望立即就能够找到諸葛胆他們的下落。

燕十三也睡不了多久便給喚醒，探頭一望，不由又怔在那裏。

前面的河道赫然又一分爲二，寬闊好像都差不多，就是看不出那一條河道有船

隻經過。

船家也不知道這兩條河道通往什麼地方，他們原是受託將一些貨物順着原來的河道直下，送往下游的一個市鎭，由於並非打魚爲生，對附近的河道並不熟悉。

燕十三知道了詳細的情形，不由歎了一口氣，道：「既然是這樣，我也是束手無策。」

練青霞接說下去道：「以你的江湖經驗——」

燕十三笑了。「這種情形除了一個方法之外，我看就沒有其他方法了。」

練青霞道：「你是說隨便選擇一條河道追下去，希望會有奇跡出現。」

「想不到你的江湖經驗，與我一樣豐富。」

「萬一河道又分開？」

「那我們一樣有一半的機會。」

「萬一我們一開始便選擇錯誤？」

「那便什麼機會也沒有了。」燕十三仰天打了一個哈哈。「看來我們的運氣還不致這麼壞。」

「萬一眞的這麼壞？」練青霞再來一個萬一。

燕十三又打了一個哈哈。「我們大不了從頭來過，在我們來說，這也不是第一次，每一次都會立即有另一個很不錯的開始。」一頓不等練青霞開口，接說：「這附近的景色也實在很不錯，我們沿途旣可以大飽眼福，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一番，未嘗不是一件賞心樂事。」

練青霞不由一笑。「我現在明白你怎會活得這麼快樂了。」

「能夠快快樂樂的活着實在是一件好事。」長孫無忌插口。「但我們還是可惜只有一條船，不能夠兵分兩路。」

「這是事實。」燕十三再臥下來，「既然是不可以改變的事實，我們當然只好接受。」

練霞青接問：「那我們走左面的那條水路還是右面的那條？」

「當然是左面那條。」燕十三不假思索的。

練霞青聽他說得肯定，忍不住追問：「爲什麼一定要走左面的那條？」

「俗語男左女右，我既然是男人，叫我選擇的，當然是選擇左面的。」

練青霞不由怔在那裏，纖纖盈盈相顧一眼，笑起來，燕十三這種反應，早已在他們意料之內。

盈盈笑接道：「燕大哥拿不定主意的時候通常就是這樣胡亂說話，胡亂主張，但十九都是誤打誤撞，正中目標。」

纖纖聽着看了她一眼，好像要說什麼，但結果還是沒有說出來。

盈盈看在眼內，突然叫出來。「你再說那種話，看我給你厲害……」

練青霞奇怪地追問道：「到底是那種話？」

纖纖看看盈盈，沒有作聲，盈盈却是忍不住說出來：「我就是不相信，我說好的就是不好的。」

纖纖立即道：「是你這樣說，可跟我沒有關係。」

盈盈怔住，回頭看燕十三，竟又睡着了。

船隻順流而下，兩個時辰過去，雖然河道再沒有岔開，却也沒有遇上諸葛胆等人船隻，再前行，一隻小漁船迎面而來，長孫無忌等如獲至寶，急急截住一問，這一問之下却是大失所望。

那條小漁船在附近已經多時，就是沒有看見諸葛胆等人的四條船經過。

長孫無忌練青霞絕對肯定那是一般漁民，也找不到可疑的地方，只是盈盈不服氣，反覆再問，到最後也不能不承認那些漁民並沒有說謊。

纖纖看見她那種表情，非獨笑，連話也不敢說了。

船隻只好原路蕩囘，順流而下兩個時辰，逆流而上要多久？一想到這個問題，大家都不禁心頭涼了一截。

船家倒沒有異議，他們原就不是走這條水路，當然一方面由於長孫無忌練青霞是官府中人，不敢開罪，可觀的酬勞，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燕十三一直都沒有醒來，熟睡如死，也許是眞的這麼疲倦，亦不無可能是因爲選擇錯誤，避免說話解釋，索性便裝睡下去。

回到河道分支的地方已經深夜，船家也實在支持不住，提出休息，到明天早上再起程。

沒有人反對，前後五個時辰，諸葛胆等四條船即使怎樣緩慢，也已經離開很遠，很難追得及，而黑夜中航行，多少也有些危險。

可是他們還是決定明天一早再追下去，聊盡人事，也希望諸葛胆等人要去的地方就在附近。

×　×　×

經過一夜充份的休息，每個人都精神奕奕，旭日照耀下也好像充滿了生機。

船再次啓航，燕十三開始便立在船頭，張目四顧，神采飛揚，練青霞看着奇怪，到底忍不住上前問：「燕大哥可是發現了什麼？」

燕十三搖頭。「沒有，只是心情很不錯，每一樣東西看來都很舒服，所以都不由多望幾眼。」

練青霞笑笑。「給我的却不是這種感覺。」

燕十三打了一個「哈哈」。「我若是認定這裏一定有所發現，昨天走的便是這條水路。」

練青霞笑接。「不知怎的，看見你這樣子我就是覺得此行一定會大有收穫。」

燕十三仰首天望。「能夠歡笑的時候我絕少會愁眉苦臉，也許我早已明白愁眉苦臉並不能夠解決問題。」

練青霞笑問：「昨天你都是只懂得睡覺。」

燕十三道：「睡覺是消除疲倦的最好辦法，難得有你們守望，不乘機好好的睡一覺，如何對得起你們？」

練青霞道：「我就是睡不着。」

燕十三道：「你不是江湖人，當然是有些不習慣，但這些江湖人的好習慣你却是不妨存記。」

練青霞點頭。「這些日子下來，我已經對江湖很感興趣的了。」

燕十三却道：「我却是奉獻你一句，

莫作江湖人。」

練青霞不由問：「做一個江湖人有什麼不好？」

燕十三想了想，道：「不好的地方太多了。」

「你却是甘心做一個江湖人。」練青霞盯穩了燕十三。

「人進了江湖，要退出可不容易，習慣了江湖生活的人也很難再接受一般人的生活。」

練青霞追問：「你難道不覺得一般人的生活太平淡，太沒有意思？」

燕十三笑笑。「話我是那樣說，也不想分辯太多。」語聲一落，突然笑容一斂，一聲歎息。「看來我們今天的運氣也是昨天那樣，並未好轉。」

練青霞放眼望去，只見前面的水路又分開，不禁一聲苦笑。「今天我們又怎樣決定，還是男左女右？」

燕十三亦只有苦笑，長孫無忌也就在這時走上前。「船家問我們的意思？」

燕十三目光一轉。「這一次你來拿主意怎樣？」

長孫無忌道：「反正時間尚早，隨便是一條碰碰運氣好了。」話出口他亦不由苦笑起來，好像他這種人原就是一向不主張碰運氣的。

燕十三目光再轉，忽然道：「我們的運氣似乎要好轉了。」

長孫無忌練青霞循目光望去，齊皆精神一振。

一葉小舟正從左面的那條河道蕩來，小舟上一個人，正是諸葛胆手下的裝束。

練青霞目光及處，道：「若是我沒有看錯，那應該就是諸葛胆的手下。」

燕十三道：「你沒有看錯，現在却又到我懷疑了。」

「諸葛胆的手下怎會一個人突然在這裏出現？」練青霞反問。

「若是他看見我們，立即往原路蕩囘去，我便不能不懷疑，這可能是一個陷阱了。」

長孫無忌插口道：「他已經看見我們了，可是仍然向我們這邊繼續蕩來。」

燕十三不由歎了一口氣。「若是諸葛胆的手下，沒有理由不認識我們的。」

長孫無忌道：「這未嘗不可能是他們巢穴裏的什麼手下，從來沒有跟我們接觸過。」

燕十三又歎了一口氣，道：「諸葛胆難道不清楚現在是什麼環境，怎會不約束手下？」

練青霞接道：「現在我倒願意這是一個陷阱了。」

燕十三目光如炬，緊盯着那葉小舟，嘟喃道：「還不回頭走？」

練青霞笑問，道：「你這是什麼，咒語？」

燕十三接道：「多年前我曾經遇到一個來自天竺的法師，大家總算談得來，他有意指點我一種法術，據說咒語一出口，便能夠從心所欲。」

練青霞追問：「那你學會了？」

「就是考慮天下間那有這麼好的法術才沒有學，否則現在最低限度又多了一個機會。」燕十三高聲打了一個「哈哈」，唯恐小舟上那個人聽不清楚的。

練青霞明白他的心意，笑接：「那個人是一個聾子。」

「而且還是一個瞎子。」燕十三語聲更高。

語聲甫落，小舟上那個人突然一陣搖搖擺擺，仰倒在小舟上，頭戴的一頂竹笠正好覆蓋在面龐上。

小舟這時候經已很接近，那個人雖然倒下，去勢並未絕，繼續向燕十三他們乘坐的船隻撞來。

燕十三再也忍不住，身形拔起，凌空橫越水面，落在那葉小舟上，仰倒在小舟上的那個人也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坐起來，猛喝一聲：「要你的命——！」右手一揚，好像要將什麼暗器擲向燕十三。

練青霞船頭上不由一聲：「小心！」

長孫無忌雖然沒有開口，右手已握在劍柄上，蓄勢待發。

燕十三却彷彿着了魔的，一動也不動，到那個人把手一揚便仰頭往後倒下去。

練青霞脫口一聲驚呼，身形飛離船頭，向那葉小舟躍落，人在半空，彎刀出鞘，疾斬向那個人。

那個人竹笠在手，迎向彎刀，接喝一聲：「大胆女娃子，也不看看少爺是那一個。」

練青霞彎刀將竹笠一劈分爲兩爿便停在半空，他雖然聽不出那是嚴拾生的聲音，但還不致忘記這來人的相貌，竹笠覆蓋着的正是嚴拾生的面龐。

嚴拾生隨即跳起來。「姓燕的，我跟你有什麼過不去，要這樣害我？」

燕十三這才在小舟上坐起來，笑應道：「你這樣跳來跳去，難道不害怕小舟覆轉？」

嚴拾生「哈哈」大笑。「這有什麼可怕的，難道你忘了我水性如何。」

「我就是知道你水性很糟，」燕十三說着身子一動，小舟立時一陣晃動。

嚴拾生冷不提防慌忙坐下來，雙手緊抓着小舟的兩舷，大大的歎了一口氣。「你一定要我出醜才甘心？」

燕十三一臉笑容。「難得有這種機會，這種心情，怎麼不玩下去？」說着身子又一陣搖動。

嚴拾生大叫大嚷，抓着兩舷的雙手越抓越緊，練青霞看着不由笑了。「你就是不懂得跳到船上去。」

嚴拾生一怔，身形一動，往上拔下來，燕十三却就在這時候探手抓住了他的足踝。

他失聲驚呼，燕十三也就在驚呼聲中將他一拋送到船上去，身子同時一翻，亦跟着掠上，練青霞却將小舟繫在船旁才動身。

嚴拾生身形落在大船上立即一連兩個風車大轉，然後才以最瀟洒的姿勢落在長孫無忌身旁。

長孫無忌看着他。「我們怎也想不到竟然在這裏遇上你。」

「是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嚴拾生得意洋洋的繞着長孫無忌一轉，來到燕十三面前，道：「却是瞞不過你這個姓燕的大俠。」

（未完・十四）

鐵胆傲骨

朱仙菓活命　古塚旁養傷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見一怪老頭纏住銀笛妃子，便出面調停，怪老頭是來自東海，他知道石中堅是打傷元夷修士的人，便不肯放過，跟着又來了五六條人影，其中一個是仇方玉，原來他現在是東海潛鯨島的刑堂主事，島主飛鯨郎君也來了，仇方玉先將銀笛妃子打傷，石中堅上前協助，並追討「太極寶鏡」，雙方打起來不分勝負，飛鯨郎君怕有閃失，喝令仇方玉退陣，另派兩名護身金剛出戰，二人都被石中堅擊傷，指名要和飛鯨郎君對敵，島主只好出迎，大家訂好戰約，誰勝誰敗，各自離去，不能傷害已受傷的銀笛妃子，於是開始戰鬥，石中堅接了島主三掌倒地，算是輸了，雙方離去，銀笛妃子為石中堅療傷……

銀笛妃子誠心要把敵人阻攔在途中，故而去勢極快，但，來人身法，也是異常奇速，一去一來，各如閃電，銀笛妃子剛奔到十丈之外，已和來人碰上。

銀笛妃子當先拔出銀笛，橫阻去路，星目流動，打量來人，一看之下，不由使她心頭泛起一股寒意。

來人是個年約五十開外，身着黃衫背插長劍的人。

銀笛妃子看清楚了這人之後，心中着實吃了一驚，原來此人，正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鐵面魔君。

鐵面魔君雙目閃動，一道冷電般逼人的神光，瞥了一下趺坐在地上的石中堅，臉上立時泛起詭異的笑容，冷笑一聲，道：「這位姑娘是什麼人，為何阻止在下的去路？」

銀笛妃子見鐵面魔君的臉色，知今日難免一場生死的拚搏，聽完話傲然答道：「姑娘乃是銀笛妃子？……」

「銀笛妃子」四字一出，也使鐵面魔君微微一楞，隔了半晌突然笑道：「姑娘原來即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銀笛妃子。」

銀笛妃子厲聲喝道：「怎樣！」

鐵面魔君又瞧了一下石中堅，喝道：「那坐在地上是什麼人？」

銀笛妃子沉吟了一陣，答道：「他是在下的堂兄！」

鐵面魔君一聲大笑，道：「他恐怕是石中堅吧？」

銀笛妃子很少說謊，這下被人當面揭穿，不覺臉上一紅，怒道：「你管不着是什麼人？你究竟要怎麼樣？請說就是，如果沒事，那就乘早請便，此地是從不留待客人的！」

鐵面魔君是何等人，豈有聽不出銀笛妃子的意思，伸手拔出背上寶劍，指着銀笛妃子，冷笑一聲，道：「他既是石中堅，就趕快拉他過來，要不然，就憑妳那點微末之技，還不束手就縛，難道還要妄圖抗拒嗎？」

銀笛妃子聞言，那裏還能忍耐得下，柳眉一豎，橫笛怒道：「你若想妄圖非為，那是自尋死路。」

鐵面魔君看銀笛妃子秀眉怒豎，星目射光，橫笛而立，衣袂飄風，絕世姿容中，隱現肅殺之氣，不覺心中一動，忖道：「外傳銀笛妃子武技高超，人又心黑手辣，今日一見，果然不虛，實不能輕視！」

心念至此，把一腔激動的忿怒，登時壓下去了一半，冷笑一聲，道：「年紀輕輕的姑娘家，怎麼一開口，就是這樣大的火氣，石中堅曾與我有段過節，我到處尋找，就是找他算這一筆賬，冤有頭，債有主，我也不願連累他人，只要石中堅過來，我們結算了舊賬後，立刻就走……」

鐵面魔君話到這倏然住口，一雙眼睛，精光閃閃，盯在銀笛妃子臉上。

銀笛妃子聰明絕頂，心裏打了幾個轉，已然想透了對方問話意念，目的在試石中堅此刻是否已經受了傷。她這心中所想，只算對了一半，鐵面魔君所以跋涉風塵，各處尋找石中堅，不只是圖報昔日的一段舊恨，而且，他不知道聽誰說，「太極寶鏡」在石中堅身上，因此，他也想從石中堅身上取到。銀笛妃子立即一頓嬌嗔，明艷芳姿中另有着凜凜神威。

她一扎手中銀笛，目光下閃動一片耀眼的銀虹，笑道：「要叫石中堅過來並不太難，不過，得先闖過我這一關。」

銀笛妃子知鐵面魔君身手不凡，自己雖然近日功力精進不少，但是否能穩操勝券，她心中實無把握。

但——石中堅受到極重的內傷，不能受到任何的擾亂，故此，她存了捨命拒敵之心，要憑手中一支銀笛，阻敵於此地。

鐵面魔君忖量目前形勢，如不擊敗銀笛妃子，勢難越雷池一步，心轉念生，殺機陡起，斷喝一聲，當先發難，一招「開山導流」，劍化一道寒光如電，精芒顫動，直刺銀笛妃子前胸。

銀笛妃子揮笛迎擊，一招「金絲纏腕」不避敵勢，以攻迎攻。

鐵面魔君沉腕再攻，劍變「玉帶圍腰」冷芒襲到，疾掃中盤。

銀笛妃子嬌喝一聲，騰空而起，半空中挫腕出招，凌空下擊，一圈耀眼銀虹，兜頭向鐵面魔君罩下。

這一招威勢奇猛，凌厲無比，鐵面魔君心頭一震，疾退三步，才讓開了一擊。

銀笛妃子腳落實地，已搶得先機，不待鐵面魔君出手還攻，朝鐵面魔君追襲猛刺，剎那間，冷風捲到，精光如電，招式綿綿不絕，把鐵面魔君圈了入銀光之中。

十招之後，銀笛妃子心中有了信心，嬌叱一聲，道：「鐵面魔君武功也不過爾爾。」

笛隨聲後，一招「穿雲摘月」直向鐵面魔君背後刺到。

銀笛妃子在忿怒之間，劍招出手極為快速，寒光一閃，已自點到。

無如鐵面魔君且有獨特的武功，聞得銀笛妃子喝叱之聲，渾如不覺一樣，待銀笛妃子笛勢擊到，才陡然一閃，避開笛招，回手一掌，猛劈過去。

隨手掌力，激蕩逼人，銀笛妃子心頭一震，疾退三步。

她被鐵面魔君回手一擊，逼得退後了三步，不由心頭火起，振腕一招，當胸點去，口中厲叱道：「看招！」

鐵面魔君左掌猛劈一招「揮塵清淡」，一股潛力逼開了銀笛妃子的銀笛，冷笑道：「不給妳點顏色看看，妳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

話落，倏地把手中長劍向背後一插，錯掌搶攻，猛向銀笛妃子劈出。

銀笛妃子揮笛迎擊，剎那間，掌風四起，劍影縱橫，兩個人展開了一場生死瞬息的拚搏。

鐵面魔君功力深厚，掌風愈打威勢愈大，廿回合過後，丈餘內盡都激蕩逼人的潛力掌風，只震得銀笛妃子衣袂飄動。

兩人笛舞掌飛又鬥了十幾個照面，鐵面魔君仍無法搶到先機，不覺怒火倏熾，狂喝一聲，呼呼劈出兩掌，逼開銀笛妃子手中銀笛，借勢躍退八尺。

銀笛妃子對敵經驗欠缺，不知趁勢追襲，橫笛喝問道：「怎樣，服氣了嗎？」

驀地裏——只見鐵面魔君腳踏丁字步，眼露兇光，吸腹凝神，已到蓄勢待發之境。

她見狀，心頭一震，暗道：「眞是老羞成怒。」

她知鐵面魔君此刻要用內家眞力傷人，只是不知他用什麽掌而已，立時向後一躍，也把眞氣凝聚丹田，功行全身，力貫左掌，準備擋受一擊。

鐵面魔君內功精湛，躍退後已把功力凝聚於雙掌之上，起初見銀笛妃子似乎渾然不覺，見銀笛妃子一副絕世風儀，竟使他突然不忍下手起來，如果他當時就下毒手，銀笛妃子毫無防備，難免要傷在他掌下。

但——鐵面魔君這一遲疑，已失先機，銀笛妃子已躍退幾步，運功待敵。

他一見銀笛妃子也凝神蓄發，看樣子意圖和自己一拚，不由冷笑兩聲，道：「毛丫頭胆子不小，妳先接一掌試試！」說罷，縱身一躍，右掌隨聲擊出。

一股強猛無匹的力道，直對銀笛妃子前胸撞到。

銀笛妃子銀牙一咬，揮掌一接，兩股掌力接實之後，一陣激蕩，捲起了一陣旋風。

這種內家眞力交接，一絲取不得巧，銀笛妃子只覺心頭一震，頭暈眼花，幾乎栽倒地上，但她總算擋住了鐵面魔君的一擊。

鐵面魔君見銀笛妃子能硬接了他本身內功凝聚的掌力一擊，心中暗暗吃驚。

他心裏在想，手並未停，口裏喝道：「姑娘功力果然不凡，再接我一掌看看。」勢隨聲後，兩掌平胸推出，這一次，他竟用出了十成力道，掌力比較上次威猛一倍。

銀笛妃子只要再硬接入這一掌，那就得登時受傷，但她知自己不接這掌，縱身躍避，敵必趁勢追擊，更是難以躲得，只得一咬牙，運聚了全身功力，準備再接一掌。

就在她剛剛舉起左掌，突覺一股掌風打從身前穿過，正好把鐵面魔君打來勁力擋住。

銀笛妃子轉臉望去，不知何時，石中堅已到了她身側七八尺左右的地方，面色看上去似乎比原先好了些，但依然顯露出一副強忍住痛苦的表情。

銀笛妃子一看石中堅，忘記了大敵當前，皺着柳眉兒，薄怒嗔道：「你來做什麽，難道你忘了……」

石中堅未等她言畢，以手勢止住了她下面要說的話，笑道：「沒有關係的，妳儘請放心。」

銀笛妃子仍不放心地問道：「你現在覺得怎樣？」

石中堅微微一笑，道：「我已覺得好多了！」

驀地裏——他突然一揚劍眉，右掌閃電劈出。

銀笛妃子只覺掌風若輪，打從身側穿過……

她急忙轉臉望去，只見鐵面魔君雙掌平胸而放，臉色通紅如火，神情難看至極，心知必是石中堅剛才劈出一掌，和他掌力交接後，他吃了大虧。

銀笛妃子見狀，不由暗自驚道：「他在受傷之後，竟然還有此等功力，實在想不到。」

但——她豈又知道石中堅的心，石中堅只因一向冷傲、倔強，他不願受人如此的恩惠，尤其是一個女人。因此，他不顧自己的內傷，拚着一口餘力起身，要以自己的力量來把敵人打走。

石中堅在劈出一掌之後，也覺體內氣血不斷的翻湧，嘴裏一甜，一口鮮血就要向外噴出，但，倔強的他，依然把那口欲出的鮮血，重新嚥了回去。

只見他此時，眼睛盯在鐵面魔君臉上，冷冷問道：「乘人不備之時，暗施偷襲，你算那門子英雄人物。」話罷，又轉臉

對銀笛妃子道：「姑娘，請站在一邊，看在下打發他！」

銀笛妃子沉吟了半晌，笑道：「我看你還是不要勉強，讓我來打發他罷！」

石中堅聞言，急道：「不行！」

銀笛妃子看他已有了決定，也不好太拂他的意，笑道：「那就要小心爲是！」言語之中，充滿了關懷之意，聽得石中堅心頭不禁一震，淡淡的答道：「謝謝妳……」

石中堅又復把眼光落在鐵面魔君身上，冷笑兩聲，道：「你是鐵面魔君嗎？」

鐵面魔君聞言，心中暗自罵道：「你這小子，到底攪什麽鬼？難道連我都不認識！」

心思之間，他大聲的說道：「正是在下！」

石中堅一臉寒霜，佈滿了殺機，雙目中射出凜人的煞光 冷聲道：「不管你是誰，請快說出來意吧！」

鐵面魔君望着石中堅，嘿嘿一陣尖笑，道：「在下遍處尋你，不爲別的，只爲一件東西！」

石中堅冷然答道：「什麽東西？」

鐵面魔君轉臉瞧了一眼銀笛妃子，大聲道：「太極寶鏡可在閣下身上？」

這「太極寶鏡」四字一出，委實使石中堅吃了一驚，他萬没料到，鐵面魔君是爲了這件東西而來，也不由怒火倏熾，喝道：「你待怎樣？」

鐵面魔君情緒逐漸趨於緊張，大喝一聲，厲聲道：「若在閣下身上，就識相點，快點交出，免得傷了和氣！」

石中堅那裏聽得進此等言語，冷聲叱喝道：「這種東西，豈是你這種人所能想要的！」

鐵面魔君平時傲視一方，仗着自己的武功、聲名，從來就没有受過人半點羞辱，剛才，自己趁石中堅和銀笛妃子談話當兒，突施偷襲。那知石中堅人雖在和銀笛妃子說着話，仍注意着他的一舉一動，他雙掌力道發出，石中堅閃電劈出一掌。

這一掌是石中堅聚畢生功力所發，掌風力道凌厲無匹。

鐵面魔君雖有極深厚的內功基礎，也是擋受不住，一震之下，頓覺氣翻血湧，心中本就難受，這時，再吃石中堅一頓言詞羞辱，更覺難過，惱羞成怒，大喝一聲，雙掌一錯，猛向石中堅撲去。

石中堅見他形如拚命，來勢極兇，倒也不敢大意，縱身一閃，讓開撲擊，回手一招「倒打金鐘」猛劈過去。

鐵面魔君側身閃過一掌，立時展開身形，雙掌翻飛盤打，一招快似一招。

石中堅施出由「雙客秘笈」裏學來之雙客掌法，只見掌勢吐、吞、劈、打、一招比一招奇妙，一掌比一掌勢猛力大。

石中堅與鐵面魔君對掌，和銀笛妃子以銀笛搏鬥鐵面魔君的雙掌聲勢又自有不同。

銀笛妃子是以精奇的笛招制敵求勝，石中堅則以雄渾的掌力，硬和鐵面魔君搶攻，較諸功力，石中堅自是没有人家鐵面魔君爲强。

但——石中堅自小即受鬼劍客以全身功力傳授，致獲益不淺，後在亂石陣中，誤打誤闖，又得了「雙客秘笈」而學得了更深厚的內功，故他能以短時間的修爲，硬接鐵面魔君數十年以上的功力。

何況「雙客掌法」又是外家功力中最爲厲害的一種掌法，以陽剛之力爲體，鈍走的強猛路子，最適宜用來和人家硬打硬接……

兩人四掌，愈打愈猛，數十合之後，周圍一丈之內儘都是呼呼勁風。

銀笛妃子橫笛觀戰，她對石中堅捨長取短的和人過招，異常担心，她知道石中堅所學，以劍術爲佳，捨劍不用，無疑先輸了一着。

那知石中堅掌法竟以是有驚人造詣，越打越是兇猛，廿合後，竟把鐵面魔君迫落下風，而且擊出的掌招，也是聞所未聞的，她不由暗道：「這掌法，他到底在何處學來的。」

思忖之中，她對石中堅的勝念有了信心……

石中堅和鐵面魔君的拚鬥，完全是憑眞實功力的硬打硬接，誰也取不得巧，鐵面魔君至此才覺得石中堅的功力是不可輕視，無怪中原武林道上，一提到石中堅的名字，就沉默垂頭一語不發，似是對石中堅甚爲顧忌！……

且說石中堅和鐵面魔君，搏鬥到三十合後，雖然佔了上風，但仍是個不勝不敗的局面，這當然也是因爲他受到極重的內傷，功力打了折扣，不能全力施爲所致，不然鐵面魔君早已敗了下來。

石中堅見久久不能戰勝，不由心頭火起，大喝一聲，雙掌連環劈出，但覺勁風無倫，隨掌直逼過去。

鐵面魔君接了石中堅兩掌猛劈後，臉上已變了顏色，心知再打下去，必難討得好處，正想抽身退去。

石中堅已施出「雙客掌法」，中幾招絕學迫擊，左掌「溯風狂嘯」迎面直打，右掌「金鋼掣尾」攔腰橫掃，出手力道互異，但却是一齊襲到。

鐵面魔君見到石中堅兩掌猛劈勢大，不敢硬接，一招「脫袍讓位」，避開兩招猛襲後，疾退三步。

石中堅冷笑一聲，道：「你還想好好離開此地嗎？」

說着話，縱身逼上一招「探臂引龍」，直擊過去。

鐵面魔君看石中堅緊迫不放，心頭大怒，側身讓開一招，回身一招「鐘鼓齊鳴」，雙掌左右合擊，陡然間轉身施襲，勢子迅快已極，而且力道奇大，他全身功力已完全貫至在兩掌上面，是存心要把石中堅擊斃掌下。

這一招迅快絕倫，看上去石中堅已吃人掌勢罩住，只嚇得銀笛妃子「啊喲！」一聲，就在她驚叫聲音未落之一刹那，又聽一聲尖銳刺耳的大叫，只見石中堅和鐵面魔君，已各自躍開。

銀笛妃子定神看去，只見石中堅挺胸而立，面容甚是嚴肅，那鐵面魔君却站在石中堅一丈左右的地方，臉色如蠟，眉頭緊鎖，雙手撫胸，似是強忍着無限痛苦。

只聽石中堅一聲冷笑道：「這次姑且饒你一次，快些走吧！」

說完話，雙眼神光如電，直逼在鐵面

魔君臉上。

鐵面魔君剛才以數十年修爲功力，凝聚出掌，心想石中堅勢非要傷在掌下不可，因爲鐵面魔君內功已有三十年以上火候，而石中堅年齡只不過二十左右，他這全力一擊，料石中堅無論如何都難抵擋。

那知他這運聚了畢生功力，陡然回擊，石中堅因一時閃避不及，只好功力雙臂，硬接了鐵面魔君一掌，只震得鐵面魔君五臟離位，血氣翻湧，幾乎當場栽倒。

鐵面魔君雙手撫胸，強忍痛苦，一聲冷笑，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燒，咱們這筆賬算記上了。」

說完話，轉身向峯下奔去。

銀笛妃子担心石中堅是否也受了暗傷，那裏還有心追人，蓮步走了過去，問道：「你自己受了傷嗎？」

石中堅剛才和鐵面魔君硬拚了一掌，那剛平息下去的氣血，又再猛然翻湧起來，他没有理會銀笛妃子的問話，只是一雙眼睛凝神望着鐵面魔君的去處——

倏然——

他仰首一聲長嘯，嘯聲中交雜着狂笑，他不知是高興，抑或是痛苦……

半晌之後，突然嘯笑聲中斷，只聽「咕！」的一聲輕響，石中堅張口噴出一股血箭，人已向後栽倒，當場暈絕過去。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銀笛妃子看得楞住，一時之間，她像呼吸停止一樣，秀目睜得銅鈴一般大，望着石中堅蒼白的臉上，兩行熱淚滾腮而下，她木然的神情，看上去就如同一尊木乃伊。

就這樣，約莫過有半盞熱茶工夫——

銀笛妃子像由暈迷中醒轉了過來，「哇」的一聲哭出聲來，她痛苦至極的，撲身倒在石中堅身上，哭聲道：「早就告訴你，不要勉強撑住受傷的身子，你就是不聽話……」

以下的話，已被她哭聲打斷，再也聽不出她在說些什麽？」

就在這時，突然——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逐次傳來，銀笛妃子轉臉循聲望去，只見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童，跳跳蹦蹦地走了過來。

銀笛妃子見是一個小童，並没有加以理會，又把秀目移到石中堅身上。

不一會，那小童已來到銀笛妃子身旁，而且停下身來，望了一眼石中堅，他小小的眉頭微微皺了一下，柔聲說道：「這位姊姊……」

「姊姊」兩字叫得甜蜜異常，銀笛妃子聞之，感到心頭一暢，用衣袖揩去眼眶內的淚珠，抬起頭來，問道：「小兄弟，有什麽事嗎？」

那小童朝銀笛妃子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顯得格外的可愛，只見他用小手指着石中堅，問道：「這位哥哥是怎麽攪的？」

銀笛妃子被這一句話，又想起了傷心處，不由又滾落數滴眼淚，喃喃說道：「他被人打傷了！」

那小童立時臉上抹過一層暗影，急聲問道：「是誰傷了他？」

銀笛妃子道：「說也没有用，反正你是不知道的！」

小童聞言，連連點頭，認爲銀笛妃子這話說得甚有道理，他低頭想了一陣，又接着問道：「那妳爲什麽不救他呢？」

銀笛妃子見這小童很是可愛，也不厭其煩地答道：「已經試過了，但是没有用處！」

驀地裏——銀笛妃子聞到一股濃郁的清香，撲鼻而至，她不由心中一震，知道這是一種奇花異菓所發出來的味道，她好奇地問道：「小兄弟，你有没有聞到一陣香味？」

小童聞言，先是楞了一楞，隨後輕輕一笑，探手取出一顆紅色的小菓子，說道：「妳所聞到的香味，大概就是它發出來的。」

果然在這小童取出朱紅小菓時，那股清香，更是濃厚，一陣陣撲向鼻子，使人有一種清爽的感覺。

銀笛妃子用鼻子猛吸了兩下，問道：「小兄弟，你這香菓是從何處得來的？」

那小童天眞地用小手指着遠處，道：「剛才我在那邊追一隻小兎子，在半途發現了這菓子生在一棵樹上，我見它好玩，就隨手摘了下來……」

他像說故事一樣，臉上泛着各種不同的表情，指手劃脚，顯得很是高興。

但——銀笛妃子一雙秀目，就一直不停的在那朱紅小菓上轉來轉去，不時發出「咦」的驚異之聲，對於那小童所述說的，根本未聽進半句。

這時，她語帶顫抖地問道：「小兄弟，這菓子借我一看好嗎？」

那小童性情甚爲温順，臉上老是帶着微笑，聞言，又客氣地雙手捧着那朱紅菓子，遞到銀笛妃子面前，和氣地說道：「没有關係，妳拿去好了！」

銀笛妃子倒未想到這小童如此乾脆，反爲之一楞，小心地接了過來，道：「謝謝你，小兄弟！」

她把那朱紅菓子置於掌心，仔細地端詳着，臉上的表情，隨着時光的流逝而變得凝重……

約莫看了半盞茶工夫——她不由暗自驚道：「如自己没有看錯，這菓子一定就是母親所提起過的那種。」

她思索着，一雙秀目發出異樣的光芒，注視着那朱紅菓子，又自忖道：「要眞是那菓子，那石小俠的傷，就有辦法救治了！」思忖間，她猛一抬頭，看到那小童正以迷惘的眼光望着她，自然，他是因爲見到銀笛妃子那轉變的表情才這樣的。

銀笛妃子輕聲說道：「小兄弟，你知道這菓子叫什麽名字？」

那小童笑道：「不知道！」

銀笛妃子又道：「你是不是很喜愛這菓子？」

小童微微笑了一下，點頭道：「我很喜愛它。」

銀笛妃子臉上抹過了一絲黯然失色，沉聲問道：「小兄弟，我再問你一件事好嗎？」

那小童睜着一雙大圓圓的眸子，笑道：「這位姊姊，妳問好了！」

銀笛妃子黯然一笑，道：「你希望這位受傷的哥哥活過來嗎？」

那小童立時答道：「當然，我當然希望這位哥哥能够活過來！」

銀笛妃子聞言，心中甜然的，她瞧了一眼石中堅，又道：「現在我知道有一個方法，可能可以救活這位哥哥……」

那小童未等銀笛妃子言畢，已急道：「什麼方法？」

由他言語中可以看出，這小童是個心地極爲善良的人，他對於石中堅的生命，似乎很是關心，銀笛妃子感動得眼淚又要流了下來，她笑道：「就是這菓子能夠救活他。」

那小童聽得呆了，不由脫口叫道：「什麼？」

他這一聲驚叫，使銀笛妃子也吃了一驚，她急切地問道：「怎麼了？」

那小童滿懷疑惑地說道：「這位姊姊，妳可否把剛才那句話再說一遍，我沒有聽清楚。」

銀笛妃子道：「我剛才說，只是這朱紅菓子可以救活這位受傷的哥哥。」

那小童仍然懷疑道：「眞的嗎？」

銀笛妃子哂然一笑，道：「當然是眞的囉！我騙你做什麼呢？」

那小童緩和了一下心情，問道：「爲什麼？」

銀笛妃子用食中兩指指着那菓子，說道：「這菓子名字叫做『朱仙菓』，它有起死回生的功能！」

那小童聽完後，又陷於無邊的困惑中，他問道：「什西叫做起死回生？」

銀笛妃子微微一笑，道：「起死回生就是人死了之後，若把這菓子給他吃了，他就會又活起來。」這一番話，更使那小童聽得發楞，他不斷地自語道：「有這種事……有這種事……」

銀笛妃子看他這副神情，低聲說道：「你不相信嗎？」

小童無言地低下頭，沒有回答，因爲他並不是不相信，而是認爲這件事太奇妙了，他自出世以來，就沒有聽說過。

這時，銀笛妃子又道：「小兄弟，你若想要這位哥哥活過來，就把這菓子給他吃好嗎？」

那小童猶豫了半晌，道：「等一下。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問你？」

銀笛妃子此時的心情，異常的紊亂，她一聽完話，就急道：「什麼問題？」

那小童眼睛瞧着銀笛妃子臉上，問道：「我請問姊姊，若一個害了重病的人，吃了這菓子會怎樣？」

這問題使得銀笛妃子聽得一震，她由這小童口吻中，知道了他問這問題的意思，於是答道：「無論什麼重病，只要一吃了這菓子，就會好的。」

那小童聞言，臉上顯出喜色，突然，他像又想起了什麼事情，一時之間，臉色又變得黯然，低頭不語。

銀笛妃子見他一下高興，突然又一下變得悲傷的神情，大惑不解，問道：「小兄弟，你怎麼了？」

那小童抬起那滿佈憂愁的面孔，道：「聽妳這一說，我想起爺爺的病了，但，這菓子只是一個，這怎麼辦呢？」

銀笛妃子一聽他原來是爲這事發愁的，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什麼解決之方法，半晌之後，只好說道：「既然是這樣，那這菓子你就帶給你爺爺去吧……」

她話還未說完，那小童一直搖着頭，口裏說道：「不行，不行，我怎麼可以看見這位哥哥死去呢？」

銀笛妃子走前一步，用手輕輕拍那小童肩膊，柔聲說道：「小兄弟，那你要怎樣呢？」

那小竜也毫無主張，急得都快哭了出來，口裏急急地說道：「這位姊姊，妳快想辦法啊！」

銀笛妃子何嘗不正爲此事發愁，倏然，她靈機一動，忖道：「我何不跟這小童到他家裏，去看看他爺爺到底是什麼病，說不定他爺爺的病，還不致於非要用這『朱仙菓』。」

於是她就把這想法，跟那小童說了，那小童雖然年紀甚少，但也覺得這是唯一的方法了。

她向銀笛妃子笑了笑，道：「這位姊姊，妳揹着這位哥哥，趕快跟我走吧！」

說完話，當先走去。銀笛妃子隨手把「朱仙菓」置於口袋，揹起石中堅，隨着那小童朝前走去。

約莫有一刻時辰——翻越過一座山嶺，果然看到了一座青石砌成的房子，四周翠竹環繞，孤零零地突立在一片空闊的草坪上，顯明異常，只要到這一片草原上，任何人一眼之間，就可以看到那座石屋。

那小童已先一步到了那石屋前面——

銀笛妃子也放步而行，片刻間，也已來到那小童身側，問道：「小兄弟，這就是你爺爺住的房子嗎？」

那小童點頭說道：「就是這裏。」說話間，他舉手在門上輕輕扣了兩下，就「啊」的一聲，把門推了開來。

石屋中傳出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什麼人？」

那小童高聲叫道：「爺爺，是我回來了。」

那蒼老聲音又道：「是青兒嗎？怎麼不進來？」

那小童輕輕「嗯」了一聲，道：「爺爺，我就進來了。」

一面說話，就轉身對銀笛妃子輕聲道：「這位姊姊，就跟小弟進去吧！」說完話，就舉步緩緩直走進去。

銀笛妃子抬頭，只見一塊黑色的木匾，橫在門邊上，寫着：「草廬」兩個大白字。

銀笛妃子看了一陣，暗暗忖道：「這個名字，倒幽雅的很，看來這小童的爺爺並不平常？」

她微一猶豫，終於向前走去。

突然，那蒼老的聲音又傳了出來，道：「青兒，你還帶了什麼人來？」

那小童立時停步，忙答道：「爺爺，是一個姊姊和一個哥哥。」

那蒼老聲音又道：「你說一個姊姊和一個哥哥，怎麼只有一人的脚步。」

銀笛妃子聞言，暗地一駭，心裏忖道：「這老頭果然不簡單，就憑如此輕微的臉步聲，即可辨出有幾人，實在細心的不同凡人。」

這時，只聽那小童說道：「爺爺，那位哥哥受了很重的傷，是那位姊姊揹着他的。」

隔了半晌，那蒼老聲音又道：「那你就帶他們進來吧，我現在臥室裏。」

那小童應聲「好！」就領着銀笛妃子向左側走去，走不到十步，就來到一間房間。

銀笛妃子秀目微掃，只見兩扇灰白色的松木門，緊緊關閉着，僅有一扇窗子，也被一片黑皮遮去。

那小童用手一推，「呀」然一聲，木門大開，他首先放步跑向前去，口裏叫道：「爺爺，你今天感覺怎樣？」

銀笛妃子停身在門口，抬頭望去，只見一個白鬚、白髮的老翁，盤膝坐在石床上，兩道特長的白眉，垂遮了雙目，無法看出雙目是睜是閉？

老者用手輕拂着小童的頭髮，用着溫柔的口吻，道：「青兒，他們是來幹什麼的？」

那小童把銀笛妃子的來意說了，並且低聲道：「爺爺，你看怎樣。」

那老者倏然抬起頭，盯在銀笛妃子臉上，道：「既然來了，就走進來呀，何必站在門口。」

銀笛妃子這才緩緩走了進去，輕輕把石中堅由背上放了下來，欠身說道：「謝謝老伯……」

話猶未畢，突然覺得那老者一雙眼睛，射出一道凜人的光芒，不由心中一震，暗自忖道：「這老者果然不是平凡人。單看他那一雙威勢的眼神，就證明無疑。」

這時，又聽那老者對小童道：「青兒，你把菓子拿來給我看看。」

那小童聞言，轉頭望着銀笛妃子，道：「那菓子在這位姊姊身上。」

銀笛妃子立時探手入懷，取出那「朱仙菓」，趨前一步，遞給老者，柔聲說道：「老伯，就是這菓子。」

那老者小心地接了過去，端詳了一會，口裏發出一聲嘆息，道：「這菓子果然就是姑娘所說的『朱仙菓』。」

銀笛妃子面上顯出了喜色，這時又聽老者道：「我這種病，怕只有這菓子可以救得了……」

話說至此，又仰首嘆息了一聲，忽然，他望了一眼石中堅，問道：「這位是姑娘的什麼人？」

銀笛妃子遲疑了片刻，道：「他是我的朋友。」

那老者「嗯！」了一聲，又道：「他好像受了很重的內傷。」

那老者緩緩舉起手來，說道：「把他左手脈門拏過來給我瞧瞧。」

銀笛妃子拏過了石中堅的左腕，遞了過去。

那老者右手五指搭在石中堅的左腕之上，低下頭去，過了片刻工夫，才緩緩抬起頭來，說道：「他傷得實在很重，但脈象仍然十分暢和，似是被一種極強的藥力托着。」

銀笛妃子聽得心頭一震，暗暗忖道：「這老人單憑片刻把脈時間，竟然能猜出他服用了靈丹，莫非他是一個精通醫術的人。」當下說道：「老伯說得不錯，他是服用了一種靈藥。」

那老者輕輕嘆息一聲，道：「再把他右腕拏來給我瞧瞧吧！」

銀笛妃子依言送過去石中堅的右腕。

那老者手指一和石中堅的右手接觸，立時一皺眉頭，又一聲長長嘆息。

銀笛妃子已對面前的老者，生出了很大的信心，靜靜的坐在一側，看他把完了石中堅的右腕脈門，緩緩放開了石中堅的右手，沉聲說道：「他是被何人所傷，姑娘知道嗎？」

銀笛妃子沉思了一下，道：「他是被東海『潛鯨島』的人打傷的。」

那老者突然一睜雙目，兩眼神光暴射而出，脫口叫道：「什麼，東海『潛鯨島』的人是從不涉履中原的，怎麼會突然來此，看來，老夫的傷勢，也非要治好不可了。」

銀笛妃子只顧石中堅的安危，並未注意那老者所說的話，只聽她急急的問道：「老伯，您似乎精通醫術，除了這『朱仙菓』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法子，救得了他？」

那老者搖搖頭，說道：「老朽毫無把握。」

銀笛妃子呆了呆，急急接道：「那麼他的傷勢，除了這『朱仙菓』外，就再沒有法子救了嗎？」

那老者嘆息了一聲，把「朱仙菓」遞給了銀笛妃子，道：「妳把這菓子給他服下吧！」

銀笛妃子這下可感到十分爲難了，因爲她想到，若是這「朱仙菓」給石中堅服下了，雖然能夠醫好內傷，但這老者又怎麼辦哩！

她心念及此，故遲遲沒有接過那「朱仙菓」，只是臉色尷尬的望着那老者。

那老者見銀笛妃子沒有接過去，乃道：「姑娘，我知道妳的心意，妳不要爲我担憂，像我這般老朽！……」

他話還未說完，銀笛妃子已搶着說道：「老伯是得了什麼病？」

那老者淒然一笑，道：「其實我得的也不是什麼病，可是却比得病還要來得痛苦。」

「老夫原是東海『潛鯨島主』飛鯨郎君的師叔，只因爲了一個人而被我三個師侄陷害了，他們在我不注意時給我吃了迷藥，使我全身功力全部廢去，後又給我吃了一種奇毒的藥丸，讓我受着死不能死的活罪，然後把我驅出東海。……」說到這裏，他長長嘆了一口氣，又道：「唉，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還再提它幹什麼！」

說話間，顯出一副凄涼、怨恨的神情，使得銀笛妃子和那小童，都覺得萬分的悲傷，那小童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伏在那老者身上哽咽不已。

那老者眼睛濕潤，用手拍着那小童，溫和地說道：「青兒，不要哭了……」

他說着說着，自己也兩行老淚奪眶而出，倏然，他像想起了什麼，一抬頭，對銀笛妃子說道：「妳也不要再謙讓了，趕快給他服下吧，今天還好是遇上我，不然就是給他服了，也不能完全康復的。」

銀笛妃子道聲謝謝，接過了「朱仙菓」，把它納入石中堅口裏，又給他灌了一口水，只聽「咕」的一聲，「朱仙菓」已吞入了石中堅肚內。

驀在此時——那老者低聲說道：「聽我吩咐，推拿他的身上穴道。」

銀笛妃子聞言，這才同憶起那老者適才說了一句話：「……今天還好遇上我，不然就是給他服了，也不能完全康復的。」原來他是另有心意。

就在她微微一頓之際，那老者急聲說道：「現在快推拏他項頸間『天窗』、『廉泉』二穴。」

銀笛妃子依言，雙手在各按在那兩穴上，開始推拏起來。

那老者又低聲說道：「每穴推拏十次，移到『缺盆』、『氣舍』二穴之上。」

那老者不停的口述，銀笛妃子依言施爲，片刻之間，他已連推了石中堅「中府」、「神藏」、「步虛」、「大包」、「承滿」、「太乙」、「天樞」、「衝門」十二處大穴。

約莫過了一頓飯之久，石中堅一聲長吁，重重的哼了一聲。

那老者朝銀笛妃子，道：「他血脈已通，再過片刻，就血歸經道了！」

銀笛妃子聞言，心下一喜，不顧自己的疲勞，氣聚丹田，功貫雙臂，按住石中堅左手脈門。

室內又沉靜了一盞熱茶工夫，那老者低聲道：「姑娘，妳可以收同手了！」

銀笛妃子立時收住雙手，石中堅大唔一聲，張嘴吐出一口瘀血。

石中堅在張口吐出一口瘀血之後，人已甦醒了過來，只見他一挺身，站了起來，疑惑地凝望了四周一眼，低聲對銀笛妃子道：「姑娘，這是什麼地方？」

銀笛妃子見石中堅好的如此之快，心裏的高興也不用說，這時聽石中堅一問，便柔聲說道：「石少俠，你先不要問這是什麼地方，來！我給你引見救命恩人。」

說着話，就指着那老者和小童道：「這一老一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你還不過來道謝。」

石中堅何等聰慧，念頭只轉了兩轉，便已明瞭事情的眞相，但他還是有點懷疑，他心中暗自忖道：「要說救命恩人，那老的看上去還可能是眞的，但，那旁立的小童，他是如何能夠救我的命，實在有點想不通。」

× × ×

他雖然有此觀念，但聽銀笛妃子如此說，想也不會差錯，於是抱拳施了一禮，道：「多蒙你兩位救治，在下石中堅於此謝過。」

他話剛說完，只見他又對着那老者和小童，拱手作了一個揖，那老者淡淡一笑，點頭說道：「你也無須多禮了，你先坐下，我尚有一些話要說。」

石中堅依言落了座，欠身說道：「老伯救命恩人，有什麼話，敬請吩咐。」

那老者忙道：「這救命恩人，老夫尚担當不起，請你不要如此稱呼才好……」

話說至此，略微頓了頓，又接道：「你雖然現在傷勢已完全好了，但因爲受的傷勢太重，致體力消耗得太多，所以必須尋一幽靜之處，靜心修養一段時日，體力才會恢復，不然的話，對於你以後的身體，是有很大的損害的，你明白我所說的意思嗎？」

石中堅見他對自己如此的關切，更覺不是味道，他不好意地道：「老伯說的，在下巳明瞭，多謝您對我的關心。」

銀笛妃子在石中堅醒轉過來之後，就一直沒有開口，她自始至終，臉上總是帶着愉快的笑容，這時，她忽然插嘴說道：「老伯不是說還有要事要說嗎？」

其實，她這一句話就是不說，那老者也會說出來的，因爲這件事，在那老者看來，是一極爲重要的事情。那老者朝銀笛妃子笑了笑，道：「謝謝姑娘的提醒，老夫確實有件要事要拜託這位石少俠。」

石中堅覺得這老者太過客氣了，忙道：「老伯，拜託兩字，在下實愧不敢當，有事敬請吩咐就是。」

就在石中堅說話間，驀地裏——

那老者臉色一沉，適才的一臉笑容，似被一層陰影罩住，消失的無影無踪，只見他像似同憶着什麼事，恨聲說道：「他們三位雖然是我的師侄，但老夫也不會輕易放過他們。」

話落，他平靜了一下情緒，對石中堅說道：「你最好現在就離開這裏，去找一僻靜之地，好好休養一下，三天之後，你再來這裏，到時，我會告訴你我所要託你的事。」

石中堅不願再作多留，以免再次麻煩於人，當時說了一聲：「在下這就別了！」話聲方落，就待舉步離去。

銀笛妃子見石中堅剛復原就立刻要走，不由一急，脫口叫道：「石少俠，等一等。」

石中堅聞聲，霍然止步，轉身凝望着銀笛妃子，問道：「姑娘尚有何事？」

銀笛妃子吶吶地說道：「你何不就留在這『草廬』裏靜心休養數日呢？」

她一面說一面秀目流轉，注視着那老者，似乎在徵求同意。

但，石中堅却立時同絕道：「姑娘，這倒不必了，謝謝妳的照顧，在下要告辭了！」

「了」字尾音甫歇，他提起一口丹田眞氣，身形一晃，「嗖」的一聲衣袂劃空之響，他巳電馳般消逝在黑夜之中，不知去向。

原來銀笛妃子和石中堅在「草廬」中一呆就是數個時辰，因爲室內原本黑暗，而且終年點着兩盞燈，以致屋外天色巳成漆黑，室內之中，也難知曉。

銀笛妃子見石中堅匆匆一走，喟然嘆了一口氣，就要縱身跟去，那知就在她要縱起身子時，突覺左臂被人抓住，那老者的聲音從身後傳來，道：「姑娘請留步，我也想拜託妳一件事。」

銀笛妃子初時一驚，但在聽了話聲後，她知道是那老者在抓住她，乃緩緩地轉過身子，柔聲說道：「老伯有何事，請吩咐吧。」

那老者見銀笛妃子轉過身來，立時鬆開了抓在銀笛妃子左臂的手指，低聲對她說道：「老夫留住姑娘，實是爲了成全青兒。」

銀笛妃子聞言，大感不懂，問道：「老伯此話怎講？」

那老者微微對青兒一笑，道：「姑娘，老夫巳知沒有多少時日活了，所以要在這數日之內，想把這娃兒造就成一個武林高手，因此留下姑娘，以加維護，以免受

人侵擾，半途而廢，導致走火入魔。」

銀笛妃子這才恍然大悟，忙接道：「老伯請放心，這事在下還承担得了。」

那老者似是甚爲快慰，含笑說道：「謝謝姑娘……」話說至此，他又對青兒道：「青兒快過來，向這位姊姊謝謝。」

那小娃兒可眞聽話，笑嘻嘻地對銀笛妃子說道：「謝謝姊姊。」

銀笛妃子忙笑說道：「不必如此多禮了。」

那老者笑了笑，又道：「姑娘，就委曲妳在此破爛的寒舍，小住數日了，前屋有一房，姑娘可去休息休息。」

銀笛妃子知他們爺孫兩人有事，就起身告辭，道：「老伯，同頭見！」說完後，向那小童揮了揮手，就推開門，走出去了。

這邊暫且按下不表，再說石中堅出了這「草廬」之後——

大地。又恢復了一片寂靜，陰沉……

在這低沉的氣氛中，突然一團烏雲，蓋去了天上星月的微光，使大地變得一片漆黑，伸手難見五指。

這可怕的黑夜，此時所能聽到的，只有石中堅「沙沙」的脚步聲，點綴了這恐怖的深夜。

此時——

石中堅漫無目的地，朝前行着。

而他腦中所充溢的，完全是往事，只覺一幕幕的由眼前掠過，他似乎巳然忘却了他到底在幹什麽！

黑夜——

由於時間的飛馳，開始悄悄的離開了這宇宙。

天邊——

隨着又開始漸漸地顯出魚肚的白色。光明，壓制了黑暗，也給人帶來了朝氣，希望……

石中堅一夜的奔走，却沒有一絲休息，精神上更顯得異常疲憊，踉蹌的繼續望前走，一時之間，他還未打算停下來。

因爲，他實在是須要找一個幽靜的地方，好好休息休息。

足足有一盞熱茶的時間——

旭日，巳然東昇。火紅似的太陽，開始緩緩向上移動。

石中堅似乎態度剛毅，繼續不停的朝前走着，倏然，迎面吹來一陣清涼的山風，竟是那麽使人感到心神舒適。

他不由收勢停身，流目一掃，發覺自己巳然立在一座峭壁上，這一下，使他心中不覺暗吃一驚。

但——

當他再流目四掃之際，驀地裏，在他眼光過處，出現一片古塚，大大小小，簡直無法計算，零亂的散佈四野。

石中堅頓覺心中一動，暗道：「這倒是一個理想的地方。」

他心念一決，一個縱步，直若流星飛瀉，朝峭壁下落去。

他身落之後，又一直朝前邁進，不停的流目四掃，欲想發現有無危險之處，但，四野荒蕪，蔓草叢生，每一座古塚都顯得破敗不堪，似乎是個人跡罕至的地方。

他心情放下了不少，立時收同視綫，舉步朝一座比較微大的古塚走去。

他閉目端坐古塚邊，腦海中尋思着「雙客秘笈」中所載的吐納功夫，片刻之間，他巳進入無我忘我之境。

他的面孔顯得十分莊嚴，外表看去，如同一尊神像，有一種不可侵犯的感覺。

他在行功中，只覺體內一股氣流，不停的在週身竄動，行遍各大穴道，通行無阻。

石中堅在打坐中，也不由暗自欣喜，知道自己的傷勢，巳然完全康復，因此他想起了銀笛仙子和那一老一少。

這三人與他之間，並沒有什麽特殊關係，而竟盡力救自己，這種恩情，如何報答哩？

尤其是銀笛妃子，更是在自己受傷之後，盡心的照顧，而且在自己暈迷後，不知流了多少眼淚。這情形在石中堅眼裏，那有不知道銀笛妃子的心理的，但，他心裏矛盾的很，他不斷反問自己：「我能愛她嗎？……我能愛她嗎？……」

因爲，他想到這世上有多少事要等待着他去做，而且都是與他有着密切關係的，他能終日帶着銀笛妃子跑東跑西嗎？雖然銀笛妃子武功並不弱，不致於一定要他保護，但，這究竟是不方便的呀。

倏然——一件事——「死谷」的約會，在腦海裏一掠而過，他不由屈指一算，離日期尚有一十五天。

他開始在心裏默默地安排着，在這一十五天裏，他要做些什麽？

驀地裏——一陣說話的聲音，傳入了他的耳中，但是十分的微弱，似乎不在附近？

這突來的聲音，不禁使他好奇之心大動。

那來這些人？他細細一想，却感到非常奇怪！適才在他流目四掃之際，並未看到有什麽跡象。

但，此時他分明聽到有人說話，這又是什麽地方傳來的呢，又是什麼人會到這荒蕪的地方來呢？

他緩緩睜開雙目，凝視着四周，可是並沒有發現人影，他不由叫聲道：「眞奇怪！」

話落，他霍然挺身站起，提起丹田眞氣，竄了出來，聚神靜聽，認清了方向，緩緩的繞行而去。

約莫行了有一刻時辰——

忽然眼前出現了一片廣場，四周雜草叢生，格外顯得它的特別，這時正有兩人對立在廣場中央，適才的話聲，就是他們發出。

石中堅趕忙摒住聲息，縱身躍入草叢之中，隱住身子，探頭望去——

這一望，使他大吃一驚，心中暗自駭道：「怎麽『天行一尊』和『一葉道人』會同時出現在這裏？」

看來，這兩人正是「天行一尊」和「一葉道人」，這時只聽天行一尊笑道：「一葉道長，還記得我們昔日的過節嗎？」

一葉道長雙目一瞪，低沉地說道：「什麽過節？」

天行一尊陰惻惻地一笑，道：「眞是貴人多健忘，道長難道忘了『紅色沼澤』附近發生的事嗎？」

一葉道人臉上毫無表情，冷冰地答道：「閣下引我來此，就是爲了這事嗎？」

天行一尊臉色一沉，道：「正是！」

一葉道人冷冷一哼，道：「那閣下要怎樣？」

天行一尊哈哈一笑，一舉手掌，說道：「很簡單，只要閣下逃得過在下這隻手掌。」

話猶未了，只見他舉起的手掌，霍地向外一吐，一股強烈剛勁的掌力，已脫手而出，直朝一葉道人當胸襲擊而來。

他這一掌，有如閃電一般，迅速絕倫，挾着海嘯山崩的掌風，綿綿推至。

一葉道人冷然一笑，閃身避開，右手自腰間一抽，「刷」的一聲劃空之響，只見青光一閃，他那手中，已然握着一把薄如竹葉的長劍。

這正是他的獨特兵器，平時纏於腰際，一當施出，手上加勁，卻硬似鋼鐵。

此時，他一抽出，振腕飛抖，暴怒聲起，「刷」的一招「竹葉斷枝」，身形凌空一轉，直劈「天行一尊」而去。

他這一面避招，一面發招的動作，幾在同時，看得天行一尊也不由一楞，暗自忖道：「數十日之隔，看來他的武功又進展了不少！」

一葉道人這一招，變化神奧，直若遊龍，滿天飛舞，當時除去萬道劍影之外，就只聽「刷！刷！刷……」不斷的劃空聲響。

「天行一尊」在發楞之後，手中拐杖，緊跟揮擊。

他委實沒有想到「一葉道人」的武功造詣，緊跟揮擊。

他委實沒有想到「一葉道人」的武功造詣，竟然大非往昔所能比擬，一把竹葉似的長劍，卻更顯得生龍活虎，變化莫測，威猛絕倫。

他又增加了心中的殺念，臉上立泛怕人的殺機，是故，一掌一拐，出手皆是又狠又毒，一招緊接一招連攻而去。

他這出手之快，與功力之強，不禁使「一葉道人」也感到楞住，手中竹葉似的長劍，施出生平所學，拚力揮擋。

他這一施出生平之學拚力揮擋，其招式更是有條有理，絲毫未現紊亂，人也鎮靜的很，隨時待機反擊。

石中堅隱在草叢中，也不由看得呆住，心中砰然跳動，眼珠隨着來囘的劍影，杖招，不停的轉動。

驀然！「天行一尊」一聲暴喝，右手拐杖「呼」的一聲，橫掃過去。

「一葉道人」心知不妙，縱身一躍，平穿而起。

但他身形方起，「天行一尊」左掌一招「狂風巨浪」，緊跟擊到，而且快速絕倫，勢猛勁強。

「天行一尊」這一掌一杖，攻得妙到好處，時間也正確，眼看一葉道人就要被他這一掌「狂風巨浪」擊中。

突然，「一葉道人」大喝一聲，長劍一震，幻起無數劍幕，人也隨着散佈出的劍幕，向半空中拔起了一丈多高，朝外飛去。

「天行一尊」滿以爲他這一掌必能把一葉道人毀於手下，但，那知道「一葉道人」在此危急的一剎那，突施奇招，他把所發的掌力，無形的化去。

這一驚非同小可，他不由喝道：「道長這一手果然厲害，再接在下一掌，試一試！」

「試！」字尾音方歇，陡見他右臂一圈，向外劃了一個半圓，突地向外一反，急拍而出，緊跟着身子也凌空撲擊過去。

這一掌，乃是他聚平生功力挾怒而發，功力足可開山劈石，急勁狂飆的掌力，就如江河缺堤一般，向外湧出。

石中堅乍見這一掌，幾乎驚得大叫出來，他實在爲一葉道人担心起來，他立時蓄勢以備搶救。

× × ×

「一葉道人」眼見「天行一尊」此含怒所發的一掌，也暗自心驚，但他並未慌亂，只見他右足輕點，向外急瀉而去，轉眼，他已閃至一丈開外，這才堪堪避過了「天行一尊」此威力奇強的一掌。

饒是如此，他也覺一股強猛的勁氣，擦身而過，掀起了他寬大的道袍，感到一陣陣的奇熱辛辣。

他暗自心忖：「這天行一尊果然功力非凡，不是自己由『師叔無上道長』處學了幾手，這一掌是絕對躲閃不過了！」

心念間，暗自嘆息了一聲，但他連番三掌，均被「天行一尊」迫得只有閃避的力量，也不由使他胸中怒火更熾。

倏然，一葉道人暴喝一聲，一縷劍光，直向「天行一尊」刺去。

他這一招，出手奇快，使得「天行一尊」不覺暗吃一驚，只見他猛地一個翻身、橫裏跨出三尺。

一葉道人一劍走空，第二招「風捲殘雲」又自攻到，出手快準狠，長劍勢若電奔，迅捷無比。

「天行一尊」就在閃身脚步剛站穩之際，「一葉道人」的第二招又告擊到，他不覺被迫得無名火起，左手拐杖「陰陽相尅」，直向一葉道人長劍封去——

「一葉道長」冷冷一笑，暴喝一聲，身形飄然而起，由「風捲殘雲」改變爲「天外來雲」，猛向「天行一尊」罩頭擊下去。

一葉道人這一出招搶攻，招式不但快得出奇，而且詭異莫測，他一連使出三劍，只不過在剎那間，身形之快，不但「天行一尊」大爲驚駭，就是隱身一旁的石中堅，也爲之一駭。

「天行一尊」估不到「一葉道人」出手如此迅速，他左手拐杖「陰陽相尅」還未遞出，只覺頭頂冷風襲到，這「天外來雲」的一招煞手，勢如銀星墜瀉，已到了「天行一尊」頭頂三寸來遠。

「天行一尊」委實吃驚不少，但此時已毫無思索的餘地，他趕忙一吸小腹，右掌隨勢推出，身子也向後飄退。

「一葉道人」見「天行一尊」在危難中拚命擊出一掌，其威力剛猛絕倫，雖然他這一劍可能要了「天行一尊」的命，但這一下，他自己也可能傷在對方的掌下。

他的念頭迅快的一轉，覺得只有先求自保爲上策，於是他一收手中長劍，縱身向後躍退，橫劍而立。

「天行一尊」見「一葉道人」一退，

這才緩過一口氣，也停身站立一側，一雙兇煞的眼神，凝望着「一葉道人」。

其實「天行一尊」的功力造詣，尚略勝一葉道人一籌，只因適才先機被克，以致被迫得險象環生，節節後退。

「天行一尊」略微一定神，大喝一聲．右掌平胸向外一推，劈向「一葉道人」的胸口，掌風之中，帶着「絲！絲！」聲響，甚爲駭人。

「一葉道人」一見，就知道「天行一尊」已然動了肝火，施出他那成名的「金剛掌」，他也不敢貿然硬接，閃身避開，口裏用着譏諷的口吻，笑道：「怎麽，閣下動了肝火了！」

「天行一尊」見這一掌又告落空，而且聽「一葉道人」這種譏諷的口吻，氣得臉色發青，混身打顫，不由厲聲喝道：「牛鼻子，少賣狂，今日不叫你橫屍於此，老夫也白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了！」

話聲方落，他已凌空撲擊而至，右手一招「力劈華山」，左手拐杖一招「怒打秦檜」，兩招同時擊出。

這兩招一經擊出，力道奇猛，掌力捲起一團飛砂，勢如狂飆，直向「一葉道人」滾滾擊到。

「一葉道人」見來勢，暗地心駭，但人類本能的好勝之心，此刻在他的胸中熾燃，他立時決定要硬接「天行一尊」這一掌。

心念一決，他右手平放，抱元守一，凝聚着一股丹田眞氣，瞪着「天行一尊」撲來之勢。

倏然——他一聲長嘯，身子向旁一閃，避過「天行一尊」的一杖，幾在同時，他原本平放的右手，剎時間，揮起一股剛猛的勁氣，迎向擊來的掌力撞去。

瞬息間，只聽「轟」的一聲，兩股掌力撞擊在一起，「一葉道人」只覺一條右臂，被對方反震的力道，震得酸痛難忍，人也不由向後退了數步。

「一葉道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定神朝「天行一尊」看去。

只見「天行一尊」一臉鐵青之色，鋼牙咬得格格作響，沒有移動半步。

由這一對掌看來，確實證明「一葉道人」的功力，是比「天行一尊」略遜了一着。

「天行一尊」雖然覺得自己掌力造詣高於「一葉道人」一籌，但想立時毀他於掌下，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不由使他更爲發起急來，他暗中忖道：「眼下情形，只有施絕招，以出奇制勝了。」

他心忖間，把拐杖插在地上，突然大吼一聲，身子有如遊魂般，飄忽不定，繞着「一葉道人」周身急轉了起來。

「一葉道人」見他突施絕招，一時之間，慌了手脚，拿不定主意是要如何來應付「天行一尊」這種身法。

這時，「天行一尊」繞行的身子，速度愈來愈快，如一個旋轉的風車，使人看得頭昏眼花，根本看不清他的方位。

「一葉道人」一雙眼睛射出凛然的光芒，注視着繞在他四周遊走的「天行一尊」，以期發現正確的位置，立刻就予以還擊。

但——呈現在眼裏的，卻是無數的「天行一尊」，他分辨不出到底那一個是眞的「天行一尊」，不由得感到眼花繚亂起來。

約莫有半盞茶工夫——

驀地裏，只聽一聲大喝響起，一團掌風由人影中射出，擊向「一葉道人」的「玄機」要穴。

此「玄機」要穴，乃人身三十六的大穴中的一種，一經被擊中，即時當場要死亡。

「一葉道人」當然識得厲害，忙向橫裏閃開，但，就在他身子剛閃開一尺之際，又是呼的一聲，由左方擊來一道掌力。

「一葉道人」這下被激得很氣塡胸，但也沒有辦法，此刻那團掌力巳然攻到，「一葉道人」一時閃避不及，只好左掌向上一迎，硬接了一掌。

他只覺這擊來的掌力，強猛異常，立時被震得退後了兩大步，但，就在他身子尚未站穩之時，由後面又來一股掌風。

「一葉道人」鋼牙一咬，又硬接了一掌，結果仍然被震得退了數步，只聽「天行一尊」一陣狂笑，道：「牛鼻子道長，我看你還是服輸吧！」

話落，又是一陣震天的狂笑，聽在「一葉道人」的耳裏，格外顯得難聽刺耳。

石中堅這時，也感情勢嚴重，他一時竟忘了他是隱身在草叢裏，只見他霍然站起身來，準備臨時搶救。

就在此時，倏然一聲悶哼傳來，緊接哈哈一陣狂笑，石中堅大吃一驚，知道不妙，立時定眼望去。

只見「一葉道人」似被「天行一尊」用怪招擊中，倒臥在地，動彈不得。

這時「天行一尊」望着「一葉道人」陰惻惻地一聲冷笑，道：「牛鼻子，你這下還有何話說。」

「一葉道人」氣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聞言，冷冷一哼，喝道：「你這衣冠禽獸，在下被你擊中，只怪學藝不精，你要殺要打，悉請尊便，至於你所要求的，在下是絕不會給你的。」

他說完話後，一闔眼皮，就不再開口了。

「天行一尊」見他這副樣子，臉上泛起猙獰的笑容，道：「不給也罷，我看你撐到什麽時候？」話落，他微一舉手，朝「一葉道人」腰際「志堂穴」點去——

石中堅見狀，大爲驚駭，他再也不顧什麽，大喝一聲，道：「住手！」

身隨聲起，人如一道青龍，奇快絕倫的朝場中瀉去。

「天行一尊」的一隻手，只離一寸就要點到「一葉道人」的「志堂穴」上，乍聞此聲暴喝，心裏一震，立刻一收手，旋身循聲望去。

只覺眼前人影一閃，一個年青人，已停身站在他的面前，只聞來人喝道：「天行一尊，可還記得我這個年青人嗎？」

「天行一尊」眼睛何等銳利，就在他旋身之際，已然看清了來人，他不由怒火倏熾，一雙兇目暴射出可怕的煞光，瞪在石中堅臉上，心裏暗道：「這小子的一劍之仇，也到時候了！」

（未完・廿）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江玉南等人和閻王門的閻王及五鬼相遇，江玉南勸他們離開魔教，但五鬼等人誤以爲江玉南的目的是要他們一起去對付魔教，不信江玉南的勸告，還要和江玉南動手過招，試試他們的五鬼合搏大陣，江玉南知道若不答應，五鬼心中不服，所以立卽奉陪，結果五鬼敗陣，江玉南讓閻王門的人休息，自己和伍明珠、高泰等去對付魔教，至此閻王門的人才相信江玉南的話，此時，突然魔教中的飛鈴使者和銀牌七號護法王宗來到，閻王和王宗對陣，王宗死於閻王的鐵牌下，而飛鈴使者最後也被田榮所制服，還被逼交出解藥……

行宮耀武庫　情動好男兒

飛鈴使者道：「我知道，你心中懷疑，認爲白的可能是解藥，我們就是利用人心中這個錯覺，一般說來，白色安全，黑色危險，我這玉瓶中蓄存的藥物，卻是正好相反，那白色丸物不但有毒，而且，聞起來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那黑色的解藥，聞起來有一股臭味，任何人拿起這個藥瓶，都會把白色藥丸當作解藥，那他就上了大當。」

田榮閉住呼吸，打開瓶蓋，果然發覺瓶中有黑、白色藥丸，混裝在一起。那白色藥丸，晶瑩透明，看上去就叫人舒服，而且，眞的還散發着一種淡淡的香味。

田榮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看來，咱們要委屈妳一下了。」

飛鈴使者道：「可是要我吃下一粒藥丸。」

田榮道：「對！張嘴。」

右手一彈，一粒黑色的藥丸，直向飛鈴使者的口中飛去。

輕啓櫻唇，把藥物吞入腹中。

田榮把藥丸交給張鬼，道：「去把貴掌門和姓王的救醒過來。」

目光轉注飛鈴使者的身上，道：「姑娘，這解藥如是眞的，妳就可以走了，但如藥物不眞，姑娘就要替他們償命了。」

飛鈴使者道：「我既然交出了解藥，爲什麽不說眞話？」

田榮道：「但願如此。」

閻王和王鬼，全都被救活過來。

飛鈴使者道：「你們的人醒過來了，我可以走了吧？」

田榮道：「好！姑娘請便！」

飛鈴使者轉身而去。

閻王站起身子，行了過來，道：「多承相救。」

田榮道：「不敢當。」

閻王道：「唉！魔教中人，果然是不可信任。」

田榮道：「唉！諸位傷了幾個？」

閻王道：「死了一個判官，五鬼也去了一個，傷的都還不算很重……」

語聲一頓，接道：「田少俠，我們現在要到那裏？」

田榮道：「我們早已經有了很充份的準備，魔教這一次突襲伍家堡並沒有討得好處，所以，主持這一次突襲的二教主，只好親自現身了。」

閻王道：「他們現在何處？」

田榮道：「中院。」

閻王道：「田少俠，咱們可不可以去瞧瞧？」

田榮道：「可以。」

王鬼道：「田少俠，雙方還在對陣之中，你怎麽會放了那個丫頭？」

田榮道：「這是江少俠的吩咐，他出身神府，覺得有些事要別走蹊徑，魔教以控制嚴密著稱，咱們偏要以仁對暴。」

王鬼道：「哦！」

田榮道：「咱們走吧！」

轉身向前行去。

進了二門，又是一座廣大的庭院，院中高燒着八支火把，挑着八盞氣死風燈。光耀如晝，一片通明。

江玉南居中而立，左面站的是高泰，右面站着金長久。

鐵劍三雄和井望天，楚定一等，分列身後。

對面是一個全身白衣的女子，白衫、白裙、白繡鞋，頭上的束髮巾也是白綾作成。

臉上也蒙了一層白紗。

白的很詭異，白的有些恐怖。

只聽江玉南冷笑一聲，接道：「這個恕咱們無法接受。」

白衣女子道：「江少俠不接受，那是逼賤妾出手，作個了斷啦。」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二教主親身來此，最大的用心，只怕也是想和我們作個了斷吧？」

白衣女子道：「江少俠，伍家堡的強大，完全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我們才會受到挫敗。」

江玉南道：「二教主，魔教在西域獨霸一方，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但中原不同，這裏的門戶衆多，任何一個門戶都不會允許你們在中原武林中立足生根。」

白衣女子道：「哼！我見識過不少的人，他們縱有此心，亦無此力，雲頂神府，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江玉南道：「在下來自神府，但在下可以奉告二教主一句話，神府一直沒有打算消滅魔教……」

白衣女子冷冷接道：「你今天却以神府弟子身份和我們作對。」

江玉南道：「在下只不過是雲頂神府中一個弟子，如何能和二教主作對呢？」

白衣女子道：「好！你既然沒有和我作對之心，現在可以去了。」

江玉南道：「可以去了，這是什麽意思？」

白衣女子道：「離開這裏，帶走你所有的朋友，看在你的份上，我不會留難他們。」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帶走這伍家堡中所有的人？」

白衣女子道：「不是，只帶走你的朋友。」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二教主，這樣有些喧賓奪主了。」

白衣女子道：「哦！」

江玉南道：「伍家堡不是魔教的分壇，二教主怎能下令逐客。」

白衣女子冷笑一聲，道：「江玉南，這已經說明了一件事，咱們之間，很難有妥協的餘地了。」

江玉南道：「二教主，伍家堡，在中原武林道上，只是一個小小的門戶，但他們却也是反對貴教伸入中原的武林同道之一。」

白衣女子道：「你江少俠如若不從中插手，量他們也沒有這個勇氣。」

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接道：「沒有江少俠插手，本堡也一樣要和貴教週旋。」

一個勁裝的少女，緩緩行了出來。

正是伍明珠。

白衣女子問道：「妳小丫頭，是什麽人？」

伍明珠道：「伍家堡堡主之女，伍明珠。」

白衣女子冷笑一聲，說道：「我聽說過了，就憑妳那一點能耐，也敢和魔教對抗？」

伍明珠道：「伍家堡在中原江湖道上，誠然是微不足道的一點小小力量，但我們並不怕魔教……」

白衣女子接道：「妳好大的口氣。」

伍明珠道：「姑不論勝敗如何，這是中原武林人的氣節。」

白衣女子道：「比你們伍家堡廣大十倍的門戶，都已和本教聯手，量你們這小小的一堡之地，也沒有很大的作爲，和本教抗拒，定然會遭遇到覆亡命運。」

伍明珠道：「這些事，不勞二教主多言，咱們早已經想好了。」

二教主大怒道：「膽大丫頭，給我拿下……」

兩個大漢應聲而出。

江玉南一揮手，道：「慢着。」

二教主說道：「江玉南，你準備出面了？」

江玉南道：「看樣子，我不出面也不行了，我正式插手，豈不正是妳二教主的用心？」

二教主道：「小鶯兒，妳出來，見識見識這位出身神府的高手。」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一條人影，由暗影中飛躍而出。

驟然見現身之人，江玉南不禁駭了一跳。

大體的形像上，是一個人，但却長了一個鳥的腦袋。

一個長過半尺的嘴看上去十分尖利。

鳥頭的形狀，但也不全像鳥，只是具有着鳥頭的形態，第一眼，給人一種鳥人的感覺，但仔細看一陣，會發覺人的比率大過鳥。

兩隻平視的眼睛，完全像人。

江玉南吸一口氣，說道：「妳叫小鶯兒？」

小鶯兒道：「不錯，我叫小鶯兒，你早該知道了。」

江玉南道：「妳是人，還是鳥？」

小鶯兒道：「你看呢？我像人還是像鳥？」

江玉南道：「妳本是人，却裝成鳥的樣子。」

小鶯兒道：「我是人是鳥，似乎都是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殺了你。」

柔音細細，完全是個女的。

江玉南冷笑一聲，道。「在下現在，已經完全確定，妳是人，而且是個女人，不過，叫人奇怪的是，妳既然是人，爲什麽却偏偏要裝上一個鳥頭。」

小鶯兒道：「你這人喋喋不休，實在該死。」

右手一抬，直抓過來。

她的手也像極了鳥爪，五指尖利，有如鋒刀。

江玉南不敢用手硬接，疾快的向後退出了五步。

小鶯兒一擊落空，第二擊連環出手，一招比一招快速。

江玉南連避開了一十二抓，才找出一個反擊的機會。

右手伸出長劍，一劍刺出。

他用的攻其不備，以迅快的劍勢，直逼小鶯兒。

這就使得小鶯兒不得不後退自保。

江玉南得理不讓人，劍如閃電一般，還了她二十九劍。

這二十九劍，兇厲萬端，有點，有刺，有橫斬，也有直劈，逼得小鶯兒退了丈餘。

但這一連二十九劍，竟然未能傷了小鶯兒，也不禁爲之一呆。

這才是魔敎中眞正的主力。

小鶯兒一退之後，立刻又攻了上來。

但見她手揮足舞，忽而騰空搏擊，忽地捲地攻擊，攻勢不但十分凌厲，而且奇幻莫測。

金長久和高泰都是久走江湖的人，見識過的兇險搏鬥場面無數，有不少練有怪異武功的人，打法也極爲特殊。

但却從來也沒見過這樣的打法。

那小鶯兒的打法，完全不像人的武功路數，很像是一隻鳥。

只見她雙臂開合之間，手臂和肋間，竟有羽翼。

雖只是匆匆一眼，江玉南已看出那不是眞的鳥翼。

是一種閃着光亮之物。

驟然間，江玉南清醒了過來，這整個的事物，都是假的。

不會有人眞的長了兩個鳥翼，鳥翼也不會閃閃生光。

是一個人，穿上了特製的衣服，一個人，就變成了一隻鳥。

江玉南手中長劍，施展開來，有如一片光幕。

但小鶯兒却像一隻靈巧的黃鶯一般，忽高忽低、忽然間盤旋飛舞，忽然間斂翼衝擊。

但是她一直無法衝破那綿密不絕的劍光。

可是江玉南的靈動劍芒，竟然也無法削中對方。

忽然間，小鶯兒呱呱兩聲大叫，長嘴直啄，搶入了劍光之中。

江玉南長劍橫擊，擊中了長嘴。

只聽噹的一聲，長劍有如擊在金鐵之上。

小鶯兒被劍上的力道，震得飛向另一側。

江玉南也覺着手腕一麻。

敢情那長長的鳥嘴，竟然是金鐵所鑄成。

但見小鶯兒盤空一轉，忽然又折了回來。

長嘴瞧準方位，又向江玉南的眼睛啄去。

江玉南飛出一劍，又震開了小鶯兒。

長嘴與長劍相觸，一連五擊。

那長長的鳥嘴，竟然是毫無損傷，比起這百鍊精鋼的長劍，毫無遜色。

第六度，小鶯兒又攻了過來。

仍然是用那隻長嘴。

只是在長劍將要向長嘴相擊之時，突然一張。

但見那張開的鳥嘴之中，突然閃起了一片白芒。

江玉南大喝一聲，說道：「好歹毒的手段！」

長劍幻起了布幕也似的一片寒芒，全身都在那一片寒芒環繞之中。

只聽一陣波波輕響，寒芒盡爲那幻起的劍光擊落。

江玉南一抖手中的長劍，冷冷說道：「姑娘，妳如此惡毒，那就別怪在下手下無情了。」

小鶯兒突然雙臂一振，整個人騰空而起。

身在空中，雙手張開，像極了一隻黃鶯。

在她雙臂和兩肋之間，有一個薄翼連着。

那薄翼閃閃生光，不知是何物作成。

這小鶯兒，不但具有了鳥的形態，而且也有鳥的俐落。

只見鳥翼忽張忽合，整個人就在空中飄蕩起來。

魔敎武功，果然是別有蹊徑。

小鶯兒在空中穿梭飛騰，四五丈方圓，都在她飛騰的籠罩之下。

但她却沒有向人攻擊。

這就使得所有的人，都爲之緊張起來了。

因爲沒有人預料得到，在空中遊弋的小鶯兒，會向何人攻擊。

雙方雖想暫時停下了手，但那一種緊張之氣，却充塞着現場的空間。

只聽二教主冷笑一聲，道：「大鵬，黑鷹，一起出動。」

暗影中應聲而起，飛起了兩隻巨大的怪鳥。

這兩隻更具鳥形，身上還帶着羽毛。

江玉南凝目望去，只見兩隻鳥飛騰的很高。

高泰低聲說道：「江兄，這些人，穿了鳥羽衣服，在空中飛騰，咱們先輸了先機。」

江玉南道：「高兄之意呢？」

高泰道：「在下之意，如讓他們在空中飛旋，待機攻擊，倒不如咱們想法子先迎上去。」

江玉南道：「哦！」

高泰道：「江兄，田兄，和區區在下，咱們各選一人攻上去。」

江玉南說道：「好！我對付那隻大鵬鳥。」

高泰道：「田兄，你選一個。」

田榮道：「我收拾那隻黑鷹。」

高泰道：「好，我對付黃鶯，咱們三個人一齊出手。」

三個人計議的聲音不大，飛翔在空中的大鵬、黑鷹、黃鶯，却好像都聽到了一樣。

但見大鵬轉翼，黑鷹斂翅，黃鶯收尾，三隻鳥形，突然由空中疾衝而下。

三個同時大喝一聲，飛身而起。

江玉南的長劍，田榮的金劍，高泰的如意金環，雙環兩劍，直迎上去。

飛身而起的同時，江玉南大聲喝道：「諸位小心，他們口中會射出暗器。」

劍與環幻起的光芒，和三隻鳥兒飛下來時挾帶的勁風，構成一幅激烈的畫面。

江玉南招呼的晚了一些，大鵬，黑鷹，黃鶯兒，同時張開了嘴巴。

一股黑烟，由黑鷹的口中噴出。

大鵬鳥噴出來的是一股黃烟。

黃鶯也張開了口，噴出來的是一股紫烟。

田榮、高泰、環劍護身，準備對付噴出的暗器，但却未料到他們噴出的竟的毒烟。

田榮、高泰，環劍還未和對方接觸，人已經摔了下來。

江玉南及時閉住了呼吸。

他眼看着田榮、高泰等摔了下去，心中一動，也跟着摔倒在地上。

但暗中却運氣護身，橫裏向旁側移開數尺，跌在兩人的中間。

向下疾撲的大鵬、黑鷹、黃鶯兒，忽然間，一收雙翼，落了下來。

落着實地之後，收斂了張起的翅膀，那就變成一個眞眞正正的人。

只見頭上套着一個很大的鳥頭。

他們落在二教主的身側。

金長久揮揮手，鐵劍三雄一齊行動，守在江玉南三人身側。

井望天、楚定一、却陪着金長久行了出來。

三人身後，緊隨着伍明珠。

金長久輕咳了一聲，道：「他們中了毒？」

二教主道：「哦，一種奇毒，除了我們的解藥之外，無藥可救。」

金長久道：「我想救他們，不知道有否有什麽法子？」

二教主道：「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歸服本敎，絕對效忠。」

金長久說道：「這件事，我們可以考慮，條件是，你們必須先行把他們三個救活。」

二教主笑一笑，道：「你想的太過輕鬆了。」

金長久道：「在下說的很眞實。」

二教主冷笑一聲，道：「可惜我無法信任你們。」

金長久道：「哦？」

二教主道：「除非你們能表現出歸服我們的決心，使我們信任。」

金長久道：「要如何才信任我們？」

二教主道：「進入本敎之前，先飲一杯加盟的酒，只要諸位飲下一杯，那就表示了你們的眞誠。」

金長久道：「我相信那不只是一杯酒吧？」

二教主道：「是一杯酒，只一過，在那杯酒中，加了一些藥物。」

金長久道：「什麽樣子的藥物？」

二教主道：「我不會說得太多，我只告訴你們一件事，這不是討價還價的事，你們答應，那就喝下一杯降服酒，不答應，我也不勉強，你們可以替他們準備後事了。」

金長久臉色冷肅，半晌答不出話來。

這實在是一件很爲難的事。

他久年在江湖上走動，但却想不出一個法子應付這件事情。

伍明珠緩步行了過來，伏下身子，察看了江玉南一眼，又緩緩站了起來。

金長久說道：「姑娘，他們的傷怎麽樣？」

伍明珠淺淺一笑道：「中了毒。」

金長久道：「我知道，我是問，有沒有救？」

伍明珠道：「有。」

金長久道：「妳能救？」

伍明珠道：「有毒藥，就該有解藥，是麽？」

金長久道：「二教主說，這是他們魔敎中的獨門奇毒，妳又怎麽能救？」

二教主冷笑一聲，道：「丫頭說大話，也不怕風閃了妳的舌頭。」

金長久道：「伍姑娘，這不是逞強的事，關係着三個人的生死，尤其是江少俠，他……」

伍明珠接道：「金前輩，我說的也是實話，以金老閱歷之豐，想來不會被他們唬住吧？」

金長久道：「妳是說？……」

伍明珠道：「既是毒藥，就沒有獨門二字！」

金長久道：「對！只有配方。」

伍明珠道：「知道配方的人，同時也會配製解藥。」

金長久臉上一變，繼而哈哈大笑，問道：「不錯，在下忘記了姑娘也是用毒的大行家了，妳看看他們三個人，是否還有救？」

伍明珠道：「我已經瞧過了，他們都還有救。」

金長久道：「那就好了。」

二教主冷笑一聲，說道：「就算你們眞的能解去他們身中之毒，他們也一樣會死。」

語聲一頓，接道：「黃鶯兒，去殺了他們。」

黃鶯兒突然舉步行了過來。

這一次，他沒有飛，竟然是舉步直行過來。

金長久冷笑一聲，說道：「二教主，咱們只要有人活着，就不會讓你們兇行得逞。」

反手一鬆扣把機簧，噗的一聲，抖出了細鐵軟刀。

伍明珠笑一笑，道：「金老，讓他過來。」

金長久道：「哦！」

緩緩退到一側。

鐵劍三雄亮出了鐵劍，準備攔截。

伍明珠道：「金老就讓開了，你們也不用出手。」

鐵劍三雄齊聲應道：「可是，他們三位……」

伍明珠接道：「我不信，他們眞能殺死神府中人，要他們試試吧！」

鐵劍三雄有些半信半疑的，退到了一側。

黃鶯兒行到了江玉南三人身前。

只見他長嘴一探，疾向田榮啄去。

田榮離他最近。

忽見人影一閃，江玉南疾躍而起。右手一探，寒芒如電，直透入黃鶯的前胸。

長劍拔出，噴射出一股鮮血！

黃鶯兒身軀顫動，展翅欲飛同去。

但她已經飛不起來了，翼張開，人已倒了下去。

這變化，使得全場的人，都爲之大大震動。

二敎主怒聲叱喝道：「江玉南，你裝死。」

江玉南道：「兵不厭詐，你們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在下用點小小詐術，算得什麼？」

提高聲音，接道：「妳們聽着，他們的羽翼之上，都有防護鐵片，刀劍難傷，但他們前胸之處，却無防護。」

二敎主一揮手，大鵬、黑鷹齊齊衝了過來。

江玉南道：「二敎主，恕在下要出殺着了。」

但見江玉南右手一揮，閃起了一道寒芒。

在波波輕響聲中，大鵬折翼，黑鷹斷腿。

大鵬、黑鷹，兩人正要飛起，突然折翼，斷腿，失去了平衡，身子忽然間向旁邊一歪。

江玉南的魚腸劍第二度出手。

這支千年神器，果非凡響，眞有切金斷玉之能，劍光再閃，冒出了兩股鮮血。

大鵬、黑鷹身上的金絲混合髮絲織成的連翼護身寶衣，竟然無法當得這神劍一擊。

鮮血噴射中，大鵬和黑鷹一齊倒了下去。

二敎主的臉色一變，說道：「江玉南你……」

江玉南笑道：「這些人，花了你們不少的工夫去訓練，最重要的是他們穿的這些衣服，好像是費了你們不少的心血。」

二敎主冷冷道：「江玉南，我問你，你怎麼樣殺了他們？」

江玉南道：「用劍……」

二敎主接道：「什麼劍？」

江玉南笑一笑，道：「二敎主，這件事，在下似乎是用不着告訴你，是麼？」

二敎主冷笑一聲，道：「江玉南，就算因你和神府結仇，也是在所不惜，本座今天非要殺你不可了。」

江玉南冷冷道：「二敎主，問題是你是否能够殺得了我。」

二敎主道：「江玉南，你是前府，還是後府出來的？」

江玉南道：「二敎主希望在下是前府還是後府中人？」

二敎主冷冷說道：「不論你是前府，還是後府，今天，我一樣殺你。」

江玉南冷冷說道：「這麼說來，在下也不用同答二敎主了。」

二敎主緩緩向前行來，臉上的白紗無風自動。

每向前行一步，都帶起一片濃重的殺機。

江玉南反手一探，還入懷中的魚腸劍再度出鞘。

二敎主停下了脚步，兩道冷厲的目光，凝注在魚腸劍上，說道：「這可是魚腸劍？」

江玉南道：「二敎主很有見識。」

二敎主道：「原來你有此寶刀。」

突然擧手一揮，腰中長劍脫鞘而出。

一道寒芒，迎面劈下。

這時，雙方還有着一丈左右的距離。

劍長三尺六寸，再加上她一條手臂，無論如何，劍勢也劈不到江玉南。

但奇怪的是，劍勢竟然够到了，迎頭而下，挾帶着一片金風。

江玉南看劍勢下落之勢，十分凌厲，心中忽然一動，未用手中的魚腸劍，却用左手長劍，橫裏一封。

但聞一聲金鐵大震，封住了長劍。

這一劍雖被封住了，但那飛來長劍，却橫裏一繞，削向後背。

江玉南長劍疾震，一連封開了數劍。

但那飛來長劍，却有如靈蛇一般，不停的繞身飛舞。

江玉南從未見到如此怪異的劍招，不禁心中震動。

仔細看去，發覺那飛舞轉刺的長劍，竟然未握在對方的手中。

但她的手，却不停的上下游動，顯然，是在指揮劍招變化。

江玉南呆了一呆，忖道，難道這就是傳言中的飛劍吧？

是不是飛劍，江玉南也無法肯定。

總之，這是一件從未有過的事。

江玉南原本心中還有些害怕，但連封開數十劍後，竟然能未傷劍下。

這支長劍，仍然是一支劍，沒有人揮舞的長劍。

它的形體不變，甚至沒有握在手中的那股兇狠氣勢。

但它却有一股纏勁，有如附骨之蛆，隨身之影，揮之不去。

江玉南完全被這柄劍纏住。

金長久剛見長劍飛出時，幾乎要失聲驚叫，但看了一眼之後，反而鎭靜了下來，暗暗忖道：「這如果是飛劍，那飛劍，實在沒有怎麼可怕的了。」

這時，伍明珠已爲高泰、田榮服下藥物，起身行了過來。

金長久同顧了伍明珠一眼，道：「伍姑娘，妳看了毒經。」

伍明珠道：「一部份。」

金長久道：「妳說過不看的？」

伍明珠道：「我只看了解毒之法，未看配毒之法。」

金長久道：「哦！」

伍明珠道：「江湖多變，情勢詭異，我的武功，不足以當重任，但至少可以給你們解去被毒的威脅。」

金長久道：「說得有理。」

伍明珠道：「所以，我才看了解毒之篇。」

金長久道：「妳看了解毒之篇，對咱們大有帮助，看得很好。」

伍明珠道：「金老，我很抱歉，我本來不該看的，但我想到了，我們可能會有這些需要。」

金長久道：「幸虧妳看了，要不然，田少兄和高少兄，身中之毒，很難解去，那就麻煩……」

放低了聲音，接道：「伍姑娘，就算妳看了那解毒篇，但又怎會如此之快的配好了解藥呢？」

伍明珠笑道：「解毒篇中，有一個藥方，叫作萬應解毒丹，這種丹藥，可能有毒，而且，配製並不困難，所需要的藥物，也不是什麼特殊的藥物，其中最難找的一味，叫作雄黃精，幸好，敝堡中有些蓄存，我就試配了萬應解毒丹，但却不知它的效用如何。」

金長久道：「田少兄和高少兄還沒有醒過來。」

伍明珠搖搖頭，道：「那解毒篇上，說得十分明白，除了特殊配製的解毒藥物之外，一般的毒性，都可以解去。」

金長久道：「如若高少兄和田少兄還沒有醒過來時，只怕這解藥很難適應解他們的毒性了。」

伍明珠點點頭道：「如是這萬應解毒丹無法解除他們身上的毒性，那就大有問題了。」

金長久說道：「天下用毒手法，絕對不會超出毒經之外，只要能够找出他們用的什麼毒，咱們就可以找到配製解藥之法了。」

伍明珠道：「問題是如何才能找出他們中的毒性，然後才能配製解藥。」

金長久道：「唉！伍姑娘，妳有沒有鑑定解藥之能？」

伍明珠道：「不能，我只看了解毒篇，沒有看鑑毒篇。」

金長久低聲道：「現在看，是否還來得及？」

伍明珠道：「來不及了。……」

金長久接道：「伍姑娘，那毒經是否還在妳的身上。」

伍明珠道：「不在。」

只聽江玉南大喝一聲，手中的魚腸劍，突然揮掃而出。

只聽鏘然一聲金鐵交鳴，魚腸劍冷厲的鋒芒竟把那繞身長劍斬作兩斷，化作頑鐵落地。

白衣女子戴着面紗，看不出她臉上的神情。

但是她身軀微微震動，內心之中，顯然吃驚不少。

江玉南吸一口氣，魚腸劍平横胸前，道：「二敎主能够運氣御劍，足見高明，只可惜，妳的劍不够堅硬鋒利，被在下斬斷了。」

二敎主垂面白紗，無風自動，道：「江玉南，你今日死定了。」

江玉南道：「二敎主，還有什麼高明的手段，可以施展出來了。」

二敎主說道：「好！我會讓你大開眼界。」

江玉南道：「在下恭候。」

二敎主冷笑一聲，道：「小心了。」

突然欺身而上。

右手一揮，袖中飛射一道紅光，直刺江玉南前胸。

那紅光來勢很快，江玉南竟然瞧不出是什麼東西，只好一揮右手長劍，迎了上去。

長劍和紅光相觸，江玉南感覺到手中之劍，竟被那紅光纏住。

像一條蛇般，江玉南劍身被纏了之後，那紅光又循臂而上，直向江玉南手腕之上纏來。

江玉南被形勢所迫，不得不丟了手中長劍，疾快的向後退了兩步。

二敎主右手一收，江玉南手中長劍，已到了她的手中。

就是在這一陣工夫，那紅光已消失不見。

握在二敎主手中的，是一柄長劍。

只見她右腕一振，手中劍已然疾向江玉南刺了過去。

劍光震動，幻起了五朶劍光。

江玉南魚腸劍還未及出手，劍勢已然近身，只好一吸氣，向後退開了五步。

他應變雖快，劍勢仍然中身，劃破了前胸衣衫。

二敎主一擊未中，立刻收住劍勢，冷冷說道：「江玉南，你敢不敢跟我走？」

江玉南道：「跟妳走？到那裏去？」

二敎主道：「這地方人太多，有些武功，施展出來有些驚世駭俗，咱們找一個空曠的地方，大家放手一戰。」

江玉南說道：「爲什麼不能在此動手呢？」

二敎主道：「因爲有些武功，一旦動上手，只怕會波及別人。」

江玉南道：「哦！」

二敎主道：「咱們走吧！」

江玉南皺皺眉頭，道：「我不能離開這裏。」

二敎主道：「爲什麼？」

江玉南道：「妳可能用的是調虎離山之計。」

二敎主道：「調虎離山之計？我和你一同離開此地，用什麼調虎離山之計？」

江玉南道：「可以，不過，在下有一個條件。」

二敎主道：「什麼條件？」

江玉南道：「妳要先行下令，要他們停手不戰。」

二敎主笑一笑，道：「其實，重要的是咱們分出勝負，我勝了，你們也不用打下去了。」

江玉南道：「在下勝了妳呢？」

二敎主道：「如是你眞能勝了我，他們也不會再打下去。」

江玉南道：「就這麼一言爲定，咱們走吧！」

二敎主轉身向外行去。

江玉南舉步跟在身後。

伍明珠突然叫道：「不行，別上了她的當。」

江玉南停下了腳步，說道：「伍姑娘，在下覺着，她這個辦法很公平，我和她作一次生死的對搏，也可以避免別人的傷亡……」

伍明珠接道：「你怎麽知道她不是誘你入伏？」

江玉南心裏怔了一怔，道：「誘我入伏？」

伍明珠道：「他們如若在那裏設下了什麽埋伏，你一個人跑去，豈不是太過涉險了？」

江玉南道：「伍姑娘，就算有些涉險，也是非去不可。」

伍明珠緩步行近江玉南身側，低聲道：「江少俠，別的埋伏，我相信，你都可以抗拒，只有用毒一道，只怕你無法應付，收下這一粒丹丸，到現場立刻服下。」

她說話的聲音很低，除了對面的江玉南之外，別的人無法聽到。

江玉南接過藥丸，低聲說道：「多謝姑娘。」

伍明珠柔聲說道：「江兄，我要你安然回來，多多保重。」

江玉南笑一笑，道：「我知道，明珠姑娘，在下也有幾句話奉贈姑娘。」

伍明珠道：「小妹洗耳恭聽。」

江玉南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對金塘主，姑娘要用點心機。」

伍明珠道：「我明白，江兄只管放心吧！」

這時，那二教主已經等待得不耐煩，冷笑了一聲，問道：「江玉南，你敢不敢去？」

江玉南說道：「爲什麽不敢，咱們走吧！」

舉步向前行去。

兩個人迅速的離開了伍家堡。

二教主當先而行，快步如飛，不久工夫，已行出了七八里路。

江玉南停下了腳步，道：「二教主，還有多遠？」

二教主道：「怎麽？你怕了！」

江玉南道：「我看這地方不錯，離伍家堡已經够遠了。」

二教主笑一笑，道：「好吧！江玉南，看來，你很相信那丫頭的話。」

江玉南道：「何處黃土不埋骨，事實上，也用不着跑得太遠。」

二教主道：「嗯！江玉南，想不想看看我的眞面目？」

江玉南道：「咱們認識？」

二教主道：「好像不認識吧！」

江玉南道：「既然不認識，看不看都是一樣。」

二教主格格一笑，伸手取下面紗。

那是一張美麗絕倫的臉，最要命的是，美麗中帶着一股媚勁，和那雙勾人魂魄的桃花眼。

她的眼睛中好像有一種吸引人的魅力，江玉南和她的目光一觸，頓然有着一種惶恐難以自主的感覺。

心頭震動，急急別過頭去。

二教主淡淡一笑，道：「江玉南，你已經死了一次。」

江玉南道：「爲什麽？」

二教主道：「別說我暗算你了，就是用眞實武功，也會在你轉身間殺了你。」

江玉南想一想，覺着也很有道理，以這二教主的武功而言，如若趁他疏忽之時，殺了他並非難事。

只聽二教主動人的嬌笑之聲，傳入了耳裏，道：「江玉南，回過頭來吧！再看看我，我已經錯過了第一次殺你的機會，不會殺你了。」

江玉南道：「就算殺不了我，至少，妳也可能傷了我，我奇怪，妳爲什麽不出手？」

二教主道：「唉！原因很簡單，難道你一點就想不出來麽？」

江玉南道：「在下實在想不通，二教主請說吧！」

二教主道：「因爲，你是男人，而且，是一個很可愛的男人，我是女人。」

江玉南不知是故作糊塗，還是有意的裝作不懂，皺皺眉頭，道：「彼此敵對相處，男女有何不同？」

二教主笑一笑，道：「是不是我們婦道人家，心慈手軟，對我們喜歡的男人，下不了毒手。」

江玉南道：「哦！」

二教主嫣然一笑道：「唉！我手下留情，沒有取你性命，你竟然連謝我也不謝一聲！」

江玉南道：「這個，這個……」

他心中認定了對方可以傷他，而對方竟然沒有出手，內心之中，有許多疑問，但二教主這一問，倒是把江玉南想問的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了。

二教主整整一身白衣，低聲說道：「江玉南，其實，你也不用謝我，我不殺你，事實上，只怪我自己下不了手……」

江玉南吁一口氣，接道：「二教主，妳手下留情，我已經知道了，在下覺着，妳可以談談妳的用心了。」

二教主道：「就算我有用心，這用心也非壞意。」

江玉南道：「那就請說吧！」

二教主道：「江兄，我們兩個人眞要相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論那一個死，都不是一件好事。」

江玉南笑一笑道：「可是我們敵對相處，除了捨命一拚外，似乎是別無可想之法了。」

二教主道：「有！只要你肯聽我的話，我們都可以不死。」

江玉南道：「哦！」

二教主笑一笑道：「而且，你還可以佔到很大的便宜。」

江玉南實在是想不明白，哦了一聲，道：「有這等事，姑娘請說說看吧！」

二教主道：「你如肯放開手，不管伍家堡的事，我們可以送你一筆很豐厚的酬謝。」

江玉南道：「給我錢？」

二教主笑笑道：「對。除了錢，還有我！」

江玉南道：「妳！這是什麽意思？」

二教主微微一笑，說道：「小兄弟，你是眞的不懂事呢？還是尋大姐姐我的開

心？」

江玉南冷冷說道：「咱們在談正經事，妳最好要放尊重一些。」

二教主怔了一怔，道：「你？……」

江玉南接道：「二教主，我不可能退出伍家堡，我也不會接受妳什麽酬謝。」

二教主道：「哦！可是我的人呢？」

江玉南道：「妳的人？」

二教主道：「你這沒有接觸過女人，但該見識過很多的女人吧！」

江玉南道：「見是見過不少？」

二教主道：「像我這樣的美女，不算是太多吧？」

江玉南道：「不多。」

二教主道：「想想看，當我浴罷出水，披上薄紗，一身白玉般的肌膚，那該是如何的動人？」

江玉南道：「想一想是非常動人。」

二教主道：「好！那就答應我吧！別管伍家堡的事，咱們好好去喝一杯。」

江玉南道：「喝一杯？」

二教主道：「是啊！我如不喝上幾杯，怎會有寬衣解帶的勇氣呢？」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哦！我明白了。」

二教主道：「你！明白什麽？」

江玉南道：「我如放手不管伍家堡的事，二教主要好好的欵待我一番。」

二教主道：「嗯！不過，這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

江玉南吁一口氣，道：「二教主的好意，在下是心領了。」

二教主道：「什麽？」

江玉南道：「可惜，區區沒有這一份享受的勇氣。」

二教主道：「這不是拚命搏殺，不要勇氣，只要你答應就行了。」

一面說話，一面飛過來一個媚眼。

所謂秋波勾魂，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

江玉南只覺那一眼之中，有一股十分強大的吸引力量，江玉南不自覺的被那股力量所吸住。

只覺她臉上泛起了無限風情，動人至極，不禁一呆。

就在他一怔神間，忽見寒芒閃動，一把鋒利的刀光，抵在江玉南的咽喉之上。

耳際間響起了二教主的格格嬌笑之聲，道：「江玉南，我又一次饒了你。」

緩緩收回了那指在江玉南咽喉上的利刃。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緩緩說道：「不錯，妳可以殺死我的，但不知爲什麽兩度手下留情？」

二教主說道：「我只要證實一件事情，我有很多殺死你的機會，但我都沒有下手。」

江玉南道：「爲什麽？」

二教主道：「我只是告訴你不用害怕我，我根本沒有殺你的用心。」

鐵一般的事實，江玉南實在無法否認，只好點點頭。

二教主笑一笑，道：「現在，你相信我的話了？」

江玉南道：「相信又如何？」

二教主道：「相信了，那你就跟我走吧！」

江玉南道：「到那裏？」

二教主道：「離這裏不太遠，不超過百丈。」

江玉南心中暗道：「她確有幾度殺死我的機會，但不肯下手，這女人不知在攪的什麽鬼，倒不如跟她瞧瞧去。」

心中念轉，暗自吸了兩口眞氣，舉步向前行去。

二教主笑一笑道：「看來，江兄倒是相當通情達理的人。」

江玉南道：「二教主已經兩度手下留情，江某人就算要死，也該死於妳的手下了。」

二教主對這附近的地理形勢似是很熟，只見她曲曲折折繞過了一片叢林，突然停了下來。

江玉南凝目望去，只見羣樹環繞之中，竟然有一幢瓦舍。

夜色幽暗，樹蔭掩映，就算是走到近前，如若不留心細看，也很難看得出那是一幢房子。

二教主行到了大門，輕輕叩動門環。

只聽呀然一聲，木門大開。

敢情，這座木門竟然是開的。

二教主一側身，緩步向前行去，一面說道：「江玉南，進來吧！」

江玉南輕輕的吁一口氣道：「你在這裏沒有埋伏麽？」

二教主道：「你怕？」

江玉南道「：倒是不怕，我只是覺着，咱們既是以武相會，以命相持，似乎是用不着跑到宅院中去。」

二教主道：「江玉南，你不是已經死了兩次麽？」

江玉南道：「嗯！」

二教主道：「一個人只能死一次，但你已經死了兩次，還有什麽顧慮的？」

江玉南皺皺眉頭，未再多言，舉步向前行去。

二教主帶着江玉南，直行到一座房間之中。

天色黑，房間中更黑。

江玉南暗中吸一口氣，低聲道：「二教主，就在這裏動手麽？」

忽然間，火光一閃，二教主手中，多了一個火摺子。

木案上，早已經放置着一隻火燭。

火光耀照，室中立時一片通明。

江玉南看清楚了室中的景物。

這是個房間，房間中有一張床。

鴛帳低垂，床上鋪着粉紅色的床單。

大紅繡花的棉被，折疊的十分整齊。

除了那一張床，整個的房間，餘下的地方就不大了。

江玉南皺皺眉，道：「二教主，這是什麽地方？」

二教主道：「我的臨時行宮。」

江玉南道：「妳帶我到這裏來，用心何在？」

二教主笑笑道：「我要你見識一樣東西。」

江玉南道：「什麽東西？」

二教主伸手在床底下，拉出了一個描金的箱子，說道：「江玉南，給你開開眼界。」

江玉南道：「什麼眼界？」

二教主伸手打開了描金箱蓋，道：「你瞧瞧，這是什麼？」

江玉南凝目望去，只見箱底中，放着三支短劍。

燭光照射之下，只見劍身上露出了一條條的紅絲。

吁一口氣，道：「劍！短劍！」

二教主道：「對！你看，和別的劍，有何不同？」

江玉南仔細瞧了一陣，說道：「在下實在看不出，它和別的劍，有什麼不同之處？」

二教主笑一笑，取出一柄短劍，右手輕輕一揮，手中短劍飛了起來。

江玉南道：「會飛的劍。」

二教主嗯了一聲，合上箱蓋，又從床下取出一個黑色的箱子笑道：「你再看看這個。」

又打開了箱蓋。

只見那黑箱之中，擺着三隻黑色的老虎。

看不出那是什麼質料作成的，通體如墨。

但這一次，江玉南注意到了那一對虎目。

血紅的虎目，似是在散發着妖異的紅光。

就是那一對虎目，給人一種栩栩如生的感覺。

江玉南吁一口氣，道：「這三隻黑色的老虎，難道會變成活的老虎了。」

二教主道：「會！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我只是讓你看一看魔教中特殊之虎，有些奇術，不是一般所可思議的。」

只見她口中唸唸有詞，伸出了右手，接住了盤空飛旋的短劍。

收起了短劍，黑虎，二教主嬌媚一笑道：「江玉南，現在，你有什麼感覺。」

江玉南道：「二教主，可是在威脅在下了。」

二教主笑了一笑，道：「好說，好說，我再帶你去見識一下魔教中另一種不可思議的神術。」

江玉南心中暗道：「既來之，則安之，倒要瞧瞧，你們魔教中有些什麼神奇事物。」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好！二教主的盛情，在下倒有些却之不恭了。」

二教主呼的一聲，吹熄了室中的火燭，房間突然間黑暗下來。

耳際間，響起了二教主的嬌笑之聲，道：「江玉南，你的胆子大不大？」

江玉南道：「我的胆子不小了。」

二教主說道：「咱們再去見識的事物，可能會使胆小的人有些害怕，不過，不要緊，你如是害怕了，那就不妨告訴我一聲。」

江玉南道：「哦！」

一伸滑膩的手，伸了過來，牽住了江玉南的右手，道：「江少俠，你心中是不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江玉南道：「是，在下心中確有很多不解之處，譬如說，妳放棄了兩次殺我的機會，帶我到此，且說了貴教不少的神奇事物？」

二教主道：「現在，不是我告訴你的時候，先去瞧瞧那奪魂四艷，咱們再好好的談吧！」

牽着江玉南，向外行去。

江玉南心中一動，道：「奪魂四艷，是不是人？」

二教主道：「當然是人，而且，還是很美的女人。」

江玉南道：「很美的女人？」

二教主道：「對！很美的女人，不過，她們睡覺時，有些可怕。」

江玉南道：「她們常常睡覺麼？」

二教主道：「對！常常睡覺，而且，她們也很貪睡，一睡就是好幾天，好幾個夜。」

江玉南心頭震動了一下，道：「她們吃不吃東西？」

二教主格格一笑，道：「吃啊！人嘛！怎麼會不吃東西呢？」

江玉南道：「她們總不能在睡覺時吃東西吧？」

二教主道：「那倒不是，她們也有醒來的時候，醒來時，會吃得很多，很多，睡着了，自然就不吃了。」

江玉南道：「我心中有些不明白。」

二教主道：「什麼事不明白了？」

江玉南道：「她們究竟是死人？還是活人？」

二教主說道：「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了，你自己看看，她們算是死人，還是算活人？」

談話之間，到了一座房門前面。

二教主伸手一推木門。

呀然一聲，木門大開。

那是一個很長的房間，裏面一片漆黑，看不到什麼東西。

二教主輕吁一口氣，道：「江玉南，你能不能看得到室中之物？」

江玉南道：「看不到，在下還沒有練到夜間看物之能。」

二教主道：「江小弟，你要鎮靜一點，我點上火燭給你看。」

江玉南道：「好！」

二教主右手一揮，火光閃動，燃起了一隻火燭。

燭光明亮，照的一室通明。

燭火下，江玉南看的心頭突然一震。

只見四張木床，分別擺在室中四個角落。

床上羅帳低垂，裏面躺着一個女人。

她們身上蓋紅綾被，只露一個腦袋。

長髮如雲，散披在枕上。

只從輪廓上看，四個人都該是屬於美女，只不過，她們的臉色太蒼白。

蒼白得不見一點血色。

照說，這四個女人並不難看，但却有一種莫可名狀的恐怖。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二教主，這些人是死的？還是活的？」

二教主道：「活的。」

江玉南道：「哦！活的？」

二教主道：「對！活的，不過，她們睡着之後，就可以很多天不吃東西了。」

江玉南道：「哦！」

二教主笑了笑，道：「江玉南，我讓你去見識一下。」

（未完‧卅五）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